

止齋先生文集序

先生稟抱天穎研畫學力據六經奧
會執九經百家之轡俾環嚮以趨于
一披剔文義躡藉衆糾究明帝王經
學宏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興衰
之故獨揭源要不紊多岐由是彰往
考來默察審世至平之機深抱大業
至於化裁推衍不動聲色使人回心



而嚮道者其綱領條自廉不該具蓋
嘗忘寢廢食寧玩孰復庶幾對越天
地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也雖言論
未字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
蛇左推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
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呼盛
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子載以
來不知其幾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屨

闡集片言為華傳誦震響塲屋相師
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聲於隆興之癸
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
成道尊則遷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遍
驗洞礙駟室判策初第懇蓋獨到則
盛於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閩府詆
劾却掃勤士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
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

嘗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
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興之庚戌召
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
邸次第蘊畫庶將若揮則著於紹熙
之癸丑寃轉極諫縶徨乞身龍飛急
呂子旬乃罷爰抒舊志著于訓傳疾
疾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
亥叔遠夙慕挈策俾窺津涯蒿幹鷄

羽場負大賜適當新義川漲群文帽
興疇昔翹析而致孤條之靡鬱砥途
之失榛乎是用敦輯遺稿寄諸琬琰
儻開後哲庶弗淪墜矧韋布眩墓影
嚮編傳或混幼作或雜真贗詭題業
帙誕弥遐際輪糴掩污裡合釐別坡
今哀次斷自梅潭下書之後凡為歌
辭古律詩內外制奏劄劄子表啓書

簡為記雜著祭文墓志行狀總五十
一卷即先生遊坐之齋以為集名若
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
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周禮進說三
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卷未脫稿
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
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皇朝財
賦兵防秩官志葉別自為編附識其
目庸熄淆亂先生名傳良字君舉世
系應官具身于神道碑墓志銘行狀
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即太學博士
曹叔遠謹序



止齋陳先生文集序

儒者之所難曰德曰功曰言而已三者
克具斯為儒者之盛遠而有以恢弘魯
鄒所傳之緒近而有以昭闡濂洛未啓
之機尚論其世有足徵者此止齋陳文
節公所以不可及也公少以斯文為己
任強學篤志弗得弗舍其從鄭景望薛
季宣也以克己兢業為要其友張欽夫



呂伯恭也則交致夫持敬集義之功涵
養於致知之際躬行於自得之餘剛毅
樂易孝友恭肅融澈混成莫測涯涘是
能立德者矣其教人也誘掖不倦四方
景從士習丕變隨才有造其仕於外也
事無細鉅一裁以義勸善革奸縮用溥
利卓越之績傳不絕書其在朝也正色
讜論直前極陳扶翊大政匡持君德欲

進忠賢則黃冕仲朱元晦之遷改不與
書行欲摧權奸則率逢原張子仁陳源
之除目繳駁論奏苟裨社稷奮不顧身
是能立功者矣讀書有譜六經有論建
陰有編毛詩有解詁春秋有後傳左氏
有章指周禮有進說制詁有集皇宋有
大事記進讀有藝祖實錄周漢以來有
兵制著書明道簡冊充棟是能立言者

矣功在人德言在己三者相須以為用者也瓚幸生公之鄉屢嘗誦讀遺文而私淑之茫乎如陰陽之闔闢也浩乎如河海之潤滴也燦乎如日星之炳耀也油乎如風雲之流行也雄偉而不放精深而不晦馳軼而不迫起伏歛縱愈出愈駛引古質今滌冗為新錯綜萬務體悉人情而歸宿于至理蓋不獨繩矩之

具而精粗隱顯皆可以適天下之用自有文字以來學士大夫竦企傾動固其時乎非有本者其孰能之公淹貫六經包括百氏洞徹天人之奧而於歷代經制大法與夫當世制度沿革失得之故稽驗鈎索委曲該洽此豈汎然雕飭以驚於虛言者也公文散載于群書遐陬寡陋未見有統彙為全帙者瓚近於

秘閣錄出公集五十二卷則向所嘗誦
讀者百無一二存焉蓋曹公所編止自
梅潭丁亥之歲而他作不入也弘治乙
丑侍御史同年澤州張君伯純往巡浙
中因論鄉哲而於公尤致嚮慕瓚遂出
示公集伯純喜曰璉求公文久矣而莫
獲見之是行未廣也請得梓之以傳且
欲彙拾散逸以為外集伯純積學善文

風裁峻整在公若有宿契焉者宜其樂
公之制作行於時也瀕行屬瓚序于集
後瓚何人乃敢序公文哉况樓蔡水心
諸公紀述備矣聊摭立德立功立言之
實以寓泰山喬嶽企仰之意然公名高
招忌行方取詆君眷未幾而輒沮道術
畧伸而復斥不肯少貶以從流俗而所
謂立功者未能充滿其志而國運寢以

衰下矣可勝歎哉天佑斯文而使公之
制作復行於時固世教之所關也
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夏四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經筵 國史官鄉後學王瓚謹序

止齋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歌辭

暮之春

西廟招辭并序

古詩

落葉一首別諸友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有感佚事

送國子監丞顏幾聖提舉江東分韻得動字

懷寧國守鄭少卿景望

送國博 叅議江東分韻得夜字

遊鼓山 和縣偉卿雜言

送林正仲丞玉山 和林懿仲喜雪韻

再和 除夜用前韻

和林宗簡除夜韻

再用喜雪除夕二韻寄宗簡

賦芙蓉

送楊似之提舉湖南

哭呂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

張冠卿以詩十首見寄次韻奉酬

黃巖張之望之立來訪與遊梅潭詩以送之

和張孟阜尋梅韻

送劉茂實宰奉新

送趙叔靜教授閩中四首

送白石巖

和孟阜老梅韻

再和

第二卷

古詩

送同年林多益丞海寧 送謝希孟陶

看筴和潘養大韻 贈尹紹伊

送郡守汪充之移治嚴陵

寄題陳同甫抱膝亭

送葉正則赴浙西憲幕

送葉陳益之架閣

送翁誠之慰慈溪

送包清卿教授莆中

作南塘記郡守沈持要以詩來謝次韻奉酬

送謝倅景英赴關

懷同舍石天民編脩

次韻蕃叟弟月下有感

夢人誦詩覺省 數句足成一首

送曹器遠試臨安二首 約同舍蜀人王德脩三首

次德脩僊巖韻

再用韻呈德脩

夷門歎送德脩還關

借書一首別薛子長

寄陳同甫生日

述懷

簡鄭景元

簡王道父

贈東陽呂望孫周登二武士

書黃巖丁明仲墓誌碑陰

第三卷

古詩

赴桂陽道中喜晴書事

簡友人二首

和王教授謙叔述郡國韻

次臨桂尉楊渭夫韻

送宋伯潛宰高安

送楊渭夫歸省

南嶽聖葉寺禹柏

牡丹和潘養大韻

次張漕過湘畔韻

送王南強赴紹興簽幕四首

題明皇醉歸圖

送范憲東叔帥潼川四首

行湘喜雨簡劉公度周明叔

劉連州和韻因過湘中之樂以謝

葉正則闕成經次其送客韻問之

和張倅唐英咏梅十四首

招隱二首

記夢

第四卷

古詩

始生七章上 皇子嘉王生辰

送丘宗卿帥蜀

短歌送呂子約丞郡天台

送黃子文得縣瑞安

送陳仲孚還里

李夢符教授惠宣聖畫像用韻奉酬

還徐叔子犀帶

憶笻杖

蘭花供壽國舉尤

東陽郭希呂山園十咏

送郭希呂

水仙花

止齋曲廊初成

次沈儉夫求花木韻

春晚書懷二首奉簡陳益之

題沈仲一所藏周氏群公書帖

贈章虞卿并序

題僧法傳為沈仲一畫聽松圖

送畫僧法傳

題瑞安宰朱无成乃祖雲壑莊圖

咏梅分韻得葉字

送蕃叟弟赴江西帥幕分韻得獨字

鼓琴行送許父同知赴闕并序

送徐一之客贛上兼簡薛象先

第五卷

律詩

新昌詠歸

題觀潮閣

贈石時亨并序

上閩帥梁丞相生日二十二韻

送鄭少卿知建寧五首庚子除夜有懷

送沈元誠赴臨漳主簿送德遠弟赴省

和張孟阜歲旦韻寄沈元誠

晚春二首送縣宰卿赴壽昌主簿

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

招徐居厚

天台王子木鮮官長樂見訪

月夜書懷二首送周魯山辰州法曹

游丁次翁貧營園期次翁永至

送朱同之福州戶椽覓樹栽

題仙巖梅雨潭

次陳益之韻戲呈汪守克之

汪守三以詩來次韻奉酬

景元益之考試旁郡夢與步月聯詩得銀字韻追成

用幽字韻戲簡謝倅 用前韻呈汪守謝倅

用前韻答賈端老 月仙巖還舍留別諸友

送任虞卿教授江陰 和謝倅見贈生日二首

再和 謝倅生日

景元益之考試旁郡夢與步月聯詩得銀字韻追成

一絕

謝倅監試未畢事而出以詩三章來用韻奉酬

沈仲一三益堂 遊金輿趙園

海棠絕句

謝倅送客即事一首奉懷益之兼簡同餞諸友

春曉一首約同志沈角

用前韻招蕃史弟仍和蕃史癸卯二絕

送翁誠之尉慈溪 和陳仲石韻

送陳仲石韻

送謝懷英道士歸廬山二首

送陳持中赴四明餞推二首

寄彭子復徐子宜 次韻酬丁少詹

瑞安宰劉伯協載酒遊園小雨喜霽

和丁少詹韻

病餘遷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志

酬陳順劉見和 寄謝景英參議

寄題翁誠之慈溪縣尉廳無我亭

和沈守持要賞相三首 和沈守觀潮閣留題

奉陪王德修登觀潮閣兼呈劉宰

落成王朝奉廟以簿恙不預謝劉宰并諸鄉文五首
和沈守題謝公樓額 沈守生辰
觀南塘四首呈沈守

第六卷

律詩

桂陽勸農

九日奉呈同僚四絕句

柳守丁端叔以九日詩至次韻奉酬

再用前韻簡丁端叔 和丁端叔聽梅二詩韻

丁端叔送牡丹以詩來用韻酬之

和丁端叔歲晚書懷

丁端叔送海錯以詩來用韻酬之

酬王判官和九日韻四絕

戊申臘桂陽喜雪

再用喜雪韻一以書懷一以喜客

題范秀才萬卷堂

和段仲衡同令嗣天晴少出之作

陳頤副注孫子許拾遺贈詩用韻酬之

和段仲衡譙樓新軍額二首

和蕭俊仲司法咏譙樓新軍額韻

送洪子端還鄉 送吳德夫

楊伯子以尊人誠齋南海集為贈以詩奉酬

潭帥潘德麟生辰 和衡守劉子澄韻

游南嶽 登祝融峰喜霽

和沈帥特要張漕季長韻二首

送沈帥

携客過王提舉園訪梅用劉連州韻

再用韻簡劉連州

壽張漕

謝司馬倅惠東坡竹石

和趙帥壽張漕韻二首

題耒陽黃宰詩卷

送黃元吉

懷歸丐祠

送范東叔歸帥潼川

送丁懷忠教授象州

長沙鵬月雷後雨雪帥趙俊臣以詩相賀用韻奉酬

再和

趙帥復賦詩未用韻酬之

用韻咏雪簡湘中諸友

贈張孟卓絕句

用趙帥韻為孟卓解嘲

登祝融峰觀日出

舟中奉呈趙帥一首

除浙西憲舟過釣臺有感

第七卷

律詩

上皇子嘉王生辰詩三章

袁起巖會飲湖上一絕

再和

寄陳同甫

送辛卿幼安帥閩

送盧郎中國華赴閩憲

送范大著文叔知彭州

和劉進之韻兼簡吳卓之

初夏有感因用前韻

送潘德久之官建康

同遊張園

次韻奉酬方輝先

送倪正甫侍郎賀正

喜雨

送曾繼先赴山陰路鈴

送何起巖之江東

上元日同京仲遠諸公訪郭殿帥游鳳凰山次韻

癸丑冬車駕過宮留相還朝

和樓大防尚書送行韻

折子明提刑自湘中以詩問訊用韻酬之

泊釣臺灘下

登明遠樓後春六日奉和陳德承韵兼簡黃奇卿張

伯廣二賢為別 贈社伯高

除夜宿慶州天寧寺 寄僧嗣清

將慶州仲可惠酒 再用前韵

丙辰壽國舉兄

說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

以兩鶴壽薛象先 重陽日寄瑞安留宰

和林宗易菊花韵 和沈仲一北湖十咏

周宣義三子登第用前韵奉寄

再次簡新第諸人

送瑞安尉林叔全尊人還鄉

送林叔全秩滿歸四明 送雪菴瑾禪師還山

周和叔通判雪寒索酒戲用東韻以將朋尊

奉和周蕃伯川王道夫韻二章元寄

壽叔初母

東陽杜季高遠訪詩以送之

春日和林宗易韵 移花

送花 送花還宗易

遊烏山寺即席和徐之兄弟韵

和徐叔子用林宗易韵見示

和徐叔子勸農韵呈留宰

遊金輿趙園賦海棠梨花呈留宰

赴留宰寶壇之集因和蕃叟弟趙園韵

示留宰 或以詩送來禽次韵奉酬

遊雲頂院和徐叔子韵 壽薛象先

酬蕃叟韵 壽潘省之

丁巳壽明允兄

第八卷

律詩

村居二首

和宗易作屋之什

送縉雲葉正初兼簡杜伯高

和宗易賦素馨未刊白蓮韻

沈仲一送菊得詩為報為賦二絕

仲一以詩來用韻奉答 寄題薛象先新樓

宜春

除夜用前韻

送于壻林中甫還侍

遊趙園

赴林宗大招賞牡丹之集

寄謝懷英高士

和張端士初夏燕簡潘養大

送周介之同年赴德化宰

戊午壽國舉兄

謝林默之居士惠酒

戲題止齋叢石

止齋即事二首

用徐叔子韻送其過毘陵

重陽和朱直方韻

寄九江宋居士

送四明汪文子

酬劉進之

已未上巳清明辛叟尤蕃弟偕潘養大過訪

和林宗易上巳韻

和林宗易雨後韻兼簡沈仲一

張端士以詩送蘭蕙因和其韻兼簡潘大以速肯來

寶壇和林宗易韻

答朱翔遠見別之作

嘗語客尊鱸橙曠的對因成二十八字

因客說秋林水傷復用前韻

已未生朝謝辛叟兄送梅二首

覓花

和徐魏叔見寄三絕

和朱宰游丁園韻

庚申上巳

清明後一日宴客明日宗易送牡丹有詩次韻

和汪仲嘉樓大防二尚書賀鄭貴和華文休致韻

寒食早起戲和林宗易韻二首

次辛叟兄韻

送四明方伯起

送楊渭夫入淮

從族叔覓老桂

蓮花

寄林宗大

和辛叟兄咏張子房韻

朱及之以所種荔枝結實招飲不及赴以詩謝之

從徐一之覓菊

次韻奉酬徐一之送菊

迂植姪得男朱文昭寄詩即席韻

送鄭主簿太興解官歸四明

送孟延昌歸蘭溪

劉進之飲蕃叟弟筠亭賦詩因次其韻

林宗易劉進之見訪有詩再用前韻

題錢宰吸光亭圖

第九卷

挽詩

擬進 御製 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挽吳明可給事

挽木奉議 悼蔣昇仲承事

挽族叔父 題丁少詹姑墓誌後

挽樓朝奉 挽包顯叟

挽張子由母 挽潘才叔母

挽周宣義

挽發女周茂宏

挽薛季益尚書

挽彭通直

挽沈次卿學正

挽林承信

悼林仲遠縣尉

挽張材卿知郡

挽新昌呂脩職

挽尤延之尚書

挽沈虞卿侍郎

挽東陽郭德誼

悼楊休甫

挽宋巖老叅議

悼劉謙之知錄

挽王興之提刑

悼濟陽夫人

挽張春卿尚書

悼翁仲立達州

挽劉端木司戶

挽林致賢提舉

挽劉茂實和州

鄭自明哀詞并序

第十卷

內制

慶元改元詔

哲文神武成孝皇帝梓宮啓攢塗前奏告祝文

啓攢畢 梓宮還殿 皇帝祭奠祝文

發引前一日初更總護使行夜祭禮祝文

發引前期祭告錢塘錢清江龍神祝文

發引遷奠祝文

掩攢前一日奏告 帝 后攢宮祝文

掩攢祝文 九虞祭祝文九首

掩攢畢謝土神祝文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恩制

賜知襄陽府張杓辭免段差知建康府恩命不允詔

賜宰臣趙汝愚等上表請 皇帝還內不允批荅

賜趙汝愚等再上表請 皇帝還內宜允批荅

第十一卷

外制

皇后歸謁家廟親姪李孝純孝友各特轉右武郎

皇后親姊李氏等封國夫人

皇后親姪孫李瑜李璿各轉兩官

皇后親姪婦潘氏趙氏親姪女李氏並特封恭人親

姪孫女李氏特封安人

皇后親姪女夫韓松特轉一官

皇后親姪女之子韓大用大任各循兩資

皇后親屬韓大有轉承信郎

皇后閤提舉官楊舜卿轉觀察使

皇后幹辦宅張友直沈植各轉一官

皇后閤主管進奉表佐等該遇 皇后歸謁家廟並

轉一官

秉義郎韓仰曾授閤門舍人

皇伯嗣秀王伯圭合得冠帔並換封孺人賜親屬內

將一名與妻妹宋氏封孺人

閤門宣贊舍人游恭落閤職權發遣臨安兵馬鈐轄

起復文州刺史知鳳州郭諤轉復州團練使再任

皇兄多才磨勘轉明州觀察使

武功大夫利州防禦使權知閤門事韓侂胄落借官

臣僚繳奏特與轉行右武大夫

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安仁除都知入內內侍省押

班李彥正除副都知

帶御器械于惟脩脩楊舜卿並除入內內侍省押班

張祐正補承信郎

鄭孝友應奉有勞轉一官

殿前指揮使左班年代上名劉成等授官

皇弟多助多能並該磨勘轉防禦使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霍汝翼轉歸吏部除帶御

器械

招箭班殿侍警彥澤補承信郎仍舊在班祇應

瀘州軍變守臣張孝芳被害贈三官與二子恩澤

瀘州被害官兵贈官及與子恩澤

廬州撫幹郭仲溥失覺察虞候張信為亂首持降三

資於公罷

太史局學生周奕補掣壺正

閣門看班祇候霍寬夫供職實及二年落看班二字

倪思該解 壽皇聖政轉一官

著作郎黃由等該脩進 壽皇聖政各轉一官

徐靖等該進 壽皇聖政各轉一官

降授昌州刺史帶 御器械霍汝翼該進

壽皇聖政轉成州團練使

宗正少卿鄭汝諧奉使回轉一官

閣門舍人譙令雍奉使回轉一官

轉奉使屬官譙令憲等回各轉一官

閣門宣讚舍人宋克使等該應奉人使十次賞各轉

一官

浙江潮神善利侯祈禱感應加忠靖二字

袁州仰山神加父母死及子婦封號

平江府五龍靈濟廟加封

進士黎崇禮年百三歲選遇大禮恩補迪功郎

翰林醫愈邢守忠轉 外翰林醫痊

第十二卷

外制

給事中兼侍講尤袤除禮部尚書兼侍讀

中書舍人黃裳除給事中兼侍講

降授朝散郎許及之復朝請郎

忠翊郎前韶州兵馬監押周昇降成忠郎

文林郎階州特利縣令蘭森失出犯公罪管特降資

保義郎李珙家遺火燒民屋特降一官

故通直郎趙公廣追復承議郎

奉議郎知袁州黃劬降一官

承節郎盱眙軍指使潘撫權淮河監渡不職降一官

放罷

脩武郎張世榮 帝押歲慙恣橫生事降兩官

承議郎常德府通判趙善彥在任不法降一官放罷

奉議郎知成都府戰縣郭公暮昏謬降一官放罷

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王師珪轉歸吏部差在京

官觀免奉朝請

入內侍省副都知李彥正押班楊舜卿職事不謹

各降一官

李彥正楊舜卿復官

入內侍省副都知李彥正都知押班楊舜卿除副

都知

林億年除入內侍省押班

皇兄多才上遺表妻令人高氏特封碩人

多才上遺表親弟多藝多見乞比換南班並授太子

右監門率府率

皇叔祖不佞磨勣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皇叔祖不佞授千牛衛將軍

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張師顏落權字

皇叔祖不 特換右監門衛大將軍

照憲皇后親姪孫杜士寶補承信郎

右丞相葛邲贈三代封妻

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贈三代封妻

秘書省正字蔡幼學該脩進 壽皇聖帝會要轉

一官

武學博士李興時知融州

高文虎除將作監丞

范仲壬除武學博士黃衰然除武學諭

第十三卷

外制

利州防禦使郭杲除宜州觀察使

閩仲持轉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閣門序班趙弼奏故祖贈太尉趙撝累遇郊祀未嘗

陳乞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權刑部尚書京鏗兼侍講

吏部侍郎沈揆兼侍講 右正言黃艾兼侍講

知邵州胡澄獄囚多死展二年磨勘

邵州錄參崇璿司理李邠獄囚多死各降一資

與州都統吳挺守本官致仕

吳挺特贈少保

持服祁州團練使吳曦授濠州團練使起復

郭棟授利州觀察使致仕

郭棟贈寧遠軍承宣使 耶律适哩致仕

耶律适哩贈官

正議大夫陳峴磨勘轉正奉大夫

合州赤山縣至道觀冲妙真人加封冲妙靈應真人

潼州府中江縣靈感廟善利侯加封善利敷濟

盱眙軍通判 降一官

武節大夫權發遣郢州任世安轉一官再任

從義郎權知思州田祖巖轉一官

從正大夫鄧從訓主管國信所任滿無遺闕授宣

大夫

司農少卿詹體仁除太常少卿

諡除軍器監兼權戶部郎中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樓鑰除中書舍人

李九齡轉翰林醫効

判太史局吳澤等職事不謹各降一官

秀州海鹽縣顯濟廟神母慶善夫人加薦福二字

賜進士出身趙善防係濮安王近屬更轉一官

宗子顯夫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補承信郎

量試中宗子汝弼等補官

合格取應宗子時信等授官

四川宗子師說等趣赴殿試不及並補宣信郎

宗子師鉉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補承信郎展三年

出官

宗子汝璽對策中間全寫御題降一官推恩補承信

郎

德慶府通判權英州張公益失陷官錢降一官放罷
忠訓郎趙師湧在任不職守臣楊祐按罷輒伏闕妄
論守臣降一官

知叙州慶符縣魏良忠侵刻夷人降一官放罷

成都府錄參史定之不親涖獄降一官放罷

浦江縣丞趙大亨不遵提刑司差委輒申任滿離任

降一官

萬州司理周紹祖獄囚繫死降一資放罷

第十四卷

外制

慈福太皇太后冊寶書冊文官知樞密院事趙汝愚

轉太中大夫

篆寶文官參知政事陳騃轉通奉大夫

前導禮儀使并奏禮畢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轉通

奉大夫

兵部尚書羅點母太淑人繆氏遇慶典恩封齊安郡

太夫人

中書舍人樓鑰母汪氏遇慶典恩封太淑人

參政陳騏子葭孫遇慶典恩乞封母

安定郡王子濤遇慶典恩轉官

慈福太皇太后姪吳挺等轉官

迪功郎青陽州文年九十一遇慶典恩封承務郎

儒林郎御史臺副引贊官賈忱應奉上冊寶了畢轉

承直郎

軍器少監黃由除將作監兼嘉王府直講

武德大夫陳守忠係女重華宮淑妃陳氏親父特與

帶行遙郡敕史

太府寺丞曾三聘除祕書郎

王寧劉崇之並除太府寺丞

王進之知德慶府 張知宜州

皇子嘉王府翊善黃裳兼侍講

後政郎建康府江寧縣尉趙汝章收使謝賞轉文林

郎

降授朝奉郎徐堯叙復朝散郎致仕

泉州同安縣尉鍾安老增強盜希賞本州錄參鄭繼

功符同結錄繼功降兩資放罷

前提舉廣南市舶江文叔縱容押綱官移易香綱降

一官

武經郎李存道和雅淮西總領米般量少欠降一官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毛居實轉歸吏部授從義

郎

趙盛吳璠並除職事官

大理少卿許及之奉使回轉一官

帶御器械蔡必勝除知閤門事

倪思復朝散大夫 陳峴復通奉大夫

鄭僑復正議大夫 婁鑰磨勘轉朝議大夫

曾知嚴州 林大中磨勘轉官

夏執中所生母郡夫人沈氏贈崇國夫人

夏執中故妻郡夫人譚氏贈寧國夫人

第十五卷

外制

皇后初冊封贈三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必大登

極恩贈三代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彥頴登極恩轉光祿

大夫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王蘭登極恩轉正

議大夫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黃洽登極恩

轉通奉大夫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朱熹登極恩轉朝請郎

戶部侍郎梁總登極恩轉官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

在外宰執登極恩封妻 在外侍從登極恩封妻

煥章閣學士洪邁第遠登恩母楚國夫人沈氏加贈

魏國夫人

右丞相趙汝愚初拜贈三代并妻

李燾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改知太平州

吏部尚書鄭僑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子

禮部尚書黃裳封呂城縣封國男

工部尚書趙彥逾封祥符縣開國男

權刑部尚書京鏗進封開國子

試御史中丞謝深甫封臨海縣開國男

吏部侍郎彭龜年封清江縣開國男兵部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鑰封奉化縣開國男

中書舍人林大中封永康縣開國男

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封永嘉縣開國男

吏部侍郎孫逢吉廬陵縣開國男

工部侍郎黃艾封莆田縣開國男

戶部侍郎袁說友進封開國男

戶部侍郎梁總進封開國子

禮部侍郎許及之封永嘉縣開國男

侍講朱熹封婺源縣開國男

第十六卷

外制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葛邲明堂加恩加食邑實封

在外宰執 明堂加恩 在外侍從明堂加恩

張淑妃明堂恩贈三代

右丞相趙汝愚明堂恩贈三代并妻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陳騤明堂恩贈三代封妻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姿倫明堂恩父加贈正議大夫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明堂恩贈父

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明堂贈父母

右諫議大夫張叔椿明堂恩贈母并妻

孫逢吉明堂恩妻恭人李氏封令人

在外侍從明堂恩贈父 在外侍從明堂恩封妻

汪大定知江州 倉部員外郎汪梓陞郎中

江西提舉汪達除禮部員外郎

豐誼除禮部郎官王聞詩除考功郎官

第十七卷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京鏗初除贈三代

工部尚書趙考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依執政

恩數

右正言黃度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乞祠祿差主管

冲佑觀

王聞詩覃恩轉官

知寧國府木待問除煥章閣待制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友除右司員外郎

韓彥貞致仕

知叙州府慶符縣謝辛討叛夷身死贈官

知鄂州王信改知池州

新知建康府趙彥逾改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

都府

新除江東提刑陳公亮改除福建運副

趙渙補官

潛邸有勞轉官

薛登降兩官

骨舜輔隨金國賀正使充引接儀範回程循脩職郎

趙公介知舒州

趙蕃知嘉定府

淮西提舉張同之磨勘合轉一官乞回授封母

江東提舉陳士楚除部郎官

湖北提刑陳謙收捕徭寇有勞特除直煥章閣

三楚材王圭收捕徭寇有勞特轉三官

知宜州沙世堅收捕徭寇有勞特除團練使

知饒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

廣西提刑胡長卿除廣西運判主管冲佑觀張玠除

廣西提刑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璠並除太學博士

祕書省正字李璧除校書郎

主管架閣文字陳武除國子正戴溪除太學錄

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贈三代并妻

龍圖閣待制知潼川府閻倉舒除煥章閣直學士提

舉太平興國宮

知成州字文子震知潼川府

新知真州權安節除利路運判朝奉大夫徐枋除廣

東運判

司農寺丞李大異除夔路運判

籍由令費士寅除太學博士

武學諭黃襄然除武學博士主管架閣文字蔣求望

除武學諭

知信州石畫問除司封郎官淮西提舉張同之轉一

官再任

軍器監主簿王恪除司農丞將作監主簿劉三傑除

太府寺丞

主管官告院李孟傳除將監簿幹辦糧料院張震除

軍器監簿

浙西提舉鄭公顯改除湖南提舉

第十八卷

外制

知襄陽府張杓知建康府

朝散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趙不遜換右監門衛大將

軍濠州團練使權知大宗正事

直祕閣劉穎除直顯謨閣江東運判

浙西提刑黃適知贛州

太學上舍生李斗南葉元英賜釋褐出身

侍衛步軍司後軍統領戚拱宿衛部轄官兵特轉官

湖南提刑趙不遜除江西提刑寺丞趙除江西

提舉

張演除直祕閣宮觀 江東運判劉頴知平江府

李嘉謀知襄陽府

新除福建提刑盧彥德改江東提刑

權戶侍郎梁總除刑部侍郎

司農主簿張孝伯除國子監丞

諸王宮大小教授姚愈除司農丞國子監主簿羅克

開除軍器

直祕閣兩浙運判官黃黼除直龍圖閣陞副使再辭

改直顯謨閣

倉部郎中汪棨以趙汝愚親嫌除淮東提舉

大理正閻丘泳除利路提刑

祕書監薛叔似除戶部侍郎

起居舍人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鄧驛除起居

舍人

國子祭酒彭椿年除直龍圖閣江東運副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

戶部郎中王漑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太府寺簿范孫除大理寺丞

知滁州石宗昭除度支郎官浙西提舉吳鑑除司封

郎中

軍器少監兼權司封郎官李大性除浙東提舉知常州

黃灝除浙西提舉

太學博士陳峴武學博士陳邕除祕書省正字

監登聞檢院楊大全除宗正簿主管官告院傅伯成

除司農簿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子監簿

太學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

李知已陳景俊並除大理寺丞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

楊源轉一官 楊緯引嫌改知闕州

主管冲佑觀黃度知婺州

高宗周押馬賞轉官

武節郎提轄御前軍器所曹組職事脩舉轉一官

沈槐胡仲衡呂友直並除大理評事

前知撫州趙彥繩知贛州

宗正少卿李祥除國子祭酒

虞儔知湖州

張宗况張宗愈轉一官與幹官差遣

倪思知泉州

鄉貢進士方權翰米補迪切郎

程需翰米特補丞信郎 馬大同特復元官致仕

著作佐郎王與除著作郎

祕書丞陳棟除著作佐郎 太常博士邵康除祕書丞

太賞寺主簿劉誠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容除祕書省

正字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刑部侍郎徐誼除權

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袁變除太學正

添差台州通判呂祖儉除太府寺丞浙東常平司幹

官孟猷除籍田令

第十九卷

奏狀劄子

學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四
桂陽軍陳乞畫一狀

第二十卷

奏狀劄子

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

湖南提舉薦士狀

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三

辭免除祕書少監申省狀

轉對劄子

第二十一卷

奏狀劄子

轉對論役法劄子

封事

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

繳奏劉焯與監司差遣狀

繳奏刑部大理寺駟大為斷案狀

上嘉王劄子

直前劄子

第二十二卷

奏狀劄子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二

乞補外申省狀

內引劄子

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二

論史官劄子

繳奏陳源除入內內侍省押班狀

繳奏白身彭燾補官狀

繳奏閭門承受趙鏗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第二十三卷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二

上嘉王劄子三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直前劄子

乞補外狀

乞祠祿婦辰墓焚黃狀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狀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繳奏安定王子濤賜宅狀

繳奏刑部易大明門王漸案狀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第二十四卷

奏狀劄子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

內引劄子

再內引劄子

奏乞裴錄傳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高斷案狀

入奏劄子

乞祠申省狀

乞對狀

第二十五卷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

乞致仕狀

再乞對劄子

直前劄子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再乞致仕申省狀

奏事劄子

奏事乞致仕劄子

辭免祕閣脩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辭免祕閣脩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第二十六卷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辭免中書舍人狀

再辭免狀

辭免待講狀

辭免燕直學士院狀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二

請對劄子二

乞蠲放身丁錢劄子

第二十七卷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繳奏朱熹宮觀狀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狀二

應詔薦宗室趙師處趙師淵狀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辭免與郡申省狀

辭免知泉州省申狀

第二十八卷

講議故事廟議附

右史進故事

資善堂進故事

經筵孟子講議

信 大祖廟議

第二十九卷

壬辰廷對

第三十卷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 太上皇帝

桂陽軍謝致仕 高宗 祥慰皇帝

賀登極 謝 登極赦

賀 壽皇聖帝尊號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皇帝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壽聖皇帝

立后賀 皇帝 賀皇后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謝賜曆日

紹熙改元賀 皇帝 賀 壽聖皇帝後吉

賀 壽聖皇太后後吉 賀 壽成皇后後吉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 皇帝

賀 壽皇聖帝 賀 壽聖皇太后

賀 壽成皇后 賀 皇后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 皇帝

賀 壽聖皇太后 賀 壽聖皇帝

賀 壽聖皇后 賀 皇后

第三十一卷

表

壽成皇后寶冊賀 皇帝

賀 壽皇聖帝 賀 壽聖皇太后

賀 壽聖皇后 賀 皇后

皇后冊寶賀 皇帝

賀 壽聖皇太后

賀 壽聖皇帝

賀 壽成皇后

賀 皇后

湖南提舉謝致仕

提舉司謝賜曆日

湖南運判謝致仕

湖南提舉賀會慶節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重明節進奉銀

丙辰賀瑞慶節

丁巳賀瑞慶節

戊午賀瑞慶節

己未賀瑞慶節

謝中書舍人

第三十二卷

啓

除太學錄謝宰執

荅釋褐黃上舍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與福建柴運副

與福建陸提舉

與福建錢運判

與西外知宗

荅桂陽趙守

與湖南潘安撫

荅楊知錄

荅鄭教授

荅桂陽王教授

荅桂陽吳瞻事

桂陽謝宰執

與湖南張運判

與衡州劉守

與郴州丁守

謝潘安撫外薦

與湖南沈安撫

第三十三卷

啓

賀周佐相

賀留右相

賀王參政

賀葛同知

與湖南監司賀冬

賀正

除提舉謝宰執

與交代張提舉

謝沈安撫

交割謝沈安撫

交割謝張運判

答郴州丁守

答道州趙守

與湖南范提刑

第三十四卷

啓

答王籥判

答長沙宋知縣外辭

賀范提刑交割

答諸郡賀冬

答趙安撫賀正

與張運報賀正

答郴州丁守

賀劉殿院

賀林察院

除運判與交代傳提舉

謝宰執

謝侍從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賀留左相

賀王樞使

賀胡參政

賀丘侍郎

上嘉王賀冬

第三十五卷

手書

與王德脩

答潘叔昌

與吳居父

與林安之

與鄭景望少卿二

答天台張之望

與鄒守曾仲躬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

丁事

答長溪王任之

答林宗簡

答朱文昭

答蘧舜資

答賈端老五

第三十六卷

手書

答黃文叔

答陳同父三

與王亞夫運使

荅丁子齊三

與林懿仲二

荅薛子長三

第三十七卷

手書

與周丞相

與呂子約二

桂楊與岳漕論移運事

謝諸司列薦

與劉清之古簿三

與史丞相

與高炳如監丞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州丁端叔

荅胡季隨

與沈叔海

第三十八卷

荅劉公度二

荅寧遠王孫尉

荅道州康判官

荅趙南紀節推

荅潼川寺范東叔

與朱元晦二

與王弱翁

與丘宗卿

與國舉兄家書

與徐韞之

荅張端士五

代胡少欽監酒上發守韓無咎書

第三十九卷

記

選德廢代周子充內翰撰進

重脩石崗斗門記

温州重脩南塘記

重脩瑞安縣學記

袁州分宜縣浮橋記

潭州重脩嶽麓書院記

雲章閣記

温州淹補學田記

第四十卷

序

奉 詔擬進 壽皇聖政序

進周禮說序

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

分韻送王德脩詩序 夏休并田譜序

丁端叔南征集序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義役規約序

謝季澤正字韻類序 謝懷英老子實錄序

送蕃叟弟赴江西撫幹分韻詩序

孫子發微序

第四十一卷

題序

題 壽皇聖政序 題嘉邸賜贈金劄子

跋御書所進嘉邸正辰詩

跋徐薦伯詩集 題杜大春畫梅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題張之望文卷後 跋趙士簿所藏詩後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跋孫氏誌述

跋爾雅疏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跋靈潤廟賜 勅額 跋朱景文公帖

跋宋元憲公表藁 跋趙延康公責偽楚書

跋趙延康詩 跋温公與邢和叔帖

跋張無盡邢和叔帖 跋邢惇夫及諸題跋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跋劉元城帖

跋胡文定公帖

第四十二卷

題跋

題 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跋東坡桂酒頌 跋辛簡穆公書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跋周伯壽畫猫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跋朱信翁產經 跋王恭簡諫草

跋曾文清詩詞後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八詔草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跋陳仲仁所藏張無垢帖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憲公王荆公帖

跋朱宰所藏畫竹 跋朱宰所藏孫介書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跋姚愈次韓所藏其 關脩禮書堂帖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跡後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跋樓大防重屏圖

跋孟蜀王書後

第四十三卷

策問十四首

第四十四卷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到桂陽謁宣聖文

桂陽上元設醮青祠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桂陽禱雨文

謝龍山渡明應侯文

周子名說

朱子名說

謝居士贊

自贊

桂陽軍告諭百姓文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桂陽軍勸農文

第四十五卷

祭文

祭允光居士林喬年

祭王詹事

祭芮祭酒

祭張南軒

祭薛常州先生

祭林安之

祭諸葛

學官同祭王司業

祭張簡之

祭鄭自明

祭劉端木

祭鄭龍圖

祭呂大著

祭朱處士

祭章端叟

祭張忠甫母夫人

祭孫忱卿

祭妻母趙夫人

祭孫諫卿

祭張忠甫

第四十六卷

祭文

祭沈叔阜

族祭八一叔

祭張國紀

代兄祭林承事

祭鄭龍圖母夫人

祭梁丞相

祭劉子澄

祭蘇訓直

祭張孟阜

祭令人張氏

祭林懿仲

祭瑞安宰留公弼

祭潘省之

祭蕃叟弟母夫人

祭沈次卿

祭豐山陳國器

祭宋文昭母夫人

第四十七卷

誌銘

徐叔林壙誌

林安之壙誌

趙夫人墓誌銘

胡少賓墓誌銘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叔祖母韓氏墓誌銘

馮同理墓誌銘

張忠甫墓誌銘

章端叟墓誌銘

朱居佐壙誌

直人林氏墓誌銘

第四十八卷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陳子益母夫人墓誌銘

林民達墓誌銘

何若墓誌銘

朱公向壙誌

胡彥功墓誌銘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新婦墓表

第四十九卷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壙誌

陳季陽墓誌銘

脩職事呂公墓誌銘

徐武叔墓誌銘

陳習之壙誌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林懿仲墓誌銘

第五十卷

誌銘

沈叔阜壙誌

族叔祖元繼壙誌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族兄際可壙誌

高光中墓誌銘

陳百朋壙誌

王道甫壙誌

族叔國任墓誌銘

洪君墓誌銘

令人張氏壙誌

第五十一卷

行狀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

福建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第五十二卷

附錄

宋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樓鑰撰

宋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蔡幼學撰

宋故通議大夫寶謨閣待制陳公墓誌銘葉適撰

民論

舟說

責盜蘭說

戒河豚賦

守令策

收民心策

童子林子名說

朱甥子臧名說

止齋先生文集目錄卷終

止齋先生文集目錄

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columns and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Some faint characters are visible,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三' and '金'.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歌辭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先生有堂曰暮春御翰扁榜

暮之春兮物維其嘉乾際兮坤涯母將雛兮彼實者華魚在藻兮燕子還于故家今者不樂兮云何

暮之春兮風日與柔桑女兮南疇相爾夏畦兮悲秋斷冰兮長夜無裘今者不樂兮何求

暮之春兮雍雍熙熙堯裳兮舜衣五絃之琴兮一夔曾不知結繩與秉鉞兮何時瞻言千載兮忽焉其遠而

山有龜蒙兮水有沂天未喪斯文兮在茲二三子兮皇皇欲何之鼓瑟兮為誰捨此兮吾將安歸

止齋兮年年室環堵兮兩山有川鷗鷺巢簷兮圓荷田田豈無芳草兮杜鵑世微孔子兮獨抱乎韋編

雲漢之章兮光燭天朝宗兮列仙胡歸晚兮病骨拳然與客
歌商兮忘食與眠點爾何如兮吾未知其孰賢

西廟招辭并序

淳熙十有三年二月知瑞安縣事公非先生之曾孫劉龜
從再作西廟以祠宣和縣令王公經國於其落也邑人陳
某為作迎神一章使工歌之經國字公濟其守禦事許忠
簡公嘗識之故不叙

君昔兮胡不去斯君今兮胡不來斯文棟兮凋楣峴山之麓
兮江圻旨酒牲兮潔肥皓遺老兮鬚眉以擊鼓兮吹篪君勿
來兮遲遲山蜿蜿兮榕陰萎蕤江水清夷兮無蛟與鱷君之
來兮可以娛嬉君不共安兮誰與共危鳴玉兮袞衣彼亦君
兮一時葬中州兮為夷匪豕則廟兮牛羊壘崇尚我民兮有
知子孫兮永依際之兮以是非君舍此兮安之田有畔兮

澤有陂桑稻兮誕彌懷不報兮忉忉日早暮兮夜何其猶容
與兮誰須

古詩

落葉一首別諸友客新昌

落葉一二數遙夜忽已午百年能幾何望道猶未睹清揚得
邂逅簡易從險阻明朝買扁舟萬議付風雨新詩話別恨為
我謝酸楚蒼蒼歲後竹白首見肺腑要有不別時尸居一環
堵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有感佚事

武侯不可致元德造其廬公在衰經中乃上時政書維時君
臣定事與草昧殊出處千載同豈必名迹如行伍拔大將寒
饑得名儒推轂天下士百年用其餘生平慕河汾未許王魏
俱慙慙八司馬意獨何區區自古朋黨論消復莽無期誰令

羣疑亡韓富及有為惜哉公不見功名止西陸

送國子監丞顏幾聖提舉江東分韻得動字

長安夜未艾客枕厭羣動平明視天闕劍珮鳴玳瑁學省雖
冷官上意嚮周孔六飛自天下多士溘雲滄糝殮燕羊康道
義發醯蠃方將屬者英高舉出埃壟離觴春駘蕩歸路月腫
隴勲業當及時千年付南董

懷寧國守鄭少卿景望

一日一度過短牆三日風雨撓我腸天球河圖在東序保障
蘭絲分晉陽我欲從之茗水遠搔首不見月滿廊笑看兒女
羅列拜老人星下燒夜香

送宋國博 叅議江東分韻得夜字前年

上幸學一時同舍今去略盡為之悵然

南門供帳江上亭北門觴酒湖邊榭兩年出餞略可數徃徃

行人半同舍憶昔翠華臨壁海儒先一日爭聲價蘇君舌掉
巫峽水楊君氣奪幽并夜黃君石矼不可轉夫子居然口彙
筆艾軒風流天下少獨奏咸韶無漢夏黃梁未熟事如許白
髮不生心亦怕古來賢俊多坎軻道與世違胡足詫武皇好
少臣已老孟子尊王君尚霸嗟乎夫子幸遭時諸公衮衮皆
流亞德尊不過五品薄歲晚曾無一餘暇君恩豈必問湖海
家事姑惟問桑稼此行端可振頽俗令我短轅今欲駕

遊鼓山

鼓山聞天下一見名不空自從周職方閩在王會中登山亦
幾人興寄隨所逢騎君常悵日遷客多悲風劍川發甌西萬
阻與海通忽焉得平壤北山轟其東我行未及巔已見國勢
雄三韓到吳會不可道里窮俯瞰南來帆沄沄自朝宗曩時
諸降王各撫千里封相招神術獻東都宮東都今何如

胡馬鳴高蓬一春長雨露明日歸樊籠恣探泉石幽篔簹燈道
歸節

和孫偉卿雜言十首

萬事如浮雲可翫不可有三年刻一葉未就骨已朽
可憐負薪子誤有廊廟志出門欲何之馬拙車未試
一鉢腹果然身外百不須深知飢方朔不似飽侏儒
墮落生死間大患為有身老子識未破天地豈不仁
幽居悟前疲寡欲得身健筮之此何祥厥絲無水困
有書但插架有門亦常關是非天下爭而我土石頑
好酒來誰家明月得我心把酒弄明月醉卧盜不侵
阨窮果何尤利達竟誰在眷言荷鋤人妻子敬相待
或勸著子書我恐落人世呼兒具紙筆一歲復一歲
人事盡鄉曲田租了王官獨於大海枯不改古井寒

送林正仲丞玉山

去年我為客持酒送君歸君今理征驂我適卧舊廬人生足
離合仕宦相乘除科名餘十年丞縣亦既遲顏色日愈好絕
口無馭敵自言有時命歲宴知何如深歲濟人具不作借勢
書虛名多自誤徐步乃疾驅從茲拭老眼看君上亨衢

和林懿仲喜雪韻

常嗚厥咎何君相疾朝夕愧莫慰羣黎妻其望三白是心與
天通昨夜平地尺簔笠在東阡穰糶在西陌忍待明年飽欣
及吾事隙海宇正無塵草木亦煥赫遙知紫宸朝千官手加
額溫綸祭龍光賀牘交馬跡銜枚懸瓠城仗節屈延澤獨擁
籃關馬共飡滹沱麥更願吾君相對此念忠赤當今挾纊溫
恩意到疆場有士如有年要豈旦日積素安自甘寢掃軌無
過客

再和前韻

冬夜苦難曉短景復易夕安得戶牖光不待東方白恍如游
化城瓊臺若干尺英華發林藪餘彩散阡陌平鋪浩無垠異
入微有隙忍寒貪縱觀未願朝曦赫柳綿著歌茵梅片墮粧
額嶙然羣汗中有意欲比迹自識玉皇家癯仙陋山澤新來
學為農遭歲屢無麥稗子色恒饑老婢脚盡赤一斛今有待
喜更問瓜場歸來看林頭菽粟幸餘積且以炊春醪號召已
散客

除夜用前韻

又添犬馬齒常恐牛羊夕牙無數株牢鬢已大半白六朝貴
人家珊瑚高數尺復有陵邑豪沃壤動連陌居然燕巢幙忽
矣駒過隙伊傅亦中壽至今名赫赫蒼苔卧風雨曾之斷碑
額中原五十載胡騎亂禹跡誰當懶折腰去學陶彭澤憂端

壓不下中夜歌秀參昭代豈無人腰黃眼前赤鴻儒籌禁省
壯士守邊場罷歌且盃酒澆此懷抱積柴門剝剝響已有賀
年客

和林宗簡除夜韻余與宗簡皆病餘而除夜皆賦詩
因反前意

窮懷卿相憂老作兒女悲百爾皆妄想一緊看新詩短長總
歸盡君閱古盛衰煌煌五侯家寬作數世期經史或不讀名
字亦奚為茂對乾三陽靜養月一規

再用喜雪除夕二韻寄宗簡

百年禪指頃羣動不遑夕變彼惰游者長夜浮太白豪俠旁
無人卧我樓百尺衲子縛禪靜不敢踐桑陌武夫髀肉滿睥
睨候邊隙道家求不死真火養陰赫躁人干速化自點雷門
額書生苦穿鑿竒字窮鳥迹何如吾老農一雨犁春澤相忘

與雞豚所辨纔菽麥不聞有孔子安識由與赤紛紛舉世士
肝膽自疆場老翁捧腹笑空洞無一積有米問時事請以臆
對客

子歌我有感我和子益悲文武有天下二南無變詩陵夷及
其季小雅亦既衰殷人早墜命秦氏不及期治身如治國天
壽人所為舊恙何時已與子看前規

賦芙蓉簡諸友

我欲待明月相從弄芙蓉月郭一再滿我行竟徐徐蘇茅困
黃埃開卷疲蠹魚纏縛二事間紅披綠蕭疎秋風白髮生撫
事增歎歎美人隔雲山芙蓉並吾廬近者不得見逾遠還何
如花無三月長人壽千歲餘相期不朽事勿與草木俱君上
鍾鼎銘我作山澤癯

送楊似之提舉湖南

昨日有客去分符今朝有客來攬轡葦芽撥盡筍可刷送客
焉知老將至儒雅風流能有幾南宮先生無乃是十年不復
夢蓬山萬里何為隔湘水葉公歸然地官貳顏公領袖天下
士星聯郎署尤與何次第諸公亦連茹一時臺省舊名德十
見班行已三四可令僕馬病崔嵬獨抱蘭蓀吊憔悴漁樵混
迹山窮處故故肯臨人不記酒半停盃問鬢髮夜闌秉燭徵
文字多時渴見痛折節萬事要看方得意先生行矣扈甘泉
請自此心扶大議薛士昭寺丞赴衡陽守之翌日而似之使
尚書郎尤延之何一之同
館學今皆還朝故併及之

哭呂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

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旄今年上溪船濡露金華草當代能
幾人胡不白髮早念昔會合時心事得傾倒倚廬魚鼓夜聯
轡鷄人曉遐搜接混茫細剖入幽眇挹注隘溟渤扶携薄穿

吳斯文何契闊之子復凋槁百年在無窮寥廓一過鳥家人
微舊聞學者拾餘藁區區存萬一散逸誰可保君看魯論上
彭壽頽回六十今懸日月豈必言語好儻無後來者浪沒秋
毫小南浮吳蜀會北顧關河杳懷哉各努力人物古來少

張冠卿以前詩 懷哉各努力人物古來少之句為
十詩見寄次韻奉酬

明月不可浣有時障氛霾美藻生淤泥豈必所處佳老子苦
鍊藏釋氏多遣排如欲盡物累自古誰好懷

連楹着胡椒環堵誅蒿萊節士亦良苦乃築懷清臺世故何
浩蕩人心亦崔嵬之子訪田舍厭絲安在哉

冥心觀宇宙孰是同與各夜且無反惡日出星河落此有齊
人瑟彼有荆人璞嗟余耳目短豈故重然諾

朝雞警冠劍巷犬吠村塢胡然子列子越在鄭東南永懷王

黍離莫與成申許雞犬各有役人亦宜自努

說合何必然金化黃河塞真然說不合千鈞等蠅翼累近

丘墓浩浩古載籍崎嶇蓋天意解后匪人力

我友天下士逝者八九人非無新造交亦有久故親可與共
安利未可同隱淪欣然得一箇迴首終酸辛

秦人樊申韓亡梁呂崇佛六經獨何罪莽亦竊大物堪嗟二
百年吾道功第一熙豐餘論在河洛諸賢沒

其逢事業隨所附千載有南董何啻今視古
江梅歲已過燕子春又來不愁吾鬢霜所恨此志仄扶桑燁

燁明閭闔蕩蕩開欲往豈不可致遠非駑駘
子歌我三嘆我知子一笑方期俗耳合勿與知音道頗聞古

韶卷不落人間調悲歌泣鬼神妙語無餘少

黃巖張之望之立來訪與遊梅潭詩以送之

張子好兄弟別我今年東風刮眯眼雙鵝忽墮前坐定看
兩鬢喜極意慘然來日豈不多此意合少延念子伏巖穴有
作皆巨編稻梁未暇謀從我志獨堅虛名遠相累浩嘆當誰
憐積雨得新霽綠漲彌百川載酒問何有漾舟隨所便與子
梅潭游以茲寓惓惓傾崖俯仰立中有飛瀑懸平地儼聞闔
晴空自雲烟既見各有得欲語不可傳衆妙在頌會天成謝
珮鑄子歸有新詩時寄三兩篇

和張孟章尋梅韻

平生拙狀物出語輒自怡久欲頌梅花怕恐累紙寫不該美
子年少氣豪敏詩筒往往歲一來語不驚人意不止筆力待
盡千松煤我以病驥追霜筆者鞭不上嗔人催置詩太息梅
困我恨不縱斧尋餘枝嗟乎孤山無人若坡死水邊竹外誰

低徊我嘗欲擬禁字體不道雪月冰瓊以退藏物後獨笑傲
奄有歲晚多驚猜紛紛自謂好顏色萬彙禿立皆堪哀模將
此意入詩句十年木就梅空開君詩却怕梅不早令我內熱
紅生腮強隨險韻終不滿今年又恐坐看落片飛莓苔

送劉茂實宰奉新

遠別欲無寐細論誰有酒今當作劇縣君意亦樂不江湖吏
道僻歲月民勞久救之敝精神自愛終袖手要中名甚美用
意物所咎君觀蘭桂林餘茂及樵樵移根託客土顏色非故
有贈言幾滿車一字堪皓首於焉但裁擇對越二三友諸賢
在當路公論在衆口

送趙叔靜教授閩中四首

家無宿舂糧適意恣所向征鞍催上官帆海看疊嶂有言及
當代浩飲益悲壯以茲實周行盍在幾人上

讀書須讀經學文須學古青衫故不換白髮早可數我亦窶
人子風雨蔽蓬戶胡為數相過夜話恒過午
烟燭出萬壑冰壺縣清秋孰與玉璫中穆然養黃流孤松高
半天蘭芷復過幽看君最雍容柰何短自謀
百吏不可試卷懷州校官翩然落南閩不為荔子丹彫蟲妙
經術倚市多儒冠吾道未必貴政此良已難

遊白石巖

地向東南傾石際滄海立蛟鼉限波濤鷄犬得城邑居然通
國望跋莫他山及道人獨有之置屋三四級幾看星月爛却
聽風雨急于今二百年我共真鴻集晤語夕陽低對酒秋景
濕明朝江上舟避雨漁翁笠邂逅一僦仰此道可於邑

和孟阜老梅韻

朝遊山南莫北隅脩竹之下手乃被五步一顧立不趨柔枝

弱幹千萬餘粲然笑倩多新奇歲寒安用衆穉為驚嗟恠恠
丈人行縞衣籃縷冰斲肌莓苔雪片凍不飛玉飾其未璣衡
歌藐姑之仙下縹緲蒼虬為駕羽葆希三閭大夫從女須枯
槁嬋娟却並馳張子愛之亦既癡人不得覩以我歸我生自
視梅孰如滄江獨立兒女嗤年來稍稍學折枝柰何復與此
老期

再和

望美人兮天一隅薜蘿為衣顛倒披水竹隔我不可趨令我
搔首三歲餘漢庭年少六七奇鬢眉皓白來何為我欲避寢
問之道安得玉貌生枯肌長翁傲睨欲奮飛滄江釣雪蓑笠
歌少翁頰挫拚牙角笑齒一粲知音希樵家斧斤磨以須過
者萬人人背馳梅乎梅乎我非癡持汝二老将安歸古來弱
植剛不知孰有嫵媚為人嗤君不見孤竹之管求孫枝汝盍

早定歸山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詩

送同年林多益丞寧海

同里衣冠近闊疎同年齒髮多衰變
人宜在玉筍班隱吏亦隨花雨縣
有杭一葦逢迎可每食雙魚甘
肯便顧瞻周道竟何如善為身謀
吾豈願清廟笙鏞濟濟陳碧梧鸞
鶴深深見由來盛事歲月晚誰到
脩途肝膽健揚花吹水酒搖波一
請加餐再無倦

送謝希孟歸黃巖四首

紛紛竹帛傳浩浩金石刻淪亡已無限
存亦誰愛惜如何伏羲氏文字二三畫
姬孔豈不聖用以演周易法令如牛毛
斯鞅信手成簿書積丘山趙張眼愈明
萬人立下風國勢尊且榮未省三代前
誰獨有此名

圭壁襲繅藉山龍飾衣裳不聞燧古初而興自虞唐踐車崇
騎射隸作篆籀截至今人便之春亦忽以亡
累觴以為歡班荆以為儀交際貴如此勿使至意虧頗常惟
小雅鹿鳴至魚麗賓主禮百拜六經似支離

看筍和潘養大韻

兒童纔半角兵衛忽森戟十日不汝見尋丈出咫尺隱凡觀
物化軒奮恣所極褰裳欲從之世事有繩墨

贈尹紹伊

吾友尹紹伊十年抱心疾休然萬事廢豆子黑如漆從之問
舊學歷歷不遺一佳篇問哇鄭法語雜方術豈其遇人耶託
此訪遺逸張皇鬼物恠漏泄官禁密君看服烏喙孰與近參
朮

送郡守汪充之移治嚴陵方州小旱江梅雨甚急是

日有改
刺之命

挂梁龍骨經時蟄井井黃雲秋已及十日不雨民未急使君
日膳長蔬涪澄空颼颼雲霧入鮓婦休眠兒豕笠村春化出
雲子粒市上明朝升二十農家語圃商語賈恒願使君無疾
苦自今一飢吾腹果健看將母從蕭鼓馮翊扶風天尺五見
說嚴陵在何所詔書奪去萬舌吐九重欲扣君門阻棲鳥護
巢駒戀阜東人自視西人好那知湛露溥秋草春意平鋪無
刺少有客解事翻然笑元祐治平諸故老身要人扶功未了
誰知青絲絡馬橫門道應笑江湖華髮早

寄題陳同甫抱膝亭

稻梁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為抱膝翁惻惻復惻惻秋風墮
碧梧鳳鳥去無迹愁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忽然一長嘯孤
響起空寂令人識雅頌一唱三嘆息室廬在路傍耕鑿在民

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眠食讀書果何罪鬢髮又半白此意
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問門外
蓬蒿若干尺

送葉正則赴浙西憲幕

頻年送行客酒釐詩不工最晚與君別奈此百感叢岐山有
鳴鳳雅頌移幽風于時二老生出處海上同曹劉對七箸失
色一語中明朝蜀江水不與潮澆通人心起毫末世故關鴻
蒙乃知負賤交不下王霸功霜根宿病驥雲帆背蜚鴻秋水
能隔人白蘋况連空相從自束髮各去隨轉蓬今懷欣有合
後會苦未重鱸魚直萬錢羊酪醅一鐘願君養盛年我友半
已翁

送陳益之架閣

論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嚴重而寬平作文不欲如

組繡欲如疎林茂麓窈窕而敷榮楨幹蓋亦煩絕墨滋味何
如餘典則吾宗受才萬人敵排空所向無遺力親喪三年面
添黑交情一語千金璧明朝不覺軒撼壁裘馬借人無德色
作掾闕山可蹤跡擬將秉秆空頌墳相君有令民未得勿問
堂高若干尺春江渺渺風張席欲言江水何終極貧賤相依
鬢毛白吾可雷同名送客浩歌未放情彌激君看風雅詩三
百亦有初章三嘆息

翁誠之慰慈溪再擬祖送不及

昨來久佇驪駒集今來悵望檣烏急中年送客亦多違先事
徒勞後無及江頭祖帳幾百人落紙珠璣詩什什自駭短韻
意甚得亟欲陳之復羞澁君方筮仕從茲始驂騑開路日千
里若逢人話子陳子侏儒一節今如此

送鮑清卿教授莆中

閩中豈不好箇中况多儒其山有丹荔其水有子魚艾軒諸
老生典則故所餘堂堂退傳門海內欲曳裾宦遊得此樂饒
者酒滿車我亦勸君酒我意獨未舒嘗聞入林獵不可背水
漁背水漁尚可背時更崎嶇方今朝廷尊紳笏日走趨官多
豈勝記勢遠復易踈媒身衆所同藉口誰不如奈何但濕飽
去向天一隅平生拙自謀蓬巷歲月除更事亦既熟畫此未
必愚豈有服菹蘭佩之以瓊琚令人愛不見搔首空踟躕

作南塘記郡守沈持要以詩來謝次韻奉酬

周公作雅頌退然在幽風功成貴無迹名大謗亦叢彼人自
標置刻畫豈不工君看榛莽間斷碑卧頽墉想當在世時拳
拳効深衷胡然今弗省身後議論公達人悟物情玄覽昭有
融區區強名我咨爾舉何從沈公天下士於今萬夫雄邦人
見未嘗譽之口不容請將六南樓語盡意未窮公詩陳誼高

耻與好事同年登百廢興解后吾何功勇去學休影倦游謝
遺蹤吾方笑征南雙雙勒堅虹一以揆山顛一以浚水中

送謝倅景英赴闕

言詩必南雅自鄙吾無譏嗟余生已晚觀人以觀詩人情口
變化往事十九非相從飾邊幅欲語懷街羈久不見官寺下
與家人夷渡江六十年得此心目疑早從諸公游晚佐一郡
治居嘗陳誼高動與作吏違大白浮朋簪單車款民扉多文
雖素復用拙真良規二年意綢繆一別事渺瀰有酒公不飲
贈言我何裨穆穆清朝班僉曰尚德宜何妨着此翁衣冠皓
鬚眉

懷同舍石天民編脩

山陰不得見見期在東陽東陽忽歲華欲往又阻長貽書報
無報有便復寄將以君懶於書我豈望得當水懷十年別動

止曾莫詳君貌今何如孰與我老蒼就使白髮同脚力誰弱
強日計米多少飲酒可幾觴尚能甘寢耶比之昔對床嫂氏
亦晚景吾婦伯姊行為君過客頻膏沐當不常有兒若干人
已未勝冠裳但要能應門勿問鄙與誠一紙細說似慰此遙
相望未乃及田舍何有還何亡丞郡祿已厚豈不可小康憶
昔夜夢君託交少年場竦身而掀髯眸子炯炯光依然論時
事悲杜淚以滂我方閉門嬉謁至即暫忙婆娑松竹下細數
秋葉黃舊志益凋落羣書半遺忘請君勿他及却使我意傷

次韻蕃叟弟月下有感

平原接翠微脩竹圍綠淨乃於此中間更以皓月映佳入笑
隱几萬物獨我正幸哉吾有母侍飲得餅釐

夢人誦詩覺省 數句足成一首

三人共一被寒夜爭抽牽一人耻不讓起坐遲朝暄明朝復

雨雪忍豈無春妍四時各天運二人正軒眠

送曹器遠試臨安二首

青衫豈必貴未得不可已皇皇海內人趨走共一軌生前極
浮榮沒後抱深耻他山有隱淪一笑粲冰齒豈知天地間樹
立在人紀

大有扛鼎力小有挈瓶智誰當頓八紘舉以掩衆器煌煌一
百年此道最宏被雖躋三事尊亦起一藝試或云科目弊此
語復有味

約同舍蜀人王德脩三首

遠莫遠關塞鴻鴈來年年我嘗按輿圖嶠漢在眼前胡為與
君別杜齒今華顛下峽君有期會吳我何緣令人媿不如鴻
鴈得自便

疇昔夢邇江巴陵至瞿唐兩崖束秋旻中有一帶蒼安流進

分寸怒去千丈強求君竟不得望之涕淋浪往日事已然未
日理未詳

橙橘方粲粲魚蝦亦多多能春半年糧豈惜一見過良夜月
如霜聽我苦別歌翳翳葭蘆鄉風定水自波或者阻君舟柰
此佇立何

次德脩仙巖韻

我家仙巖入跡稀客從何來此何時岷山之陽遠海嶠萬里
欲寫心精微瀑泉自雨一丘壑有龍螭不隨羣飛病樵也擔
渴猿喜雖未作霖良已奇吾聞岷山天與齊仰止不見如調
飢君登絕頂小天下此縱有山安足嬉翩然肯過非所期此
道遼闊車誰脂願言稅駕毋過歸為我更賦崧高詩

再用韻呈德脩

一日一見猶為稀如何十年見無期昔方壯歲意輕別一笑

聽君歌式微江流永矣劔閣阻恨不羽翰能奮飛不圖今日
已華髮話此恹恹還奇奇尋麻不競蒿壓屋厚祿書斷兒恒
飢誰當附契斷冰雪歲晏獨可相從嬉功名富貴各有時人
亦空自為韋臆與君持此將安歸滄海雪山無盡詩

夷門歌送脩德還闕

萬古江入海吳蜀有不通不通誰使然人自為異同昔在李
孟錢士各懷土封靜言彼何尤亦各徇所忠恭惟宋受命三
姓皆朝宗斯文已百年名世纔數公眉山與金陵柰何不相
容大雅如關洛亦復互詆攻朋分文字間禍起師友中四郊
忽戎馬塵滿夷門宮往事已覆轍後事如飄蓬一飢忘苦飢
一褐忘苦冬身謀每不長王事靡有終有客獨惻惻萬里興
深衷相過話離合歷歷繇熙豐我久世慮薄念之涕無從貧
賤將安歸功名在其逢有能用斯人可使百阻空西人不為

西東人不為東

借書一首別薛子長

山阿着柴扉陋甚誰盤桓
美人此何求鉅竹數十竿
只閱書百篇尚覺日力寬
欲從我借書何足觀
辛勤抱遺經及此鬢髮班
一語未領會累日不自安
雖更聖人手亦恐衆說
漫况復秦漢下曾莫備與
剛致之獲麟前存者今若干
我無以裁之望洋久空嘆
羨君方盛年恣意涉浩漫
又聞書少多不繫學缺完
讀書固匪易用書良獨難
昨來荷堤上嘗試及孟韓
此話如涓埃此道如丘山

寄陳同甫生日

南國雨初潤西風水微波
持酒欲勸君奈此道阻何
天地自久長日月良蹉跎
志士惜少年用意矢靡他
豈無文字功百代名不磨
胡然朝檻鏡夜起瞻星河
思婦視貞操騎人視勞

歌曾微強飯書覆出為詆訶
永懷姑射神尸居養天和
下視塵冥冥鴻鵠謝網羅
身將世誰親得孰與喪多
請君以尊生我亦以養疴

述懷

有客盈門飯不足有書千卷兒懶讀
王公勞問場爭竈樵牧相忘盜騎屋
古來堪笑如我少生無一事能恰好
獨有居閑可引年我又不然華髮蚤

簡鄭景元

西風蕭萬物於卦曷為兌
說言就凋螫之死矣靡悔
方當春和時動植出草昧
喧號聒穹蒼怒長彌大塊
紛紛誰則敢所恃蓋有在

簡王道父

瞻彼萬仞巖亭亭上烟霞
其下寒淵水清不容魚蝦
閱予生

好修而居東海涯
顛見泥中藏日食
百萬家浮名太累人
未語衆已譁為海
不為淵何道以自取

贈東陽呂望孫周登二武士

鴻門無人易水寒
安得壯士人所患
求之市隱戎行間
紛不富意鬻已班
逆胡未討憂萬端
此得兩君聊自寬
有石堂坳立瓊玩
百夫睨之欲舉難
兩君挾起如弄丸
舞空一葉風團團
團呂君忽作胡衣冠
瀝酒於地盟血殷
長劍久倚燕然山
義欲為漢誅樓蘭
九重深窈虎守關
竟以劍器博一餐
語未良已聲珊珊
兩蛟出沒萬馬攢
夜闌月暗天汗漫
滿堂悲憤淚欲潛
嗟爾兩君誠義肝
我方乘障荆之蠻
五營諸將皆秦安
解肉久不堪征鞍
誰能喚與百辟看
但得汝等一解吾君顏
書生老死不足歎

書黃巖丁明仲墓誌碑陰

業君隻字雙南金子
子拳石藏幽深百名
以上辭不淫我豈
識子猶漸襟黃山之
阿墓林林斷碑日
爍秋雨霖彼豈孫子
力不任人莫過問
嗥孤禽子以窮餓
死苦吟東郭逆旅
無衣衾未乃得此世
所欽子視昔者孰
與今區間壽短亦
與流長留天地誰
無心於中詩人最
嘔歎竟亦朽腐如
書蟬何獨遺子天
球琳上與郊島名
相尋雖無薦藉鬼
已歆况立之後主
金鷲期已數歲頭
勝簪有田可稼桑
可絰收拾舊藁編
朱鯁未必下載無
知音請我書此碑
之陰大亮一語不
肯侵嗚呼讀者悲
不禁牛羊勿踐木
森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古詩

赴桂陽道中喜晴書事

十日九雨垂垂雪馬僵僕病泥乘橈披衣闔戶得星月喜有
耻向妻兒說耳根久與朝鷄別熟睡八年謀未拙乞米作糜
蒙被斲客來午漏家僮出如今兒噉妻愁絕我縱喜晴心已
折可以藝麻多筍蕨苟有一丘吾計决奈何諸公廨後皆豪
傑尚愛春陵老元結

簡友人二首

南去有五嶺北來有重湖水清石益竒往往中州無在昔宦
游者越若韓張徒胡然自衡陽隻鴈亦不徂
安眠夜至卯休吏日加中廩稍亦已厚養病非隱淪恨無封
君法老矣藏其身遄歸豈不欲更有宜歸人

和王教授謙叔述郡圃韻

守邊豈無事治圃亦有說朝看士飲羽暮與客投轄且以示
多暇且以勞同列我生賜九回世故肱三折環堵僅尋丈短
亭聊歲月忽蒙當宁記濫補專城缺區區自米盞在在欲齮
齮矧惟有茲山未省從何月張羅上空庭尋芥及勁節舊觀
誰緝然新思蓋綿蕪幸方一小治謂拂尚可六太息謂芳洲
翻鷗磯錦胡然召南人而驟歌所羨

臨桂射楊渭夫以詩來因次其韻兼簡同僚

萬物各美惡一室有面背去來故無怕欣厭惟所會有能悟
茲理何必著幽邃後圃並山麓脩竹積空翠芥尋自何年樊
養特過計陳根獨遭時沃壤亦借勢居然成獨清可以掩衆
媚亭宛起中瓦湖滌滌前際於時吾豈敢謂此天作對新詩
忽感談俗狀良內媿子方及歸期客復攬離思謂謙叔尚當

封殖之去日如始至

送宋伯潛宰高安

秋風日來論後車何時休有鳴丘中琴玉瓚懷黃流此腰不
可折此芻豢忍抽亦入鴈鶩行而為稻梁謀四海楊誠齋吾
道得自由悠哉思萬端寄矣試一籌風詩訖於幽易象重以
周謂詩之易當知橫空翻不若逆水舟

送楊渭夫歸省

應侯氣蓋百粵小朱侯誼與離江長兩侯愛士早成癖恠甚
涓夫懷故鄉士窮萬事一不就就得一事窮何傷渭夫壯者
忍窮久老驥欲秣胡沙霜吾家何在雲橫嶺趙媪不究劉兒
眼敦與親旁煮湯餅渭夫初至臨桂劉氏既而繼不獲有
灑趙氏莫能辨府君與渭夫與議向日又得之

南嶽聖業寺禹柏

久與林壑居所見皆衆穉豈無壽千年未有此栢異壯而嘗
參天晚乃但仆地定非風雨摧殆是斤斧棄其本則離被其
末則倒植其枯如殘枿而蔚有新意其靡如弱植而寧有高
致將前復却行宜右忽左次驤龍或俯頤遁虎或回貽隕石
或猛起飛翬或顛墜山立或磬折尸寢或拳跼斷支或強附
橫陳或巽避綢繆情不狎頽墜力未瘁朴畧自光恠挺持匪
標置終焉人偽盡獨以天巧遂吾聞古有道絕朴去故智與
世每如此全身亦幾是疑將問歲月缺弗見載記誰言導江
時手植特嬉戲世人那得識會有神禹至

牡丹和潘養大韻

看花喜極翻愁人京洛久矣為胡塵還知姚魏輩何在但有
歐蔡只不泯夕陽為我作初霽佳節過此無多春更燒銀燭
飲花下五陵佳氣今方新

張潛行部過湖陰作因次其韻

春晚得新霽草木日夜綠陽光初蔽野暝或單復美人浮
湘波領此入蓬屋故放歸帆遲更呼漁火續窮探物精華盡
付詩凡目憶昨欣晤對今我忘休沐劇談酒行希危坐兵衛
肅相思正倚樓所寄忽累幅瑰辭堪買貧軼韻和難屬自從
楚騷興悲些逮差玉後來數唐人歎乃巖隈宿世無梁昭明
斯文又誰錄

送王南強赴紹興發幕四首

詞章行天下嘉賴二百年甲科至公卿誰敢謂不然有人妄
媒孽一世所弃捐我亦欲護短諱不言幽燕汗簡在吾後覆
車在吾前
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未省有宇宙孰與今多儒儒者道
如砥豈其自崎嶇申以黃老廢賈以絳灌疎漢家嘗紛紛政

爾門戶殊

歷官如歷階越等多所傷奈何坳堂水持綆萬丈長誰無斯
世方乃此抽手旁永夜淚不禁伴尼故皇皇又聞雖小魯乘
田問牛羊

聞之浙河東見之湘水南未歸却相送既喜復不堪行矣乞
自便帥幕或可參君方乘日長勉為停朝駭我池有螭螭我
園有黃柑

題明皇醉歸圖

騎者兩人扶不正夾道誰知為萬乘一人前馳一顧後懷欲
並驅無號令狩人亦忘記鷹犬仰視只愁天欲暝有司刺候
上起居香莫得詳宮鑰靜嗚呼開元自英主前鑒竟遺盈幅
紙君不見漢官圖如己未必當年甚如是

送范憲東叔帥潼川四首

離逾十年合復十月離往日苦無及來日忽未知江源與
海通吳會與蜀違通固天道常違亦物理宜勿作兒女感是
中有精微

相從意氣豪相知鬚毛斑細說竟昨非淺斟始今歡每懷吾
黨多未採此世難一則琢冰雪再則紉芝蘭騷人絕芳潔孰
與風人寬

有書但遮眼有位亦養病養病猶近名遮眼已患多聊復歲
晏爾奈此人遠何聲光正橫空議論如懸河宜君見別輕款
曲理則那

逢人九頓首遇事三折肱雖知少為狂正復老可憎吾今有
儲粟吾昔有短檠魯論訓何如周易讀未曾言歸又言歸兒
女哭不應言

行湘喜雨簡劉公度周明叔

將行客有戒正熱人不禁出門一昔雨解纜十日陰湘山益
以碧湘水益以深天光接雲夢野暝蒙衙柳蠅無盤中蹟蟬
有木末音願乃廢梳篦爰方索衾衾我起問夾岸往歲孰興
今衙茅或數間叢竹皆十尋蒲蓮間華實鷗鷺時浮沉老穉
各有得漁樵不相侵早插禾欲孕新炊粟如金為之失倦游
於以成孤斟永懷泛相入屈賈多愁吟往者亦此境今者亦
此心空名但千載佳思誰一襟時哉不可失浯溪更駸駸

劉連州和前韻因道湘中之樂以謝

湘中足可樂誰苦愁不禁窈窕彼蘭蕙姿固怯霰雪陰賈子天
下士子何念慮深貞元兩御史高選會於郡亦復相唱酬問
有亡國音愚溪更憔悴中夜起擁衾而得款乃句膾炙循至
今我後五百年公來遠相尋雨霽歲臘微市春沉沉寬書
日夕下民蠹祛年侵况也省賤甚小郡至萬金交歡有陸賈

私恨無羊對我飽竟甘寢公暇多長吟迺知湘中樂關時匪
關心湘民忘勞力樂極翻沾襟却愁吾二人四拄歌駸駸

聞葉正則閱藏經次其送客韻以問之

順水去兵會逆水來愛門萬古逆順舟以斗占巨昏曩余好
百家信不及魯論初亦半喜愕久之乍亡存白髮一無成顏
識委與源風停波自平却視消長痕六經夫如何夫子手所
翻恒言但桑稼恠志無鵬鷗規圓而矩方往往萬巧攢諸儒
各有得長短賢若干玉帛相會盟兵車相并吞一語高暗合
秦燔猶之斗經天於以生蓋渾西方亦人豪國自為乾坤書
未入中州坐使學者奔君豈捨從之或但遊其藩吾聞欲乘
槎鑿空訪河根孰與瞻斗車把柁行江湍

和張倅唐英詠梅十四首

種梅欲百畝誰老意未渝有山在堂背有溪在庭除我危坐
中央花以真坐隅人固不可親花亦不可踈

花芳以養性花陰以休影更欲從旁謀種秫可半頃街寒時
一觴我醉花獨醒醉醒兩相忘久矣繫歸艇

因山為高下因水為縱橫恣花欲何之勿撓所性清却愁雪
太深瞻言不勝情有時亦肯來當我戶牖明

我豈愛花者而獨愛此花愛之匪無人詩且數可家前有水
邊橫後有竹外斜但作如是觀桃李亦可誇

人言物不齊相較三十里以梅等羣芳何啻隔弱水杜陵狀
日物無語可著此巡簷索之笑但不禁冷葉

駸駸入衰暮故作不潔清美人美無度可使一國傾胡然古
竹林夾此東西榮對之意自消令我欲近名

以之為雪耶雪或墮汗淺以之為玉耶玉或附旒冕春前每

導誠歲晏不退轉悠哉似有道可與共舒卷

政應遺衆好可忍負幽探以茲落南雅蜂蝶獨遺憾豈無好
顏色一雨竟陳暗誰知歲寒安可久非可暫

若以色見我色衰令人忘香為衆妙宗妙亦不在香鄉來芸
芸者自意傲雪霜當斯玉立時曾莫一在旁

遲遲可殿後寂寂可鎮浮風人第一章窈窕河之洲穆如三
代英惟此宜與儔不然則臞仙玉簫下秦樓

紛華有心說艷羨得目送越在篁葦間願使詩興動詩人被
花惱盡日手自弄愁吟日不足又作栩栩夢

亭亭湘岸竹炯炯湘波月其中雪垂垂一樹為誰設不應皂
蓋人於此能忘折折之寄相思可以慰分裂

高山皓鬢眉久不見綺黃邂逅一笑粲可與斯人當如何為
林逋托根向錢塘居遺蘭與芷牢愁楚沅湘

先人手所種家在何處村自別此堂堂不知幾寒温去血歸封
植之歲歲為此言老如霧中看正恐目力昏

招隱二首

將子無登山山上岡復岡朝為朱陽燁暮作陰飈涼磴滑幽
鳥啼林深山鬼翔子兮何所求樂此螭魅鄉國人佇齊軼吾
黨多曾狂望子子不來翠袖天風揚縹塵擺落盡幽願次第
償焦鵬入冥雲蟻虱寬貝陽子兮竟誰從獨樂無已康豈其
羊之飢而可殺與臧

將子無涉水水深下無極鯨魚舞浮陽螭首闖陰碧弱去一
羽沉惡來萬波激子兮何所求快此蛟涎滴議諫起陽城拾
遺招李渤望子子不來羊裘既逋客踞坐山石麤髻髮朔風
疾亂流兩白足何日踔踈逸猗猗清逸子兮寧不悲飢氓侯
唐稷豈其洛之涯而可温與石

記夢

窪然石壁罅涓涓如絲繩其人指此泉下去為滄溟旁有五
蟾蜍空中底方平視之鼻通尻徹窺刻畫精泉從鼻聽入可
止不可盈欲問已無人我亦悟我生惜我烟火食滓我朝瀟
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古詩

始生七章章八句上

皇子嘉王生辰

生為帝子貴本自歷數歸歷數萬億年帝子壽無期今夕果
何夕欲頌皆贅辭但願王此心無忘始生時王看松柏萌木
具葉與枝冲然一點春其大可十圍云胡間不茂為失雨露
滋乃知生意同其異各所罹人均此生爾王生樂無涯如將
與人同請自今夕推奉觴一何多于介壽祺王其教舉觴
念周八維百鼎羅珍羞世豈無調飢錦綺耀盈門藍綬還
誰水龍樓近日月茅舍或不支三宮子孫孫亦有孤與葵吾
方貴吾生相彼多沾危豈伊天地公而獨及我私於焉識仁
端一物豈忍遺當思宇宙間壽域咸熙熙獵人愛麋鹿漁人
愛鯉鮪萬物欣自遂况也民秉彛家有舉按婦人有應門兒

王心至於此壽不數者願詩人誦稷功造周本岐嶷首言民
初生次及稷誕彌民命繫於稷此語非夸毗未僚甚幸奉所
愧無周詩

送丘宗卿帥蜀戶部侍郎丘公被

命以煥章閣直學士出帥全蜀其友生永嘉陳某作
詩三章送之一章以重別也二章頌也三章以道其
歸也

嘗陪諸老後示與晚進游有能一夕話可洗萬古秋昔君尚
青衫今我已白頭闕下何匆匆蜀江正悠悠一請工治庖再
請批操舟

好靜從古始尚息極今時寧使舉國貧勿與一士違庶寧因
前轍元祐誠良醫我亦欲宴與人方乏朝炊持之訊人僦人
傑民自疑

前瞻及河隴內顧連江沱邊籌尚裨壓民瘴酒按抄方當上
懷遠况復歲薦瘥宜公去帆輕歲月亦易多西人豈不好柰
此東人何

短歌送呂子約丞郡天台

露荷不肯附綠漲石榴自欲當朱明我無一物與君別持此
薦以雙玉瓶榴花結子荷成的定亦扁舟去為客良集偏於
吾輩堅新功或向他山得我歌雖短聲苦長君不能飲頭滿
醵申公何在麗澤死又送冥鴻謀稻梁

送黃子聞得縣瑞安

西都循吏無墨綬密令忽用為三公仁人遭時乃自見不係
官爵汗與隆黃君崎嶇髮半白得縣吾州滄海東平生經術
久未試今幸小試難為功休聲出自士論衆遺愛見於民力
窮如君作吏豈擇便第勿謂難斯令終嗟余欲歸歸未得觀

政不在漁樵中逢人每似卓傳傳此道萬古君王同

送陳仲孚還里

意勝不受暑交河欲忘言子車今日胎我經何時箋卜稼豈
無疇頌摘亦有園掛冠特易耳奈何子盛年

教授李夢符惠宣聖畫像用韻奉酬

一藝必有師尚論襄與夔一國必有師尚論管與伊信知師
道尊分與君父夷吁嗟文王沒斯文屬之誰微言二十篇論
次自學而傳之者顏曾其後則子思方當周之衰諸子出在
奇王公各師承一語可解頤見之擁篲迎不見頻其眉孟子
獨推尊是惟聖之時苟不本孔氏皆放其淫詞於是尊孔孟
誕作百世師自非戎翟秦孰持此道馳本朝郡為學溥海戶
祝之徃徃屈萬乘降升廟庭垂我作暮春堂嘗論以自道扁
題落天上鬼遁蛟龍移江山護昭回誰敢或訕強中有夫子

像來從魯家兒廣文以遺我溫厲尚可追吾今得吾師下視
衆說卑世世萬子孫永此巢一枝

還徐叔子犀帶

徐子贈我舊寶犀宣和國工所事治玄玉十截黃四岳厚且
半寸徑尺圍方廉整不刻毫釐金飾諸末柔丹韋實之止齋
光祿離天吳海若不敢窺奈何骨相堪蓑衣自得此帶逢百
羅我服黑角二紀餘歲月幾半豕蛛絲識與不識皆歎歎恨
不披拂來降墀湖湘老把乘邊麾次第三節登王畿 脩門
再入留郎闈上皇一見玉色怡闊步蓬山上切螭向者所恨
今交譏懼瀝肝膽得請歸自意未與漁樵嬉急詔遣際 潛
龍飛誤恩狎至湛露斯古來逾分天不宜百炊未滿萬事非
還觀櫝中一解頤吾腰安用爾帶為徐子盛年脩幹支才華
不數紛紛兒請以帶去藏待時拖金懸玉未可知招招車騎

來何遲苦勿留此令我悲君不見在昔十圍終失之終朝三
撓事危况我昏聩誰護持亦恐夜半神運蛟龍移

憶筇杖

岷峨山下筇竹杖危者使安衰可壯秦皇漢武窮兵不可得
我獨得之今丞相前年有旨還故園其冬急召朝日邊半歲
驅馳數千里賴有此杖常扶顛倉黃又別脩門去私室無人
謹呵護夜半雷霆下取將兒呼妻啼留不住我聞丞相下峽
時一物無有杖自隨屬當晏朝立仗又憐我弱脛疲切螻如
今步履隨衰草十步趨九步倒假如杖在欲用之山精海
怪震怒亦不保君不見杜陵桃竹歌常恐失之君山湖上之
風波梓潼使君之贈尚爾耳况自丞相還如何

蘭花供壽國舉兄

山丹吹出青藜火金蝶窺叢何婀娜朱槿更作猩袍紅夸道

風人嘗叩可罇瀨柳憐蟬沒利從旁粲然笑奄有諸香誰似
我素馨蕭然山澤耀至香不數脂粉腹衆芳固自有醞藉矣
是傍人之庭除何如琉璃千頃水涵碧淤泥不解汗芙蓉幽
蘭獨自倚脩竹生來未始受諸觸深知抱此竟安用用多亦
豈芙蓉福若以滋味屬厭人蘊彩此身人不足今夕何夕新
風露入秋一雨天西顧止齋有兄永難老止齋之弟愛莫助
但以清白傳之萬子孫歲供蘭花美無度

東陽郭希呂山園十詠

幽人有遐心鄩屋涵澄空况復得此山心事與境同

右清曠亭

一壑亦易得安得桂林林道人偶見之不是歲月深

右桂壑

兩崖東青天中有月皎皎乍可謂月低不可謂天小

右月峽

從勝有仙凡爛柯無小大誰知桃源人不在秦晉外

右小爛柯

嘗聞鳳棲梧梧老鳳未棲令我日佇立不知月東西

右傾月

雲以無心出雲歸亦何心樵牧窺其藏妄意此阻深

右閔雲關

清院閱草木各具天一水安用學食玉將以斲不死

右玉泉

涓涓自空來霏霏復不見安得自尤物使我耳目亂

右飛雪

凭欄時獨立萬象皆見前若非着眼高亦是天一偏

右壺天閣

萬金吾已澆吾纓亦無塵窪石以漚之恐有抱甕人

右石井

送郭希呂

我門閉重重我徑阻且深梅花獨相依聊以慰我心美人從
何來崎嶇自幽尋亦於琢水中而和南風琴菜甲尚可羹新
蕩足同斟不知歲已華歸興生霜砧欲別復少住棲鳥歸月
林客去鳥翔飛落花滿墻陰

水仙花

江梅丈人行歲寒固天姿蠟梅微着色標致亦背時胡然此
柔嘉支本僅自持迺以平地尺氣與松篁夷粹然金玉相承
以翠羽儀獨立萬槁中水膠雪垂垂水仙誰強名相宜未相
知刻畫近脂粉而况山谷詩吾聞抱太和未易形似窺當其
自英華造物且霽威平生恨剛褊未老齒髮衰撥花實瞻瓶

吾今得吾師

止齋曲廊初成

但酒勝如水但花勝如草小廊曲通幽竹椽亦良好止齋十數間足以便衰老簷低遠風露地窄易汎掃淺溪浮薄觴短屏糊舊橐著書僅玄易過客多韋編於中榜退思誰其諒深抱吾思亦已晚吾退盍更早懷我彭澤令仰止商山皓維淵有潛龍維岳有藏寶煌煌暮春堂三字落穹昊昭回照南極鎮撫及東島胡然迺在斯夙夜懼不保鬼神無世情呵護必有道

次沈儉夫求花木韻

我意何不樂我顏復何懼止齋有新禽耕犢角已爾止齋有溪水釣席隨所展兩山夾精舍佳處迫盧峴朋來盡名流燕坐皆勝踐頽然止齋翁心故不可轉厭書或窺園乘興時陟

癯日月之教幽木陰自幽顯雨露之密踈草色自深淺翁乎一腸詠初不着姝變易老探醇駁風騷較寬褊眠食雖甚佳病患盍加勉謗篋况所招訟鉅那能辨於焉更悟入豈但苟排遣寄言子沈子所欲果何件葭豕來春田冥鴻脫秋網谷蘭猶見紉月桂不可攀慕遠失之近求多得常鮮請以註懸才從茲益懷卷深居勿近市隘巷莫容輦有花門擁篲無花地生鮮嘗試玩喧寂何者是負評舊學枉初心新功費重研何如過止齋我亦精文選

春晚書懷二首奉簡陳益之

百舌喜太甚杜鵑恨何深睨眄斯黃鸝律中宮之音物情自不齊天運初無心道人獨領會杖藜立芳陰百卉得雨露華滋巧相娛但知說姚魏河洛竟何如我方悟吾生箋經未成書安得小學師從之注虫魚

題沈仲一所藏周氏羣公書帖

紛紛世上如落花東風即入西鄰家
亦餘事吾何嗟斯人故國之喬木
枝葉胡然亦流落吾生已晚講聞
熟見笑墮淚那忍讀古來道德功名
上傳世不曾緣物重君不見人間秦
隲鼻彝銘與頌子子孫孫永實用

贈章虞卿并序

虞卿相別久意其困場屋舍而它之也
忽以書說來余喜甚留數日晤語不
但說書諸學無不涉也又愛之甚欲
作一詩亟稱之輒不就虞卿促歸姑
贈數語

章子一別二十年此來街袖書一編
自出已意說百篇至說五諾尤愕然
我今萬事付幽屏是書挿架漫不省
子之書意吾已領且探梅花試湯餅

題僧法傳為沈仲一畫聽松圖

松不知幾千年直幹欲上千青天
樛枝下與人世接冷風過之萬壑
喧猿驚鶴恠樵牧通百鬼愁絕誰
傷遠紛紛海內絲竹耳何處縹緲
來臞仙整襟拱聽移永日置琴弗
顧僮歌眠松風有際意無盡莊騷
不數惟易玄嗟乎深山大澤松不
乏斯人往往千載之陳編筆端若
有夜半力一日忽在軒楹前止齋
虛靜對立久晴昊亦為生蒼烟畢
宏帝偃骨已朽畫一
世脂粉便北湖居士安得此庵有
二子雲山傳吾詩孰與杜老起九原

送畫僧法傳雪菴禪師從瑾之弟子

問訊雪庵今何如子來搔首更踟躕
時於戲墨窺禪悅尚想家傳及緒
餘曾點尔各言尔志陶潛吾亦愛
吾廬誰人解寫二歸意欲放風帆
還搽袂

題瑞安宰朱元成乃祖雲壑莊圖

功成不受富貴汗輕舟扁然下五湖至今風派在姑蘇我復
見此雲壑圖兩坡喬木樛相扶殘山剩水千里餘天際未知
何有無一葦橫絕雙風蒲楊花春岸秋尊鱸在在着此儒仙
靡世無宗師貌不如誰其嗣之吾大夫

詠梅分韻得藥字

惜樹須惜枝看花須看葉枯瘦發纖穠况此具衆美千林墮
黃埃數點昭青泚誰知霜雪深天意欲玉女

送蕃叟弟赴江西帥幕分韻得獨字

生平未省友松竹愛言從宦輸幽獨子也諸侯老賓客襍破
僅緣升斗祿為問江神何世情霽月光風送帆幅天意元未
向事功謹母遐心自金玉

鼓琴行送許深父同知被詔赴闕并序

迺季秋朔旦上御祥琴公亦始免喪蓋五日而趣召至

揆路虛左以待公者三年矣盛事盛事初某識

高宗所賞之琴僧於西湖晚入太學高宗晏居殊宮而
曾亦希得進見數與之遊歸琴一張寶之有年今觀盛事
而不敢愛持以贈別故作是詩以道其所從來因禱以為
辭焉

伯牙非不善鼓琴指下能寫山高而水深亦有師曠號精絕
蜚雪白晝為重陰吾琴不以與二子二子不過衰季秋心嘆而
悲吟后夔安在九疑遠南風不競鳳鳥瘖恭惟高宗

復古殿得此淨洗禁昧朱離任一鼓朝綱日井井再鼓邊拆
秋沉沉桑麻萬里皆按堵笙歌三紀無沾襟橋山遺此歲月
侵何時雅頌得所籥不僭寶藏豈愛五重玉市價敢論雙南
金公歸舊隱三霜砧天子恭默思商霖君臣祥琴適相際使
者十輩乘駸駸白麻已草弄印久端揆虛左誰當今我抱此

琴病山林不如送公西歸調釜鬻但願為作南風音上以對
揚高宗中興之大業下以追還虞舜萬國之歡心

送徐一之客贛上兼簡韻守薛象先

清冰一段出萬壑越玉五重陳兩廂美人去作諸侯客幾年
邁澗壽行蒨居之韻觀所繫舟夷猶暮春堂細雨冥冥烟樹
蒼竹萌梅實盡此觴別恨豈但山川長章貢分流合江水西
風為我送雙鯉休言相憶強加餐報道吳杭何日起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律詩

新昌詠歸

回頭三十二年非木落霜空水見涯萬事自憐多譽早半生
猶幸一官遲好將翰墨付儕輩去與漁樵相爾誰還有故人
招隱否寄聲橘柚欲黃時

贈石時亨并序

釋氏敵生死老氏無怛化而吾儒則曰夭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所以立命夫垂涎麴車染指羊鼎豈曰不知味要不
若飢食渴飲之為至也吾友石時亨喜二氏書晚與余游
讀易論語於其行作詩贈之

要景同根本應須識等差六經無剩語百氏自名家日落山
舍斗潮回浦見沙了知米生意萬古一生涯

題觀潮閣

俯拾滄溟大鶴陳蒼法莽多閱山飛鳥沒吳會一帆過浦長
看沙尾行藏問釣蓑登臨有如此人物付誰何

上閩帥梁丞相生日二十二韻

炎正維中葉皇圖再造年天潢流少海星緯祭台躔臣主管
難並乾坤豈偶然千齡開歷數一氣付陶甄黃屋傳神器彤
庭頌衆仙風雲從此會日月更誰先昔者求侵地何人賦甫
田吳兒成抵掌會等欲羞肩廟論惟多士戎功不在邊一麾
分赤社萬事屬青編吾道誠難用諸儒亦自偏才名多漢落
經行失拘攣洛蜀何嗟及庶豐竟禍延旁羅兼鴈木平步忽
貂蟬甚矣知當寧嘆其望濟川年來羣老行公在萬民懸定
作盍梅夢行歌杖杜濕滄溟宗衆濫衡嶽倚蒼玄要使垂身
後無為慰眼前管絃任

不足鐫中原康濟事彝鼎願聯偏

送鄭少卿景望知建寧

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夫榮得失從人論行藏獨自明百年中
古少一笑萬金輕廉讓吾何敢新茶可擷英
有志須身健關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難湖海方
連旱甌閩適少寬為州人不乏千萬強加餐

清廟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頻繁三節名荏苒二毛侵衣飯家
纔足丘園意亦深卧聽床下士時作武侯吟

海內言華萼誰名動措紳豈無當世志能忍十年貧酒與新
來減交情老更親公餘如促膝剩把古書陳

兼送景元

屏廢誠愚分牢愁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課兒書地僻門
長閉年饑來自鉏相望無一字不是故情疎

庚子除夜有懷

老益自酌共誰歌嘆息其如此夜何已覺二毛真婦問可堪
一節患兒多關河滿眼風塵在天地截身歲月過事業文章
吾所畏東陽人亦卧巖阿

送沈元誠赴臨漳主簿

誰說鄉先進能無沈隱侯青衫今造越白髮竟依劉
行臨道固為名累人當與命謀三台行漸近且勿問歸舟
終歲懷未已欲去事多違士友方推轂鄉鄰但挽木冥鴻思
汲汲霜菊晚暉暉何限春蜚動君看果是非

送德遠弟赴省

科名雖細事文字要新功方拙存家學豐腴與衆同江湖多
我友墓省半諸公為道貧非病連簪有芥松

和張孟阜歲旦韻

白髮朝看鏡青燈夜數更文章翰善宦名字誤浮生嚴學兒

新睡安貧婦儲利從今定逢吉吾已卜先庚

聞沈元誠歸自臨漳喜而奉寄

荔圃班班熟蠓房箇箇肥我雖綠此誤公亦為何歸吏事生
衣垢家山減帶圍不無華家守卿月更光輝

晚春二首

萬枝寂寞待春風風雨過多春已空未曉啼鶯相喚語海棠
飛盡一庭紅

莫道春歸事已非水邊天際綠成圍隔籬聽得農家語雨過
田田麥含肥

送孫審卿赴壽昌主簿

烏鵲填門雪滿除倩誰騎馬謝雙魚苦吟孫楚三年別凱卧
袁安一病餘仕宦吾人聊復爾夢魂今夜定何如釣臺多是
西征客莫道渠能賦子虛

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

小雨崇朝過深秋薄海清故人期不至喬木眼偏明欲往還
何日堪論久此情侯芭幸無恙應就太玄名

招徐居厚

老來却憶少相過別自何年白髮多山葉抱蟬虫吊夜去看
滄海壯秋波

天台王子木解官長樂見訪

夜深擘荔真愁絕春淺傳柑更惘然世事愛來欺兩鬢人生
堪得別多年琢冰積雪江湖阻樹羽崇牙日月懸此理倉茫
君勿問明朝且莫刺歸船

月夜書懷一首

送客門初掩收書室更虛新篁高過瓦涼月下臨除婦病纔
扶杖兒饒或饋魚今朝吾已過莫問夜何如

道德吾何敢功名代有人倉黃恒畏咎班白慙憂貧細字書
全廢深杯酒勿親靜言空自愛萬古亦泯泯

送周魯山辰州法曹

團樂妻子是誰家獨被飢驅天一涯遠地豈無人晤語長才
能免世驚嗟好於書作千年計勿為官驅兩鬢華為問湖南
似湖北逾年吾亦訪丹砂

游丁次翁篔簹園期次翁不至

徑蹊曲折屋參差半是天成半自治脩竹萬竿人獨立我來
搔首菊花期

送朱同之福州戶掾

我自三山失馬餘君方千里門津初衣冠萬室催科易禮樂
元戎節目踈謹勿向人徵外事只須着意訪奇書一年正好
榕陰密丹荔黃蕉奉版輿

覓樹栽

覓得循除數畝園，衰遲無力正乾坤。學為老圃徒幽意，富比封君亦浪言。計日若將栽樹木，成陰當待長兒孫。出門悵望春連塢，為向雲屯斲一根。

題仙巖梅雨潭

衮衮羣山俱入海，堂堂背水若重關。怒號懸瀑從天下，傑立蒼崖夾道陳。晉宋至今堪屈指，東南如此豈無人。結廬作對吾何敢，聊向樵漁寄此身。

次陳益之韻戲呈汪守充之

雨過山新沐，風平水漫流。移尊來選勝，立馬步通幽。春在桑麻塢，香團橘柚州。從君詩有律，還我酒無籌。汪守充五言詩

汪守三以詩來次韻酬之

一年春事墮槐宮，却愛清和與政通。乳燕黃鸝相侶和，落花脩竹亂青紅。羨君有賦非占服，使君日為題。愧我無才可送窮，細與論文一樽酒。它時還憶暮江東。

江城如在水晶宮，百粵三吳一葦通。桑女不論裘粹白，橘奴堪當粟陳紅。絃歌滿市衣冠盛，詔訟無人刀筆窮。多荷弱翁今少霽，更能携客謝巖東。

音合桑林律，中宮試聽布鼓亦三通。相從壁水浮葱白，見酒一別閩山擘荔紅。把釣扁舟將老去，款門多竹未全窮。若為皂盖能忘我，立盡斜陽車不東。汪守充詩

酬謝倅景英用前韻見寄

窮巷蕭然一畝宮，勞勞漫刺情誰通。空翻故帙頭垂白，晚對清標面發紅。諸老飄零亡幾在，謝伯之百年放佚不勝窮。擬將舊學相從問，何獨詩壇欲讓東。

用幽字韻戲簡謝倅

當戶排危翠楮陰深淺派此生從稼圃誰與伴深幽韓子疑
凭接龐公倦入州青鬢與白飯却待為君籌

用幽字韻呈汪守謝倅

荏騎牧人迹簪紉雜道派引盃忘日永得句與山幽行在今
當路中興此望州為將登覽自著處訪邊籌

用幽字韻答賈端老

人皆忘姓字誰獨訪源派病驥宜懷櫪遷鶯故入幽十年漸
主簿萬戶簿荊州此事吾何敢相將負一籌

自仙巖還舍留別諸友

瀑布橋從雲一塢浮圖明滅水千章在山終愛離山去遮莫
黃塵沈我裳

送任虞卿教授江陰

學省穿楊未江城振羽端聲名人不忌仕宦意常寬缺月天
將曙孤村歲已寒小舟來話別此道少人敦

和謝倅見贈生日二首

朝天冠佩幾千員孰數東州未老賢若論中原舊文物蒲輪
應合聘高年

獨醒長愛眾歡酣酸苦隨人却嗜甘好客不知彈劍缺聞公
風味可無慚謝倅絕不做而善勸客

再和

休將枳鑿問方員且引壺觴對聖賢鴻鴈不賓滄海凍梅花
相伴笑年年

淺杯莫到十分酣但愛勦勦夜夢甘萬里桑麻風雨好一天
尸祿我何慚

謝倅生日

此夕其如好客何秋風嫋嫋水微波渡江公子今無恙上蔡
家聲世不多未放清朝空老去欲談前事竟誰過阻陪鷓鴣
彷彿久坐想風流為一歌

景之益之諸友考試旁郡余夢與步月聯詩得水花
初淨月如銀之句追成一絕

連年波浪與埃塵誰可論心五六人昨夜夢向天地澗水花
初淨月如銀

謝俸監試未畢事而出以詩三章來用韻奉酬

殷勤送客寒誰留久待江城未解舟我醉欲眠君且去不妨
懶瓚繼前獻

歸舟莫訝太匆忙會面何曾累十觴孰與持螯霜月下拍浮
酒浪舊陂塘

極欲從君十日歡倦飛終羨鳥知還棘園觀戰綠何事亦縱

驛驢自出關

沈仲一三益堂

有此名三益之人可晤言游藏無俗物與則似諸昆刺着書
克棟仍添竹過垣翻愁長者轍稀得到柴門

遊金龜趙園

脉脉循簷水林林夾岸山令兒從竹下領客入雲間稠木容
人過懸崖着手攀從今名字出不到徑苔班

海棠絕句

淡月看花似霧中遽呼燈燭倚花叢夜來景色明如畫却向
庭蕪數落紅

湖樓送客即事一首奉懷益之蕪簡同錢諸友

誰家喧馬蓋朋簪屋壓城頭水照簷楠柟兩山香盡在蒲荷
十里淨相兼愁將久雨春無賴別在明朝酒未厭甚欲去同

三四友鱸風更捲一江簾

時益之尚節鮑氏鮑風亭

春晚一首約同志汎舟

匆匆春事竟如何
問訊庭前手種花
又送行人又風雨
幸為芳草半泥沙
香通國今無恙
梅實於人晚更佳
莫放此春
齊去盡夜深愁聽一池蛙

用前韻招蕃叟弟仍和蕃叟癸卯二絕

細看物理愁如海
遙想朋從眼欲花
逆水魚兒衝斷岸
貪泥燕子墮危沙
百年喬木參天上一
昔平蕪着屐佳行樂不妨
隨邂逅我無官守似蛙蛙作蛙通
落花風雨奈愁何
愁亦不應緣落花
尚可流鶻追的水底頭
占鵬似長沙孟夏無人語
語鳥為我食貧樓
筍住休說
關河無限恨
腹非空怒道芳蛙
六餐須三節中黃起
四維欲進千古意
眼底合深思

功名還壯士道術付諸儒
但欲謀田 扁舟下五湖

送翁誠之尉慈溪

徐劉文采後鄒魯典刑間
為母求三釜令人見一斑
晴平無事立地僻得官閑
好索梅花笑題詩海上山
詩律吾將問心期
孰與親明朝當異縣
永夜更懷人為友
逢三益明農識大臣
可無相問訊勿道鬢毛新

和陳仲石韻

久矣懷相與翩然喜見臨
清風生紫短日過墻陰
王事何時暇神州半陸沉
諸公宣力去伴我水雲深

送謝懷英道士歸廬山懷英棄儒服從皇甫道人將

晚入東宮賜號觀復大師

場屋收餘策匡廬寄一瓢
款門如有欲委幣
輒難招葉申留
終夕蒲團共小橋
崆峒他日問應記說神霄
懷英自言終雲素遠過誤因事

一別忘年月重來失故初
羨鬢今幾尺
衙袖竟何書
謝嘗持子實錄并皇甫記求
勳業諸公在
衰遲半世餘
許身無補報
吾亦欲樵漁

送陳持中赴四明節推二首

更無人未識東州
晚得吾宗第一流
編磬在縣金奏合清冰
出壺玉壺秋喜繞
一見還分袂
懷欲多言但倚樓
亦有鄒山三四友
可令觀政話然不
前修恨不為同姓
更有楚然喜似人
歲晏得君頰面好
天涯從此尺書頻
政須有力同扶世
業已將名自紆
身它日雲臺勳績上南陽
應記舊比鄰

乙巳歲首寄彭子復徐子直

又過一羊空
草草尋思萬事太
勞勞熾煩士友
愁新米日見

兒童嘆鬢毛
亂卉各隨分寸長
新禽已變兩三號
及時君亦圖良集
莫待春深水一篙

次韻奉酬丁少詹見過同遊仙巖遇雨而別

佳人何似似江梅
邂逅梅陰共舉盃
欲與溪山成勝話
却因風雨得空回
新詩報我春乘興
小徑從今日掃埃
自是衰逢愁獨立
敢論名字望朋來

瑞安宰劉伯協載酒遊趙園叔靜道甫子宜行之同

集小雨喜霽

上巳所餘春有幾
不堪風雨付春愁
君能載酒知誰侶
我欲看花不自由
倚岸小舟謀未定
隔林斜日故相投
莓苔踏遍篝燈去
收拾殘紅插滿頭

和丁少詹韻

盡日支頰聽雨聲
閑中惟得自知明
朋來何敢煩公等
老去

方慚負此名待欲短檠看少作敢將尺牘論交情區區却想
從容意要莫令人一座傾

明月隋珠忽墮前坐令衰颯意飄然無端太史頭搶地安得
揚雄賦上天前輩門墻餘幾在他時竹帛竟誰傳落花流水
君愁不南渡于今六十年

病餘久不趨郡且遷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志一
欲往知天際相期忽歲華山空明獨樹江晚暗連葭作屋皆
三益藏書可萬家豈無人裹飭躬自灌園芽

酬陳願剛見和前韻

離合皆天意盈虛幾月華家纔辦藜覓吾亦逐蘆葦憂世還
當路論兵有故家深深看踵息陰火養黃芽

寄謝景英恭議夢作寄詩覺來追記兩句竟夢年年
皆草草鬢毛一別益蒼蒼足成之

故人不見吾何遠欲見其人已異鄉竟夢半年皆草草鬢毛
一別益蒼蒼籌邊淮海何遲暮乘桴湖湘亦阻長及此居閑
宜問訊題書須待滿林霜

寄題翁誠之慈溪縣尉廳無我亭

星月明當戶鳥鷺下傍人小亭長獨立通國自相親置尉緣
求盜居官已喪真須知三尺外敲榜亦深仁

和郡守沈持要賞柑之什三首

滄海無波日萬艘山農困廩自相豪爭看紫橐行阡陌可對
黃甘負酒醪曲水一觴隨意集成都千騎取頭邀風流儒雅
誰公似增得東嘉地望高

東都門外問征艘去國身輕亦太豪誰可對床聽夜雨自於
同社燕春醪不知溫詔從天下又罷幽尋與世遨從此宜休
堂下夢願瞻松栢為誰高

仰止蒼溪近一艘幾年猶未識人豪黃堂為客知何夕白髮
從公飲此醪四海衣冠多後進兩朝几杖舊同邀令人仰視
冥冥翻不道微風燕雀高

和沈守持要觀潮閣留題

平生欲賦觀潮閣立盡斜陽倦復還一日江山蒙筆力百年
名字滿人寰郡從晉宋風流後詩到蘇黃伯仲間向去摩挲
看石刻誰知功在十年開公開居

奉陪王德脩登觀海閣兼呈邑宰劉伯協

觀潮閣在東溟上有客來登自華陽不道雪山通老栢却看
朝日上扶桑勝游氣合南三郡揚蓋也妙畫家傳晉二王
後會不知誰與繼爾江吾海水相望

落成王朝奉廟以薄恙不獲預謝劉宰并諸鄉文五首

盜起清溪兩湖空童王親自帥元戎誰知小邑無亭障但
空券有隱功

橫塘一字比南金滿紙書勞屬意深太史不知收拾未邦人

父老淚漸襟許忠簡公嘗手疏王公

操一豚蹄亦可憐欲將廟食自旌賢壞墻頽壁神臺豈不見

千戈六十年

却向平時念後艱攘題百尺忽如山誰將西上逢人問令尹

何如此一斑

抱病荒村望欲迷駿奔無數獨鷄棲言藜鼓何時歌好聽

農郊雨一犁

和沈守持要題謝公樓額

危樓何在水雲中穿市牙旗退自公閣作此來橫笛夜愛看
人醉落帆風歡呼夾道江聲合硬語蟠空客技窮姓字後今

聯沈謝不知千古更誰同

沈守生日

燕寢凝香不記春宜休堂下栢輪因三吳南渡今多士四皓
東宮此一人雅不欲書名上上謾令在慶歲陳陳玉卮宴罷
思黃髮應合從頭第從臣

觀南塘四首呈沈守

曾不容舳舻尺間誰知救溺合纓冠今從枕席人行過用韻
語最好翻盆雨後看

夾道歡呼百里間不論扶杖與勝冠公年幾許顏何似遲放
牙牆待我看

樂在宜休水竹間十年黃帕裹朝冠却乘五箇花文馬來與
江村婦子看

別采潘郎伯仲間搗米公遣去彈冠更將未盡公碑意收入

新詩為並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律詩

桂陽勸農

雨耨風耕病汝多誰將一一手摩挲幸因奉令來循壟恨不
分勞去荷蓑京德未知年熟不微官其柰月椿何殷勤父老
曾無補待放腰鎌與醉歌

九日奉呈同僚四絕句

澤國重陽花較遲得花雖

愁余家家人醉鷄豚社獨對

西風憶鱸魚

小雨廉纖僅滑泥強隨年少更攀躋欲憑最上浮圖望晚稻
如今齊未齊

臨風遮莫晚山佳自古功名看鬢華幸自不知余種種可教
容易落烏紗



領客山危亦既懼故人往往去歸班明年此會知誰肯為上
吳山望楚山教授時夕解言

柳守丁端叔以九日詩至次韻奉酬

十年不見尋常事九日相違咫尺間橙蟹渠能追勝賞
孰與奉慈顏逝將酒站更甯酢乍可詩筒略往還新將適聞
臨遣罷鹿頭吾待望吳山

丁端叔和九日詩至用韻奉謝恤鄰之義且申前請

壯不如人老更遲可憐赤宗余鄉微膚使賢方伯誰激
西江活鮒魚

生怕端歸趁紫泥綠危方藉得同躋交鄰誼與春秋並應許
減孫數告齊

夏畦不病晚種佳加可矣將詩補黍華散百為千吾馬似深山
窮谷徧籠紗

不因與國斤又款永臨相從髮已班多見長才無有蔡豈辭
一簣竟為山

再用前韻丁端叔

乞鄰函只報何遲愁絕飢昨一勝余上有加餐下相憶莫同
汎汎寄雙魚

閉關饒着一丸沈我亦前坂更後躋四海弟兄君看取苛風
不斷鴈行齊

事到難時意轉佳聲名早已動皇華撥煩自古書生短只合
橫經住絳紗

絲吳入楚共悲歡懷欲班荆竟未班直待還纜頭銜尾洞庫
彭蠡浪如山

和丁端叔竹梅二詩韻端叔於庭前對

空堦瑋若下琅玕全楚何人巧耐寒誰伴八龍長傲雪蕭然

一榻卧袁安

管願春風別有天不論水際與山巔祝融五立湖湘凍獨付
寒梢笑粲然

丁端叔送牡丹以詩來用韻用之

覺省他年見一班老從湖海看春顏瞻言百里幾相及
高山竟莫攀每事乞公留上策不才容我著中間一時
方當路愁為絲麻葉蒯管

客來談政已班班况復書滕一再頒亦欲頡頏相上下
分寸得躋攀花猶河洛承平詩在黃陳輩行間簿領
庶搥面沃如雲霧下茅菅

和丁端叔歲晚書懷韻

未涂藍縷雪埋人三百於今又六旬奏課定應書下
班春
聊復喜津津餘蔬被壞農亡恙茂草連扉盜自新
曳杖頭

時極目炊烟齊起兩州民

丁端叔送海錯以詩來用韻用之

澤魚山豕各忘年味可勝窮總所使堪笑荆吳相俎
豆遂令齋
觸白豕鉶食無誤鮮車同軌貢不徵蚶澤漏泉
我在窮山入
迹罕亦蒙惟錯饋甘鮮

酬王判官和九日韻一以歸德於部使者二寄郴州
使君三以為謝四奉留也

皇華六轡按倭逢博採參差到接余樹鉶菜我獨內慚無
具甚萬家亦免釜生魚

想懸榔桂一雲泥夫子聲名正日躋乞與早移河內粟牙牌
端聽報班齊

翩翩公子一何佳衙命窮山北歲華獨自把將詩過日不知
梅影下總紗

懷自何年晚見懽匆匆惜已 聲班青芻白飭吾何有風月
猶堪倒玉山

戊申鵬桂陽喜雪

月不能明雨却稀山容野色夜輝輝清霄下際雙瑤闕仙仗
前驅萬玉妃亘古嶺旁冬不到從今湖外歲無饑去年此日
吾何適羨笠寒江一釣磯

再用喜雪韻一以書懷一以喜客

南人見雪古來稀見只愁吟草木輝留醫龍毛定使說開
圓角老胡如我嘗豪健誰無褐今已衰遲夏不饑北望鴈門
腸欲斷春蒲空老舊漁磯
蓮雨變烟此後稀山童亦與借餘輝爭看狂狷相呼喚下啄
饑烏自匹妃苦之船來進夜水喜無歸子看冬飢與來那况
山陰客為我扁舟倚石磯

題范秀才萬卷堂

雅尚時相背幽棲我數過兒應看客慣田孰與書多自析唐
柳縣誰聯漢甲科儒門今有此天意定如何

和段君仲衡同令嗣天晴少出之作

文字時高下功名勢去來誰人堪語此吾道竟懷哉攜幼安
容膝巡簷笑索梅巷門通後圃今數為君開

陳頤剛注孫子許拾遺贈詩用韻寄之

千帆過盡獨舟沈玩世勤勤踵息深何自著書今白髮不禁
戀闕此丹心詩來滄海珠盈把人在掖垣梧十尋應為一編
三致意細論小雅到交侵

和段仲衡譙樓新軍額二首

筆落元戎重詩成坐客新譙門雙壯觀邊將一團春夢破盤
行玉名存甕得銀佳陽因銀置哀遲亡補報着意與民親

寒消晴後雪光轉凍前風歲已宜麻麥人猶厭介松樓頭千
里望筆勢萬夫雄及此吾何力天低露草豐

和蕭後仲司法詠譙樓新軍額額

海濱驅馬過湘濱喜及今春憶舊春公燕有時令市醅村春
不繼待炊新嚴城鼓角留三字當代衣冠第一人看取吾民
繇此去萬家雞犬永無塵

送洪子端還鄉于端丞相之孫

將相三陳後文章兩漢餘英標還有此天意定何如海內相
離合年來半毀譽未知貪尚友孰與鄰庚書

送吳德夫

嶽麓樓頭即湖湘眼底空聲名無處着容止與人同白髮何
多日輕帆不待風脩門春漏淺封事情誰通

楊伯子以其尊人誠齋南海集為贈以詩奉酬

辱與門牆最遲白頭方誦嶺南詩文從嘉祐今三變人在
廬陵此一時細數儒先能幾見獨憐歲晚欲何之瀟湘直下
長江去得望蓬萊却更疑

潭帥潘德鄰生辰

落南添得黑髭歸歸與相忘草木知嶽麓沈沈秋杳靜相波
穆穆夜帆遲人間公論今何在柱下家聲此不疑聽竊切好
姪但欲公年如衛武為留淇澳變風詩

衡守劉子澄以詩來和韻奉酬

曳裾朝路不同時謀食衡湘亦把麾一見相忘光可鑑十年
何在怒如飢力堪扶世將誰可語不驚人或自危夜雪埋山
江欲凍依然春信在南枝

遊南嶽

天作之山曷為哉遙知閭闔正南開兩川文武長江下百粵

車書五嶺來新望久為周墜典牢愁多見楚遺才不知崧岱
還何似我欲將書寄鴈回

登祝融峯喜霽

仰止扶藜鬢髮蒼恰當風雨晴三湘為誰一闕天無際及我
重來日未央江過數州多曲折山緣長畝半青黃老僧耐得
從頭問問到吳門竟渺茫

和沈帥持要張漕季長韻二首

欲杭一葦近聲光恨不先期燕子涼舊學甘盤聊此日倦游
司馬尚他鄉別從滄海山橫斗謂別沈於永來自岷峨水瀝
觴不謂偶成三楚客得為蘭杜附諸香
麾節元戎祖席光晚風吹雨借初涼師傳問訊誰書完石刻
摩沙是道鄉聞有先聲來召駟想無後會到流觴路朝正設
橫經席冊府重紉辟蠹香

送沈帥

甘盤夢不入高宗四皓莫知其所終傳野有人能論學漢庭
無事可言功行藏於此嘗成趣談笑從今得退公分付諸兒
理民社宜休堂上聽松風

携客過王提舉園訪梅劉連州以詩來因用其韻

屋後雲梢萬箇長屋前風蔓一川芳有梅自索巡簷笑無酒
還酤踏雪香偶與三劉同下榻却懷二宋對持觴連州景
韻故于伯華伯潛宋景文公後寫將詩句吾何敢歎乃聽
人汲曉湘

再用前韻簡劉連州

吳楚相望道阻長我來邂逅挹羣芳人如盤谷元非隱詩到
孤山不道香每與盃簪移永日更須篝火及餘觴何須誇去
東州說不學藍關獨吊湘

小詩為張漕壽一春苦雨張漕行部謁嶽祠而霽是日登祝融

皇華散作九州春老穉 夾道陳韓子莫愁
元是此山神我雖載酒 筭孰與將詩附不泯他日中興
編小雅若論孝友更誰人

謝司馬倅惠東坡竹石

出自坡翁餘百年傳之温國子孫孫兩家文物來歸我便盡
投簪去杜門

和趙帥轍張漕韻二首

但得桑麻徧楚間此心不在大夫環落花流水深春好畫戟
清香永日聞英蕩偶來成勝賞萱庭孰與奉慈顏正應得句
尤奇傑可繼淮南大小山
使者耕時出首春聯翻珠玉又前陳先聲所暨播山嶽落筆

相豪泣鬼神嘉興九城俱晏祭訖無一事尚勞泯獨慚哀情
歸何晚亦著中間作廩人

題米陽黃宰詩卷

詩卷來何處棠陰日夕佳令人添白髮及此有黃花事業誰
千載文章各一家何時定還關解拖向長沙

送黃元吉離予前

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語到七篇無欠少學從
三畫已分明每懷前此傷標置頗欲從今近老成為謝荆門
三益友何時尊酒話生平

懷歸丐祠

久矣懷歸曷月哉冠纓吾欲濯吾埃天寒病馬尚遠放日夕
駢牛宜下來名家翰墨書還蠹蓋世功名骨已苔孰與東籬
訪黃菊柴門終不為人開

送范東叔歸帥潼川

楚山黃落洞庭波肯却鷄人問釣蓑歸思甚於三峽壯才名
空自十年多曩游記得青燈在後會愁如白髮何我更有懷
言不盡故將短韻代長歌

送丁懷忠教授象州

二毛羈旅久一飭瘴鄉輕把酒時相屬令人意自平校官無
簿領帥閫甚聲名應仲實所恨冥冥雨梅天不肖明

長沙騰月雷是日約宴趙帥俊臣聞雷乃罷越三日
雨雪帥喜以詩相賀用韻酬之

民欲遮留上欲來趙帥而民轍驟欲欲出政聲無間到與
皇道迎和氣枚寶瘴彈壓餘陰蟄楚雷已是因風成柳絮會
須逐馬見銀盃一觴好上公堂壽不為梅花昨夜開

又和

沴氣反_平為呀氣米長沙千里一瑤臺新炊頰頰匙抄玉熟
睡家家壁撼雷天直於人如合券公應憐我欲停盃向來韓
子誇精禱雲合衡山特易開

趙帥復賦詩來用韻酬之

天水交光地欲無中間老子獨軒渠一蓑漁隱真堪畫萬玉
龍驤不可屠已卜菑畬何幸甚却憐藍縷更愁如莫將此惠
長私楚好上甘泉扈屬車

用韻詠雪簡相中諸友

夾湘而住一塵無不在瑤池在石渠氣蓋松篁誰與競令行
螟蟻自相屠山光際水天無間夜色通朝月不知中有一翁
鬚皓白蕭然野鶴亦乘車

贈張孟阜絕句

燕坐何曾論古今束書高閣反求心若能領會無多子絕勝

相從歲月深

用趙帥韻為孟阜解嘲

恨無毫髮老波瀾世有曹劉亦後班堪笑燕人琴璞腊欲隨
圭壁上三壇

登祝融峯觀日出

星月凋零萬象昏誰能先我見朝暾東南已得乾坤正壘額
方知夜旦分但覺滄溟浮佛屋却忌衙薇近天關迢迢下憇
山腰寺人世烟雲尚吐吞

舟中奉呈趙帥一首且速迎侍相與滿歲

曷不放言追鵬賦豈無幽思續離騷去年比屋餘三釜周鼎
守昨夜沿江長一篙白髮豈曾緣吏役青衫那更有兒曹魚
軒肯為公來否相約春光訪蟹螯

除浙西憲舟過釣臺有感

一再登臨萬事非裹頭還已雪垂垂敢論筆力今無恨欲附
碑陰始不疑臺閣有人堪共政江山如此且隨宜論功漢鼎
吾何有自是風流百代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八
上
雅
文
集
卷
之
九
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律詩

上皇子嘉王生辰詩三章

兩宮頻燕喜交舉萬年觴會慶川方至重明日未央聖賢何

繼世孫子更宜王聞說斯干夢祥占近一陽

良月聲華自妙齡帝垣從此日光燭祭前星

要識皇圖永當觀藝祖初維持今畫是四復更何如庸陋誰

推轂衰遲此曳裾慙無為壽具獨袖一編書錄方諸藝祖實

素起巖會飲湖上出示古刻酒罷各携桂花以歸因

成一絕

湖光不動見魚蝦敗紙殘編數十家巖桂叢中三四客醉歸

人得一瓶花

又和

湖上簾須半捲蝦調冰雪藕各名家有人不辭長安飲話極
茶鑪吸井花

寄陳同甫

古來材大難為用納納乾坤着幾人但把雞豚燕同社莫將
鷺鴨惱比隣世非文字將安托身與兒孫竟孰親一語解紛
吾豈敢祇應行道亦酸辛

送羊卿幼安帥閩

長才自昔恨平時三入脩門兩鬢絲
籠下可能長夜飲花間却學晚唐詞
潛然北顧關河水簡在西清日月遲
乘鴈雙鳧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

送盧郎中國華赴閩憲

相望千里馬牛風聯事湖相各已翁
造次便呼兒女見綢繆

略與弟兄同百年又是梅花發萬事何如荔子紅
欲附使輅嗟不及却憐身在俊驢中

送范大著文叔知彭州

中書世祿今無幾唐鑑家聲世不多
安得有人賢若此忽聞去國意如何
同朝最是頭先白知己還愁語太苛
盡欲讀書三萬卷蓬萊未必似岷峨

和劉進之韻兼簡吳阜之

憧憧滿眼事何稠落落論心思獨幽
去國未能身一葉懷入但覺日三秋
池塘春草方同夢江漢歸舟更別愁
安得蕭韶儀兩鳳不妨燕雀自嘲啜

初夏有感因用前韵久旱適得雨欣然卒章

湖山嫵媚綠陰稠誰向芸芸得趣幽
半破榴花方恨晚新來燕子未知秋
去為吏隱雖吾願歸得家山政自愁
賴有雨聲

寬百感忽如孤鳳見羣啁

送潘德久之官建康

平生不解通毛刺萬事無能改鬢華豈是襟懷堪逆旅直須
詩句可名家老為賓客從戎幙強使妻孥理帽紗不有將軍
寬禮數新愁却恐墮江花

同游張園酒中各嘆明年未知誰與此會余最衰病
宜去因作詩識之

春過新烟能有幾愁生飛絮轉難禁可憐衰白隨年少愛看
殘紅到夜深一輩衣冠方事事故園松竹已陰陰明年此會
知誰共鴈蕩山前寄好音

次韻奉甬方輝先

也知朝士愧山林猿鶴相懷怨亦深屈指落花年荏苒斷魂
獨鬢日侵尋向來相與期何事老去誰能會此心多謝故人

重話舊獨憐志古定若迄今

送倪正甫侍郎賀正

雪竚冰芽又復春中原 覩屬車塵懽呼漢節從天下愕立
胡兒夾道陳老去獨慚 偃蹇君行決意問經綸顧瞻河洛
關心處應記幽燕用事人

喜雨

天顧於人略有情片時收盡越山青老農望外扶犁立倦客
愁邊擁被聽塵鬢欲清閭闔道并花已上轅轅亭冥冥直待
黃梅熟未要風池看約萍

送曾繼先赴山陰路幹

鬚髯白盡猶強飢髀肉添多未跨鞍不向胡沙覩矢石却未
橋塚護衣冠歸舟自此長相背薦墨于今尚未乾只恐燕然
他日事獨無名字可同刊

送何起巖之江東

苦吟海內知音少，獨往江東問政頻。我亦他山於此別，世無吾黨更誰親。六朝故實皆新句，一代風流尚幾人。話次儻懷無恙否，為將衰情再三陳。

上元日同京仲遠趙德老羅春伯謝子肅訪郭殿帥游鳳凰山次韻

層雲飛鳥共危欄，江漢朝宗萬折盤。王氣信知千古盛，聖圖元自九朝寬。公餘曳履探殊勝，酒罷磨崖記衆歡。衰惰不知能健否，相從河嶽弄柔翰。

癸丑冬車駕過宮留相還朝

一聲警蹕接天齊，馳道無塵馬不嘶。月御順行隨日轂，乾端和氣匝坤倪。三槐相繼歸公衆，細柳還須聽鷓鴣。老矣尚能歌二聖，不應專美在涪溪。

和樓大防尚書送行韻

齊年兄弟又齊名，商略行藏共此生。自昔從君瞻馬首，如今輸我與鷗盟。讀書松竹交千載，曳履星辰聽五更。借問寒翁誰得失，請無一語到留行。

折子明提刑自湘中以詩問訊用韻酬之

久立天涯詠式微，胡然莖髮尚
君恩到蓋惟當世，豈無君子論
人詩湘中一似
桐鄉好安得扁舟着釣絲

泊釣臺灘下

今歲僅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沂。遭逢明主還遺恨，慚愧先生獨見幾。泗水列侯多不免，湘山四皓竟安歸。漢家故舊嘗教數孰與，東南一釣磯。

臘月望泊舟釣臺灘下賦詩既而登婺女明遠樓誦

之鄉文陳德承同集黃竒卿張伯廣因書以遺德承
之子性甫直甫後春六日奉和德承韻兼簡竒卿伯
廣為別

行藏獨倚少陵樓然鶴愁猿孰與博嘗與萬人爭魏闕何如
一壑老菟裘追隨士友從吾好領略江山自此遊急趁梅花
理歸棹雙溪為我亦西流

贈杜伯高

臘後玄冥意氣驕餘寒造物亦亡聊風收夜雨春何淺雲障
朝曦雪不消真悟此生纔半歲恣聽何處是三朝察然一笑
將迎我類有江梅慰寂寥

除夜宿慶州天寧寺

人言老去不知初我愛初心老轉無懶向門前題對壘喜從
人後飲屠蘇杯盤其簡眠須早禮數多寬拜要扶况復餉

僧紙帳難人不聽禁庭呵

寄僧嗣清

衡陽傑閣宵人記淮右豐碑刺史書永已橋山藏劍佩空餘
雲漢照林廬河圖萬古陳東序汗簡諸儒校石渠誰道幽深
窟衲子乞錢買石更崎嶇

余與嗣清作雲章閣記欲刻之衡山不果今清來致舒
州吳使君所書閣記石刻一本蓋投子山碑也於是
壽皇晏駕一年矣讀之涕泗交下頃為學官逮事
壽皇滿歲當罷去而對班尚在數月之後遂乞補外晚
為秘書少監會聖政書成被

重華殿進讀首篇

壽皇色甚康顧視良久益恨平生之不遭也因作詩詒
清以附碑陰

蔣處州仲可惠酒

括州太守 亭侯及與前時一輩游荆欲池塘看芳草謾隨
烟雨上危樓無錢可解催科拙有酒能寬放逐愁可笑杜陵
嚴武客時時傍舍過墻頭

再寄用前韻

幸無骨相可封侯歸理先人舊釣游山下刺我諸本竹水邊
湏着數間樓羣書可讀自隨喜一客不來誰與愁時把釣絲
銷永日魚兒亦得兩三頭

丙辰寄國舉兄

是問南極老人星喬木節皇亦有情直向朱明為後殿不隨
黃落入秋聲兒孫衮衮看新出兄弟團團得晚成笑謂世人
心事短却從黃老問長生

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

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游雖已晚趣向竟誰同一第收
良易遺經語未終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

以兩鶴壽薛象先

日與山農共一壘不應家有四乘軒殷勤不送平齋下為看
睹批熟幾年

重陽日寄瑞安劉宰留宰以是日宴新第人併見招
不及赴

落帽沾衣總失真追隨萸菊亦勞神酒無肴核依然好家有
溪山豈是貧沈瀛從空來夜氣青冥隨處際秋旻不知此是
登高否為問慈恩塔上人

和林宗易菊花韻

一歲所餘秋有幾重陽偏與老相催每憐白髮能長健雖愛
黃花亦懶栽好景游從須好友新詩風味似新醅人生適意

無過此恣聽東籬早晏開

和沈仲一北湖十詠

北湖只隔嶺頭雲誰在湖邊問訊人若得小舟通我過雨晴
須破半時辰

右北湖

人去岷峨水自流豫章三字竟沈浮懷人好上層樓看木落
山寒不肯秋

右豫章閣

可愛南山與北山北山上有斗芒寒碧雲歸盡人何在更捲
朱簾到夜闌

右仰止亭

平平下語及雲管學到詩人豈不難莫似人大芳潔湘波
千古訴椒蘭

右葯房

一年曾得幾番圓恨不驂鸞上廣寒占得波光須細說恰聞
滄海已狂瀾

右穆波亭

欲來花底竟差池我有佳名誰與歸翌日看花天一色孤裘
猶自織寒機

右粹白堂

借無舟楫亦褰裳目斷蒹葭水一方今夜不來同剪韭隔山
明日事茫茫

右遲客臺

萱草須鋤莫放深竹須剪伐待成林一花一葉皆相附要使
兒孫識此心

右萱竹堂

紛紛萬木盡西風獨立霜林我御冬澤畔無人誰着語止齋
但護紫泥封

右楚頌亭余雅愛頌亭之語仲一欲以名其亭一日出所藏潛邸頌亭二字遂改今名

看花只為兩愁人一片纔飛減却春獨此得春無盡歲每於
愁外見精神

右宜雨亭

周宣義三子仲敏明切謹同年登第因以前韻奉寄
營營浮俗屬還真孰與傳經妙入神一榜及看三千貴數採
能忍十年貧自將孤矢書間史便使冰淵誦小旻家學如君
今有幾股勤羅拜我何人

再次韻簡新第諸人

行酒何如溫太真風流元不鄙錢神扁舟容我歸未老一子
今人買得貧雖有羣仙來月窟欲扶衰力上霜旻吾今已定

漁樵約勛業煩公一輩人

送瑞安尉林叔全尊人還鄉

論交海內略飄零最晚相看却有情不以一經誇魯謔自於
二子識徐卿橘香臍與鱗衙晚麥信急催鳩喚晴天氣正佳
婦恰好莫將愁思為空名

送林叔全秩滿歸四明

三年絕境與誰同雞叫柴巖犬巷中但欲戶庭多暇日不將
鞭朴奏庸公相期霄漢掣風翻每見燈花綴玉蟲此去逢人
臺閣上丁寧真道止齋翁

送雪庵瑾禪師還山

五馬逢迎甚闊疎滿朝問訊近何如諸公極有遲留意一日
連收竟別書佛法威衰千劫後人生老壯百年餘向來游舊
今亡恙願得斯人尚起予

周和叔通判雪寒索酒戲用來韵以持朋尊

持盃雖念故人寒欲予還不似印刻此債豈應行處有題表
何日寄雲安和叔

奉和周蕃伯用王道夫韵二章見寄

森森萬木一精廬黃卷青燈自卷舒却肯追隨三舍遠不論
聞問十年疎遺賢公已長懷玉老圃吾方欲荷鋤安得謝巖
題壁處一尊相伴看芙蓉

論定千年後心寬萬事平吾方漸鼠伎安敢道鴻冥門戶誰
入境溪山亦世情半天喬木立盡日好禽鳴

壽叔祖世晚號人

三陽昨夜轉洪鈞鳳曆今年又紀寅再拜與君觴壽母更生
猶花面先人見孫夾侍渾忘數梅柳前陳不記春從此常為
湯餅主贊肴諸婦抱麒麟

東陽社率高遠訪詩以送之

當世關衰壯斯文看合離強餐吾豈敢後會子何期村落秋
彌好溪山晚最宜逢人相問訊所欠更能詩

春日和林宗易韻

白與紅兼盡落梅小園獨步日千迴浮空曉色臨無際排闥
春光撥不開學語新禽更後囀鋪茸細草雨邊來却憐追逐
今無力放下簾鉤就廢煉

移花

櫻柳初無素與蠻可持何物伴身閒欲栽花木千餘本但候
春風還未還

送花還宗易

酷愛看花懶種花知心惟有故人家花開今送花殘取娛老
扶衰度歲華

遊鳴山寺徐一之兄弟載酒即席和其韻

情歸春力不勝驅風雨尚愁人
捺裾掠盡殘紅前日樹
催還新綠去年畬
相將興盡隨花舞
賴有朋來載酒車
但得從今身尚健
吾鄉風物勝匡廬

和徐叔子用林宗易韻見示

相遇風雨獨何歎
枝酒論文已不如
方信深交相應處
却因衰退更躊躇
吟生池草書成束
飲落簷花醉墮車
明日待隨公等去
我頭應始自今梳

和徐叔子勸農韻呈留宰

親從蓑笠問飢寒
赴愬人人得犯顏
更向棠陰聊繼美
要令粒食共鮮艱
身歸雨露司存後
詩在山川刻畫間
飽鉢之餘話細和
止齋應有幾年閑

遊金輿趙園賦海棠呈留宰

海棠故作十分紅
梨更超然與雪同
文物英華周盛事
風流玄遠晉餘風

赴留宰寶壇之集因和蕃叟弟趙園韻

一枝纔放前村雪
一線初開愛日天
潘縣風流凡五客
趙園名字亦千年
可無能賦如難弟
恨不曾來有尉仙
待得中興用循吏
更於此地設離筵

示留宰

縣樓即日氣橫空
施及觀潮亦奏功
曾上石崗看蟻穴
當圖一飽到三農

或以詩送來禽次韻奉酬

連年栽樹未成陰
賴實堆盤慰我心
手把新詩堪永日
休誇法帖送來禽

隔水佳人久不逢
祇應我懶或君慵
感時相饋情何厚
却說

雲泥笑殺儂

遊雲頂院和徐叔子韻

老大生憎兒女態更無春怨與秋悲略將盃酌隨宜具剩有
溪山取次嬉愛客不妨無汎汎論文何苦太奇奇况曾窺得
尊生術通昔蒲團日一炊

壽薛象先

蕭然山澤一臞仙故被聲名絆俊驪祇為春秋同社燕遂歸
風雨對牀眠中年曾未鬚眉白盡日全無車馬喧我有壽觴
誰與共會昌湖上釣魚船

酬蕃叟弟韻

朋游同一輩伯季自相師薄宦俄衰暮清懽僅暇時我懷青
冢曲子念紫荊詩但得無憂患幽棲豈不宜

壽潘省之

泛水淺紅荷十里蔽雲濃綠木千章旁無俗子同居巷中有
臞仙一瓣香今夕還知是何夕吾鄉終勝似他鄉雙鳧便合
青冥上笑看兒孫樂未央

丁巳壽國舉兄

歲自為詩歲自賡愁無新思思還生更從今閩書初伏待青
何年值後庚漢網疏如天地濶奎文下與水雲平弟兄長健
貧何病判解金龜當一醒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律詩

村居二首

業已將身落耦耕時於觀物悟浮生擇栖未定鳥離立避礙
已通魚並行野老窺窠占太歲牧兒敲角報殘更絕勝倚市
看郵置客至還無菜甲羹

野衣農圃雜華髮弟兄同佚老便居僻貪閑喜命窮習成杯
酌少脫落語言工危坐看流景新萌又落紅

和宗易作屋之行

欲因舊築倍勞形昔在先生配二程梅樹護梓供北顧堂
潤色作東榮但堪樽俎來三益何必籬牆屏五兵若徒荼糜
多乞我亦令兒輩記家聲

送縉雲葉正初兼簡杜伯高

我固閱人非草草君於前輩亦拳拳經師未數郊夫子筆力
方窺李謫仙所恨尚於收第晚將詩空與昔時傳頻年不信
燈花報報得人來亦可憐

和宗易賦素馨茉莉白蓮韻

軒輗一日粲三英盡室無塵眼倍明閩粵固嘗矜絕美風騷
猶未及知名羞將姿媚隨花譜愛伴孤高上月評獨恨遇寒
成弱植色香殊不讓梅兄

沈仲一送菊自言封殖之勞欲得詩為報為賦三絕
東籬何在菊年年菊視陶詩竟孰賢未必緣詩花更好花將
詩與萬人傳

霜螯風味小槽春新樣官衣試麪壓麴調禮一段秋光誰領
此芙蓉凡子桂陳人

愁乾手自搭連筒苦雨丁丁代小蓬乞得花開急催客明朝

恐已看霜紅

仲一以詩來用韻奉答

陪侍經帙涉歲年亦嘗尚論鞠衣賢如今三嗅馨香泣惟惡
將詩去浪傳

嗚咽苔移玉座春昔年曾扈屬車塵重陽不見黃封酒只見
餐英獨醒人

剩有新詩入遞筒豈無能畫作掀篷金錢翠蓋相輝映着我
皤然酒借紅

寄題薛象先新樓

矮簷風雨送蝸牛有客來誇百尺樓闔郡臺池皆下瞰背城
湖海亦全收清時未放徒高臥半世何為故倦遊解盡囊金
君計決月明長笛起漁舟

立春

千官勒馬謝幡勝萬國鞭牛占雨晴誰據槁梧相近午頰車
徐轉鼻無聲

除夜用前韻

春來十日垂垂雨歲盡今朝亦未晴衰老見年殊不覺臥聽
穿葉打窗聲

送子婿林中甫還侍

鏘鏘笙磬阼階東穆穆黃流玉瓚中近在門闌無此稱老來
襟抱更誰同幽燕遺恨須收第孔孟微言要忍窮精舍一區
泉石好何時相就看冥鴻

遊趙園

主人避客竟何之雨過停梳落日遲賴有畦丁曾識客來禽
花送兩三枝

赴林宗大招賞牡丹之集

剝豨要春酌團欒得晚晴千葩名品下一尊病身輕文會昨
夜轄清歡勝絕纓倦遊吾獨愧歸趁兩山明

寄謝懷英高士

聞君已得歸山請顧我方當絕跡時欲葺止齋猶未就篋中
應有草堂資

和張端士初夏

綠陰四合水迷津春去雖愁却可人無數飛螢窺案帙有時
乳燕落梁塵滿塘荷蔭將還舊試火包香又新新短夜得眠
常不足僧鍾遮莫報昏晨

屈原賈誼陶淵明文辭皆喜道孟夏而悲樂不同雖所遭
之時異要亦懷抱使然爾端士寄夏日一首若無聊然因
和其韻頃初夏之美以解之

送周介之同年赴德化宰

民社須吾黨江湖足此情不堪秋暑近欲赴莫潮平拙宦成
華髮憂時自短檠君看廬阜石千載尚垂名

謝林默之居士惠酒居士山居方與世絕尚欲友此
廢人耶小詩舉發一笑

不將鷺鴨惱比隣林下蕭然老幅巾乞與青州十從事添成
明月兩閒人

戊午壽國舉兄

一母分身四白頭從今家事付兒流只須老草供觴味乍可
婆娑伴釣遊勞世萬人輸暇日好天一雨薦新秋平章何物
百為壽三十餘年晏子裘

止齋即事二首

性已耐岑寂老應忘隱憂齊年雙白髮盡日一蒼頭以開
門鑰蒲團數漏籌未知庭廡下還有雀羅不

教子時開卷逢人強整襟再貧看晚節多病得初心地僻菱
蓮好山徑竹樹深寄聲同燕社明月又秋砧

戲題止齋叢石

雖無辟立翠琅玕聊當庭前犢鼻視我亦開之方伎者衆山
皆大小為尊

重陽和朱直方韻

衰老登臨得並家絕勝十載向天涯直須與世為陶令謹勿
令人識孟嘉藍水悲吟空雅健牛山醉墨謾欹斜誰知竹葉
雖無分一笑何妨菊自花

用徐叔子韻送其過毗陵

家食年年未解忙浮沉閭里但壺觴偶緣他故趨吳會可使
吾徒憶魯狂曲水風流王逸少鑑湖窮約賀知章請於百尺
樓頭上下視人間有肺腸

送四明汪文子

文盛經生少官輕舉子繁誰能堪遠後相與及微言殘凍留
春雨新愁起夜樽斯文吾不敢短句送歸轅

寄九江宋居士

篋中每閱所藏書長憶瀟湘九苑餘一別十年身尚健恨無
飛羽過匡廬

和劉進之

冰柱劉又句縹袍范叔寒所親多物望相識半人寰今若猶
徒步吾窮亦厚顏幽懷真易足萬卷屋三間

己未上巳清明

霖霖故作落花天佳節重重倍悵然雖有庭除臨曲水更無
尊俎試新烟醱醖雅欲延春賞杜宇還能破書眠賴得二昆
同一客蘼芽蒲笋短繁港

和林宗易上巳韻

敲敲曙鼓五更初枚數何門可曳裾孰與課兒翻故紙幾曾
緣客掃精廬常饑未免時中酒多病安能強著書自笑無才
供視草徒勞身後問相如

和林宗易雨後韻兼簡沈仲一

溪山秋色日侵尋一水循除萬木陰幸有新炊送農扈可無
勝幾盃朋簪蒲荷綿亘徯從故鷗鷺追隨下上音寄語北湖
休獨自摩挲周鼎與商鬻

張端士以詩送蘭蕙因和其韻

暮春堂上抱天和時啓紫扉與客過客有可人須語似新篁
來看玉森羅

寶壇寺林宗易韻

夢回齒頰自天香何必招魂怨渡湘少待精廬天向曉有來

嘉客歲為常雲山鎮雁魚蝦市煙雨莊嚴橘柚鄉最好題名
雙石闕可題周曆萬年長

答朱翔遠見別之作

總角相看五十年行藏殊轍各皤然豈無子美書成束欲送
相如賦上天俗眼不寬多小謹交情何限復長篇乘壺偶自
兵厨至聊助征帆一醉眠

嘗語客尊鱸橙蟹的對或言今年斗門堅寒故蟹不
上又今秋風急鱸魚亦鮮余發一笑因成二十八字
尊鱸有玉西風急橙蟹無金東海深祇為酒醒愁夜水二蟲
得失我何心

因客說秋林水傷復用前韻一

風繪不須鹽豉好霜熬須着酒舩深無由種林求旁舍旁舍
秋頰已蠹心

己未生朝謝辛叟兄送梅

無歲探梅不恨遲緝齋今送兩三枝也知造物多生意亦為
畸人解笑願壬子恰同身墮地庚申還值國開基數家誇道
明年好好在長貧誦繫辭

又

莫笑栽培日月遲待看老幹及孫枝天將鵬去春回首人與
花同雪滿頤萬里隴頭空故蹟孤山籬落但餘基至今佳句
無人繼誰與招魂着楚辭

覓花

背山面水竹週遭雖乏樓臺氣已豪更得好花千百本中間
容我誦莊騷

和徐魏叔見寄三絕

蒲團坐閱歲如梭不管門前雀可羅投贈紵衣總薄物道人

微笑已嫌多

紉袴何嘗不誤身梁園金谷草長春送將重錦齊三十笑殺
生芻一束人

獨向心源識背趨豈於身外較精粗安其下視人間世朝市
區區地一夫

和朱宰遊丁園韻

榆火逢佳節棠陰接勝遊移樽忻及暇乘屐共尋幽日靜竹
光合風喧花氣浮主情殊未倦衰暮為遲留

庚申上巳

何事

天低雨露慳一遺晚百感又春關墨客山

陰竹騷人浦外蘭誰知千古意不在游間

清明後一日宴客明日宗易送牡丹有詩次韻

客去朝醒思詩來晚思和名花如洛上佳句近陰何雨故妨

新火春應墮夢柯莫將行樂地蝸角動干戈

和汪仲嘉樓大防二尚書賀鄭貴和華文休致韻貴

和四明人從其子泰興為瑞安主簿

簪笏相摩入殿廬人皆自笑此區區豈無隻字踰華袞未必

千鍾勝餽蔬吾見北山多後倦誰如東里竟先驅追隨曳履

粉榆社猶及香山退傳無

歸然名節萬人尊詩落文昌帝九閭耄及衛公還失策早如

疎傳亦傷恩華文延閣如今少神武備門自古存我與東樓

最欣慕掖垣燈火幾同論

寒食早起圍爐中戲和林宗易韻二首

疊帳重裘更怯風絕憐寒食到匆匆一春不見花開落但說

栽花費幾工

春工偏以速為神誰管沉痾未覺春禁得春寒長恣賞甘心

翰與少年人

晚移舟塘次值風而回莘叟兄有詩次韻

經春屏跡與誰同苦雨衣篝亦自烘方此欲為官况事依然
不值世情風蒙茸水國蒲荷蕩馥郁田家摘袖叢最是一年
行樂處翻成咄咄坐書空

送四明方伯起

世事關分合人情看短長君應愁富貴人已畏文章竚立親
雙鬢追隨客累觴未知歸定否吾亦愛吾鄉

送楊涓夫入淮

老去關心取語離不堪離久會還希君方慷慨思矜振我已
婆娑喜情歸萬事莫如身自愛十詩亦與世多違倘將書寄
南來鴈且問瓊花果是非

從族叔覓老桂

他山有桂光鬢鬆好植梅旁伴槁容着我對吟前赤壁乞君
分與左青龍陰墻之樹宜無取我兩風將折我樹桑益屋於
東本不凶家穉穉人問陳益恭想短章蒙一笑便呼鉏鑿破
苔封

蓮花

伯仲之間竹與梅魏姚聲價浪崔嵬雖然亦混魚蝦慶風度
自從立壑來

寄林宗大

春已無情雨妬花病還妬客到花家今當未雨終身健杖策
來看半吐葩

和莘叟兄詠張子房韻

不緣多病遽懷安閱盡人間萬事難謾以笑談分楚漢竟得
功業付蕭韓

朱及之以所種荔枝結實招飲不及赴以詩謝之
閩譜余嘗第狀元年來雖見僅名存貢存天寶猶徒擾賦似
相如亦妄論每羨朝陽私沃壤正愁秋雨妬芳樽絳衣玉質
今何夕照我西歸十二軒歡存十二以飄雨

送徐一之覓菊

我欲作亭題獨立苦無翠蓋著金錢園林百輩皆名勝為趁
西風乞冗員

土盆瓦斛空中久羞見重陽插滿頭寄向柁樓煩送似毛鱣
壘蟹待新筍

次韻奉為徐一之送菊

桂叢蘭畹情無諱但有哀鴻天一涯節物更誰知白髮交情
於此見黃花聲名獨立空秋際香色平鋪與露華南雅未收
騷致意騷人應欲補詩葩

送植姪得男朱文昭寄詩於湯餅集即席和韻

喜說徐卿得二雛吾家波及亦君餘青衫手板宜從此斷簡
家藏莫付渠但欲健如黃犢走不妨錯寫弄麈書更看湯餅
頻頻供笑索梅花到歲除

送鄭主簿泰興解官歸四明

師友於今說鄭鄉親庭分付舊行箴但知職分宜棲棘盡把
聲名屬憇棠一字未曾緣薦墨扁舟終可著詩囊問津漁浦
多西笑獨為菜衣味更長泰興以乃導華文光不能歸四明

送孟延昌歸蘭溪

典同周命士律協漢諸郎師友今千載妻孥各一方髮從何
處白菊有去年黃惜別無多語關睢三斷章

劉進之飲蕃叟弟筠亭且賦詩余與蕃叟族居蓋
屏迹不出各數年於是有感次其韻

判與漁樵日往還鶴亡蜂遁徑苔斑何人不棄尋常事有弟
相忘咫尺間寬綯及余端已老祥琴相爾未應閒但將丘壑
全分付可待移文始厚顏

林宗易劉進之見訪有詩再用前韻

牛羊日夕鳥知還休說年時玉笋班四皓亦嘗空老去二疏
不在共功間脩書尚覺歸期晚隱几兼忘永日間况有宸章
長對越昭回雲漢不違顏

題錢宰吸光亭圖

棲身雲夢八九上用意風雪五六間惟有澄波兼皓月尚憐
波月蔽虧山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挽詩

擬進 御製

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九廟威靈遠繼一三宗德業尊謳歌思藝祖曆數在神孫欲

返皇圖正先推帝繫恩諸儒議東嚮此意定初元謂以隆興紀元

但謹雞鳴問何知鶴髮侵石經方典學盟載更關心四海堯

喪畢三年舜慕深匆匆付神器長樂尚沾襟

神機規禹迹鬼膽破胡兒大號初歸我成功少待時韃橐懷

不滿單食問何遲河洛空遺恨年年上玉卮

好學元無斁忘疲晚有加明謨宗六藝妙用合三家照映天

經緯流傳士齒牙奎文尊閣處更合榜重華

群才何輻輳聖度似天寬清蹕留儒館黃金散將壇風雲一

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語合日月萬人看攀附今無路哀摧壯士肝

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藝祖開皇極何心昇後昆天將翊堯運世復見湯孫武接規
模在仁追典則存煌煌宋宗社永永配乾坤
深衷何自見寬詔不勝書當宁廷方岳逢人間里閭歲為周
委積家被漢蠲除巷哭彌天遠長江淚不如
豈以崇高極能忘凜凜憂衣更三澣舊費為十金休態館無
秋獵期門絕夜遊恭惟懷顯德真可締孫謀
正觀真英主三王合庶幾此時生後聖端欲踵前徽濟世功
何異除堯志偶違辛勤三十載十漸更無幾
不作脩齡夢天乎諱可諶白雲新厭世黃屋舊非心德業成
千古間闔寢八音鳥號在何許霜重越山岑

挽吳明可給事

諸老俱淪落流風日轉移獨懷憂國意長說渡江時姓字誰
如此功名早不疑却收渤海氣燕坐雪垂頤

憶上諸生謁公方薄恙侵欣然蒙絮帽恨不醉花陰自說看
人熟相期晚歲深半天蒼嶺雪回首為沾襟謂公之夕宿嘗
嶺下天大雪明

日嶺上
深數尺

挽木奉議

德之居
事尊人

寵數頻年及俞音萬口傳豐碑來少海大軸落台驢教子宜
如此聞風亦凜然送車今塞道拱木音參天東官為寫
二字史丞相以

詩皆

盛事無虛得玄襟可自知徧觀同輩行誰似暮年時袞冕趨
椒殿簫韶送玉卮又宜天一笑獨此有遺悲

悼蔣昇仲承事

扁舟來往適吾真却笑旁觀道隱淪三釜豈無兒可就百年

要與酒相親，賸栽梅竹，皆緣客晚。得冠裳不語人，試向南塘問漁牧。定於此老亦沾巾。

挽族叔父

松竹深園屋，蓮賸種魚所。愁賓客少，不問稻梁餘盡日。

相語盈門手，自書吾兒有名字。萬事聽何如。

我懷終古恨，不及奉觴時。滿眼看諸弟，何心賦此詩。千羊來壘，壘去纍纍。亦有千鍾養，曾無一字碑。籀人埋銘

題丁少彦姑墓誌後

白髮從夫志，青芻為客謀。送車今幾兩，樂土有斯丘。婦與子猶子聲名甚他時，雨露秋摩等看石，刻嗟惜到松楸。

挽樓朝奉

裘馬朋簪盛，緋魚筦庫卑。行藏公論在，然否寸心知。歲晏曾三接，民功僅一麾。空餘華袞字，有恨蓋棺時。少傳其墓

九寺方連茹，專城又夾河。晚看諸子好，孰與一門多。薄海皆驚嘆，亨衢忽薦瘡。大連同厚夜，其柰少連何。

挽包顯史

樵牧常爭席，篇觴早策功。有懷隨事見，不耻與人同。我故奇諸子，年來識此翁。待看稽古力，喬木已悲風。

翁子看時輩，平生不妄賢。獨於公有誅，惟恐世無傳。他日須深刻，吾詩可附聯。草黃松柏秃，名與石巋然。翁誠之作行狀

挽張子由母

又是君王上玉卮，未央雨露湛垂垂。版輿此去還無恙，芝檢重來更不疑。四世團欒能有幾，百年澌盡亦堪悲。里中諸母今誰在，聽說承平祐聖時。

挽潘才叔母

剝啄唯深夜，門前杙小船。有兒能自致，此母已堪傳。竹院前

聞熟桓楹大字懸病懷嗟不及健筆附諸賢竹院所居

挽周宣義澧州人

無酒澆陳草將詩刻墜碑遺名從此在真意竟誰知教子還
餘事周人亦有時憶嘗從夜話欲去更遲遲

挽蔡文何茂宏

勸駕嘗連萼應門忽二毛竟於時不偶吾更晚相遭宿草堪
揮淚豐碑忍泚毫送車今幾兩誰最戀綈袍

挽薛季益尚書

編試江淮聲藉藉久勞荆蜀鬢蒼蒼同時半已登槐棘卒歲
維能足稻梁遺藁不為他日計佳城尚及此丘墓豈無後作
多文勝今我懷人淚欲滂

州里誰如此達尊戶庭深靜最情敦不將尺牘通當路却枉
扁舟訪杜門每見色溫如有偏欲書心愧不能言從今若茶

粉榆社好配橫塘兩獻樽公與詩忠簡

挽彭通直子後監丞尊人

前輩如同郡派風僅幾人不合兒巧宦所尚世清貧及老猶
書卷通班但幅巾吾銘雖未就鄉譽勝堅珉

挽沈次卿學正

洛學傳當代家聲屬此翁一生無世味萬事與人同恨不師
前鄭欣嘗容阿戎且銘千古意豈在語言工

挽林承信道夫數人

重交寧問田安在急義固於官不知臚仕幸多花萼好幽棲
宜與竹林期床頭周易吾將老案上楞嚴晚得師此意自應
天子後嶧陽未琢長孫枝

悼林仲逸縣尉

家故書千卷生纔試一斑賞音殊不少筮仕獨何艱松菊將

身隱蘋繁忽涕潛幸哉賢玉潤有誅不容剛

挽張材卿知郡

大猷尚書之子

貂蟬不逮老端明世濟誰如好弟兄能着青衫借計吏却將
白髮去邊城夜魂俄斷凝香寢秋淚仍兼曳履聲萬石君家
同一傳嗣書應更有公卿

挽新昌呂脩職

頃作庵廬客看公手種蒔溪毛無亂理宰木有連枝久欲鏡
他石今還賦此詩黯然懷宿昔絮酒定何時

不道千山阻將遺百世名有兒能自致此老已堪銘祿豈無
三釜賢誰似一經吾詞雖未就應有護幽扃

挽尤延之尚書

自為師說竟誰宗每事持平屬此翁有志政須名節是斯文
非獨語言工要令舉世人材出合在前朝行輩中安得長年

留把柁後來名與一帆風

宿留江湖長子孫行藏節節耐人看及為侍從身垂老欲試
平生事轉難書就僅題前太史功成方記舊甘盤令人長恨
經綸意歷寧三朝見一斑

向來諸老獨歸然羸不勝衣萬事便燈下細書批勅字雪邊
先着趁朝鞭豈應無故令身健却止功名與世傳遺奏定留
封禪藁憑誰吹送九重天

壯歲從游兩鬢霜重來函丈各堪傷那知卒業今無及極悔
論心昨未嘗相約歸期須次第獨存病骨更淒涼他年賴有
門生記託在碑陰永不忘

挽沈虞卿侍郎

官重元非好思閒樂有餘生兒早傳業課女夜抄書時事方
關念歸懷不遂初經綸緣未了天意盍留渠

嗜古真成癖摩挲笑眼開
斷編遺汲冢名篆出秦臺
應盡雲山喚不回
淒涼子雲宅問字有誰來
緣

挽東陽郭德誼

簪紱何能貴聲名幸自脩
凡今為我友幾半與君遊
翰墨千年托松梧
一夜秋令人懷昔日炯炯夢丹丘

悼楊休甫

袖手旁觀一世餘
元非親物亦非疎
酒邊每事如人意
燈下通宵讀我書
學到莊騷纔止此
生逢周漢定何如
西州相識無遺恨
獨恨無從摻子祛

挽宋巖老參議

居然是是亦非非
錯處網中定不疑
萬事過人旁袖手
一生從衆自觀頤
肯為杜縣雖嘗試
略見周行已逆知
盡日杜門佳客至
小槽親校酒醇漓

少小修葺近市朝
亦非着意混漁樵
不為集冠猶爭席
好說淵明更折腰
一飯重違九子約
千金終却故人招
送車幾兩交相唁
我獨難忘最久要

悼劉謙之知錄

海內多吾友飄零今幾人
相忘尤墮淚欲誅輒傷神
余欲同
輒止謙之亦然
才力矜餘地心期耻後塵
澹然無一語愁殺白頭親

挽王興之提刑

四海王詹事傳家有象賢
宦情塵滓外風誼典刑邊
遺愛依前鄭羣居得少
連生平纔樂此一夢涕潛然

悼濟陽夫人

久接江山境曾論子姓文
於焉觀內則可以繼前聞
榛栗嚴賓豆蘋藻潔祀芬
有人言不朽片石合磨雲

挽張春卿尚書

懷抱今遺直身名古象賢路車陳左塾笙磬在東懸再世星
辰上三年雨露邊崎嶇空老去有識共潸然
論建回天力生平與衆同居常焚諫草人自避乘駟朝譽多
張仲家聲近魯公挽辭吾不愧收入汗青中

悼翁仲立達州

憶昔看封事令人激懦衷邊籌皆破的硬語更盤空晚亦通
家好居然與衆同行藏嘗論定誰假一帆風
准慎何多譽巴城僅一麾最書層使上好語近臣知算路江
山世難久維舟日月遲空懷歸報牘不逮勞還時

挽劉端木司戶

十年共語昨來非長憶初年握手時身世自憐心炯炯功名
猶恐論卑卑民彝亘古非蕪沒學者如公好器資緩轡徐行

逢九軌可堪倏忽九原悲

挽林致賢提舉

一經韋氏學五桂實儀家每耻鄉評過深懲履道華人方貴
全辟事已墮空花袞袞來黃閣千年置齒牙

挽劉茂實和州

欲課民庸元道州欲評人品馬少游居無一事可切齒薦有
三公方掉頭送公歷陽令我愁目斷賓鴈書沈浮識與不識
涕淚流入世安用須封侯

鄉士大夫書說自明果然嗚呼悲夫自明為太學諸生數
與余游乾道壬辰同試進士自明不第於是始別別三四
年間自明以釋褐仕于朝而余之再至在所也則自明寢
貴絕出其輩行間相過語至其歡狎悲壯與在學校時無
異也余丞郡長樂會自明家居待台州闕更數往來嘗造

其所舍僧寺室中蕭然篋輿一乘老床幾數隻凡若干口日須婦翁米以為食而自明意象與在館間時亦無異余每語人自明來日甚長也而今死矣自明言行焯焯在人耳目不但余能言之也余獨悲自明以喜事竣邪取名於世而死最不幸好議論者曰是宜不良死也余觀自明立朝於進對苟得之間里廝役當諱而不以言上者具以情奏滿朝為危而自明雖即死不悔真若不愛其死者然其事毋孝左右不敢違晚得師友務為靖恭間雅不苟坐立雖一飲茹亦必揣度無害乃下口余嘗羨菌以進自明驚謂曰是可食耶往聞有食此死者至今不近也自明可謂重其死矣士患無志有志矣患不見知於上知而少不合輒不持重以究其用亦上之罪也方自明以母老請外去非上意天下皆以旦夕且復用自明又甚自愛而及於此何

哉是不謂之天耶故余為斯文也他不暇論於其死亟致意焉以見余悲且以解議者之惑亦自明之志歟自明長

樂人姓鄭氏名鑑詞曰

母曰余兒兮吾莫知其何尤婦曰良人兮吾曷為罹此憂兒弟不以是咎兮朋友稱其好脩恭不得其故兮庸強名之曰命相彼下堂而貽戚兮或結纓以順聽萬不同或自取兮曾二者孰失其正聲鬼神之所仇兮人真躬焉是病胥屬鑿忽墮其前兮屈魚腹以為穿奇禍作於牖下兮顧奚悲而宜慶嗟予何傷兮獨余懷不能以自勝尚或相爾蕭孤兮天終焉其有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先生文集卷之十

內制

慶元改元詔

勅門下朕以眇身託于兆人之上惟日兢兢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而對揚上皇之慈訓也永惟當今之務何者為急非欲百官脩輔而民力裕歟夫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歛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是彛是訓歷年彌長肆于中興舉偏補敝皆於此乎取法克至今日中外又寧朕幸蒙遺業繩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撥取美號於紀元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蓋庶幾周成焉其以明年為慶元元年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摺文神武成孝皇帝梓宮啓攢塗

奏告祝文

伏以兩楹啓殯六引徂東欲仍凡之神以即因山之吉
敢先虔告用冀安行尚享

啓攢畢梓宮還殿

皇帝行祭奠禮祝文

伏以厭世上賓終天永歎撤攢塗而即吉罄薄海以攀號
奠雖虔瞻言何及尚饗

發引前一日初更總護使行夜祭祀祝文

伏以三年之制念在終喪七月有期忍當明發共請祭事曷
究辰棕尚饗

二前引前期祭告錢塘錢清江龍神祝文

伏以於昭烈祖將祔思陵方六紼之間津維大川之借助用
伸忱請尚真明聽尚饗

發引遷奠祝文

伏以仰止龍輅臨于丘遂方少頃於筮日庶永妥於賓天昭
告何云哀摧罔極尚饗

掩攢前一日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

徽宗皇帝

顯恭皇后

顯肅皇后

顯仁皇后

高宗皇帝

憲節皇后攢宮祝文

伏以思皇烈祖徃祔諸陵當復土之及期願在天之垂祐不
震不竦以永萬世之藏未蕪未寧如同一堂之上尚饗

掩攢祝文

伏以遣車攸屆復土維新竟藏橋冢之衣冠莫覩堯天之
日永懷弗及隕越何勝尚饗

九虞祭祝文九

一虞

伏以稽山仰止想祖烈之攸宣清廟肅如悵神游之未附於
茲易奠何以勝哀尚饗

二虞

伏以麻衣安在曷堪丹旄之思虞凡是憑尚系羹墻之念道
周之薦海內如推尚饗

三虞

伏以亘古永違貽孫謀之如在自今始吉嗟孺慕之何處三
薦既陳長號罔措尚饗

四虞

伏以信信宿宿暫安於神棲子子孫孫永懷於祖武方舟而
濟有淚如傾尚饗

五虞

伏以維堯傳舜俄同闕於衣冠自越入吳迺獨還於嬰衛

如弗及哀曷能勝尚饗

六虞

伏以念茲皇祖忍當昌歎之陳瞻彼昊天痛極胡髯之逝恭
迎仗衛疑對音容尚饗

七虞

伏以濤江限斷嘗攝事於攸司郊次森嚴方飭躬於斯薦披
依永已慟哭何云尚饗

八虞

伏以顧瞻橋冢已深萬古之藏想像衿衣尚御重華之舊反
虞將畢追慕采新尚饗

九虞

伏以百神受職來奉於主車三后在天行并于祖廟哀哉永
訣忍此終虞尚饗

掩攢畢謝土神祝文

伏以於皇烈祖來附思陵允惟百神襄此大事敢忘答貺更冀明聰呵護之虞永無敷尚饗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恩制

敕門下朕宣室受釐言念梯航之遠揚廷乎彌載詠綸綍之思以昭烈祖之宏摹以篤介藩之丕社推誠順化秉信守義奉國復常懷德謹度思忠功臣特進檢校太尉克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李龍翰恪勤厥服紹美于前克提千里之封勿替累朝之好霜露所墜固同洽於至仁滄海不波蓋良繇於多助維時嗣服有事合宮亦遐想於彌恭莫共陪於肇祀駿奔在廟雖阻脩黼皐之儀旅實充庭嘗與備蕭茅之享肆盼新渥爰廣舊封裒載籍之名言侈元勳之顯彌於戲

閱予訪落疇在公助祭之勞嘉乃象賢謹與國咸休之慶於焉申錫其尚欽承可依前特進檢校太尉克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仍加濟美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賜徽猷閣學士太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杓辭免改差知建康府恩命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勅具官某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爾獨不聞故國世臣之說乎而來諗疾也夫保墳墓孰與成先正之美休同歸義與圖累朝之報智者當有所擇矣式端其驅毋事多遜爾辭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趙汝愚等上表請

皇帝還內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遭家多難慄乎懼不足以當大事賴天之靈宗

廟之祐迺者壬寅獲與同軌附烈祖於思陵而遣直祖東虞
主未返仰止稽山明發不寐皇皇望望未知所為也公卿百
辟其何以慰朕而欲徇故常之請還廣內乎方將稟命于
上皇以保養仍九虞侍兩宮為事所請宜不允

賜趙汝愚等再上表請

皇帝還內耳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會朝之器謹非所以示下宿衛之暴露非所以
持久朕豈不熟慮此歟但以任姒之養未忍違離阜陵復土
盍亦宿留是用却前請而勿聽也今承命三宮皆曰不可百
辟卿士又懇懇以為言朕惟捨獨見以從衆允徇大權而勝
私誼自古后王鮮不由此顧如冲人其敢涕親尊之意并臣
庶而弗省乎所請宜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外制

自熙寧四年正月以後

皇后歸謁家廟親姪忠訓郎閣門宣贊舍人幹辦軍頭司李孝純武經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各特轉右武郎

敕具官某等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某皆以猶子祇服厥事朕何愛一橫行郎而不以寵汝惟無忝爾祖以長守富貴則予汝嘉可

皇后親姊故任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致仕霍漢妻平涼郡夫人李氏封成國夫人故任武經郎致仕馬煥妻安化郡夫人李氏封信國夫人忠訓郎士廉妻彭原郡夫人李氏封崇國夫人

敕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特隆於肺腑之親夫唯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具位某氏夙以滌惠友于坤儀日者翟車還省家廟越來相事禮無違者其益湯沐視君夫人尚服寵榮以綬壽祉可

皇后親姪孫承節郎李瑜李繁各轉兩官
敕具官某等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推恩自族自及卑罔或遺者尔以幸會爰進二階豈不榮哉尚務靖共以綬爾祉可

皇后親姪婦故忠訓郎贈文州刺史李試妻安人潘氏右武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妻安人趙氏親姪女通直郎充點檢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韓松妻安人李氏並特封恭人親姪孫孫女右武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女孺人李氏

封安人

敕具位某氏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以猶子實來相禮朕嘉與之用益汝封尚服寵榮以無違我齊家之化可

皇后親姪女夫通直郎充點檢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韓松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爾來自勲閑雅有能稱眷在甥館亦與幸會至於增秩豈不榮哉尚務靖共以綬爾祿可

皇后親姪女之子從事郎韓大用大任各循兩資
敕具官某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

者吾后省家廟爾等迺以諸甥亦與幸會例進兩階豈不禁哉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

皇后親屬進武校尉韓大有將轉承信郎

教具官某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爾以諸甥亦與幸會例進一階豈不禁哉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

皇后閣提舉官武功大夫帶御器械楊舜卿轉觀

察使

教具官某等方用盛時后妃永懷賢士大夫僕馬俱病而不敢私謁於上徒歎為觴酒勞苦之而竟不可得慨嘆而已尔服勞官聞迺以吾后有事家廟之恩至將廉車豈不榮哉而樂之周人何其幸也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

皇后幹辦宅從義郎張友直忠訓郎沈直各持轉一

官

教具官某等朕酌有司之議推恩后族而及其私人爾等造與幸會各進一階其尚恪恭毋替爾事可

隨龍衛武郎閣門祇候兼皇后閣主管進奉末佐頌

內翰林醫官太醫局教授王良佐成安郎陳翊額內

翰林醫官郭儀忠訓郎幹辦人船伊昱忠訓郎主管

文字傅昌時忠訓郎掌機奏劉玘忠翊郎主管進奉

周良臣成忠郎掌機奏黃允文隨龍成忠郎浙西安

撫司準備將領主管進奉趙友信成忠郎私名掌機

秦吳衍保義郎王寧費師旦承信郎陳琪承信郎轉

運司準備差使王演承信郎魏嘉言承節郎薛拱承

節郎幹辦人船李被進武校尉私名掌機李大受該

遇 皇后歸謁家廟並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及其私人爾等各以幸會至於增秩豈不榮哉尚務肅給毋怠其事可

東義郎韓侂胄特設閣門舍人

敕具官某朕永惟舊相有勲勞於我家而其裔孫或蒙戚里之澤越在右階無以著見唯是試之後省以發其文官之上閤以華其選尚庶幾焉爾其懋哉用俟明陟可

皇伯太師嗣秀王伯圭合得冠帔一十五道並特換

封孺人賜親屬內欲將一名與故妻秦國夫人妹宋

氏封孺人

敕某氏古者醜勲賢之勞則及其私人况所尊敬自吾

壽皇以兄禮之者乎况其君夫人父之同產子乎以其馳恩爵為命婦雖過於惠朕何愛焉可

閣門宣贊舍人游恭特授武德郎落閣職權發遣臨

安府女馬鈴轄

敕具官某爾男爵也習於階兼之儀而不閑軍族之事非設官之意矣第其久勞優以增秩試移賓政往治戎韜其務赴功以須噐使可

起復武功大夫文州刺史興元府駐劄 御前右軍

統制兼知鳳州郭諤特轉復州團練使令再任

敕具官某朕以禁旅扞邊而擇將以撫馭之閱歲云久西顧晏然方眷其勞就進戎團之峻尚難其代故遲瓜戍之更爾其茂對新恩踐修舊績或嚴戎律兼緝郡條朕不汝忘將有明陟可

皇元沂州防禦使權王奉吳王祭祀多才磨勘轉明

州觀察使

敕朕崇長宗支以綿帝繫高爵厚祿宜與共之而猶計歲課勞循次而進所以昭至公謹成憲也具官某信厚以為質靖共以自將入不恃家人之恩而出無違於闕庭之禮况以寡屬于今幾人則徑陟廉車誰曰不可而必中有司之度積十年然後進之豈朕有所愛哉然而身無吏事之責秩比法從之崇其視匪躬盡瘁沒齒下僚者又何其幸也宜對殊渥無忝所生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閣門事兼客省四女館事韓侂胄特與落階官臣寮繳奏特與轉行右武大夫

敕嘉祐治平之間爾先正可謂社稷臣矣肆列聖寵嘉之施及于孫簡在戚里於焉尚主於焉納后几可以熾韓氏之門者無愛也具官某蚤以才稱荐膺器使庇職上閣宣勞累年

唯彼橫行賞典所吝獨以命汝庸示殊恩一以懽慈福之心一以大忠獻之後盡亦自勉庶穆羣言可

武功大夫集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安仁除入內內侍省都知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孝正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敕具官某朕嘗稽之周制內宰隸於天官夫古道誠未易復也至於建隆舊章尚有宣徽院之籍今亦廢矣而別為北司則為之長者顧不當謹擇其人乎是用命爾以肅禁中蓋親近之久識察之詳矣其益靖共以身率屬毋使外廷謂汝不稱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于惟脩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楊舜弼並除入內內侍省押班

敕具官某自宣徽院之籍廢而北司之長蓋難其人朕既差
擇之矣則參伍其間以相內治苟不有以自異於輩行而識
風指謹憲度者皆不在此選也然則爾名在四人之數蓋亦
思報稱者哉可

張祐正係隨龍祇應勤勞特補承信郎

敕某日第攀附之勞而偶遺汝蓋累年于此矣爰詔有司授
之初官以見朕懷不忘疇昔可

武節郎御前祇應鄭孝友應奉有勞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服勞左右雖無顯庸閭日進官亦國之舊可

殿前指揮使左班年代上名劉成等十五人授備武
郎許元等三人授訓武郎御龍直上名方正等三人
授忠訓郎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守闕行門蔣榮十三
人授從義郎東第一班上名婁勝等四人授承節郎

散直上名孟端等七人授承信郎

敕具官某等饗衛士而遣之古也而命以官則彌恩矣往祇吏職
毋替忠勞可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復州團練使多助皇弟右監
門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多能實及一十年並該磨
勘轉防禦使

敕具官某等朕崇長宗支以綿帝繫而猶計歲課勞循次而
進所以昭至公謹成憲也以爾靖共簡在近屬眷焉增秩誰
曰不宜而須暇十年以中有司之度豈顧有所愛哉以此風
厲則為士者勸矣可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降授寄資武功大夫遙郡
刺史霍汝翼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

敕具官某自以諸司使改今寄祿官而內侍與戎行雜矣然

而名不在銓書之籍則猶非秩官是則異焉耳轉而屬銓斯為
罷渥爾其敬哉母曰序進可

招箭班殿侍嘗彥澤在班及十五年補承節郎仍舊
存留在班祇應

敕具官某方罷道衛士而次第官使之爾以藝成令祇舊次
宜益矜舊以須後思可

瀘州軍變守臣張孝芳被害特贈三官與兩子恩澤
敕具官 朕觀春秋書盜殺某人夫謂之盜則非死者之罪
矣蓋喟然歎曰士大夫或死於不幸而無所歸咎者焉則其
所遭之變非必有以取之此仁君之所務白也國家開暇士
馬飽逸受命分關尋重難危而爾曾無咎端獨罹不測之禍
夷攷其治皆率故常則盜起帳下非春秋之所不罪者歟雖
然世無叛兵久矣庸人為將高枕有餘爾以名派顧至於此

恆典之隆豈但汝哀亦以使繼今者之知懼焉可

瀘州被害官兵故節度推官杜美贈兩資與一子下
州文學故忠訓郎瀘州駐泊兵馬監押安彥斌贈三
官與一子承信郎故下班祇應潼川府鈐轄司指使
雷世忠贈承信郎

敕具官某等苟能効死於其長上皆忠孝之徒也瀘盜之興
爾等義不顧身各死於帥恆典之厚朕豈有所愛哉可

儒林郎前瀘州安撫司幹官郭仲博失覺察本廳虞
候張信為亂首亂作復與賊宴飲相為賓主特降三
資放罷

敕具官某帥死于亂卒而爾為屬顧欲以卑調自全可乎削
之三階尚用中典繼今有耻亦豈汝棄可

太史局測驗渾儀刻漏所學生周奕特補挈壺正

敕某今官類非古稱謂而挈壺氏見於周官爾以諸生馴致於此亦宜知所職矣可

脩武郎閣門看班祗候霍寬夫供職實及二年與落看班二字

敕具官某課其年勞正其名稱非徒以叙遷也由是而釋煩辱之事則宜知自貴重矣可

部侍郎倪思訪脩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一官

敕昔者仲尼序書斷有二典以為堯舜揖遜之美後世弗可及矣矧惟我家父作子述不待倦勤親相授受蓋視帝者有光焉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匹休虞書哉具官某以折衷六藝之學發明心傳以同風三代之文揚厲治効作宋一藝垂之無窮及此奏篇朕為之序日上慈宸壽皇嘉焉藉使仲

尼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以故事第賞爰進一官此朕之所甚不愛也可

祕書省著作郎黃由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王容

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章顯

將作少監黃艾並該脩進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內黃艾係經脩不經進各特轉

一官

敕具官某等昔者仲尼序書斷自二典以為堯舜揖遜之美後世弗可及矣矧惟我家父作子述不待倦勤親相授受蓋視帝者有光焉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匹休虞書哉爾等各以名儒載筆東觀作宋一藝垂之無窮及此奏篇朕為之序日上慈宸壽皇嘉焉藉使仲尼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以故事第賞爰進一官此朕之所甚不愛也可

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徐靖忠訓郎祕書省書庫官
威端友訓武郎監祕書省門梁周弼姻郎趙章該進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皆賞典也而他以待煩辱之勞至以隸書局廷官
則稍寵美爾尚勉思無忘忠報可

武功大夫降授昌州刺史帶 御器械霍汝翼該進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成州團練使

敕具官某鈔槩之勞驟學士大夫力也而無入乎其間則安
能閱心夜之覽今也奏績乘上俞音不遲慈庭有擇冊府政
觀是誰之助歟則以爾端恭實與執事通達中外其勞每多
天以文字得官皆德賞也進之遙刺孰曰不可其尚勉思以
稱殊渥可

宗正少卿鄭汝諧奉使回侍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老師宿儒銜命出萬里循隣好於北庭縉紳往
往憫勞汝矣朕觀春秋使騁之際楚人欲傲晉叔向以其所
不知而不能晉人亦曰鄭子產博物君子也而皆異其禮有
以大國而微者師宿儒專對四方非所以令遠人見也迨茲
歸報豈馬無闕而書勞進秩但循故事宣朕所以相勞苦之
意哉爾其少休嗣有寵數可

閤門舍人兼 皇子嘉王府內知客譙今雍奉使回

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嶺上閤之儀聯未邸之事皆華選也爾以趣藻文
藻至於共二可謂吾親臣矣是用命爾介于霄使銜命萬里
俯歲聘於北庭迨茲歸報豈馬無闕則朕所以相勞苦之意
何但循故事增秩哉有它掄用朕不汝忘可

奉使親屬一員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譙今憲准借

差遣一員新監明州鹽軍酒庫黃仁裕書狀官一員
新明州昌國縣主簿楊正臣指使將仕郎葉時中將
仕郎鄭如等回程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隸使事與
驛馳道茲歸報書勞進秩蓋國舊章朕宜汝咨可

閩門宣贊舍人宋克俊夏允言閩門祇候蔡唐卿采
慶恭並該應舉人使十次賞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贊儀上閩能與聘容周旋十不失一亦既勞美
課効增秩蓋國舊章尚益靖共以瀆器使可

浙江潮神順濟廟善利侯祈禱感應特加忠靖二子
敕某神朕固不為祕祠專鄉其福也至四方長吏有為言已
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境中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
幾古蜡百神之義初惟清江近在寰內而有司以報禮未稱

將侈大之用錫羨名以從民欲神尚終惠使世世享可

素州仰山神特加父母妃施子婦封號

敕某神等朕固不為祕祠專鄉其福也至四方長吏有為吾
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境中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
庶幾古蜡百神之義惟仰山之神禮以玉祀而自江以西猶
未慰滿是用推本父母施及子婦或隆品秩或衍稱號朕所
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如何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

知平江府沈揆奏五龍靈濟廟乞加封第一位龍

王封東靈侯第二位龍王封西侯第三位龍王封中

侯第四位龍王封南平侯第五位龍王北寧侯

敕某神等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羨至四方長吏有為
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於其方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
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矧惟五龍以時節雨暘功著近甸雖

良二千石雅不言機祥而具道所以然之故文詞爛焉爰錫命書秩以侯爵則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

懷安軍金堂縣進士黎崇禮年一百三歲遇大禮恩特補迪功郎致仕

教某昔在元祐合祭于園丘之歲而汝以生於今五朝矣朕方奉觴兩宮為萬歲壽迺如高年甚心羨之爰因郊賚登諸仕版以見吾貴老近親之意且以教天下之孝也可

翰林醫愈充 重華宮擺鋪軍兵醫治兼臨安府駐泊看醫邢守中到官及二年轉額外翰林醫痊

救具官某天官之屬六十而醫命士二十有八人周家之重醫也如此再歲無失爰進一官此又吾家法也往服明恩毋怠爾事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上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外制

正議大夫守給事中兼侍講尤袤除禮部尚書兼侍

讀

四年正月十一除禮書三月二十
日兼侍讀二詞研行

敕方朕在東宮時嘉與僚友切磋經誼緝熙光明肆以菲躬
託于兆人之上克奉詒謀庶幾寡過永懷三益宜如之何具
官某博極群書折衷六藝凡與我言者於今不忘也憫勞瑣
閣位之春官進讀路門以竟餘論昔者甘盤輔高宗於舊勞
之時而無與於中興納誨之選至漢二疏同傳太子而亦不
在初元疇功之詔我有故人始終典學視昔蓋有光焉爾其
輔養精神陳古以誠今惟母以謝事之年而有遐心則朕以
擇可

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翊善黃裳除給

事 中 兼 侍 講 十 四 年 正 月 十 日 除 給 事 三 月 二 日 兼 侍 講 二 日 詞 條 行

敕朕有元子出就外傳敷求其人蓋累年於此矣晚得三益
聰敏日聞間嘗侍燕從容能道二南之化朕嘉其勞圖以自
近具官某習先聖之術而於當世之務凡與吾兒切磋言
之者皆實學也是用擢之瑣闥勸講路門冀發其蘊并以
告朕昔四皓調護太子而不屈於高帝李泌以布衣交肅宗
而不能安其身於君側爾以西州之秀出入官邸為父言慈
為子言孝是不謂之遭時乎尚其殫竭以報簡知可

降授朝散郎許及之前任淮東轉運判官不覺察

錢降一官滿一期復朝請郎

勅某官日者淮錢多姦禁不以道有受其咎者矣爾其以同
過之仁而不言上亦從鐫秩非所謂吏議乎閱日既久宜還
其初可

忠翊郎前韶州兵馬監押周昇在任不法降成忠郎
敕具官某爾為兵官而州家以依繫囚未諭雖會思不汝貸
也其鐫一階以警慢事可

文林郎階州將利縣令蘭森改初驗因傷身死人杜
十四作凍餓身死失出犯公罪答該赦取旨特降
資

敕具官某吏與吾民親莫如今爾尚不知其寃死也而以爲
道瑾曾謂與吾民親乎其鐫一階毋以恩免可

保義郎李珙家遺火燒民屋四百餘間有司自來以
屋直計賊坐罪得旨宣諭依條聽贖臣僚上言特
降一官

敕具官某傳春秋者有人火之說則無所歸咎之辭也爾不
戒于火而禍及於閭巷將安咎乎尚爾闕略其上一官可

故通直郎趙公廣昨知饒州因旱歉民流臣察奏追
兩宮勒停男老侯訴寃特追復承議郎

敕具官某左右諸大夫之言朕知其不如國人也爾守番中
遭歲不淑能有惻隱之實而不為文具而達于朝聽者有反
繆言者不置麗于佚罰而爾既賚恨於地下今觀闕郡連編
累積哭汝甚哀蓋棺論定莫公於此朕為惘然盡還舊官不
但慰汝亦以勸耒耜者之勤民也可

江西運副鄭汝諧奏奉議郎知袁州黃勛丁母憂不
肯離任倍支棺櫬喪服官錢等候服闋口降一官不
得與親民差遣

敕具官某爾嘗將母以就二千石之養垂及滿歲竟以喪婦
漕臣見劾侵紊郡計姑鑄一秩俾務省循尚蓋前愆朕豈
棄可

承節郎盱眙軍指使潘撫權淮河監渡不識降一官
放罷

敕具官某邊禁之嚴而弛於汝免官鑄秩以警後來邦憲有
常非我佚罰可

淮東運使趙師畢奏脩武郎張世榮管押歲獎訟路
恣橫生事降兩官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敕具官某發弊於邊事聞遠聽紛譁不靖使者有言聞略弗
懲入將是儆其貶兩秩且屬銓曹庶使邊臣繼今知懼可

湖北提刑張垓奏承議郎常德府通判趙善彦在任
貪婪不法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部使者所治且有良二千石焉爾丞郡顧不以治
行聞而速官謗朕所以獎用屬籍之意矣其貶一秩免所
居官繼今有取亦免汝棄可

知成都府立密奏奉議郎知成都府郫縣郭公墓病昏年諤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夫不能勝其任矣而昏於酒黷於貨然而郡太守猶以為嘗有鄉曲之譽不實于理鑿秩免官吾亦從薄罰焉其對隆寬益思懲艾可

睿思殿祇候寄資武功大夫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王師珪轉歸吏部差在京宮觀免奉朝請

敕具官某自以諸司使改今寄祿官而內侍典戎行雜矣然而名不在銜曹之籍則猶非秩官是則異焉耳轉而屬銓斯為寵渥閱勞朝謁祿以真詞備其敬哉毋曰序進可

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李彦正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楊舜卿職事不謹各降一官

敕具官某等朕惟周制內宰掌王內之政令會其屬之功事而賞罰之今內宰不設而爾等不虔于事實于宮中之罰其上一官應古經誼繼今有愆亦豈終奪可

李彦正楊舜卿復

敕具官某宥過無大况其細者乎爾以服勞不虔嘗麗于罰蓋八柄所以馭過者閱日滋久俾還舊官則予恩茂矣其益靖共以圖報稱可

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李彦正除入內內侍省都知入內內侍省押班楊舜卿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敕具官某昔在周制內宰以中大夫為之而隸天官說者以為禁省之祕不宜屬外廷而本朝爰初比司之長就擇明習靖共可以率屬者以董正之官最貴近亦不可不重其選矣爾自葦中進在四人之數曾未踰口詎禁內治進之長官楊舜

卿六進亞長官委寄彌重其益慶匪懈以報殊渥毋使外廷謂汝不稱可

親衛大夫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林億年除入內內侍省押班

敕自宣徽院之籍廢而比司之長蓋難其人朕既差擇之矣則參伍其間以弼內治非識風指謹憲度者皆不在此選也具官某服勞禁近見謂老成茲用命汝秩在四人之數欲俾其屬於內肅給於外靖共則爾責重矣蓋亦思報稱者哉可

皇兄故吳王府奉利州觀察使多才上遺表妻令人高氏特封碩人

敕具位某氏朕所以貴爾夫於幽壤有加禮矣而爾愛於疏封爾使居往皆寵光焉以塞其悲可

多才上遺表親弟二人 比換南班訓武郎多藝修

武郎多見並特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敕具官某等朕以諸衛處宗室子俾日奉朝請非苟示私也必爾多才身後之請及其冲季惻然重違之而並命爾其務靖共以稱德意可

皇叔祖右千牛衛將軍不佞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敕具官某等朕考周官凡衛王宮者皆同姓也國朝簡宗英實之寮列之尹蓋循周制屬意深矣惟爾叔祖簡在衛中歷年彌長勞績兼茂進長禁闈職守益嚴欽哉無違以稱明朕可

皇叔祖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佞特授千牛衛將軍敕具官某以階官易環衛率視其秩日若有司故貶損爾今徹朕聞始仍舊貫雖曰緒正亦以示恩其尚恪恭稱此密察

可

武功大夫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張師顏落權字
教具官某朕以金陵形勢襟帶江淮輟吾騎衛布之屯所且
以壯留鑰焉則統馭之才厥選艱矣爾以名將往訓群騁方
嘗無事士馬飽逸觀者咸謂可以即戎紆懷武備於風駟鐵
於雅車攻或庶幾焉爾之力肆用命爾自攝為真班秩益
崇寄任深重其尚加懋以究爾功俾周秦之詩得以專美則
予汝嘉可

皇叔祖武德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不敏特換右監門

衛大將軍

勅具官某朕攷周官凡衛王官者皆同姓也 國朝亦簡宗
英實之環列之尹蓋循周制屬意深矣惟爾叔祖行等德備
今在選中應于經誼宜率典常作宋恭先有馮有翼則繁汝

賴可

昭憲皇后親姪孫杜士寶特補承信郎

敕某朕惟 藝祖之子孫自吾 壽皇篤叙之恩備矣而於
毋黨顧無世祿宣昌陵之意予取之白丁授以右職爾其永
懷無忝所自可

右丞相葛邲初拜贈三代封妻 贈三

曾祖朝奉郎致仕贈太師謚清孝追封魏國公書思

封魯國公

敕朕覽周誥至命君牙為大司徒實 冢宰是謂股肱而推
本乃祖世篤忠正之美蓋有感焉維今大臣相我孝治經文
緯武海內晏然則亦惟其先德之休足以燾後可無褒崇以
應經誼具官某 躬行對於古人鄉譽高於月旦其登仕
故曾祖具官某 亦既有聞而以其親掛冠再調筦庫以此終身僅通閩籍法

不應謚朝廷異焉易名清孝足以發明其人矣燕及曾孫爰
司宰事則所以推本其美朕敢忘周道乎進封大邦莫如曲
阜尚食其報永綏爾神可

曾祖母魏國夫人侍其氏贈冀國夫人

敕周之盛至於既醉極矣其卒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
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群臣皆有士
行之女以為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蓋天意也具官某故
曾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覃及曾孫迺生者指
考其世次亦足以知吾祖宗盛時天意攸屬而豈一日之積一
門之私哉假使當周之世必從夫爵侑食豆廟然則胙以大
國秩之小君雖古未有亦可以義起禮矣可

祖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致仕丹陽郡開國公贈大
師謚文康進封楚國公勝仲封齊國公

敕朕既本之六藝大啓土宇以宏貴葛氏之祧則嗣有令聞
逮事兩朝中錫名邦亦禮之稱具官某故祖具官某服某家
聲踐脩累世濟以力學連由三科然而名滿天下而位不過
從班文字行於方來而身不究遠業惟是一絰之教被于聞
孫蔚為名臣間我兩社則劬躬之報可無異恩維此管丘太
公舊宅是用即命以為新封對我寵靈以昌爾祚可

祖母楚國夫人張氏贈夏國夫人

敕朕方廣念祖烈匹休於周假以溢我而收得賢之福則所
以尊大其家以答天貺豈顧有所愛哉具官某故祖母具位
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名家儀于前人以詔婦子亦既再世燁
然有聞而未艾之祥施于今相詩不云乎執之榛栗倚桐梓
漆爰伐琴瑟種德彌遠歷年彌長豈必皆身親見之手報本
醜勞式至今日大邦美噫以慰永懷非以為生蓋禮之稱可

父朝議大夫致仕贈太師許國公立方封越國公
教王室百年之間公侯將相故家希不失者有以文墨論議
綿及三葉是謂世臣固狀之所寵嘉別于宗工尊為禰廟者
手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標度粹然聲華藉其父未脫藻性
誦之一時英游莫敢輩行紹興之季歸為從臣蓋其行藏皆
可蹤跡用而不盡士論惜焉且集善聲發於賢嗣凡所著見
孰非典刑爰修舊封建邦於越以厚教忠之報以伸追遠之
懷可

母維國夫人樊氏贈陳國夫人

教為吾股肱之臣則上自三世皆褒大之而况於其母乎御
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滿其罔極之恩亦何以
責移忠之報哉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承沐襲美發育自躬
恩斯勸斯鞠我良邦雖及晏歲逮事舅姑且莫敬共至亡心櫛
顛是足以成其子之令德矣改疏上國之封以世世配于禘
廟而今而後庶幾吾大臣之不廢慕我也可

故妻蜀郡夫人沈氏贈成國夫人

初夫人起家以致爵位風人懼焉迨若克相夫子至於登庸
嘗與之同隱憂矣而不同休顯此則又禮經之所悼嗟也具
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女德配於珩璜婦功著於蘋藻胡不偕
老以頌美成朕惟吾相裸於祔姑之室而副笄之服弗被羣
帝之車弗乘也非有追寵何以慰之乃闢新封以資幽安可
妻魯郡夫人王氏封信國夫人

勳永惟二南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者皆其
家室也矧吾輔臣孤立一意佐佑乃辟是不日警戒相成之
助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自繼元配德音不瑕既有芳敬進
異祖妣亦有雜佩施及嗣佐我名臣迄登三事闡譽日廣績

用日崇則與夫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動心忍性者
可同年而語乎冠於命婦為君夫人我有茂恩宜不汝吝可

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初除贈三代封妻除四年三月

曾祖贈太子太保修已贈少保

勅昔周宣中興將相皆天下之選矣爰命皇父以整六師而
推本所以責南仲太祖之後爰作常武之詩朕嘉慕焉維今
本兵得我碩輔則其宗祧可無衰崇以應經誼具官某故曾
祖具官某躬行對于古人德譽高於輩行而懷道不試士論
惜之夫屈於名者享其實不發乎其身者遺其後是宜燕及
曾孫蔚為名臣又陪國論晉長樞庭則追錄其積行之勳地
華其種德之報朕敢忘常武之詩乎陞班亞保以寧其神非
以為生益禮之稱可

曾祖母濟陽郡夫人黃氏贈崇國夫人東來郡夫人

人張氏贈安南國夫人

救周之盛至於既醉極矣其卒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
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後以孫子言周之群臣皆有士
行之女以為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蓋天意也具官某故
曾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脩於家覃及曾孫迺生者指
考其世次亦足以知吾 祖宗盛時天意攸屬而豈一日之
積一門之私哉微使當周之世必從夫爵侑食五廟然則昨
以大國秩之小君雖古未有可以義起禮矣可

祖贈太子太傅燮贈少傅

敕朕既本之六藝不愛高爵以崇報胡氏之祧則嗣有令德
休于後昆並命為孤亦禮之稱具官某故祖具官某當天下
之清得幽人之履世無孝廉之科而不借於計吏居無朝市
之交而不聞於上國天命弗僭為之生孫蚤為聞人遂專樞

竟是不謂之劬躬盡後者乎申錫命書班於次傳宣唯發潛亦勸來者可

祖母平原郡夫人王氏贈永國夫人

敕朕方寅念祖烈匹休於周假以溢我而收得賢之福則所以尊大其家以答天貺豈顧有所愛哉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名家儀于前人以詔婦子爰集慶善施于聞孫詩不云乎藝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種德彌遠歷年彌長豈必皆身親見之乎報本疇勞式至今日大邦表號於禮為宜可

父奉議郎致仕贈太子太師宗贈少師

勅自蜀平至今二百餘年蓋西土無遺賢矣而尚有潛德三世不逢詩不云乎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行著而晦於名才豐而畱于位乾道之際有子孳然諸老先

生見謂公輔吾 壽皇駿駸嚮用矣而方考槃阿淵永其 讓不以萬來之養而易燕居之福匪棘其欲卒為帝師作 謂有道者乎然而生則遂循墻之志沒則極告第之榮吾於 大臣之親亦質之詩書無愧矣可

母通義郡夫人鮮于氏贈信國夫人和政郡夫人薛

氏贈和國夫人文安郡夫人王氏贈惠國夫人

敕為古大臣則上自三世皆寵嘉之而死於其母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滿其罔極之恩亦可以責移忠之報哉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承休襲美發育自躬恩斯勤斯鞠我良弼蓋副笄之飾崔弟之華一朝疇之不以為忝朕惟樞輔怵然永懷是用流以上國之封以世世配於禰廟而今而後庶幾吾大臣之不廢慕我也可

妻大寧郡夫人康氏封安定郡夫人

敕永惟二南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者皆其室家也矧吾輔臣孤立一意佐佑乃辟是不曰警戒相成之助歟且官某妻具位某氏酒醪之所羞雜佩之所贈皆天下賢傑也爰相夫子至於楚庸經文緯武績用甚茂則與夫汝水之壻南山之側遭世不淑動心忍性者可同年而語乎冠於命婦為若夫人我有異恩宜不汝吝可

迪功郎秘書省正字蔡幼學該脩進

至尊壽皇聖帝會要轉一官

敕且官某載筆東觀迄於成書序進一階可謂德賞並修鈔槧以昌爾文二典三謨亦其選也可

忠訓郎武學博士李興時知融州

敕具官某簡在右學諸生咸曰賢哉吾博士也滿歲宜遷官而自詭治民將以其淑人者施之行事融在嶺表嘗建旌鉞

而荆湖之輿鄰視旁郡為善地爰以付汝是謂異數尚其懋哉以踐爾言可

高文虎除將作監丞

敕具官某朕旁招俊彥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如恐不及矧子大史氏之舊引疾居家十有四年昔病今愈子環可後乎爾博學篤志承伯父之傳網羅舊聞述史遷之緒採之公論僉曰汝賢再轉為丞尚居繕監職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業毋以匠為嫌也可

武學諭范仲士除武學博士脩武郎黃襲然除武學

諭

並七月二日

敕具官某等國家設武科以取士有周道焉所以貫革之射息說劔搢笏冕衣裳在西學則皆俊游也矧若爾仲士爾襲然人所亟稱者乎分以橫經之席從以滿戶之履雖甚寵異

豈曰不宜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外制

和州防禦使殿前副指揮使郭果除宜州觀察使
 敕言者六軍皆以鄉將元戎一乘有瑋慈所二雅誦之庸示
 光寵矧我中權可無異數具官某鷹揚之勇輻湊之謀山阿
 將家今總一二躋勞屯所習長周廬訓我群騶壯我中壘累
 歲於此士聽無諱日者貝冑三十來閱庭內舍矢如破可以
 即戎朕圖爾功宜及懋賞枚數男爵峻極廉車禮均從班視
 古卿士是用命汝蓋周舊章光對明恩益思忠報無使行狩
 專羨車攻無使止居遺恨衿父則予以擇僉曰汝諧可

武略大夫侍衛步軍都虞候兼權侍衛馬軍司職事
 閻仲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勅曰者朕重冬狩之役又不欲乏武事也而為簡之師試諸



廷內於環列得師焉於步旅又得帥焉皆可以即戎朕甚嘉之具官某久於行陣積有戰多枚數壯士莫與儔伍解胸山之圍敗符離之返至今言之令人矜奮頃自遴選往我師徒百夫千夫各習其教往往營壘廬次之間無曷虛也於是閱也介冑堅好旌麾光明坐作進退戰中尺度朕惟勇爵以橫行為右階之最以刺羣為遙領之始悉不汝吝用賞懋功其對隆恩益殫忠力可

閣門者班趙弼奏祖故寧遠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贈大尉趙擢累遇郊祀登極未曾陳乞加贈特贈開府儀司三司

朕朕永懷將闕克勤王家宣勞實多贈典有闕具官某忠於許國勇不顧身能以衛社稷之心効於死封疆之力戰自東髮觀者汗額日者欲澄冗員嘗第元從閱實數千人之衆定

為十三歲之功爾獨最聞朕尤嘉嘆然論報自昔雖峻極於武階而訟言有孫尚少虧於褒律是用申命幽壤視儀上台以昭我不容賞之功以成爾無遺恨之美抑使介士奮於戎行可

朝散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鏞兼侍講四時三

勅朕與賢士大夫切磋經誼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春秋秋因為夷夏作也蓋聞在漢或申復讎之義或庶幾止戈之武而皆有大功號稱七制斷之經意孰得孰失朕將安所取此而誰與茂明之也具官某簡在法從蔚為名臣修聘北庭非禮勿聽往釐西事無言不酬斯可謂据古而通今者矣進之路朝重席以待其為朕深探遺經之指與漢二君行事以佐取舍爾信不為章句學者而朕顧不能辱所問與往其哉以副此好可

太中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沈揆兼侍講
敕朕與賢士大夫切磋經誼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春秋家
秋固為堯夏作也蓋聞在漢或申復讎之義或庶幾止戈之
武而皆有大功號稱七制斷之經意孰得孰失朕將安所取
此而誰與發明之也具官某紹興諸生遠寓高朝乾道博士
見知慈庭於今士林鮮矣輩行而况肯與朕游舊學進之路
朝重席以待其為朕深探遺經之指與漢二君行事以佐取
舍爾信不為章句學者而朕顧不能尊所聞歟雖憇哉以副
延佇可

朝請郎右正言黃艾兼侍講 三月二十

敕具官某諫臣朕所甚嘉與也迺者封囊朝奏而夕不下則
言者輒不自得豈朕意哉勸講開言有司未諭庸命汝艾切
曉經術晉陪後班無所降殺宜惟以爾聞見博洽宜在選中

亦使人人曉然知朕嘉與之意則繼此盡言不諱矣尚殫厥
心以副延佇可

湖南提刑孫逢吉奏邵州獄囚死者二十餘人守臣
湖澄持展二年磨勘

敕昔在三朝每歲盛夏以一札賜郡長吏為奸獄丁寧也自長
吏不奉此詔而吾民瘦死者滋衆爾某守邵亦以獄囚多死
見察於部使者母乃非朕寄元元之意乎貶損年勞以示薄
罰繼此領州無怠臬事可

文林郎邵州錄事參軍葉璿備職郎邵州司理參軍
李邠獄囚多死各特降一資

敕具官某爾為獄官而不省囚疾苦至多瘦死非所謂士師
不能治士者歟其鑄一階以警怠事可

大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

知興州吳挺守本官致仕

敕圖任世臣盡護蜀將繼緒十萬不從中覆蓋五六十年於此矣此意安在哉而欲致其事耶具官某性有忠勇之資學有韜鈴之素寬我西顧賢於長城假以數年庶底丕績而一旦以疾來諭願上夫將軍印綬此朕所以屏奏不省也雖然誦詩至於勤勞還詠歎辛苦則古者遣將數日即休未有以獨賢久勞若爾然者朕豈得不動於心乎姑徇忱辭使自休養若屬有疆場之事強為朕起何以報我爾其勿忘可

故太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致仕吳挺特贈少保

敕朕誕膺聖緒渴想賢勞方分託重之權尚阻勞還之禮眷惟三世每興而歸慨金之懷胡不百年遽有東首地紳之恨可為震悼何以追榮具官某為今价藩視古名將本之以應

揚之勇濟之以輻輳之才越在江源而不忘宗海之心既安蜀道而常為得隴之計是用倚以大事付之全師永惟王室之中興皆有世臣而後濟維周復古則召公是倡之功維漢御天則耿氏獨隆之力期爾晏歲對於昔人曾論疾之亡何而告哀之已至朕方深念莫起於九原國有常儀率加之二等肆禎渙渥以慰沉寘晉陪亞保之班配食先王之廟意有以勇爵至於聯左棘之華雖云愍章足以示前茅之勸可

持朕前武功大夫邠州團練使吳曦特授濠州團練使起復

敕具官某有金革之事測年之喪無辟自伯禽以來未之有改而况爾穢世為將乎移孝為忠朕所以強起汝也况蜀師十萬聽命爾家西陸晏然于今五紀方圖前烈宜及後人則脫爾於寄祿之階授爾以戎練之任宜以為利其是固

辭可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郭棣授利州觀察使致仕
激憫勞將帥畀以真祠尚復抗章勇於忘祿重違雅志評述
歸休爰進崇階以勸廉退具官其奮自將種卓有俊聲昔夏
韓門晉尹環列累歲於此六軍不譁方篤邦交久無疆事關
士雖倍戰功不多然中權屹然大敵知懼繫卿之力簡在朕
心所異壯猷不忘王室胡為解組遽此番車豈非以行百里
者末路之難而三世功名道家所忌乎勉從忱請良毋春懷
尚服寵榮益綴壽祉可

故利州觀察使致仕郭棣特贈寧遠軍承宣使

敕聽垂車之請亦既永嘆聞易箚之言可勝遐想宜舉恆典
以疇舊勞具官某自束髮之初有累尸之志方其實勇於宣
威沙漠之間竟爾收聲當偃伯靈臺之後然而戎有萬衆如
周畿兵我有千廬如漢中壘舉以副托究其設施歷年彌長
課効為最往者以厭直之請踐更于邊雖各州符亦以寄重
反即祠館從其憚煩曾鳴劍之未用何挂冠之已决朕方有
感德非忘杖杜之詩今願不然乃是迫桑榆之景覽此遺奏
為之盡傷爰錫使名視唐留務以華身後蓋國舊章宜高致
承用自寬慰可

耶律迺哩致仕

敕有能履瓊臺之習蹈不測來歸我可謂壯士矣胡為論疾
欲自便乎具官某耻事朔庭義不構漢觀光中國誓將滅胡
蓋壽皇之所寵嘉而朕待之勿替者也夫鳴劍之志未屆
而挂冠之請已决豈其以兩國方歡費勇不倍將退處以自
娛暇乎抑膂力既憊自視非昔人而不復感慙然也不然果
疾病耶重違忱請聽致爾事若以疾辭則宜庸釋可

耶律迺哩贈官

勅桂冠有請良惻余衷華髮有恩蓋絃爾後具官某以幽燕
任俠之氣懷江漢朝宗之心萬里來歸甚欲宣威於沙漠而
爾君為好適當偃伯於靈臺竟爾收聲至於賞恨蓋聞華夷
之分春秋所嚴有能擇衣冠於介鱗之間而願執干戈社
稷之役者此壯志令人永懷爰疏錫命之封庸示飾終之典
尚歆殊渥以安英寬可

正議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
峴磨勘轉正奉大夫

敕夫循次非所以待勞能也計年非所以處法從也而有司
以告重違舊章宜有命書且見明陟具官某以名臣之子自
託於儒生以夕郎之官試更於州組奉祠累歲益見靖共序
進一官曾非特典朕不敢廢姑慰永懷可

合州赤山縣多山至道觀中妙真人祈禱感應加封

中妙靈應真人

取具某神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羨至四方長吏有為
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一方則褒崇之與朕靡愛焉
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今蜀部使者來言爾神惠及閩境來
之掌故則建炎之所表章也爰錫命書申仍稱號所以寵嘉
神貺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

潼川府中江縣靈威廟善利侯祈禱感應加封善利

敷濟侯

敕具某神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羨至四方長吏有為
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一方則褒崇之與朕靡愛焉
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今蜀部使者來言爾神惠及閩境
然古祠前循所敬吾民其嘉賴不忘也爰錫命書申仍稱號

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之

盱眙軍通判

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為通守通掌北門之管姦民犯禁而莫之禦頃欲婦罪於微吏可乎其鑄一併以為不事事之戒可

武節大夫權發遣郢州任世安特轉一官尋任

敕具官某往時三遠吏不數易滿歲無虞則增秩以寵之蓋自建隆以來未有改也今爾乘障日有能聲爰進新階仍紅舊組爾其益固吾聞以訖外庸杖杜蘅坤之詩朕宜忘之乎可

從義郎權知恩州田祖嚴特轉一官

移具官某昔爾以婦地進秩而有司誤仍至勞之舊言於焉正名以示懋賞其服今命益見寵綬可

從正大夫奉國軍本官使提舉佑神觀事是列主官

國信所任滿無違闕特授宣政大夫

敕交鄰之禮於今為重自來帶與賓客言至於九執事皆所以覽示遠人以中國之有體也具官某昨長內庭嘗發贊幣竟以明習曾無忒違隣好不渝亦繫爾力勩勞滿歲懋賞宗階蓋國舊章朕豈汝吝可

朝散郎守司農少卿唐體仁除太常少卿

敕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浸遠放逸尚多非得博物洽聞學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爾少明經術務為有用探賸索隱耻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省而貳大農矣召對雍容効忠無隱其為朕典禮樂之事鍾鼓玉帛抑未也尚求其本而釐正之可

朝散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趙謚除軍器監丞權郎

中十一月

敕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備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摠其凡而已以爾舊弼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寡悔尤序進為長仍攝民事往其祗致無替舊可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樓鑰除中書舍人二十二月

敕壽皇初策在廷之士蓋極一時之選矣朕閱名籍得為相臣者二人焉樞臣者一人焉廷臣而下以聲績著見者迨不可枚數也具官某於是時嘗棄然為舉首而偶不中有司之度然至今海內士所樂道議論文章風流蘊藉則未嘗不在稱首也問者旁招時望實之本朝爾以攝官屬筆能道朕德意與其人才美之所宜文字之上下簡書之長短皆是用勸而僉言不同往往不奉吾詔仁者之勇見於封章肆用命爾

為真詞掖除書之出國人皆曰賢詩不云乎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朕於是蒙 壽皇得人之福矣昔者鄭為辭命終屬國僑唐掌帝制實先韓愈爾其懋哉稱此優異可

額內翰林醫痊李九齡轉翰林醫効

敕具官某天官之為六十而醫命士二十有八人周家之重醫也如此矧爾朕勞有以自見進之二秩視周命士往服明恩毋怠爾事可

判太史局吳澤荆大聲劉孝榮周端友職事不謹各降一官敕具官某等東方未明之作挈壺氏所以刺朝廷也朕夙興待旦而五夜之漏聲不肅是誰之咎歟各鐫一官敬共朝夕毋以為星官曆翁而弗汝察也可

秀州海鹽縣陳山龍王顯濟廟神母慶善夫人加薦福二字敕其神母朕既從二千石之言宏賁二子之祠維爾能與而子

共福吾民郡人推本所自而廟食之可無寵嘉申衍稱號以大慰民欲乎可

賜進士出身宣教郎趙善防係濮安懿王近屬更轉

一官

教具官某策士于庭而吾屬籍有以文克列于丙科朕既異焉而問諸宗人則於濮國為近抑可嘉已申命一官以勸青子爾其懋哉務自著見可

宗子顯夫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特補承信郎

教其國家所以待屬籍至矣不得雋於進士則有量試不得雋於量試則有免試皆欲使之齒仕版習吏事也爾其勉哉以稱朕意可

量試中宗子汝猗等八十一人補官

教其等凡有司考校之科甚嚴密也而獨寬於量試宗子蓋欲

使之齒仕版習吏事稍涉於文墨而不求其備爾等盍對明恩思所以自勉哉可

合格取應宗子時信等四十二人授官第一名補承

節郎餘補承信郎

教其等有司考試之法至嚴密也而獨優於宗室子夫既闕畧以取之而授官與寒畯等則非所以示公姑屬右銓以須器使可

四川宗子師說等十人赴殿試不及並特補承信

郎

教其等爾以宗黨越在兩州嘗得雋於有司而道阻且長弗獲與親策之選置而弗錄朕心惻焉亦授以官庸示篤教爾其懋哉可

宗子師鉉量試不中依近降指揮年四十以上特補

承信郎展三年出官

敕某有司考試之法至嚴密也而獨優於宗室子弟既優矣而猶不應令徒以強仕予之初官然必使為三年之滿而後筮仕用示篤叙不為苟私可

宗子汝璽對策中間全為御題首尾各用一詞湊成特降一官推恩補承信郎

敕具官某策士於庭而無以對宜不在第中以爾屬籍高而不求其備始命以官亦可謂茂恩矣可

廣東提刑李信甫奉朝奏大夫通判德慶府權美州張公蓋失陷官錢科擾民戶特降一官放罷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敕具官某嶺表以去廷遠而吏不自愛往往淪胥而為欺削爾一秩且不得與於民社之寄苟自愛者繼此尚少懲乎可

忠訓郎趙湧在任不職南劍守臣楊祐按罷輒敢伏闕妄論守臣特降一官仍押送寄居泉州拘管

敕具官某爾以屬籍試吏不自貴愛而見劾於州家亦既虧吾教矣詰爾自說復終失實錮一官俾爾省循可

四川制置立密奏承直郎知叙州慶符縣魏良心侵刻夷人又輕入夷國致殺死巡檢程仲乾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夷人畏靡而服威重爾為邊縣不足於斯二者而致吾疆吏於死地免官鐫秩是不謂之寬典乎可

知成都府立密奏從政郎錄事參軍史定之不親蒞獄致囚自刎死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夫為獄掾而弗躬弗親幽枉多矣囚致於自盡特其甚較著彰彰者也免官鐫秩是不謂之寬典乎可

文林郎婺州浦江縣丞趙大亨不遵依提刑司差委
推勘公事輒申任滿離任降一官

敕具官某士而不事事是欲素餐也爾方丞縣而再却憲臣
之檄以自擇便豈非不事事歟按章未上姑鑄一秩繼今知
懼斯可從政可

知萬州李圭奏脩職郎萬州司理參軍向紹祖獄囚
繫死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爾為獄官而不省囚疾苦至於墮指至於死而不
以告豈非所謂士師不能治士者歟其鑄一階以警台事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外制

慈福太皇太后冊寶書冊文官中大夫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轉大中大夫

敕迺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朕帥中宮從以婦子朝于重華
獲陪親尊上顯號於王母永惟一朝四世非常之休則亦二
三股肱克相孝治以輯威儀可無茂恩昭示褒律具官某任
重而道遠經明而行脩 累朝篤叙同姓然自熙寧以進士
對策而卿始以謹議冠群英自治平以儒臣本兵而卿始以
雅望位三事卓爾大雅百年而復見之朕甚嘉焉屬茲成禮
盍圖爾功維昔太任儀刑姜妣功在十亂德在二南於是周
公推本聖子作思齊之詩以歌之而仲尼定為六藝傳信萬
世朕今建事過於成王翳 曾不在周公之下曠勞進秩

實應經誼暗繼自今為
偉歎可

陪朕歲上萬年之觴頌不

篆寶文官通議大夫叅知政事陳騷轉通奉大夫

敕迺者具法駕以日南至朝慈福宮壽皇拜乎前壽母拜乎
後朕帥中宮從以婦子摺圭稽首奉上寶章亦惟輔臣克相
鉅典可無褻律以示同休具官某直內而方外博文而約禮
及見故老在紹興文獻之間蔚為儒宗極重華待從之選眷
言舊學簡在初潛所謂獨抱遺經能斷大事者矣晉預機政
益行所知俾予孝治度越千古蓋周頌大任而不及子孫逮
事之榮漢尊長樂而不備父母俱存之福洪惟我家一朝四
世自有載籍未之前聞翳卿特書盡善具美意朕式克至于
今日休宣惟兩宮將高廟亦寵嘉之序進一官匪以為報可
前導禮義使并奏禮畢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余

端禮轉通奉大夫

敕日奉寶冊上之慈福也乘輿所過觀者萬人夾道皆歸
美於朕躬朕豈敢專也則亦有宅心知訓之臣克輯盛事可
無褒寵用以示勸具官某直諒而多聞明哲而匪懈蓋退然
如不勝衣而道任天下之重謙謙鞠躬而勇過孟賁矣從將
潛邸陳誼最高晉翊鴻樞臨機必斷朕嘉賴焉迺者道予有
儀可象肆于竣事盍畱爾功朕誦思齊之詩推尊文王本之
太任於是蓋四世矣而周公始作大雅考引功德以昭前人
未必逮事王母親周旋揖遜乎其間也以今况古孰與朕休
如卿遭時亦曰鮮儷繼自今卿其以予萬億年對天之休將
書勞進秩不一而足焉尚其懋哉可

兵部尚書羅點母太淑人繆氏遇慶典恩特封齊安
郡大夫人

敕朕觀魯詩頌僖公之有道及其壽母於以知吾卿大夫之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母具位終氏克相君子種德云邁是生賢嗣為邦司直以點之議論風操過魯侯遠甚則爾母視魯夫人賢何如也義不貳其夫而善存集於晚年教行於子而淑譽聞於斯世肆朕嘉與游錫贊書秩以小君既封名郡抑與魯人請命于周而後作頌者異矣尚朕寵先以綬壽社可

中書舍人樓鑰母太碩人汪氏遇慶典恩特封太淑

人
敕朕觀魯詩頌僖公之有道及其壽母於以知吾卿大夫之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母具位汪氏克相君子為名大夫是生賢嗣世濟其美以鑰之議論風操過魯侯遠甚則爾母視魯夫人賢何如也爵雖從其大而善祥集於朕

年教行於子而令譽聞於斯世逮茲邦慶游錫贊書抑與魯人請命于周而後作頌者異矣尚朕寵光以綬壽社可

參知政事陳騏子臧孫遇慶典恩乞進封其母

敕日奉萬年之觴于朕王母嘉賴爾父爰進褒律而爾又以錫類之恩崇大其母膏沐之邑豈不榮哉具官某母具位某氏吾大臣內助也而及偕老方爾父夙夜匪懈熙我庶績亦惟爾母整齊家事而後得以并意一鄉不懷其私則從夫之爵雖不以癸未詔書後事曾封名邦朕何愛焉而况乎夫人獨得之也若夫可以久處約於燈火之初可以長處樂於簪裾之後凡百命婦於焉取式則此異恩又足用勸可

安定郡王子濤遇慶典恩轉官

敕維建隆磐石之宗澤流後裔維慈福奉觴之慶燕及高年兼二者以有言進一官而何吝具官某為今屬籍視古典刑

以孝恭友兄弟如周君陳以謹重率宗室如漢劉德至於試
吏允也過人信抱負之不群况行藏之無愧比觀掌故誰其
建事於四朝強起襲封茲謂勲遺之一老可以華國豈惟奉
祠方欽想於連尊宜亟蒙於殊渥假如老老亡元日之詔書
祇以親親亦盛時之恩意明揚進律晉陟承流其茂對於寵
光用永綏於眉壽可

慈福太皇太后姪淮東總領吳玘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朕嘗從上皇後恭上 慈福之册親聆 慈訓勉
之以學至今心不敢忘也而施恩外家久不予決甚失朕志
爰趣有司上之而爾某方饒淮師序進一秩以 太后訓朕
之意則爾亦宜自好修以成思齊太任之美矣可

吳璿方令誨

吳璿方令誨吳錡高直延

吳璿方令誨吳錡高直延

吳錡方分郡吳錡方分郡

吳銓等二十二人

研進 官燕祭等九人 進官一

迪功郎前金州司戶青陽炳文年九十一遇慶典恩

特封承務郎

敕具官某在易之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而朕身親見之豈
不盛哉餘慶溥將燕及人老俾爾晏歲齒于初官尚服寵榮
益綏壽 可

儒林郎御史臺副引贊官賈忱應奉

尊號冊寶了畢轉承直郎

敕具官某典禮行於上而澤下逮蓋廣愛之道也爾適幸會
亦與進秩尚務肅給母愆于儀可

朝散大夫軍器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考功郎
官黃由除將作監兼嘉王府直講

敕具官某朕有元子愛之固深而教之惟恐不至一時賓僚

儒學之選爾以魁倫之彥久儀群玉之府保保正色抗論不
回自少匠而為長蓋亦寵矣技巧精能非所以望汝也橫絃
朱印使吾兒有直諫多聞之益是惟休哉可

武德大夫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陳守忠係

重華宮淑妃陳氏親父久在殿陛特與帶行送郡刺
史

敕具官某於重華為掖庭之親於廣內為屬韃之列矧惟肅
給濟以靖共出入兩宮而無違周旋四姓而不競爰疇勞於
歲籥俾借重於州麾以歡庭幃以壯軒陛可

奉議郎太府寺丞曾三聘除秘書郎十二月二

敕道山蓬萊圖籍鉅萬士夫仰望真有磁車羽輪之隔游其
中者皆天下選也以爾力學自奮持論不阿憂國之心如飢
如渴擢自外府徑登清賞益讀未見書以昌遠業且使四部

秩然有序是為稱職哉可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之並除太府寺丞

十二月二

敕寺監皆有丞而外府設官特詳焉蓋欲上碑版曹之調度
下托有司之出納不可以非其人也以爾寧文辭蔚然明習
吏道勾稽棘寺平反為多爰俾序迂以酬勞勩爾崇之聲稱
籍甚蚤登著庭出守邊方召對尤敏使還朝蹟以慰公言所
貴於儒者謂其能通世務以其所學見之事功勉哉可

朝散大夫王進之知德慶府

敕具官某爾頃以天府貳車往守武陵突不得黔已復報罷
朕心憫焉晉康雖遠實 高皇興王之地舉以授汝以觀
汝能尚其懋哉毋替朕命可

張某知宜州

教具官某自桂林以南之州宜為大其與蠻人隣也宜為通
置侯固園重於他邦舉以付爾不謂之選擇而使子歟尚對
明恩無乏暹事可

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兼 皇子嘉王府翊善書蒙

兼侍講五年正月

教朕每歲仲春詔諸儒講路門將脩故事有日矣比覽名籍
為之矍然昔者所進今安在耶而不為予講也具官某以六
學之醇長於勸誦嘗發明春秋之旨纒纒可聽也何恙不已
而憫勞以大夫之事但與吾兒游乎夫文帝能前席賈生於
久不見之餘而武帝不能留汲黯於出入禁闥之日兩君治
効較然可觀爾不當起為予講耶詩不云乎素絲祝之良馬
六之彼妹者子何以告之此朕所以責望汝也可

從政郎建康府江寧縣尉趙汝章收使射賞轉文林

郎

教具官某澤宮不逮士無射御之習 壽皇以為此非所
以合文武也既策之廷中復取之園 於此皆得雋焉士亦
艱矣俾進一階用為如吾詔者之勸可

降授朝奉郎權通判建康府徐克任國子博士日奏

對失儀降官特復朝散郎致仕

教具官某闕庭之禮陵三軍者懼焉以其嚴也爾為博士長
而進對失容至於鑄秩朕豈深咎爾耶丞郡亡何幸未致事母
乃謹畏過自刻責手俾還舊官示棄前咎則朕之遇士大夫
明恕兼矣可

福建提刑盧彥德奏泉州同安縣尉鍾安老增強盜
希賞本州錄事參軍從政郎鄭繼功符同結錄更不
駁正繼功特降兩資放罷

敕具官某捕盜之責建隆舊章也比歲吏緣為欺往往傳會得官緝紳數以為言而重改作將以待實能焉爾汝治其獄可不審察竟以傳會之辭上之州家士師不能治士非是之謂歟其前兩秩仍免居官尚務者循以蓋前答可

前提舉廣南市舶江文叔容縱押綱官移易香網錢物特降一官

敕具官某建隆船司蓋長吏兼之尋以為有遺利也而專置使亦稍密矣爾領其事迺以貢輸屬汙吏然則何賴焉前之一官以為不謹所使者之戒可

知建康府余端禮奏武經郎李存道和羅准西總領所米般量少欠降一官

敕具官某時稜以首漕此大重也而爾不究心至見劾於帥爾責奪一階以警怠事尚其百循與不終棄可

郎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毛居實轉歸吏部授從義

敕具官某爾自謫籍得歸銓曹命之秩官往護陵寢其對恩渥毋忘懼思苟無後愆亦豈遐棄可

新知錢塘縣趙盛婺州通判吳璠並除職事官三

敕具官某等維昔忠獻光輔

高宗以建我家維今

太皇實佐求賢而無私謁天下誦之則以爾盛忠獻之後璠太皇家人也靖共在位克世其美而寘諸周行以勸勲戚不亦宜乎可

大理少卿許及之奉使回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昔臯陶明刑能弭猾夏之患爾吾諫臣也而為大理稽經傳古人自不寬非所謂淑問如臯陶者耶銜命北庭

且以覘國朕所為用汝也肆于歸報亶然獻忠蓋歷道其所更見至於未忝而未嘗一語及僕馬之病朕聞之有感焉書勞增秩是特舊章若屬有鄰國之大事爾其選哉可

閣門舍人蔣介奉使回特一官

敕具官某使於四方孔門以為難是可以觀士矣爾以西州之彥充職上閣意象容止宜如儒素蓋其所趣尚然也屬脩隣聘以爾輔行肆于歸報禮無違者書勞增秩蓋循舊章欲究爾能嗣有晉寵可

帶御器械蔡必勝除知閣門事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設科可使束帶與賓客言者皆高弟也矧吾上閣四方於此乎觀禮而可不用士乎爾以諸生習孫吳對策為天下第一操履趨尚學士大夫也 壽皇嘉之駿駸膺任朕方在潛邸每視朝輒屬意汝以為可在左右肆

我嗣服首加趣召俄而銜恤迺今來歸是用命汝典我閣事夫不以寒素處私入不以學問望右列其來尚矣自我作古追復仲尼之遺意爾其懋哉以圖忠報可

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倪思薦舉不當降一官

滿一期叙復朝散大夫

敕朕惟聽言信行雖高第不保其終身觀過知仁則寬朝宜諒其本意爰棄前咎俾復故官具官某蔚為國華簡在法從久居臺閣蓋習於推轂之風樂道縉紳亦恐有積新之恨云胡吏議及此上聞迺不知猾吏之為而徒錄名臣之後或者愛博至於言私雖薄示懲章豈遽忘於善類思皇多士朕所以舍舊而圖新求備一人爾毋為矯枉而過直可

降授通議大夫

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官陳峴薦舉不當降一官滿一期叙復通奉大夫

救朕惟聽言信行雖高第不保其終身觀過知仁則寬朝宜諒其本意爰及改歲俾還故官具官某屢典名藩久待從索以公卿大夫之後雅有振援則門生故吏之多豈皆決擇况重以名家之好則忘其賦狀之非及此上聞掛於吏議既往不咎朕所以舍舊而圖新永矢弗諼爾無為矯枉而過直可顯謨閣學士降授通奉大夫知建康府鄭僑與淳安令舒光改官不當降官滿一期叙復正議大夫

救具官某淳安令之獄至今人疑之朕徐考其所為主則皆吾賢卿大夫也吾賢卿大夫也而坐以繆舉之罰毋乃已重乎以爾經明行脩為海內所稱數而閱天下之士多矣門生故吏必善推擇而不苟取迺者所舉令其具如刑書邪則與其進不保其往孔子有是言矣不如刑書則是即墨大夫也豈以微文而廢善類爰棄前赴俾還故官其繼自今毋以精

失士之意益舉所知是謂忠報可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樓鑰磨勘轉朝議大夫

救計曰非所以處賢才也書勞非所以待法從也而有司以功令來上曰其人當進其官則朕亦重改焉耳具官某以文墨議論方代予言自吾與丞相執政進退群臣當不當功罪爾皆得以可否是正于其間不職授任亦異於百辟矣績用益彰聲望益茂則等而上之不過三數官皆將以待汝何屑屑以課日月增秩為事尚服訓辭以須明陟可

曾 知嚴州

救具官某贛川之曾人物相望仕至二千石者前後以十數厥聲茂焉爾習于家傳有志於古試以郡寄有志於民還奏便朝嘉其詳練惟嚴陵之輔郡實高廟之潛藩分以左將用撫吾民由小州得大州益勉厥職以大爾家可

林大中磨勘轉官

敕計日非所以待賢能也循次非所以優法從也而有司以功令告是為舊章庸可廢乎具官某以直道正基綱至于累歲以勇退紆州組殆將終更際之懋官一階不足酬也况夫訓詞深厚駁議剴切朕甚嘉之乎而有司會課姑惟增秩其尚欽承以須殊獎可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元萬壽觀使夏執中

所生母郡夫人沈氏贈崇國夫人

敕詩人誦后夫人之賢必以為某人之子之孫之甥之姪蓋推本其所從來不一而足也具官某所生母具位沈氏作配名門雅有淑德是生賢嗣為國元舅日者朕緣中伯之誼加錫命數視儀鼎司夫寵其身而不及其母豈所以宏貴外氏之祧乎是生不露膏沐之賜而死無以慰蓼莪之思也爰自

郡封陞華上國尚欽明恩永緩爾後可

故妻郡夫人諱氏贈寧國夫人

敕公卿將相處貴倨之勢而不驕非獨其身賢也警戒相成厥有內助具官某故妻具位諱氏嘗為吾舅氏之配與之共隱約矣今以吾舅申錫命數視儀鼎司敬共不違退若初筮推本所自非有如齊風雞鳴之配然耶夫生有中饋之勞而不及從夫之爵死祔於姑之室猶未離於郡小君也則吾外氏之祧尚有遺恨晉陟上國庸慰幽冥尚欽明恩益相夫子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外制 自紹熙五年八月以後

皇后初冊封贈三代

曾祖資政殿學士贈少師韓小曾贈太師

救慶曆嘉祐之盛萬世帝王基業也而弼亮之功惟爾先正
葉及奕葉嗣有象賢宜爾子孫與國無極具官某致修厥猷
益有令聞夷險一節見於艱難高宗圖舊晉諸樞筥而再入
穹廬特命不辱莫安宗社天下賴之然位不稱德有識同嘆
爰有曾孫來儼宸極朕嘗以國史次韓之事諭諸中官以
以續爰因追錫晉陟師垣非以為生蓋禮之稱可

曾祖母秦國夫人王氏贈魯國夫人魯國夫人文氏

贈國夫人

敕維昔忠獻身修家齊被于後昆將相三葉克對前人皆有

內助具位某氏夙以淑德嬪于相門輔佐君子繼世承弼永
惟鵲巢國君積行累功夫人起家與享休顯而召南推本以
為德足以配非偶然也是宜儲休載生賢后以綿國祚以大
家聲被封于秦亦既從爵中錫于魯蓋取諸頌使與禧公今
母千載相望豈不榮哉可

祖承議郎贈中奉大夫韓協贈太傅

勅朕聞漢齊之祀與周並傳漢之封君岌及苗裔矧惟韓氏
之勲度越自昔於是僅三世耳而胡浸微天命弗潛其殆冉
昌乎具官某於魏國為裔孫於少師子也學足以克家而宦
不達才足以用世而懷不得試即其靖退足見所存集善為
祥積於閨闈載篤其慶后所自生夫屈於名者享其實不雜
乎其身者遺其後晉班公傳誰曰不宜雖曰緣恩亦足用勸
可

祖母令人馮氏贈 國夫人

敕周人之頌任妣曰是有摯仲氏也是有莘長女也蓋本其
所自出必名邦大族而豈無故之福母儀天下手具位某氏
身為少師婦以奉魏祀於是浸微而不病其夫子之不遇敬
共朝夕世守弗違餘慶流光萃于今后詩不云乎君子萬年
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言周之盛天命附著使生淑
媛以為之妣則戎式克至于今休蓋祖烈也亦天意也新封
美號為之報本豈惟忠獻將吾祖宗實寵嘉之可

父朝奉大夫提舉佑神觀韓同卿

授揚州觀察使

敕詩人之誦賢后必曰是有摯仲氏也是有莘長子也蓋本
所自來必君侯 世家儲休積慶而豈一日之積哉具官某
魏忠獻公之裔孫也踐脩厥猷益自謹飭嘗試以事茂於材
猷是生淑媛來配潛邸肆朕嗣服正名長秋在詩之既醉曰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矧爾女士矧爾女士從以孫
子言有士行之女以為之配皆天意也維爾先正功在社稷
德在蒼生以克及此豈非天子威里故事必在右選爰解郡
綬改畀廉車宜益靖共以綏寵祿可

母氏贈國夫人

教朕誦周南至於葛覃后妃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皆其母
家實為之未嘗不忻慕也其位某氏吾后母也以吾后作配
朱邸共蘋蘩之道正帝宮獻種桂之種親事煩辱曾無吝
則其素教豈一日之積哉夫區區侯邦而渭陽之恩闕宮之
頌必及其母况以后德流化天下則推尊母氏可無茂恩且
與之共隱約於鷄鳴櫛盥之時而不與之共休顯於象服委
蛇之際揆之經誼本之人情皆非稍也昨以上國為君夫人
非徒示私亦足用勸可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克醴泉觀使益國公周必大

極恩贈三代

曾祖故朝奉郎贈大師潭國公衍加封

敕朕嗣守丕圖永懷元老而訪落不與於廟謀也

晉爵亞傳則所以推本世系以宏貴其先正之祧

具官某曾祖某躬行對於古人官學聞於當世位不稱德士

論惜之夫屈於名者身其實不獲一身者遺其後是宜燕及

曾孫蔚為名臣徧儀三事光輔兩朝也則追錄其積行之勤增

華其種德之報大啓立字晉封三秦非以為生蓋禮之稱可

曾祖母潭國夫人鄭氏贈秦國夫人

敕周之公孤並祀五廟以君夫人祔焉而世世享其官某曾

祖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躬備勤勞以詔婦子而生無

從爵之榮沒不得與共牢之報天命弗僭是生曾孫為吾輔

臣弼亮奕世朕循周制寵綬爾天誰其助之幼躬壽後爰因
舊號俾即新封用貫幽宅尚克永世可

祖故朝散大夫贈太師潭國公 諡封秦國公

敕成王之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歸美文王得人所以
來之遠也具官某故祖具官某世濟其美蔚為名臣然而德
業藏於身聲聞流於時官不過五品而位止郎舍也唯是一
經之教施于曾孫我 高宗取之 壽皇用之天下又安於
是三紀肆朕嗣服獲家餘休非所以來者遠歟疇勞報本茲
惟其時襲封於秦實應經誼可

祖母

敕朕純用周政廣恩錫類以褒大吾輔臣之世則燕及闔門
可無追命具 某故祖母某氏儀于前人益謹內則載篤其
慶萃于閭孫方周感時公侯皆君子也而風人木之衽席以

是為德在鵲巢功在采繁也我儀爾祖克大其後用見家政
庶幾召南從爵大邦以勸命婦可

父

敕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父子休顯著於春秋胡我元臣遺恨
禰廟此憫章之所由起歟具官某故父某襲美于家學振聲
于世科而雅不善宦老於博士功業不見於世而文辭但以
詔後人也然而過庭之訓插架之書淵淳駿發見於省子經
文緯武天下頌之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僕蒙申錫
非所以為義方勸也爰考古誼襲爵為公庶幾周魯家馬相
望不亦榮乎可

母

敕朕既本之經誼為公卿崇報禰廟以修移忠之報則女氏
與享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恩斯勤期

鞠我良弼譽在薦紳功在清廟夫嘗同其夫處約於燈火之初而不及同其子處樂於簪裾之後此吾大臣為之補南陔廢蓼莪也象服之弗被魚軒之弗乘有此寵綬足慰居往配食二姑以奉祀其明享哉因其舊統益以新封雖曰邦之亦足用勸可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彥穎登極恩轉光祿大夫

敕朕以眇躬嗣膺不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三朝計為元老夫致位丞弼方倚為相而不為苟同竟於謝事昔蕭望之意輕丞相而位不過御史大夫以為身計則不工以為道誼計多見其可尚也肆予詔服久矣里居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忘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以示

永懷以異樂告可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王蘭登極恩轉正議大夫

敕朕以眇躬嗣膺不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兩朝孤立一意方其受重華之託而光輔上皇始初之政志言謹論不自同於眾人蓋天下嘆其難長慮卻顧不苟安於一時又天下服其遠也肆於紹休適分帥閩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忘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式昭永懷亦異樂告可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洽登極恩轉通奉大夫

敕朕以眇躬嗣膺不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

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兩朝蔚為故老方淳熙之季年天下晏然橐弓橐矢簡在宥府不動聲氣而強本折衝之功自不可掩至於行藏庶幾前朝孫文懿張退傅之倫矣肆予紹服 佚外祠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忘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亦示永懷以異樂告可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登極恩轉朝請郎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子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學先聖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強為時起肆予初政式邇其歸騶之次對於以勸講朕將虛已聽焉爰因大賚叙進厥秩雖曰

舊章亦朕美意可

權戶部侍郎梁 登極恩轉官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方以民譽筮在從班肆予初政日月獻納而不記成王踐祚七月在風公劉在雅敬之在頌皆一時耆俊為之手自今以始朕日望之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異樂告可

在外侍從 登極恩贈父

敕朕方訪落求助自公卿大夫各加地進律矣則推本其世而褒大其家雖禮未有可不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勞而位不稱歿享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以爾某論思獻納著節兩朝肆予嗣服心在王室非忠孝之傳有自来歟增賚禰廟追錫崇階雖曰舊章亦以示勸可

在外侍從

登極恩贈母

敕朕既本之經誼為卿大夫宗建爾廟以侈移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以次申錫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為從臣夫鷄鳴警戒之道不篤則過庭之訓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謹爾其何以能移孝為忠也因其舊號易以新封雖曰邦彛亦足用勸可

在外宰執

登極恩贈妻

敕音成玉璫祚世修忠厚其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蓋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于室家具官某妻某氏克相夫子蔚為宗工積行累勞致位孤棘惟周人克廣孝思慰滿楸內肆予嗣服緊爾臣隣多助之至則為之推恩燕及閨門雖附于姑亦昨大國非苟為私蓋周道也可

在外侍從

登極恩封妻

敕朕觀二南之詩關雎為皇后鵲巢采蘋為君大夫妻作也則正家之化君臣一體然則力定長秋之位而可無以為爾內勸乎具官某妻某氏以爾夫子嘗為從臣獻納論思夙夜匪懈則入朝有鷄鳴之戒退食有羔羊之德非爾之助申錫命書晉之美號則在初政豈曰不宜可

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洪

邁弟朝散大夫新知陝州遂 登極恩母楚國夫人

沈氏加贈魏國夫人

敕朕訪落求助自卿大夫皆加地進律矣士有能尊禰廟至官一品斯足以報本矣而母氏與享為君夫人猶視列國宜益褒崇使之匹美具官某母具位某氏聿自名門作配君子遭時不淑萬里違離而勉正勸義庶幾風人所誦汝水之墳南山之側也天命弗僭宜享後福肆予踐祚益大爾封晉之

魏邦庸示光寵庶克用勸豈徒舊章可

右丞相趙汝愚初拜贈三代并妻七月丙子拜

曾祖 贈太傅

敕昔周公位冢宰成王為之作魯廟宣王中興則命召虎亦有秬鬯圭瓚以告文人我相同姓蓋周道也推本其先以致美報可無褒典以應經誼具官某曾祖具官某躬行對於古人譽處聞於公族然夷攷其世於漢恭憲王為裔孫於建國公為嗣子蓋屬未疏也而僅綴逍遙之班以其靖退足見所存夫屈於名者申於實不獲乎其身者遺其後是生曾孫迄為上相則追錄其積行之勤增華其種德之報朕敢忘周道乎晉陸帝傳於禮固宜可

曾祖母 氏贈中園夫人

敕 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 周召二南本之祗席以是為

內助之賢德在鵲巢功在采繁也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出於名門作配公姓身為建國婦以奉漢祀於是浸微而不病其夫子之不過世無風人無所著見爰及曾孫篤生賢哲然則取漢上之詩以名其國為 人俾世世享亦二南之意 歟可

祖 贈太傅

敕朕既質之六藝醜勞報本以褒吾相臣之祧則嗣有令德燕于後昆申命匹休庶幾周召並建五廟不亦宜乎具官某祖具官某以王公之胄而有學士大夫之習非無富貴之階而官不達也集善為祥聿生孝子載篤其慶發於聞孫詩不云乎執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忠孝之門豈一日之積哉我儀圖之宜爵公傳爰錫命書以貴幽壤可

祖母范氏贈 國夫人

救詩人之頌婦德必本其家世曰是齊侯之子東宮之妹也
是汾王之甥蹇父之子也具官其祖母具位見氏蓋齊陽之
是也濟北諸昆族望甚偉以其父兄子弟風流儒雅名滿天
下則爾以閨門之秀來嬪吉人克教其子得名篤行至於奕
葉遂間兩社揆之風雅無愧在昔 大邦美號饗與後福非
為生蓋德之稱可

父

贈温國公

救朕聞之周以魯孝公訓國 而漢亦謂劉德謹重使為大
常以率宗室赫然著于史傳 豈非以帝繫之餘世祿之及
而篤行者唯其人乎具官某父具書其踐修厥猷益自力學
被服造次必於仁義而事親之孝庶幾曾閔縉紳先生為之
起敬卒於小官法不應謚而相與誌其墓曰宋篤行君子也
尚論周漢豈非其倫肆其嗣子致位三事朕於是稽經據古

尊為禰廟作邑於温以寵嘉之積善之報足以不朽可

母李氏贈

夫人

救以 高帝子孫而再世婚姻不於勳侯貴戚而於書生是
宜有子蔚為名儒度越故事以宗人相具官某母具位李氏
又故丞相文正公七世孫也代有家法及爾不違克相其夫
力行孝友聚族百口曾無間言躬自勞苦以成永圖一簪一
珥先入後已足宜發祥萃于吾相夫能使其夫稱於沒世而
御不及百兩能使其子冠於多士而養不及萬鍾追錫懿音
晉封大國我有異數非爾曷堪可

妻

氏贈衛國夫人

救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示以正皆室家也我有近臣致位
丞弼願其內助晚不同休可無懸章以貴泉壤具官某妻具
位某氏雖嬪王族實寒賤也晁李二姑簪珥之望奕世載德

誰其嗣之而爾承休襲美無愧在昔克相夫子遂為名臣夫
與之廢約於鷄鳴榔盤之初而不處樂於象服委蛇之後儻
微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詠歌者乎都
陽小邦未足言稱晉封於衛庶幾碩人以配二姑水永廟食
可

翰林學士承旨李獻除空文閣學士知婺州改知太
平州

平州即朔州日除承旨

救夫厭直玉堂之廬而紆郡統士之操也閔勞豹尾之班而
便私計上之恩也具位某早以英華簡在烈祖晚益蘊藉眷
于上皇遭逢兩朝自守一節蓋高文大冊天下傳誦而微辭
幾諫世莫得聞也肆朕纂緒入惟求舊胡然勇退曳鈴其空
朕亦惟自古詞臣一視中外子羽修令兼為行人相如視草
嘗使于蜀朕獨可以弄翰墨苛留久虜卿乎峻延閣之班均

便藩之佚不以寶婺而以當塗去繁就簡冀爾整暇夫下無
懷寵之心而上有從欲之意君臣俱美不其臞歟可

正奉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二
百戶鄭僑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敕朕新嗣服將有事於合宮也遠惟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
太史談留滯周南不與從事議者惜之朕敢忘儒先乎具官
某經明行修士所高仰不但擢科為天下第一也越後留鑰
晉長天官上皇意也至朕而決迨及盛典式端其歸蓋視漢
有光焉增衍封畝第循故事方資告猷嗣有顯擢可

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讀黃裳封普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與也明乎郊禘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願朕曾何

以得之具官某吾舊學也切磋經誼及於春秋郊禘之際嚴
矣有一不敬至於四卜至於改牲仲尼正色書之以詔萬世
朕所深致戒焉肆予初禋克輯盛典本所自来簡在三益徽
之上田第循故事可與治國非卿誰哉可

中奉大夫試工部尚書趙彥逾封祥符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與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
某吾宗英也使于四方拔葵之操雖天下能誦之比冠後班
賢勞忠瘁太節不奪則世未之聞也肆相予祀克有上儀
徹之士田第循故事方圖爾功永稱殊渥可

中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侍講南昌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京鎧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與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
某以海內之英有言有績而執禮行於蠻貊遺愛被於江漢
往往薦紳能言之也履從班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聞
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增衍封腴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
顯擢可

朝議大夫試御史中丞謝深甫封臨海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與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
某以海內之英有言有績輦下彈壓不怒而成而回天之力
見於瑣闥迺若論思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聞也肆相
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士田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顯擢可

朝散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封清江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與也傳不云乎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非深知其義者將誰與講明之具官某吾舊學也切磋經誼及詩一編蓋自二南至我將之頌九交神明之道反覆言之肆予初禋克輯盛典非有感於此歟胙之食采雖循舊章無言不酬於是焉在可

中順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脩撰樓鑰封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與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海內之英綽有譽處蓋嘗久勞勗切矣遂陟掖垣遂躋

瑣闥不愜不喜天下誦之若夫囊封憤奏備極剴切於爾取其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士田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殊渥可

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林大中封永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將有事於合宮也遠惟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大史談留滯周南不與從事議者情之朕敢忘前御史乎具官某以海內之英譽處甚美嘗盡忠瘁侃然一臺之上矣越自外服晉陟詞垣式遄其歸遂相予祀蓋視漢有光焉胙之食采第循舊章其益論思以稱簡權可

朝議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封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與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海內之英綽有譽處方平居時恂恂唯謹而侃然正色一臺之上言人所難肆予初政爰貳冢宰爰長諫垣余曰汝諧也實相予紀克輯上儀徽之士田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寵數可

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孫達吉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朝奉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封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與也明乎郊禘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顧朕曾何以得之具官某吾舊學也蓋嘗與習禮矣每至於掃地而祭至敬無文允盡內心之道反覆言之肆予初裡克輯盛典非有

感於此歟朕之食采雖循故彙無言不副於是焉在可

太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兼脩玉牒官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袁詵友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與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軼群之才有言有績釐下彈壓外戶不閑民曹之令郡國晏然迺若論思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紀克輯上義增銜封股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顯權可

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西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梁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遠惟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以留滯周南不得從行為恨朕敢忘德臣乎具官某積

有民譽晉貳地官蓋方盡瘁於朝矣衛命此庭越在萬里之外肆予肇禋獨不侍祠朕是以於漢事有感也增大食米庸示永懷曷月端婦將有申錫可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許及之封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奧宗伯掌禮朕之所嘉賴也具官某以海內之英紳有譽處方貳春官以禮紹予自省牲視滌凡玉幣爵之事至於告時至於告備治及竣事禮無違者胙之食采益循舊章方時爾勞嗣有寵數可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將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

爰求儒先來相予祀具官某經明行脩士所高仰而越在藩服朕敢忘之乎昔者孝文受釐宣室召見賈誼而武帝建封顧使太史談晉滂周南不與從事二帝優劣於是乎見此朕所以式端爾婦也徹之上田雖循故事嚴俊尊帝蓋庶幾焉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外制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葛邲明堂加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與也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歷事兩朝爵為元輔蓋嘗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侍我烈祖爰暨上皇執珪幣見上帝者屢矣肆予肇禋均佚就國相維穆穆於以永懷方周盛時微予以二王之後聿來助祭有客頌之孝武始建漢家之封有臣如太史談而以留滯周南不與從事為恨朕雖不能比德於周邦視漢有光焉

其因舊章

增大食采非苟為恩蓋示不遺之意可

在外宰執明堂加恩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與也
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耆俊具官某歷事烈祖
勳為宗工蓋嘗齊明盛服習於侍祠之禮矣肆予肇禋均佚
分闡相維穆穆於以永懷方周盛時有客助祭詩人頌之孝
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留滯周 南以為恨朕雖不
能比德於周抑視漢有光焉其因舊章增大食采非為為惠
蓋示不遺可

在外侍從明堂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與也
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簡在烈祖
對為名臣蓋嘗齊明盛服於侍祠之禮矣肆予肇禋均佚
館外服或云越在輔即或云越在相維穆穆於以永懷夫留太史

於周南自昔浩嘆劉賈生於宣室至今美談朕覽漢事豈
能愍然於鄉等乎爰因舊章增大食采非苟為惠蓋示不
遺可

張淑妃明堂恩贈三代

曾祖

敕朕有事於合宮既蒙嘉貺均休於戚里益廣茂恩眷言妃
德之賢夙備皇宮之列爰稽邦典追賞曾門具位某氏故曾
祖某謙和本於性資醇厚推於鄉黨善修於身而不享其報
慶沉於後而端有其原迨其三世之孫遂應四星之象茲盼祭
澤爰陟師垣精爽如存寵光是服可

曾祖母

敕備慈庭之妃掖象應四星敷祭澤於私門寵及二世具位某
氏故曾祖母某氏柔嘉協 淑謹派徽好善稱婦族之間

種德及子孫之遠是生賢女 選皇宮慶霽漏泉郵章告第
懿魂未泯新渥其承可

祖

敕朕肇盛禮於明堂敷大賚于天下惟慈宮之妃列夙膺皇
眷之隆加異典於私庭實率邦彝之舊具位某氏故祖某官
其善積於已行信於人報不在於一時慶乃派於再世澤被
女孫之淑象應四星 之恩寵齊三事茲開大國載錫
懋書永遂有光靈魂式慰可

祖母

敕熙事備成湛恩汪濊乃眷四妃之貴列于皇宮爰加再世
之封賁其祖配具位某氏故祖母某氏相夫以勤儉為本肅
後多福慶之儲孫枝生賢門楣遂大朝敷祭澤邦有舊童爰
改昨於營立尚歆承於稟命可

父

敕方被神釐慶成三歲永言妃德象應四星爰加懋章用慰
禰廟具位某氏故父具官某勅躬有慶操行靡它豹畧之才
高於革行鷄鳴之配出於閨門茲誕布於湛恩宜追盼於郵
典爰因舊爵改畀新封精爽如存寵光是服可

母

敕朕方謹親祠恩如湛露亦懷妃掖念在蓂莢爰按邦彝載
盼贈興具位某氏故母某氏蔚有婦德克相夫家凡此嬪則
之賢莫匪母儀之訓生蒙象服既極寵光沒啓茅封又多福
履茲敷惠澤更建名邦尚克歆承以慰冥漠可

右丞相趙汝愚 明堂恩贈三代

曾祖 贈太師

敕朕觀成王踐祚肇稱盛禮端美辟公相維穆穆文武宣播

燕及皇天朕甚慕焉屬茲受釐無德不報蓋周道也具官某曾祖具官某積有善祥單及來裔是生者哲為吾相臣維周公孤並建五廟賜也婦胙游有寵嘉賓爾曾孫共輯熙聖賈制亡失何以崇報爰頒異數晉陟師垣庶幾疇勞無愧在昔可

曾祖母 氏贈陳國夫人

敕周之祭澤至於既醉盛矣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則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于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克相夫子行修閨門聿生曾孫間我兩社朕惟周人推廣孝思慰滿祖內於茲初裡佐佑乃辟實維爾孫則綏以寵光胙以大姬之國朕敢忘周道乎可

祖 贈申國公

敕朕閱宗人之譜蓋因侍祠追錫其祖父尊寵多矣未有子

孫致位三事而後及此者具官某祖具官某雖在天族猶寒畯也克世其家濟以清約是生良弼簡在兩朝如周諸姬如唐諸李於是度越凡例及於茂恩矧惟肇裡澤及四海爰錫公爵作都于申其視宗牒不有光歟可

祖母晁氏贈吳國夫人

敕維昔宗婦不少概見而衛有碩人魯有令母於周諸姬獨著名於六藝豈不盛哉具官某祖母具位某氏以濟陽之是來奉漢祀迺生孝子名在薦紳迺生聞孫功在清廟肆盼祭澤洽比幽明申命于吳增大爾邑蓋與衛姜魯母相望千載亦足為宗婦之勸矣可

父 贈 國公

敕朕讀史至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公卿位者而坐耐金奪國動以百數未嘗不慨嘆也於是既祠純用周政策

宗輔告其文人申錫名邦宏賁禰廟具官某父具官某以同
姓而行誼篤於韋布以右選而聲聞賢於儒林即所躬行施
及其子遂魁多士遂冠後班擢自樞筦徃司宰事疇昔之夕
相予合宮三靈具依百福來下洪惟我家生此賢祗本五百
世與周匹休下視漢事則九原可以自慰矣可

母李氏贈異國夫人

敕朕既舍爵書勞為公卿大夫崇報禰廟則母氏與享可無
褒典使之匹休具官某母具位某氏嘗相其夫以孝聞於四
海嘗教其子以賢著於三朝日者爾予相予世室克賴盛儀
而可忘所自乎因其舊號錫以新封我圖異方用以命汝其
世世享以綏後人可

妻 氏贈益國夫人

敕魯人之頌信公至於閔官享祀不忒及其令妻以是為內

助之賢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嘗與吾相臣共隱約躬定省
想夫蘋藻之共俎豆之飾以薦時事無或不虔也日者合宮
而爾夫有駿奔之恭無跛倚之色推本內助賢於魯人我錫
膺書冊封於益奚斯作頌侯邦之私孰如爾名藏在王府可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陳騏 明堂恩贈三代

曾祖贈少保駁贈太保

敕朕觀成王踐阼肇稱盛禮而歸美辟公相維穆穆文武宣
哲以克燕安甚心慕之屬茲受釐無德不報蓋周道也具官
某曾祖具官某躬行對於古人汎愛聞於鄉譽而懷道不試
士論惜之集為善祥覃及米裔是生耆哲為吾樞臣維周二
孤並建五廟賜鬯歸胙游有寵嘉資爾曾孫共輯熙事而周
制亡矣何以崇報申錫命書晉陞帝保以義起禮亦庶幾焉
可

曾祖母滕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

敕周之祭澤至於既醉盛矣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則周家忠厚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于室家具官其曾祖母具位某氏克相夫子行修閨門是生曾孫功在宗社且夫既醉非旅酬之事歟推廣孝思慰滿相內况朕初裡懼關於禮佐佑乃辟實維爾孫則綏以寵光為之報本侈其舊封胙以上國朕何愧於周乎可

祖贈少傅策贈太傅

敕朕既本之六藝不愛高爵以宏賁陳氏之桃則嗣有令德休于後昆可無褒典以應經誼具官某祖具官某當天下之清得幽人之履太史之觀風不講而文采無以自見孝廉之科廢而實行不上於計書也天命弗僭為之生孫既長樞筵又陪國論推本所自當及茂恩肆予初裡疇勞相祀宜及爾

考並為三公荷天之休其世世享可

祖母崇國夫人朱氏贈福國夫人

敕既醉之卒章曰豔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群臣皆有士行之女以為之妃使生賢智子孫是以傳世具官某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嬪于名門儀于前人以詔婦子載篤厥慶萃於聞孫夷攷其行不足以當既醉之卒章乎有崇故封未之言稱大邦美號聿後其姑質之二雅誰曰不可可

父贈少師謹贈太師

敕自亞保以來及是三葉蓋王室百年之間而幼躬燾後如一日也於吾宗工尊為禰廟朕豈敢尚於禮乎具官父具官某義方之教不以簾金陰德之傳不以駟馬成我碩輔蔚為宗工緯武經文何鄉不可是不謂之賢考歟日者合宮有嚴羨報生民尊祖視古不慙而大臣之禰位不稱德以卑臨尊

殆非周道申錫贊書冠班九棘非以為生蓋禮之稱可

母祀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信國夫人王氏贈福國夫人

教為吾股肱之臣上有三世皆褒大之而況於其母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之予心惻焉具官某母具位某氏承休襲美發育自躬恩斯勤斯鞠我良弼泉蘋所共雜佩所贈恭儉精白無非教也揆諸周制則被以象服乘之魚軒為君夫人孰爾宜者亦視王母並建大邦雖曰均鑿誠有以致此矣可

妻 氏封

教朕誦二南之詩流苴采繁相與共祭自天子達皆內助也仲尼序詩定為篇首寓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来自名門克相夫子會期有鷄鳴相警戒之道而退食有鵠巢致節

儉之德日者合官而駢也相予肆祀吉蠲齋明迨及竣事禮無違者則豈唯關雎之助哉而爾亦與有勞矣錫之美號爰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鑰 明堂恩父贈通奉大夫璩加贈正議大夫

教朕既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為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為才大夫而用不盡歿為賢考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百執事在廟爾鑰不但駿奔匪懈而發揮潤色凡祀之大號皆稱朕意非爾素教而克然歟追錫有彝爰進厥秩非以為生亦德之稱可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 明堂恩贈父

教朕既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為之

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美而位不稱歿享義方之報祿燧叔碑牘云生為耀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裡百執事在廟爾其不但駿奔匪懈而敬之顯思之戒日徹於聽聞也劬躬盡後非爾素教之所自來歟追錫有彛爰進厥秩非以為生亦德之稱可

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 明堂恩贈父

敕朕方舍爵書勞自吾後臣以次第報則推本世繫及其禰廟皆寵綬之亦祭澤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少而英發晚益深造渡江諸老多其師友嘗歷郎闈秉史筆力詆和議緒正謗史蓋官雖薄而志在於天下後世也位不稱德識者恨之屬予肇裡有嚴美報則爾有賢子勸講路門可無褒典以慰罔極之懷乎追錫崇階用貴泉壤非以為生亦德之稱可

母

敕朕既為卿大夫宏貴禰廟以侈教忠之報則母氏與享可無申錫使之匹休具官某母具位某氏来自名家克相夫子本之純厚中以敬恭其仰而事姑備極順適俯視騰御又何其不察察也是宜篤慶聿生賢子藎為儒宗名滿天下則加以美號用慰孝思我有茂恩宜不汝吝可

右諫議大夫張叔椿 明堂恩贈母

敕朕方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則為之報本及於母氏使匹休於禰廟不亦可乎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克相大雅如商甘盤復生賢嗣如唐孺然而生不得與於後爵之榮晚不得享夫五鼎之養儻無愍章以貫幽壤何以慰爾之廢蓼莪也因其舊號益以新封雖曰邦彛亦足用勸可

妻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勉以正皆室家也我有從班豈無

內助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儀于前人克濟其美遂相夫子為吾諱臣夫與之處約於雞鳴榔盥之初而不與之處樂於象服委蛇之後儻無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遺世不淑詠歌辛若者乎爰錫贊書以賁幽宅可

孫逢吉

明堂恩妻恭人李氏封令人

敕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流苻采蘋相與共祭自天子達皆內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為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具位某氏以爾夫子為吾從臣肆予初禋執事有恪以朕之獲助於長秋則爾亦可以職之賞矣晉封美號庸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在外侍從

明堂恩贈父

敕朕既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為之深本詩不云乎孝子不置詠錫爾類蓋周道也具官某故父

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勤而位不稱沒饗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有嚴美報生民尊祖視古不慚而可以忘爾某之禘廟乎本之經誼追錫崇階非以為生亦禮之稱可

在外侍從

明堂恩封妻

敕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流苻采蘋相與共祭自天子達皆內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為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以爾夫子為吾從臣肆予初禋克輯盛典則豈惟長秋之故亦爾巨工嬪婦其流及上則不失職之賞庸可後乎晉封美號爰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汪大定知九江郡

敕具官某嘗為嶺南郡卓然以廉惠聞而無以旌異之何以勸遠吏乎九江名邦牧以選授是用命汝式賞賢勞益圖民庸以俟迪簡可

倉部員外郎汪梓陞郎中八月十四日除

敕以日月為功固非所以待賢能也而功令亦不可廢况晉陟為郎與員外置者絕有間抑之以昭宿業勸寡過庸可廢乎可

朝散郎江西提舉汪遠除員外郎

敕具官某難進易退賢士之操也爾某議禮容臺浸有休閒汲汲焉以外服為請雖留行不顧也將指奏公亟頒召節則舒遲累月翔集可觀是不謂之士操歟郎闈之選南宮曷請徃其欽承踐修家學可

中奉大夫提舉冲佑觀豐誼除吏部郎官奉議郎王聞詩除考功郎官並九月八日

敕具官某等任至於刺史二千石亦通顯矣而浩然有歸志是不謂廉退之操歟爾誼持節湖湘吏畏其敏而固稱耆爾聞詩秉麾淮向民安其寬而固諗疾朕以是嘉之俾還郎省分治銓事往祇成命母有遐心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京鏜初除贈三代

曾祖 贈太子太保

勅昔宣王中興登用將相必推其世系本之始祖自南仲召
虎韓侯之雅皆為此言謂是文武成康之世積累致然而非
一日之故也具官某故曾祖某躬行對于古人鄉譽高於月
旦而懷道不試有識惜之爰及曾孫遂生賢佐夷考其世則
朕之得人所自來遠原始根本可獨愧於周乎追錫官保視
儀孤卿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曾祖母 氏贈郡夫人

勅周之公孤並建五廟以君夫人祔焉而世世享亦惟群臣
能有功於國者必有助於其家者也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

來自名門作配君子躬備勤勞以詔婦子而生無從爵之榮
歿不得與於共牢之享天命弗僭是生曾孫為吾輔臣以明
樞筦朕循周制寵綏爾夫申錫郡封視古命婦用賁幽宅亦
足以報可

祖 贈太子少傅

勅成王之雅曰九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
皇多士生比王國蓋言周之得人繇文王以來世家之所由
生也具官某故祖某克承其緒以紹前聞因之以共儉加之
以惠和至于生孫偉然人望佐我宥府海內晏然揆諸周人
寅念祖烈及其世家則爾勛躬燾後可無褒典以慰居性命
之儲傳於禮固宜可

祖母

勅朕既純用周政廣恩錫類以褒大吾輔臣之世則燕及闈

門宜有追命使之匹休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儀于前人益謹
內則載篤其慶萃于聞孫方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風人
本之衽席以為德在鵲巢功在采繁也我儀爾祖克大其後
用見家政庶幾台南為君夫人斯禮之稱可

父

勅為吾股肱之臣褒及三世而况禰廟乎周公拜前魯公拜
後亦周道也顧今九原已不可作此憫章之所由起歟具官
某故父某官某德積於身而位不過八品行修於家而功業
不見於世過庭之訓施於嗣人而資父之忠簡在烈祖肆朕
續緒擢為樞臣天下賴之繫爾之訓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不有申錫非所以為積行種德者勸也爰考古誼爵
為公師其始自今不一而足可

母

勅朕既本之經誼為卿大夫崇報禰廟以修教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以次寵綏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来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為樞臣譽在薦紳功在清廟夫鷄鳴警戒之道不篤則一經之教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謹爾鏗何以能移孝為忠也因其舊跡益以新封雖曰曩章亦足用勸可

工部尚書趙彥通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恩數

依執政月十八日

勅維我烈祖作新同姓使與天下寒士共趨功名之會蓋一時興起藹然多名卿大夫矣朕方相其魁傑而次第用之以昭我烈祖作人之盛具官某奮自儒科積有民譽蓋拔膏粱之習而獨清修苦節甚於布衣豈惟不以高帝子孫自居而謙謙唯謹不敢遺於僮僕也肆朕嗣服而忠勞見於大節之

際夷考周漢同姓有幾則朕將何以對揚 烈祖之意昔周人叔康王之事而孜孜於仲山南宮毛漢錄代來之功而額獨後朱虛之賞二代治効醇疵與其俗薄厚於是乎見是用極之以祕殿之隆名申之以 轄之異數分釐番都增大食采凡所以尊寵卿至矣尚其懋哉毋忘忠報可

右正言黃度除直顯模閣知平江府乞祠祿差主管

冲佑觀

勅具官某昔者汲黯薄淮陽而願備左右拾遺補過蓋天下不以黷為懷寵而咎漢武之不容直士也姑蘇近輔朕重其牧以爾變懷材厲操齊以惠和是用輟從諫省以重比門而不屑說若爾度有汲直之風矣無乃使朕侂漢武乎從欲奉祠固非朕意毋為考槃永矢弗告則予汝懷可

新除考功郎官王聞詩覃恩轉官

勅具官某朕方罷祠而爾端歸留之即闢以濟世美緣思進秩又率舊章視漢賈生召對宣室而不見用爾不謂之遭時乎可

知忠國府木待問除煥草閣待制

勅朕方隆孝治瞻言慈帑昔者所進今誰在乎將第其功而何舊學越在外服也具官某蚤以擣筆簡在烈祖晚而勸講眷于上皇胡然江湖荏苒歲月一時輦作迭為三事而猶紆宣成之組乎自魁多士又班從官於今守宣事久論定而又遭歲不叔克完爾心詔瘠起痿闔郡見德朕覽奏計益嘉賢勞欠對曰清我有異數一朝疇之誰曰不可可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友除右司員外郎九月二十

勅具官某詩不云乎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自章爾某似之輟從即闢來掾宰事蓋將試可以究爾能尚其

懋哉母曰序進可

韓彥直致仕

敕三朝法從方欽企於告猷奕世賢勞何遽聞於謝事姑惟從欲盍亦疏恩具官某顯允材猷懋昭聲聞以雲臺功臣之後奮自儒科以壁水寒峻之交明於世務踐更中外嘗試險夷投之於撥煩而咸宜強之以易武而不愠至於歸休殊館殆遺簪紱之榮論次本朝雅有簡編之樂肆予初政懷此舊人屬抱沉痾竟安居里亟頒新渥猶阻侍朝覽奏牘之所陳想心拖紳之何及晚節末路固莫奪於忱辭故國世臣尚益緩於壽嘏於焉增秩抑又念功可

四川制置使奏辟知州慶符縣謝辛討捕叛夷有

勞身死特贈

敕某官以攝官而冒萬死以保縣而奏膚公有臣如此而

無位無年可為嘆惜也追錫一秩寄於異恩以慰沉寘直勸來者可

煥章閣待制知鄂州

信知池州

敕故事以待制而上官典于大州大抵以望郡多宿兵耳朕方以此意擇牧敢輕授乎具官某奮於書生而為才大夫肆我烈祖簡在法從代言掖垣 敕瑣闥議論風指得聞時

蓋薦為紳翕然以為落筆妙天下也晚領名藩屢聞最課夫鄂渚池陽今江湖重兵處也萬竈與民居相錯而介士往往不樂於文吏朕即已試自鄂徙池爾其深知托重之意而不厭薄以是為煩調護也而非苟易置則予汝嘉可

端明殿學士中大夫新知建康府趙彥逾改除四川

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

敕分閩於外蜀為專宿師於邊蜀為重欲省賦以裕民又蜀為急而比年謀帥多輟從臣朕擇其人班在承轄尤所以加

惠蜀也具官某廉足以律百吏之貪靜足以應多故之變簡在兩朝績用甚茂至於試之撥煩而無難辭居之絕遠而無愠色又何其過人也羽儀禁涂物望愈備肆朕嗣服益見忠操引以自近宜在本朝朕亦惟自昔功業之臣一視中外鄭武相周義和就國鄴侯當軸平陽徂齊以卿一意首公無有遐邇其為朕崎嶇萬里以寬西顧豈顧介然于懷歟昔在神考亦強趙抃而今朕所以煩卿又自有意噫周以宗強苟不居中必為二伯此王道也非朕所以煩卿之意乎式盡其歸日月可冀可

新除江東提刑陳公亮除福建轉運副使

敕具官某凡持寰內之節往往雅意本朝也爾詳刑于郊風績甚茂簡在慈哀行且過歸而秉心無競固自引卻將輪江表亦非其好我圖爾居莫如閩部會使者易地爰改畀爾其

為朕通八郡之鹽筴以紓吾民則朕以憚可

趙渙補官

敕具官某曆學不精占天者病之爾以家傳蓋究其術自吾賢士大夫亟稱焉取諸右階使為保章氏其與昧人訂正疏略以成吾敬授人時之志可

潛邸有勞轉官

敕具官某朕第醜潛邸之勞雖小臣不忍遺而亦不敢私也以爾歷年彌久庸進二階其尚靖共毋曰倖得可

薛登降兩官

敕具官某古之人重請而况違三尺以請乎違三尺以請且不可又以不得志焉而咎所從請之人宜鑒兩階以警貪員可

骨舜輔隨金國賀正使充引接儀範四程循於職部

敕具官某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嘗隸使事舉驅馳勞進一階且書於籍為賞亦不薄矣可

趙公介知舒州

敕具官某龍舒於淮為名郡擇守往往皆名流也爾所試吏雅有治稱蓋薦紳翕然以為通才爰付此土以究爾能尚其懋哉以圖報効可

趙蕃知嘉定府

敕具官某爾以蜀之人望之子而典州有治行是用明陟畀爾潛藩矧嘗為別駕民譽藹然於焉尔符可謂衆允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侶之益茂乃績無忝所生可

淮西提舉張同之磨勘合轉一官乞回授封母

敕具官某以年勞增秩其在功令會計至纖悉也而爾同之固請馳恩於母是足以發明人子之心矣詩不云乎是用作

歌將母來諗此周所以勞使臣也爾方馳驅淮甸勞來安集
吾民則朕豈有愛於此哉可

朝奉大夫江東提舉陳士楚除吏部郎官九月二十一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之臣持節行郡且滿歲矣趣歸郎省以
慰永懷經說一編尤在藏史朕方資之潤色初政無言不酬將
有殊渥可

閣 朝奉郎湖北提刑陳謙收捕徭寇有勞特除直學士

敕具官某有以書生而可以即我是不謂之長才歟爾某嘗
有位於朝矣介在下僚無以著見試之劇郡談笑而理越持
湖節遂克徭寇誠得如數十輩萬物吐氣非爾之謂乎寓直
延閣姑以勸功實諸周行誰曰不可可

汪楚材王圭收捕徭寇特轉三官

敕具官某徭人犯邊爾以戶掾攝機幕以繼汪能帥其旅
不日克之有司差其獲級宜進三階悉以畀汝以勸果毅可

知宜州沙世堅收捕徭寇有勞特轉團練使

敕具官某爾威名著於嶺南薦紳能言之比擢自遠服改畀
郡符而桂林之奏牘始至日者討平徭人爾功居多朕益壯
之粵自刺州寵以戎團之峻賞不踰時吾豈愛此義不辭難
汝將安報乎可

知饒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九月二十七日

敕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間
宜得名士爾簡蚤有賢譽不求聞達徒勞縣章益務持養是
以不俟滿歲俾長胄子豈惟諸生又以為善類勸也可

廣西提刑胡長卿除廣西路轉運判官王官冲佑觀
張玠除廣西提刑

敕具官某嶺南去朝廷遠而民困於塩筴之數易枉於訟鉅之偏聽朕惻然念之為擇膚使以爾長卿嘗司臬事晉之翰潛以爾珣嘗持湖節俾之詳刑其各為朕布宣德意以惠遠氓則朕以懌可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壽並除太學博士九月二十七日

敕具官某朕新嗣服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間亦盍序進矣爾希點爾壽俱以名勝承掌學士之版譽處藹然也晉之講席發明經意僉曰汝宜則朕以懌可

祕書省正字李壁除校書郎九月二十九日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侶之以爾先人文墨議論之選而垂名千載但見於史筆宜爾之能嗣其業也校讐冊府益博爾文鴻漸之序於是焉始可

主管架閣文字陳武除國子正戴溪除太學錄並十月

敕具官某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間宜得名士爾溪爾武皆以經行教授于鄉後游之履滿戶外也凡學之胄子與國俊造爾其為我糾治校數之益自著見以頌明陟可

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贈三代

曾祖少師崇國公謚清簡 加贈太傅

敕朕閱宗人之牒蓋追錫其祖父尊寵多矣未有子孫以功名著見致位丞轄而後及此者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雖在天族猶寒畯也克世其家濟以清約易名之謚同姓蓋鮮是豈苟得之哉迺生曾孫簡在法從肆朕嗣服厥功甚茂於是度越凡例及於異恩而爾亦自三孤晉陞帝傳其視宗牒不有光乎可

曾祖母崇國夫人

氏加贈

國夫人

教婦德為難而宗婦尤難其人也朕觀詩人之誦賢婦於諸姬獨稱魯衛豈不謂之難歟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出於名門作配崇國潔純自持動有軌度假使生周之時則衛姜魯母之倫矣侑食于崇於禮為稱晉封大國又以聞孫凡爾宗婦視此用勸可

祖

加贈太子太傅

敕朕觀漢宗室以恩澤侯且王者何限曾不長久往往國降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古人所以歎息也具官某故祖具官某以崇國之子益自好修克勤克順以詔厥後至於孫子遂為餘臣而朕亦追錄其種德之功為之美報粵自右階丞濟宮傳其視漢王侯自著浸微何相絕也尚克有知是以自慰可

祖母淑人

氏贈

郡夫人

敕詩不云乎藝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况得才而用之而不錄其所自生非詩教也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覃及其孫迺生才美周人作頌祖妣攸同蓋未有不獲助於其內而收効於其後者粵自命婦躡以郡封為君夫人實應經誼可

父

加贈太子少師

敕自帝傳以來於是三葉而義方之教何其獨隆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以王公之胄而有士大夫之習非無富貴之階而宦不達也集善為祥聿生賢子清名特操庶幾儀休其視漢儒不以籬金而以一經不以駟馬而以陰德殆無愧焉寵之官師雖曰褒典非以為生蓋德之稱可

妻淑人

氏贈

郡夫人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勉以正皆室家也我有近臣致位

丞弼顧其內助晚不同休可無愍章以賁泉壤具官某故妻
具位某氏儀于前人克濟其美遂相夫子曳履從班夫與之
處約於鷄鳴盥櫛之初而不與之處樂於象服委蛇之後儻
微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詠歌辛苦者
乎粵自命婦疏以郡封爾其享哉永祔姑室可

龍圖閣待制知潼州府閻蒼舒除煥章閣直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敕朕新嗣服有懷者俊庶幾聞而作興曰盍歸乎來而何遽
以賢勞欲解州組不顧乎具官某材猷出於輦學議論近於
前聞蚤陪禁路邁往不群而晚為岳牧又何其豈弟也竟上
儼章將就居里六閣通班莫高於學士殊庭均逸莫便於外
祠申錫命書勉從而欲毋為考槃永矢弗告此朕之所以圖
於卿也可

知成州字文子震知潼川府

敕具官某以吾臺閣之臣而淹恤之久僅起為州又絕遠外
此士論所甚鬱鬱也潼於所部為東西蜀地望甚重昇爾州
組庶究爾能益輯外庸嗣有褒異可

新知真州權安節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朝奉大夫徐
柵除廣東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夫持節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
以下士漢終秩六百石何歟深知此意宜何以圖報乎爾安節
尚懷郡章爾柵嘗有朝蹟會擇遠使僉曰汝堪此周漢意也
安節誠以其惠清江之民者將漕於蜀部柵誠以其惠零陵
之民者將漕於嶺表調度不煩抑揚無阿是足以歸報矣可

司農寺丞李大異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十月二十日
敕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

下士漢終秩六百石何歟豈非擇英俊之在下僚者試可之乎爾大異嘗以文藝得雋春官蓋輩學往往膺仕而方抱槩修書徒勞州縣之間也晚綴班行又取平進若爾者是足以循周漢之制越次而出節矣將漕夔門布宣德音自今以始庸究爾能可

籍田令費士寅除太學博士十月 日

敕具官某以西州之彥嘗先闔郡策名春官自來造朝風度醞藉東州士樂與群居也猶為藉人未足著見分以橫經之席往哉汝諧可

武學諭黃衷然除武學博士主管架閣文字蔣某

除武學諭並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等右學猶左學也朕既妙選凡掌東學之士則七學可以次舉矣以爾褒然晉都講席爾來史職教事於其

間經武緯文於穆士論不亦可乎可

知州不書問除司封郎官淮西提舉張同之轉一

官再任

敕具官某等荒政十二著於周官苟非其人是徒法也爾書問以郡太守同之以州刺史當歲不淑克究爾心使境內無菜色計書來上朕甚嘉之誠得監牧如二人者布之海內吾民其蘇矣乎書勞進秩宜見褒異至如書問訖事端歸郎省同之善後因任使華朕意攸屬無有內外可

軍器監主簿王恬除司農寺丞將作監主簿劉三傑

除太府寺丞並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等列寺丞非所以見才也以今仕版徒勞州縣蓋未嘗有一日朝蹟者而校數之則是亦足以致身矣爾恬爾三傑非嘗淹恤於州縣者歟頃因 揚薄正二監今以恬丞大

農三傑丞外府豈足見汝才哉尚務靖共以湏器使可

主管官告院李孟傳除將作監主簿幹辦諸司糧料院張震除軍器監主簿並十月四日

敕具官某等二監於百官事為簡薄正之職於監事益簡有以好修不務競趨者居之斯不謂稱乎爾孟傳震無以為序進而不加勉也可

浙西提舉鄭公顯改除湖南提舉

敕具官某漢三五之禁吾本朝莫之行也至士大夫以憚自言則亦從欲以使其私爾公顯持橐內之節風指凜然而以司憲姻黨雅不欲聯事也懃章來上易汝湖湘姑徇爾懷母曰胥遠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外集

知襄陽府張杓知建康府

勅維周公太公功在盟府而伯禽見於費誓呂伋見於康王之初克世其美垂名六藝顯允魏公弼亮二祖咨爾後人宜自著見具官某政修厥猷謀畧輻輳牧民馭七何鄉不可內史擢發文昌論思績用甚茂稱者不容口也備邊襄州隱若敵國太上疇勞欲徙秣陵而未果肆朕嗣服爰咨分闡托重留鑰莫如爾宜且夫金陵魏公之所經畧也元勳大節賡志未就歷年於此胡能嗣之文事武備兼修者何術內寧外憂長慮者何事其究爾心以圖忠報豈惟先正將二祖亦寵嘉之可

朝散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趙不邇換右監門衛大將

軍濠州團練使擢知太宗正事

勅具官某自藝祖置太宗正以睦親族蓋歷年於此本支蟬聯世次櫛比而無感亮職此之由可不謹擇之乎爾屬尊而身修官達而志無競爰自左選改畀南班秋以門衛之崇加以戎團之峻甚尊寵矣益輯宗盟以綿帝系徃其勅哉可

直秘閣劉穎除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課賢勞耶則誰如汝多采民譽耶則誰如汝若况又淹恤朕豈忘汝也江表將漕司存與留都相峙蓋視畿甸等耳煩爾調度以寬州縣之急歸報有期勿吝前績可

浙西提刑黃適知贛州

勅具官某與從臺榭遂昇畿即不可謂不遭時矣章貢名邦選牧為重而其民亦號難理夫地重則須宿望事難則藉容德疇咨爾且就畀州組益究民庸毋曰遠外可

太學上舍生李斗南葉元英賜釋褐出身

救某等科目之制至嚴密也而繇學校進者則課其功緒蓋有不待試於春官而策之廷者焉亦既得雋矣肆予嗣服又拔其尤若爾某某者而即官之則所以加惠諸生豈不盛哉可

侍衛步軍司後軍統領殿拱宿衛部轄官兵特轉一

官邵建 孫光祖 鮑信 陳孝慶 孫顯忠 夏震 董

救具官某環列之尹著於春秋書勞進秩則有常典爾其毋憚煩使式克欽承則予汝賞不一而足可

湖南提刑趙不遇除江西提刑寺丞趙 除江西

提舉

救具官某等自江以西綿地數千里其吏善讀律其商善趨鹺茗之利而其田疇多旱潦部使者得其入則刑罰中而訟

銛之俗易禁弛散歛行而民不失業以是不過詳刑胡湘不
偏聽於單辭爾 率臧省寺謹厚而無失其以不過序遷臬
司 為庚氏皆王人也觀省風謠布宣德意可不勉乎可

張縝除直秘閣官觀

敕具官某以熙寧論事之臣之後其文足以自見其學足以
自飭此吾烈祖所以實諸冊府上皇以為郎若卿也晚分郡
符數上奏計雖不見察於部使者而見直於言路而秉心無
競固請解組成爾素履歸休外祠還爾舊著寓直延閣高對
新渥以為後圖毋若考槃永矢弗告可

江東轉運判官劉顛知平江府

敕具官某將輸江東方錫贊書擇收吳門又分符竹爾亦喻
朕指乎以爾才足以撥煩且宜引以自近也夫足以撥煩則
彌節而為劇郡所以發游及之有餘引以自近則置諸扶風

馮翊之間蓋鴻漸之序也深喻此指無非簡記蓋疾其驅以
對新渥可

李嘉謀知襄陽府

敕具官某維烈祖旁求西州之士幾無遺材用以為公卿大
夫多矣而一時同進宿留州縣位卑官薄聲聞藹然者猶一
二數朕所以式邁其歸也會乏襄陽之帥僉謀惟久而又中
道輟汝以寬顧憂是豈朕初意乎夫旅進周行每恨非功名
之會久勞外服又懷無拾補之益有能於此何鄉不可則通
儒也爾其欽承以圖忠報可

新除福建提刑盧彥德改江東提刑

敕具官某觀蜀道之歌湘繫之賦則知士大夫不樂久宦於
此也爾其崎嶇荆益至於累年晚歸即闡意不自得懶章壘
上持節七閩夫安於平進而樂遠外曾無纖芥見於詞色是

不謂之吉士歟以嫌自引易地江左姑徇爾懷嗣有它寵可

權戶部侍郎梁揔除刑部侍郎

敕朕誦周書至立政用人之戒詳矣而三致意於庶獄至於卒章獨告司寇蘇公夫皆准人也他無所概見而司寇獨明言其人何歟蓋謹而書之也具官某以寬厚長者名當世而以法士名其家夫法士則深於文而長者則傷於惠二者皆偏才也而卿獨兼二美焉頃為理官空圖案月及掌邦計郡國晏然銜命來歸備見忠瘁晉貳秋官此蘇公之職也式敬爾獄以長我王國爾尚無愧於周書哉可

司農寺主簿張孝伯除國子監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朕方加惠諸生凡聯事於成均者皆遴選也爾監有丞與聞學政以爾孝伯雅致不渝肆用命爾其益好修以須明涉可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姚愈除司農寺丞國子監主簿

羅克開除軍器監丞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爾愈爾克開皆以文雅嘗與聞學政矣而以愈丞農扈克開趨監蓋試煩事益究爾能左右具宜則有明陟可

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黃黼除直龍圖閣陞副使再

辭龍圖閣除直顯謨閣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以元祐名宦後而其學足以自立才足以自見也將漕郊畿燕及三輔朕圖爾功正名使華晉職犧閣是豈謂之過歟而何遜章來上至于再三也益嘉廉操少却文謨雖不償勞亦足厲世可

倉部郎中汪梓以趙汝愚親嫌除淮東提舉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遇臣下而或自言嫌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大臣之子克世其家比解州紱端歸郎舍嘗試未久

舉處有聞顧以當路之嫌願就外服政界淮節以華其行雖徇爾懷亦足風厲可

大理正問丘泳除利州路提刑十月十七日

敕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漢總統六百石何歟深知此意宜何以圖報乎爾為理官亦既累歲博文敏事但不能言會擇蜀使咸曰汝可若爾者足以循周漢之制越次而持節矣詳刑於蜀庸究爾能往其欽承以須明陟可

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薛叔似除權戶部侍郎十月二十八日

敕朕欲省賦甚而用不足蓋嘗歎息安得執古以御今之士與之共圖邦計乎而澤下究也具官某習於六經之道而明當世之務自薦紳先生下逮新進稍爾不容口也屬茲銜命萬

里來歸草帶蔬食行乎蠻貊朕甚嘉之曾未復命擢貳民曹夫從班宣所以償勞乎可使治賦孔門之學何以利國孟子不對於斯二者並行不悖此朕之所圖於汝也尚其懋我以永士譽可

起居舍人兼侍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鄧駟除起居舍人十一月二日

敕具官某左右史朕所嘉賴以謹言動爰自嗣服儀圖其人皆舊學也爾光祖駟頃在儲寮蔚為國士而光祖繇臺臺繇繇騎省各以論事不避權近俄而去國朕甚懷之蓋嘗嘆息安得三益以自近也今茲歸止實慰我心其以光祖序進左切駟推居右陞豈徒以是為私乎其繼自今直筆在前則出入不欽號令不臧將懼思焉爾其懋哉勿替初意可

國子祭酒彭椿年除直龍圖閣江東路轉運副使閔

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昔荀卿嘗為祭酒矣而卒老蘭陵後世恨之爾某於今百辟家先進也方在諸生及見故老比為博士獨抱遺經而自詭治民遲遲翔集蓋累年於此矣晚長成均雅不自喜亟上鵠墮欲使其私將榆江堧陞華儀閣雖寵爾行而朕尚美爾無還心也以解荀卿之恨亦有意乎可

大理寺丞林思齋除大理正閏十一月二日

敕具官某本朝重科目而有以奕世父子一門伯仲赫然聯翩擅聲名於場屋若爾某者豈不足貴乎而向州縣淹恤亟稱賢勞岳牧論薦始有朝蹟也淑問獻囚士論惟允俾為理官自丞而正鴻漸之序嗣有懸官可

戶部郎中上漑除直秘閣知平江府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治辦之吏患在缺薄豈弟之長或不事事此二千

石所以難其人也爾自分郡寄比遣使華長於心計往往所用在足用而長財也而捐以予民動累鉅萬蜀道之人至今懷惠若爾者可以比千里之國矣吳門擇牧蓋久而後得之輟于望郎華以寓直爾其懋哉勿替 民譽可

太府寺導范孫除太理寺丞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奕世載德孰如范氏爾克踐修益自問學色辭粹溫君子人也俾丞棘寺未究爾能謹視刑書嗣有寵數可

朝請郎權發遣滁州石宗昭除度支郎官新政除浙

西提舉吳鑑除司封郎官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以吾冊府校讐之臣而越在外服不知其反期何時非所以為經生學士勸也爾宗昭鑑嘗同日給筆札試于玉堂之廬觀如堵墻其美無度而何宗昭在淮鑑在湘之久也夫合江之水環滁之山將指承流爾固樂此公論不置

孟歸郎闈其亟來朝以對新澤可

軍器少監兼權司封官李大性除浙東提舉知常州

黃灝除浙西提舉 大性十月三日 灝閏十月四日

敕具官某今二浙猶三輔也比歲不登仍以旱潦荒政十二其誰與朕推行之乎爰誅其人得於周行則汝大性得於列郡則汝灝也東西二節於以分界平興頌積悉咨聽之吳越之間民無菜色我有褒奩必不爾後可

太學博士陳峴武學將士陳邕並除祕書省正字 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朕命以雲漢側身之誼策爾於玉堂之虛爾峴不徒具文而有惻隱之實爾邕科別其條而昌言之不枉於執事文詞拳拳皆可觀也州府儲才得爾惟允勉司校讎益務亟育以就遠志以副殊休可

監登聞檢院楊太全除宗正寺主簿主管官告院符

伯成除司農寺主簿 閏十月十四日 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

子監主簿 浩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夫以百畝之宰三年之濟僉言賢勞始有朝噴而後階升簿正列寺士欲以才自著也斯已艱矣矧爾大全西州之彥而伯成浩又南國之良乎姑懋厥官以須褒進可

大學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 閏十月十五日

敕具官某古者于篇皆學於東序而鯉首騶虞又皆樂師所以教國子也爾以文行簡在東膠與某盛美推所講明施及右學將見諸生不但習孫吳而已則朕之所用汝也可

李知已陳景俊並除大理寺丞 心明

敕具官某等魯人以淑問獻囚而漢以文無害為獄掾皆所以重士官也爾知已於今多士為前進而有廉退之稱不幾於魯詩所謂淑問者乎爾景俊於今法家為通才而無少恩

之蔽不幾於漢制所謂文無害者乎俾丞棘寺同審刑書庶幾吾民幽枉必達可

國子司業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計二明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攷定六藝至大學之卒章歸於義利場道深矣亦曰天地大德次及於理財也今宿師數十萬以天下之財贍之不領於大農之經費而居此官者不知此道是不重為吾民病乎宜廷臣論建者欲得賢士大夫使之久任以加惠吾元元也朕覽奏矍然改圖其人而大臣首以爾適應選擇較從司成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昉於此矣行爾所學奚必多訓可

楊源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請昏于戚里將以圖臝仕也方便愆章及其黨族宜進一官以廣恩意可

楊緯引嫵改知閬州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遇臣下而或自言嫵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紆州組浸有民譽顧以伯氏龙司推牧抗章引却易地閬中雖徇爾懷亦足風厲可

主管冲佑觀黃度知婺州

敕具官某言者不狂擇者不明此漢文帝之詔也深厚寬博庶幾六藝朕甚慕焉日以練官補郡守而爾度方抗疏論事無所撓且竟舍州組便親養退省爾私豈有為為之乎若但從欲不強起汝亦異於漢文矣婺越境錯可以將父便道之官是用俞汝其徃祐吾民益以民事之暇強學待問朕豈汝忘哉可

高宗周押馬賞轉官

勅具官某詩不云乎秉心塞淵騾牝三千馬之增減於此觀

人心焉此吾所以設賞典也其進爾秩勸後來可

武節郎提轄製造 御前軍器所曹組職事修舉轉
一官

勅具官某以除戎器課勞而增秩非苟以為恩也天下無事
武備易弛有精其能不可不勸可

沈瑰 胡仲衡 呂友直並除大理評事

勅具官某等日者屢肆大眚圉圉空虛理官具負而已然而
擇人以詳刑則不可不謹若爾某者皆由此選也宜及間暇
益務明習以稱朕哀矜庶獄之意可

前知撫州趙彥繩知韶州

勅具官某江右民牧章貢為重爾彥繩以屬籍之秀奮於儒
科而臨川治行奏計為最解組來朝達會闕守卑爾符竹咸
曰是宜徃其究心以永終譽可

宗正少卿李祥除國子祭酒十一月二

勅具官某士行莫高於知止廟謨莫急於留賢一舉而二美
附此朕所以用爾祥也以爾議論接於前聞行藏備於素履
見推文行多士攸同粵從樞屬擢貳冑監而秉心無競陳誼
甚高蓋旬歲之間亡慮數請以年為解懷不自安也朕為此
風不作深用嘉尚爰疇已試晉長司成本之諸生以重兩學
夫人臣守誼人主尚德是足以明教化矣可

虞儁知湖州

勅具官某以爾嘗入霜臺持玉節風績甚茂淹恤云久尚徒
勞州組乎夫仁不異遠義不辭難廼若雲之間自昔樂土維
年不逢民有菜色荒政十二朕靡所愛苟非其人是将焉寄
此朕所以用汝也寓直延閣姑寵尔行亟圖民庸以計未上可

張宗况 張宗愈轉一官與幹官差遣

勅具官某等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以勲闕世臣能奉明詔朕甚嘉之爰進厥秩俾屬外臺非苟為恩將以風厲可

倪思知泉州

勅具官某朕觀周詩至於廷臣徂齊入謝為之作誦勤勤勞苦然後知官人之道焉爾蚤以英聲穎脫時輩浸即職仕蔚為國華日者方憇征騷俄而去國顧乃願休祠館不就郡章以若所為豈必待仕而後憊於心歟而朕自不能忘也維聞山樂土溫陵佳郡成爾素履姑惟遲次事簡賦寬可踐所學往其欽承益自明試可

鄉貢進士方權輸米補廸功郎

勅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嘗預計借能奉明詔授之初官以厲來者不亦可乎可

程需輸米特補承信郎

勅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能奉明詔是足嘉與官以右選以勸後來可

馬大同特復元官致仕

勅霜臺有請固不可屈於息泉壤可懷亦不容廢以法爰棄前咎遂還故官以昭念舊之仁以示勸能之典具官某信已之學兼人之才粵自少年意已輕於先達浸更職仕耻徒事於清談蓋時出其抱負之長而概見於設施之際修明臬事有發伏擿姦之功論建版曹皆足用長財之畫肆予初政游有煩言屬爾沉痾姑從薄責諒兼忘於寵辱何遽隔於幽明東首拖紳冒慰九原之恨西清持橐尚歆再命之榮可

著作佐郎王奭除著作郎廿二明二

勅具官某雍也仁而不佞仲尼所以第德行之科也爾羣居

則寡言旅進則却立不幾乎所謂仁而不佞者歟久游冊府殊無兢心比上著庭見謂直筆於焉序遷未足以究爾能也朕方識之行有簡擢可

秘書丞陳棟除著作佐郎十一月二

勅具官某載筆東觀極天下之選矣官資崇卑歲月久近不足論也爾嘗奉大對亞乎褒然之選才長文富不自銜奮從其所好翹翔著庭以昌令名以就遠器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爾亦喻此指乎可

太常博士邵康除秘書丞十一月二

勅具官某蒞仕學省遂入容臺遂上冊府士而能致身如此蓋亡幾人也以爾奏名南宮嘗為天下第一種學績文益務持委次第益朝無異言往共懋哉以就遠器可

太常寺主簿劉誠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容除秘書省

正事劉孟容二月十七日

勅具官某朕每講至於春秋一書則聞劉氏之說本朝經學未能或之先也訪求其家則爾誠之孟容皆世科第誠之方簿正曲臺雅有譽處而孟容淹恤在外稱者尤不容口也其以誠之為禮博士而特招孟容實諸册府詩不云乎九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興王國朕言庶幾於此焉可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徐誼除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二月

勅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夫為內史而無尊重難危之勢非所以覽示海內壯京室也其官其外寬而中剛未詳而本約能通當今之務而不失古意能得君子之心而不忿疾于頃也此嘗試對賦奏聞切朕識之久會謀畿帥而簡之庶僚貳于

起部蓋聞異衷言之助者開群枉之門懷危得之情者持自
營之計內史不競職此之由儀圖其人無以易汝是用蔽自
朕志度越故常以論思之班行彈壓之事往其懋哉以振百
善可

哀癸除大學正十二月

勅具官某今周行之士可以為人師者不乏而朕取諸遠至
于一再爾察亦喻此指乎夫行修于家而未施用於世名聞
於川里而未有著於朝列此人主之所務白也宜益懲言
以副朕不遐遺之意可

添差台州通判呂祖儉除太府寺丞浙東常平司幹

官孟猷除藉田令開十月三日

初用人之弊其惟世邇而忘遠乎肆朕嗣服覽示無外間有
遺材取之下國爾祖儉爾猷皆以故家子孫雅有忠慶老矣

行於窮約而趣尚不卑於科第也徒勞州縣未究尔能以尔
祖儉丞外府猷令藉田其益好修以稱朕意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奏狀劄子

學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

某庸陋晚學近塵末第驟蒙朝廷擢置學省遭遇車駕幸學
蒙恩改秩疊有倖冒豈不欲勉策駑鈍少圖報塞實以多病
曠官前後以病不與私試凡五箇月職事廢弛不遑安處欲
乞陶鑄一在外差遣或祠廟一次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添差通判福州仍整頓務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一

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變或草昧之初或叔季之
後皆可以成大功而熙鴻號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
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虜內有交叛之將閔河海岱群盜
雲擾

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屯以繫國祚遭



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于宋蓋時無不可為者矣恭
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
績丕緒以恢復為己任可謂對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愧
者然而遷延稽故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為
而以恢復為諱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隆興用事之臣雖以
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
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今顧以恢復為諱果何名歟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
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是王業往往遠
已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
正人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人
不耻君父播遷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
人不懼是尚為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晏如平時不念國辱私

相息讐但為身謀患在得喪自非陛下有以再造彝倫一新
士氣臣恐此義寢微寢滅或有後憂也方今虜王春秋甚高
志不在動庶子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觀矣
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進大抵生事儻無遠略且有內爭
兵端其可禁乎就使虜無動夫以中原萬古衣冠淪為左衽
五六十載北不足懷南不能令厭亂思治豈無其人聞之道
路河決非常擾及閩陝神怒民怨其兆見矣卒有特起何以
待之就使虜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介在東
南禮樂庶事比擬全盛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
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
憂勤惻怛之意宜為中興盛帝顯王而以人心不起至於憂
在于孫臣實未喻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是在陛下而已臣不勝拳

拳

第二

臣竊謂士大夫以恢復為諱但曰時不可為者必有以藉口矣其說以官與兵俱冗而方困於財有此三患何鄉而可彼好論邊事以希成功者皆誕謾迎合耳誕謾迎合自中人知耻此名進言之人要當觀事情如何不宜以此妄自沮却臣誠愚陋揆之往古國家之患何世無之上有悉心委意之君下有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且盛強君臣玩安虛延歲月雖無患亦且衰弱臣故曰以人心為本誠使中外人心併意一向以佐下風治是三者有一弗治且害大計則九重不怡九重不怡則朝野震疊如是則恢復之形見矣臣之所謂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成功之謂而結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往者渡江諸臣僂力討賊大義明矣竟無所成陛下亦嘗究

其所以失歟不鑒前轍而以重斂濟師以王蔡之遺法圖寇鄧之高勳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縱微秦檜其勢不得不出於和後之議臣不務反此乍和乍戰莫知攸濟臣請略陳祖宗立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之紛更動危邦本以致夷狄之禍訖于渡江理財本末陛下詳覽而審擇焉則興衰之分決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國家肇造之初雖創方鎮專賦之弊以天下留州錢物盡名係省繁非盡取之也當是時輸送毋過上供而上供未嘗立額郡置通判以其支收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起發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應在金錢錢帛糧草雜物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可謂富藏天下矣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熙寧新政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今為額其

它雜斂皆起熙寧於是免役錢常平寬剩錢至于元豐則以坊場稅錢鹽酒增價錢香礬銅錫斛秤披剝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至今為額至於宣和則以贍學錢羅本錢應奉司諸無名之斂凡十數色合而為經制至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始以稅契七分得產勸合添酒五文茶引鹽袋者戶長壯丁弓手雇錢之類凡二十餘色今為總制至今為額最後則以係省不係省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贍軍酒息等錢鈞撥為月椿又至今為額至所謂湊額余本降本折帛坊場淨利供給吏祿之類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且夫自係省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權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夷狄之禍起且夷狄安能一旦入中國哉民心離則天心不享則其禍必及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循宣和橫斂之舊又益

第三

以總制月椿令項起發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興之可乎今天下之民皆不使其長吏徒以陛下時出德音有所罷省蠲閣振業之而民心不解夫恩澤有限不能勝無藝之斂可為寒心臣故曰觀諸此則興衰之分決矣則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成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也若曰方困於財何鄉而可是坐觀成敗者之說不事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夷狄之禍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斂不唯奉行不以為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今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八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著在今甲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

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
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
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為就糧自
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
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
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
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以教
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
之類是已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
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孟勞之則易使
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
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
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

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為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
異本城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為差異耳要
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為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為建康池陽
人矣岳家軍者今為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
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
不離管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飢露營此勞辱最易撫摩
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
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
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
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
得辭臣享其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第四

臣所謂養兵

國家任其事者臣嘗思其故矣

非必皆郡臣之罪也勢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明聖豈不灼見其偏歟其在朝廷有官守者莫如文墨議論之寵其在四方有民社者莫如監臨 察之專蓋非一日之積也往者給諫館閣與省寺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歷省府往往不至執政夫是以績效白而有司無失職儒雅進而能吏有以自見而朝廷之勢遂 自主判廢而職掌分更迭之法改而疏品別由今臺省視六品長吏 為清濁况它有司乎臣故曰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也往者帥僧望郡事力不分而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利歸公上而邊郡未嘗不實耳目 而守將 繩墨之外而中外之勢遂至自歸之提舉大軍之餉歸之總領至今帥臣徒擁空名位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况支郡乎臣故曰有民社者不如監臨 察之專也推是二者可以察

見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矣是故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禁苛而官不盡其力今上自臺省下至州邑胥吏執其政長官不能誰何大者 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匹夫單人動搖 之下持其長是今日之勢也是以不事事者常無 之俗成臣故曰非羣臣之罪也勢也且以綿 數州之廣外有夷狄之難內有盜賊之患而執事者徒取具足曾無一人根柢深厚可以託重雖有許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恃乎自古事變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倉卒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如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利害甚相遠絕也而每患不果易曰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光堯遭變之難鑒藝祖造邦之意推黃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人心以扶天下之勢則

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十四年六月王丞相准取旨免奏事

桂陽軍乞畫一狀

一臣照對本軍以銀為稅自天禧間行之民以為便但銀價不等折納亦隨時高下官吏未免以意增損紹興奉行經界本路漕臣見得銀價大重遂立條約每兩折錢二貫貫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數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因前知平陽縣羅公旦劄子准都省批狀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錢上減錢一貫文足至淳熙二年六月二十日因轉運副使李椿奏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銀上減錢三百三十六文七分足今每兩折錢二貫三百六十三文二分足至與市估低平相等遠方之民鼓舞聖恩老穉相傳無有窮已然區區尚有不敢隱默竊緣節次裁減

銀價內一項轉運副使李椿所乞共減去歲次錢一萬二千貫而當時先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紐計銀價除落故所行乃為實惠知縣羅公旦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而當時即不曾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雖曰減價而其錢至今猶是隨鈔敷納故其所行但為虛文臣究見本末李椿以具奏出於宸斷故雖以一萬二千貫之多捐之為易羅公旦以不曾具奏出於省部故雖以二千七百餘貫之少損之為難臣竊思念本軍財計支數漸增收數漸減勢不獲已必取之民臣已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所降指揮申尚書省欲望聖慈特與行下本路轉運司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所減銀價

一百文足止共無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照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

聖旨指揮一般事理每歲於月椿錢數減放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却將見今移戶隨抄收錢均捐蠲免庶使德澤下流不為文具

一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

聖旨指揮減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元省每貫元收勘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元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特降一睿旨與道數除豁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切取見

桂陽軍所收經總制錢勘合錢委是於人戶折銀錢上

所收即將今來本軍前項合放錢數並行除豁本軍自此並不起發去訖今來所乞減放二千七百四十八貫亦有每貫上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無收一百七十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如蒙施行併乞照淳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併行除豁施行

一臣照對桂陽雖小壘實邊徯峒頃年擲寇蓋嘗上煩南顧之憂矣稽其兵籍最為單弱見管禁軍一百九十八人廂軍一百二人牢城七十四人牢城一營既不在准備緩急之數則通廂禁軍止三百人而其接送守臣各九十六人提刑提舉司各四十人幹辦公事官二十一人諸司占破二十人率每歲用一百七十八人又有押部

網運齋擊文書之類差撥不足不免通那禁軍應副臣
之到官亦欲略行整飭教閱然常不滿百人臣因根檢
詢究自紹興十一年史愿措置量屯軍馬於管下平陽
縣臨武峒諸處彈壓至十四年抽回臨武峒戍兵差撥
鄂州軍五百人前來軍城屯駐至二十一年復抽回鄂
州軍尋有李金之寇乾道元年賊平之後再差鄂州軍
五百人以二分屯本軍一分屯臨武淳熙十一年十一
月二日樞密院降

聖旨指揮抽回鄂州兵差撥潭州飛虎軍三百人於郴
州黃沙寨親兵一百人於宜章縣忠義軍一百人於本
軍臨武縣駐劄自此軍城遂無戍兵契勘平陽縣自舊
有臨武縣楊梅寨巡檢土軍一百人紹興十六年析平
陽之臨武置縣遂以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帶衛今來臨

武縣見有戍兵一百人弓手七十人稍成次第所是舊
管平陽巡檢土軍一百人合還本縣管內置司臣今相
度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就移在城內外置司仍舊以平
陽臨武兩縣巡檢帶衛以所管土軍一百人相兼教閱
稍壯軍壘猝有抽喚止六十里往來應接管無缺誤如
臣所乞即不敢引用紹興乾道事例增添軍馬亦不曾
違戾淳熙十一年二十日已降
聖旨指揮只是軍縣一體務令均平伏乞
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伏見前後臣僚屢言郴桂之間宜興學校以柔人心尋
准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勅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依體戶部勘會事理施行行下本路於郴之宜章
本軍臨武兩縣初建縣學所以勸獎風厲條目甚濶如

見睿明旁燭幽照欲使邊氓同被文化幸甚幸甚今來
兩縣雖各有學然而無訓導之官無供億之具名存實
亡不足以仰稱明詔以臣愚見所在縣學多是文具莫
若只就州軍學展套齋舍增養生員貴之教授誘進義
社豪民或邊峒子弟孫姪入學所讀仍以縣令佐無骨
幹贍學錢糧事措置應副專委本路提舉學事司常切
點檢別為一籍如教養到生員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
以來許特見任教授并贍學錢糧官理為勞績量立賞
典如此則事體歸一庶可就緒惟 陛下財幸

臣檢到本軍准本路安撫牒備准淳熙八年八

月二十一日

敕指揮申尚書省去訖乞賜檢會施行

一 臣照對本軍祖來年額係招赴住費茶引二十二道每道

每道一百斤價錢二十三貫四百一十九文省一年計二
千二百斤共價錢五百一十五貫二百一十八文省分係
三縣并在軍合同場招赴緣本軍非產茶地分又非商
旅孔道自舊將買引價錢均敷於民歷年彌久不以為
病至淳熙元年守臣安希增羨之賞於任內添起年額
茶引二十三道作四十五道增及一倍之數計價錢通
五百一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省其錢無所從出却於
輸納倉庫收赴內折銀場每鈔三文足和采場每石九
文足常平倉每石二十文足苗倉每石三文足猶未及
額數及合干等人至今十五年九科歛民錢八千七十
九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臣雖已具申本路提舉司乞覈
實申奏除豁去訖臣愚竊謂國家歲計宜不藉此瑣瑣
欲望

朝廷詳酌指揮行下本路提舉司將淳熙元年以來增
起一倍年額茶引二十三道特與免行招趁令臣將見
今倉場受納鈔面所收茶引一項錢盡數除落雖其事
微細亦足以彰

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一臣將本軍牢城指揮兵士見管七十四人逐一契勘元來
斷由見得內係竊盜二十五人強盜十二人劫盜八人
渡淮作過一人竊緣本軍被邊其民習見剽奪之利乃
以四方強惡之人配隸於此間者往往佚去聚入村聚
率人以為盜臣因捕盜嘗獲榔之逃軍數人皆故江浙
間強盜也臣愚以為本軍無城壁開閉之節無營房出
入之限居民荒涼官府不威重兼相禁軍人數稀少部
轄不前凡此等配隸之人實難關防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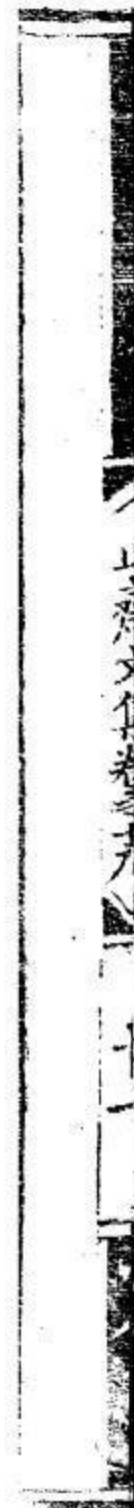
聖慈特賜指揮自今應盜賊并渡淮作過等人住配本
軍庶又安靜

臣檢准淳熙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樞密院批狀
指揮知郴州王薰申乞諸州盜賊不洩配隸榔
桂大理寺看詳淳熙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指揮
諸州牢城人數如溢及五分仰先申本路提刑

司照應請實保明備申省部以憑行下住配自

合遵依施行難從所乞伏念本軍事體又與他
郡不同伏望

聖慈特賜矜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奏狀劄子

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

臣照對湖南治郡莫難於永莫易於全臣取十年以來事關本司至於日即反覆參攷見得永州實是匱乏積而至於淳熙十五年終大軍月椿常拖下七箇月不解共為錢三萬五千貫文餘通稱此而又民俗強悍動多囂訟此所以為難全州素號謹足自淳熙十三年後大軍月椿每蓋月錢季月起發並無缺誤他亦齊整而又壤地偏小公事甚稀此所以為易臣來知永州趙謚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已起至紹熙元年五月分若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遺前三箇月却又補帶舊欠凡為錢二萬貫文使知永州者皆如趙謚則永雖獨郡可以漸寬知全州施廣文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初頗如

期迫至今年四月以後於本司新致交承之際頓不起解若
從令八月理起較之累政更施下三箇月凡為錢一萬二千
實文之官吏又無俸給軍人冬衣絕支一半使知全州者皆
如施廣文則全雖樂土又必彫散近者朝廷集議蠲減臣實
奉行寬大之詔數內永州減月椿錢歲五千貫亦是謚率先
他郡將所蠲減之數分為等第均與諸邑必欲上澤下及於
民今之州郡大抵上欺監司而下不卹民自非謚有志愛民
安能如此臣以為若謚者可謂不負陛下使令矣施廣文雖
本書生願為鄙猥之計及此垂滿略無顧憚自上供軍須至
官吏之俸一切勿問臣尚以為行且交代或是儲積以遺後
人此及休訪累月以來郡帑並無見管錢物且財賦若不在
官即須在民而廣文已將今年民戶秋苗初行預借一半方
未登場之時民正艱食奈何有此暴斂全之民力自是困

矣臣以為若廣文者可謂負陛下使令矣至如知武岡軍王
公弼亦有治狀武岡軍雖小壘自公弼為之闔郡之事并并
有條士人悅之軍人安之旁及猺峒悉聽約束觀其才力過
人者但視永州不為甚難勞効差小耳以臣愚陋哀疾實不
足任刺舉如此三郡治否之狀蓋久而後得之已忝耳目之
寄今三人者各及滿替若更隱默遂使施廣文僥倖善罷再
竊官職何以為負使令者之戒趙謚王公弼不蒙旌別稍異
倫輩何以為不負使令者勸已具狀奏聞欲望

聖慈加惠此方首正諸郡將施廣文特賜黜責趙謚王公弼
特賜擢用伏候勅旨

湖南提舉薦士狀

臣恭觀明詔搜羅湖廣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
文仲有通務之材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

文仲雖主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謫有民
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為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為桂陽錄事
參軍授臣本軍會計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
弛糾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
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
蠲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為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
也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吳獵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期於遠
大所居闔郡宗為師友凡與之遊類多自愛而獵於其交有
善稱之不容口有過戒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赴
之不恤也頃從事桂林幕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
帥臣劉惇不理於口而獵誼不避罪屢訟其寃人臣如此其
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獵適為贍軍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饑
渴桂陽故事遇皇帝登極奉表進銀三千兩屬方救荒之際力

不辨此臣懼無以塞責獵實教臣申請減額乞蒙睿旨損三
之一為惠一方獵與有力臣以為獵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林
郎知潭州攸縣蔣礪素稟端亮耻為苟簡往歲江陵今茲攸縣廉
惠之譽兩邑同辭觀其為吏苟不便於民雖上官令之不則身
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詣闕所上書論廣右利害有四抹弊之
說及與提點刑獄司論經總制錢其言惻怛可以施用則爾
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靜江則礪其人也奉議郎
知全州清湘縣楊炤賦受沉審濟以通練亦佐桂幕與平李
接之亂隨宜知變見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奪及今為縣
益著吏績郡實賴之臣得其巖外益筴本末一書自開寶訖
于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燦然明白其論以蔡京變法實為咎
根馴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般客販迭為民擾蓋利東路則西
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宜為損益兼惠兩路斯可

以便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廣益之說十數家未有如炤之
平者則迹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炤其人
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衆人未識之先
正以久居於此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
仲吳獵之在湖南蔣礪楊炤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
牧守賓僚無不器重臣如隱嘿不惟負蔽賢之罪是不奉明
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

聖慈特賜甄錄以昭示公朝不避遺之美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有旨吳獵蔣礪楊炤炤
文仲並赴都堂審察

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

某 一介庸陋本不適用偶際休明荐叨器使自守軍壘就除
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迂將漕又一歲而迂按刑可謂寵光
伸至私計兼足矣方寵光狎至而無圖報之心私計兼足遽

為求便之請苟非至愚豈敢犯此不韙而兼祠祿之請不辭
煩瀆至于再三實非獲已伏念某秋初心痛不省事當倉
皇回司之時盧檢院范少卿俱來相問某然一榻不能交談
昇入廨舍盡室驚惻僅逃鬼錄賴有天幸以此心氣衰憊口
力短昏雖極勉強嘗慮妨闕重念某終有一兒尤不敏事書
問滿前莫能報謝米盞瑣碎時復闕決夫多病早衰傍無
伙助在官則以奉公不辦為憂在家則以應俗不周為媿若
不乞假歲月務近醫藥貪戀祿食必致自斃區區欲望檢照
前請特賜敷奏別與祠祿差使一次則未盡之命皆生成之
賜

小帖子稱照得某蒙恩改除上件差遣係是昏
應孟明 資闕初以待次歲月足便休養故不
敢輒有陳請今來應孟明已除郎官即成見次

所以須至煩瀆若未欲便與祠祿即乞與一般
待闕差遣某見迤邐前去衢婺州听候

指揮已降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
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詔之任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一

臣恭惟 藝祖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
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案故
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
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所謂富
藏天下何以尚此當是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
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
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
天下嘗多故也而民心不離迄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
深厚故也臣嘗惟念 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

然而以天下遜不私諸子總一再傳而萬世不祧之宗僅同
支庶則是在天之靈未享其報高宗遭變深探其本由曰此非
正統之自納至公之說而大命復集于壽皇聖帝爰暨陛下
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寬仁
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夤念高宗推本之意欽
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世無疆
之休今其時也臣不勝至願取
進止

第二

臣聞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馴
至於今而民力之困極矣蓋自祥符奏立諸路上供歲額熙
寧新法增額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額之天下率一路之增
至十數倍迄今為額是特上供耳而其他雜斂皆起熙寧則

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令封椿迄今為額至于元豐則以坊場鹽酒香礬銅錫斛秤披剝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迄今為額至于宣和則以贍軍糴本與凡應奉司無名之斂合而為經制迄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以稅契七分得產勘合漆酒五文茶鹽菜息之類凡二十餘色合而為總制迄今為額最後又以係省不係省有額無額上供贍軍等錢均撥為月椿大軍迄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盡歸於都茶場不在州縣鹽鈔盡歸於權貨務不在州縣秋苗斛斛十八九歸於綱運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贓罰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此天所以復命壽皇爰暨陛下將以拯民窮也書曰天明畏日我民明畏

考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知畏則宜以拯民窮為已任陛下以拯民窮為已任則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則羣臣陳力何鄉不濟此藝祖意也亦天意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第三

臣恭惟陛下嗣位之初詔旨丁寧皆為寬民力而下臺諫侍從置局講究而臣猶以為民窮未拯何也誠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而已議結局未有以稱明詔大慰民望也臣來自遠方不知朝廷之費宮掖之奉歲當幾何以所親見則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以為不可版曹以為可則總領以為不可總領所欲以為可矣柰何都統司不可也陛下亦熟念之歟

則以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故也於是乎中外之勢分而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矣職掌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謀事權不一則有無不能以相濟施行不專則前後不能以相守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繇且夫承平關陝已行之久中興韓岳未罷之前養兵亦甚盛矣而不見其不足誠在今日稍仍舊貫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後患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於宣和嘗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說起而為梗靖康至于紹興嘗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說起而為梗故上之號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是夫寬民力誰獨無是心哉斷之而無異論行之而無後患矣過此

者而何疑不決

陛下誠斷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綱

陳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方當年穀屨豐盈邊鄙不聳失此閑暇後將何及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臣不勝拳拳

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為郎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急於此只為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獎拜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家清問不勝悚惧上云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乙夜之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來

自遠外乍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

睿慈曲垂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顧臣何人遭逢如此然臣委是目下未有成業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收拾編錄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

聖慈特賜寬假上云看撰得幾卷即逐旋進來不妨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朝便敢僭越投進文字以此終是踉蹌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妨辭免除祕書省少監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對冒陳臣除祕書少監兼職依舊竊惟

而進亦以待

自古所重自非時望不在此選假如循次

今同進為日又淺上之不應遴選之科下之不與久勞之數乃因賜對有此越擢若遂昧冒安受不辭則是哆然弗戢敢

當 嘉獎此所以須至慄陳不容以官小例無辭免為辭重念某頃緣衰惰嘗申祠請尋趣奏事遂留為郎乃以重遠成命鼎勉效職則今日之辭情實可察伏望特賜敷奏早回誤恩以安愚分

轉對劄子

臣頃蒙恩賜對嘗奏三劄上陳一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竊以為推行 藝祖在人未泯之澤實在今日誠不自意一介僭論偶契 聖聰獎予備至以臣區區之愚猶以前說未畢復為 陛下誦之蓋 藝祖之後天命復集於 壽皇聖帝爰暨 陛下恭惟陛下以 藝祖之子孫而修藝祖之故事此天意也不識陛下自信足以濟此歟抑自視過謙而尚疑其難歟以臣考見肇造之業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 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任逸而不任勞大抵懲五代叢脞之失

再立朝廷以還君道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願
陛下勿疑其難也臣請條一二切於當今之務者以備采擇
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者詳升降以聞此建隆二年十月
詔書也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可施行者以聞此建隆
三年九月詔書也且夫中外論建非近臣面對則遠臣封事
皆所以通下情裨治道也而其患不在於壅蔽則在於讒嫉
今也以遠臣封事之言付之制誥則有舍人院任其責矣以
近臣面對之言付尚書省則有尚書省任其責矣以為可聽
者斯聽之不可聽者勿聽則聽者無特異於衆之嫌不見聽
者無見遺於上之恨是謂不以主斷廢羣議而無壅蔽讒嫉
之患人主所自擇毋過甚省巨官耳此道豈不甚易知甚易
行哉伏觀陛下踐祚以來不信近習而信外廷不聽游言
而聽公論亦既深得藝祖之意矣然則者上自侍從臺諫

下至百執事或臨遣郡國之臣對揚敷奏多見嘉納人人自
以為得上意且行其言而章往往不下他所指揮動亦留滯
廷臣惑焉且陛下不信近習不聽游言必無壅蔽必無讒嫉
或以為方崇清靜之化厭於多事而不加省或以為
陛下自去冬遠豫以來聖意常有不釋然者於是務自寬大
而不暇省二者皆妄窺測也臣獨自思念未有以藝祖故
事上徹冕旒之聽者陛下其始自今凡中外論建一以建
隆詔書從事不唯君道得而朝廷正亦足以解廷臣之惑不
亦美乎由此言之若法藝祖但見其易未見其難則臣所
陳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皆非偶然嘗試之說可以次
第舉矣臣不勝至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弓手雇錢建炎元年增置弓手二年民戶後錢更增數三年
一分寬剩錢興五年封樁四年罷政和三年再封樁紹
名盡隸總制而又以罷 虞候重祿錢宣和三年傳亨伯
羅本乾道四年拘收 罷諸州曹官當直散從官雇錢宣和五年拘收
杭罷學事司人重雇錢 宣和五年拘收和羅本宣和羅本之類盡隸
總制至於官戶不減半後錢建炎二年六月拘收 宣和五年拘收紹興
車南在京吏祿在京官員雇人錢 州在京吏每歲下淮南兩
百貫政和元年每路量添五百貫在京官員雇人錢紹興元
年立一萬貫為額於十四路起發政和四年每路量添三百
貫之類又令項起發則免後錢之在州縣者日益少而後人
無祿者衆矣夫使民出錢募後而退其力未為非良法也而
反取其錢以贍他用既取其錢以贍他用則必且白著而後
法不得不壞何謂後法壞今天下州縣之胥皆浮浪之人而
鄉村催科專責之保正長是也以州縣浮浪之人行遣公事

蠹民誠甚然未易改也臣不暇論若夫鄉村保正長任催科
之責破家蕩產者徃徃而是獨奈何弗救乎且夫保正長催
科非後法也以保甲法亂後法而行之也臣請言後法與保
甲法之異

臣謹按熙寧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鄉村第一等
人戶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戶分為上
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戶分為上下二等者長於第
一第二等戶輪充一年一替與免戶下本年後錢一十
五貫文如本村上等入戶數少即更於第三等內從上
輪充壯丁於第四第五等二丁以上輪充半年一替並
不出納後錢戶長於第四等召募有人丁物力者充一
稅一替逐料夫盤纏錢五貫文此後法也
臣又按熙寧三年三月九日行保甲凡十家為一保選

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選主戶最有行止心力材勇為眾所服及物力最高者二人為保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此保甲法也

役法者五等簿長也保甲法者魚鱗簿是也五等簿者以通縣計之自第一至以其戶強弱各自為簿魚鱗簿者以比屋計之自第一都至第幾都不以其戶強弱併為一簿各自為簿即第一等之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上戶第二等之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中戶以其力略相等故其後均併為一簿即或一都之中適多強戶則歇後之日長或一都之中適多弱戶則歇後之日短或一都之中適皆弱戶則於其中不得不推排一二以為強戶則無復歇後之日以其力相殊

絕故其後不均此甚較然矣方行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而已與免後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克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

元豐賦役令諸鄉村主戶每十戶至三十戶輪保丁一人克甲頭並頭催租稅常平等錢嘉祐以前未有此令

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紹聖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大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其保丁輪克甲頭皆最下戶人既不服事率難集按大保長各二年替宜以都保租稅輪二人分一稅一替而罷甲頭於是催科悉用大保長矣由此言之大保長催科尚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也今士大夫固耻言安石之為人乃若音厚則指為罪魁皆知其殘忍

不恤敢於斷喪祖宗深仁厚澤之意而獨世守其刻薄之遺
漸為成憲臣實未喻萬古設法一王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
行之方今仁聖在上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矣謂為
無人能斟酌損益以通其變臣亦未喻且今之困民力誠非
一事而受害最大中人之家破蕩相繼有以仁聖在上宰輔
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如此乃坐視斯民最大之害持章
厚所為者若出於三代之舊而不敢議有輒議者不過付之
有司檢坐見條中嚴行下以塞人言臣尤未喻也陛下加憫
元元甚於赤子誠不以臣不肖妄論成憲下臣此章令侍從
臺諫而下推究其所自來而雜議之要不以保甲法亂後法
雖未足以盡寬民力實大惠矣臣不勝拳拳

封事

臣一介疎遠才不逾眾人而多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進

清顯之望間者將指湖湘罷弗勝任嘗上奉祠之請乞使醫
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為不肖婦以畿節留之郎舍賜
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顏開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冊
府又未樂用以為皇子嘉王府贊讀官極一時儒者之遇臣
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塞遭值之責
日夜思念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秉一意為大王道古今父子
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成孝敬長恩愛無負任
使之意死且不朽蓋嘗請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
王季者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今日
安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文王色憂行不
能正履則必反覆為王誦之曰是可以為法事親者文王則
受命作周本支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願王慕之倣之勿以為
不可及也至漢戾太子之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

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究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為王
誦之曰是可以為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
保而望思婦來之墓天下悲之願王警之懼之勿使萬一有
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而太王姿稟純明嗜好鮮少
不自貴倨喜親書生每得僚佐危言極論則深信而不諱忌
至若周之所以得則歛衽加敬漢之所以失則頓感不忍聞
也邇者王譽日彰人心日附臣與二三人者竊相欣賀以為
陛下有子國家無疆之休也今竊有惑焉會慶誕節
陛下闕上觴之禮而弗講長至大會 陛下復闕稱賀之禮
而弗講群臣迫怵妄窺聖意臣固知 陛下自違豫以來雖
及康復尚弗便於乘輿而怯風霜雖然非所以為訓也何者
區區陳說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况觀往古無
過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 陛下上虧三宮之惟

而下責小臣陳誼於冢嗣以庶幾寡過則雖抱血誠之忠未
見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楚王有言人之愛其子者
亦如余乎 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
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顧使講讀皆為空言名曰
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臣以多
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方申祠請以便醫藥
不忍默默昧死為 陛下下一言以冀省悟伏紙流涕不知所
云

是時 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
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
政序內翰李燾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 上云可
別令人撰入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陳師除起居舍人某忽拜除命
懼不違居伏念某疎庸之資淺陋之學重以病餘齒髮衰變
介在衆俊是為陳人而自再入脩門疊冒殊渥甫綴郎曹遂
領冊府終及半載復有今除且夫侍立記言舉世之所攷信
直前論事在廷之所觀瞻冒而居之實逾涯分而亦非所以
安數奇之迹全靖共之探伏望 朝廷特賜教奏亟寢誤恩
以輯公論十一月二十四三省同奉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陳師兼權中書舍人竊以
攝官承乏暫時使令力所克堪不當辭避惟是掖垣之職閑
係非輕蓋辭令不工則不足以發明主德封還不務則不足
以慰滿公論苟非其人難以一朝居也伏念某才藻衰落無
華國之文志氣銷墮無回天之力若使嘗試為之必見闕誤

此所以聞命震惧頃至控免而况環觀在廷英俊林立或兼
數器終効一官則寢此誤恩改恩改畀他士不惟寬小已共
二之憂亦足成公朝選衆之美伏望 朝廷特賜教奏曲從
所乞四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繳奏劉焯與監司差遣狀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劉焯首議禁戰秘機
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臣察上言乞賜寢罷二月六日
三省同奉 聖旨今以次官書行劄付臣頃至奏聞者臣竊
以劉焯嘗為監司以言罷去今既旬歲循省云久 陛下念
之再與元來一等差遣此乃朝廷起廢之常與人主棄瑕之
美意求之故事前後施行似此非一蓋亦無可爭執者矣獨
緣特降 批旨稍闕事体即與尋常行遣不同此後省所以
不無疑惑頃至論奏臣愚欲望 聖慈特垂天聽收回批

旨將劉煒只依常行起廢事例候有關次隨宜差使如此則雖臣書行而當官之人可以自安不至再有煩瀆且亦以免劉煒煩言滋至之累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奏 二月初九日

繳奏刑部大理寺鄔大為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吉州奏勘到百姓鄔大為說合已斷人李一討合游六等各持杖行劫朱三家穀物賊滿按法寺稱其鄔大為准條為絞刑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二月十四三省同奉 聖旨鄔大為依斷令臣書行緣事干人命須至奏聞者臣竊詳上件斷案止以鄔大為所帶劫穀木檐堪以害人定為持仗強盜賊滿五貫合決重杖處死設若不以木檐為杖即計駐須滿十貫方得死罪死生之分在於木檐稱仗不稱仗毫厘之間此不可不謹也臣嘗習此矣在律仗謂兵器杵棒之屬餘條稱仗

准此恭惟本朝列聖繼作刑日益輕以為杵棒之文該載未明則犯法者易陷刑者衆於是重立兩條案嘉祐編敕賊盜門其一云應持竹鎗竹杖磚石之類為盜堪以害人者並同持仗之法此謂苟持竹鎗竹杖磚石堪以害人者並盜者即為持仗以明但持所須之物為盜不得稱仗矣其一云將鎌槔刀斧之屬於人園林陂野內偷割禾穀蔬果盆竹柴薪之類元非積聚者并將篙楫盜取空船或持鞭杖偷趁擊竒雖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抗拒者依不持仗竊盜法此謂苟持鎌槔刀斧所須之物而為盜即不為持仗以明亦是持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始得稱仗矣上件兩條合為一編載在敕文則有司承用可以參照不至牴牾至於元豐間修舊敕一時不深求嘉祐以前之法義意輒將上件兩條離為兩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仗者持竹木磚石之類堪

以害人者同其一條在賊盜門云諸於城外竊盜無人防守
持持所須之具者並為不持伏注云謂抹研須金刃解我須
篤指負項搭畜須鞭之類蓋自將兩條離為二處即凡恩持
仗之法只據名例門立文凡用不持仗之法只據賊盜門
立文而兩文始不相參照無所斟酌矣詳元豐剛定嘉祐
較顛倒本文已失初意囑促詞辨故法節略數字便成添
文開細結檢杖自元豐迄今有司遵用蓋不知重報者幾千
人矣今來鄔大為之獄只是布袋并搭即不曾施威力若用
嘉祐舊敕即非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明矣且夫前朝立法
本持所須之物為盜其意非是欲以害人雖斧刃不謂為
仗本持堪害人之物為盜其意是欲以害人雖磚石得謂為
仗但論其盜有無欲害人之心不計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
物原情定罪此春秋之義也又云持仗在外空手入屋罪至

死者各減一等即雖持仗若其時不以入室可以減等又云
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並同不持仗即雖持所須
之物若其時施威力抵拒可以加等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元
豐改作離析敕文今來有司尚循謬誤臣愚欲望 睿慈特
將鄔大為之罪從未滿十貫條特貸命斷遣仍乞以刑部大
理寺擬斷官吏並且免坐失入之罪仍乞將見行條法送剛定
所據嘉祐舊敕將兩條刪潤併入賊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
中興之初重修紹興敕今已有指揮用嘉祐舊法故元豐敕
多在釐改之科數內持仗一條當時有司偶失察致尚未追
正今來若行刪潤初非翔新衝改而 聖主好生之德公朝
從怨之風自今以始益深益厚愚民無知雖似幸免而天聽
甚卑宜享其報此臣所以拳拳也所以錄黃臣未敢書行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或難臣曰嘉祐勅稱以鎌磨刀斧之屬必繼之以園林陂野即若持此物入有人居止之室便得稱伏臣竊謂不然園林陂野固是與有人居止之室相對立文竊詳元敕有持仗入有人居止之室竊盜者依不持仗強盜條定斷之文却無持所須之物入有人居止之室強盜者依持仗強盜條定斷之文以此推見只是辨盜者所持本意安在苟是持堪以害人之物入屋為盜雖竊盜可以加等依強盜條故為之立文苟是持所須之物入屋為盜即雖強盜不可以加等依持仗強盜條故不為之立文以其文之有無曉然明甚伏乞

睿照二月十六日奏入

上 嘉王劄子

某等皇恐僭越有迫切之懇仰干 王聰近者 土上車駕

再不過官宰執侍從相與論諫至於一再而 上意猶豫未決中外惶惑計無所出獨以為能贊乘輿之決為 主上言此者莫如中官能通官禁之情為中官言此者莫如大王又以其等忝為僚佐辱知最深亦宜為大王言此以成父子之感德迫於公論不容隱嘿某等竊謂父子之愛根於天性假如主上稍惑愆於朝謁恭想重華未必便有間言只緣乘輿已駕衛從羅列百官下司夾道起居六軍萬姓望塵踴躍伺候移日俄復中輟以此極駭觀聽反招謗讟又既饑弗得食勞弗能息長嗟浩嘆往往盈路都人寒心恐有不則此皆大王之所親見中官之所與聞也今不為計後悔何及某等欲望大王力請於中官以調娛 上為已任備極左右之養順適起居之節上意有所不樂則為之彌縫下情有所難通則為之啓導至過宮日分期於必信號令已出風雨不逾如此則

比內懽愉外廷悅服中宮母儀之美配於古人大王子職之
譽顯於天下蒼生賴之社稷賴之宜惟女史之光儲君之福
哉

直前劄子

臣待罪右史日侍清光恭觀 陛下大昕視朝天顏肅穆垂
衣拱手尊嚴若神凡所施行悉中機會凡所延見曲盡謙勤
未嘗有一話一言匆猝過差一趨一步俄頃失錯可謂動容
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矣近者車駕過宮日分與引班直換
長之時百官有司伺候移日竟成中輟各自引退臣切惑
焉何者平居暇時曾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戒嚴百辟就列
却乃深處九重都不省記近在旬月頗違常度者哉而軍民
謦謗妄生謗議轉相倡和無所不有臣雖至愚固知 陛下
之不如所云也反覆思惟乃得其故蓋自往歲之冬聖意嘗

有不能釋然者矣為之震怒至於愆和嘗發威斷痛有行遣
由此亡掖之內人人自危宦官嬪御皆有歸過君父之心往
往故作緣由欲開間隙每至期會上曉冲襟所以或於臨軒
而爽興居之節盛於命駕而虧號令之信 陛下天資仁厚
不察其為誤已臣所以深惜 陛下無故而得怠荒之謗也
臣聞人主之心當與天同今夫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
物則為雨露將以動物則為風雷將以成物則為霜雪俄而
開霽天體湛然纖翳不留三光如故若夫人主喜則為賞怒
則為刑刑賞既行更何疑滯心宇泰定即天德也豈容讒讒
有所不快自古帝王盖有處世故之難遭人倫之變者矣要
以宗廟社稷付託為至隆天下蒼生關係為至重莫不先定
其心期於克濟是故父母未順舜有南風之歌兄弟不咸周
有棠棣之懽是皆轉禍為福身致泰和不聞以此自累方寸

今陛下上有重慶之親以慈儉聞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
敬聞兩宮三朝累世曠古所無歷觀載籍之傳最得聖人之
幸而又邊鄙不聳年穀屢豐一時賢才略在朝列只守成業
已謂小康若懷遠圖可以大治而又以九州之富無供養有
闕之虞以萬乘之尊無使令不足之恨志所欲為胡鄉不可
則陛下果何所不快於心歟况夫怨不在明患生所忽方其
因循但曰細故寔以悠久遂成後憂則尤不可不慮何者一
國之勢譬如一身血氣標本責在貫通必有壅或便生疾恙
若乃咫尺君門杳如萬里今日迂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日
復一日莫以為恠人心益言主勢益輕朕有奸檢米時為利
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可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
覺察或放散儀衛或革退臣僚或開謀宮闈或激怒軍旅萬
一有此臣恐陛下孤立而廷無以效區區矣然則陛下何
不務自節宣以養氣體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
宜居則享燕閑之福而直為此悒悒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
一之憂哉臣嘗謂愛君之至莫如詩人見於南雅樂只君子
之辭不一而足至於不能自樂則風之山有樞雅之魚藻皆
以為刺作詩之旨豈是容悅誠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非其
已之私也臣不勝拳拳願附於詩人之義惟
陛下留神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奏狀劄子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二月三十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張安仁該進呈安奉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會委了畢兩局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
解帶合轉一官未曾收使今來為係入內內侍省付都知可
將上件兩官特與依黃邁昨任省官日例於階官上轉行一
官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詳祖宗以來文武官磨勘
立為止法二百餘年守之舊矣至武功大夫不可轉橫行則
尤為嚴密前後臣僚論奏非一臣不復悉數今來張安仁指
揮用安奉壽皇聖政會要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
轉一官將上件兩官與階官上轉行一官若遂轉行即徑入

橫行蓋其陳乞之詞以為兩官轉一官不為踰越而
陛下俯從其請亦以為兩官而轉一官不為僥倖云爾檢准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敕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礙止法人
緣經戰陣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今二例回授無以激勸於是
始立武功大夫三官轉行橫行一官之法恭惟 壽皇愛惜
名器獨不吝於戰功豈不欲徑許轉行橫行以厲闔士而詔
書諄諄行示優異必累三官方轉一官何也誠以二百餘年
遵守止法而一旦創為異恩不但回授亦必以戰功三官方
得轉行則上不廢祖宗之制而下可以勸將士之心也今也
安仁迺欲以進書解帶兩官比之戰功又少一官而轉橫行豈
不破累朝之成憲紊隆興之新法啓庸人之覬心沮壯士之
鬪志乎且今來指揮引用紹熙元年七月十八日黃蘆事例
臣竊謂黃蘆事例已是失錯自合改正若已曾經施行便為

永制則臣所未之聞也竊見紹熙元年張國珍以武功大夫
任統制官及十年有旨許用趙圭例轉遙郡臣寮論之竟寢
前命即不以趙圭為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 陛下之所已
行也又鄭大亨以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職事脩舉有旨許
用王公昌例轉遙郡臣寮論之亦寢前命即不以王公昌為
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又 陛下之所已行也仰見
聖心本無適莫何獨此等却但因循此臣所以敢為
陛下言之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三月十二日奏

第二狀

臣昨論奏內侍張安仁橫行不當自惟疎遠小臣驟蒙任使
而輒違忤天威死有餘罪恭奉御筆依自来體例施行仰見
聖心優容詞旨溫厚如此益自感激不容但已蓋臣已取索

到吏部尚右名籍并已行遣過于照逐一稽攷自陛下臨御以來即無似此體式緣有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敕節文吏部奏檢照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敕武功大夫實歷七年用七舉主並轉橫行三省同奉

聖旨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 聖旨指揮施行此 陛下初政所以示信於天下而臣之所當守者也歲嘗降特旨郭果等八人總戎閩外宣力為多 並特轉一官吏部申數內郭果郭杲由世卿李思孝各係武功大夫並合轉右武大夫緣有上件 聖旨指揮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指揮未敢便行擬轉續奉 聖旨竟令回授且夫帥閩之臣比之省職難易勞逸大段不同兼之是陛下始初特恩而猶以有司申審竟令回授今來若以張安仁放過臣恐諸將解體矣此臣之所不敢已也若以為見任

省官便可轉行則又不然 祖宗舊制入內內侍省使臣寄資至內殿承制即更不得磨勘轉至副使宣和以來方許係寄資內殿崇班以上磨勘依吏部法轉至諸司副使須康元年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兩省官稱職任恩數請給並遵 祖宗舊制上件存留照用指揮係是見行即無衝改以此可見省職即無指定都知押班許轉橫行之法况自淳熙十六年以後內侍官轉行橫行不過二人黃邁新知省事用該遇 登極及製造 皇后禕衣了畢梁彬以後壽皇駕過重華宮此乃彛禹授受之際千載一遇豈得與恩同年而語哉由此言之藉使廢法從例則亦無例可攀臣不免上違隆旨再三論奏區區欲望 聖慈特賜寢罷前命止令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補外

其一介疎遠素無榮望不謂 豐冒恩渥備員右史兼職
西掖書生所領不過及此極欲勉強庸篤少效尺寸伏念某
將指湖湘嘗得心脾之疾痛不可忍至於失汗大肉消陷幾
死者再矣每念此疾唯不復作作且即死忽自今春日痛一
日心甚懼之服食俱廢不惟職司弛慢難安亦恐朝謁僵仆
非使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與在外待闕合入差遣一次或檢
會前請與祠祿以便醫理倘永朝露當有歸班圖報之日

內引劄子

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為而厭多事雖
蒙矜納不謂遽許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
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夫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
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儼如天德不徒而一晝夜三百

六十五度之間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為晏其積也以春
為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乎治
天下皆群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儼如君德不強
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
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群臣之官曠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
矣天德不徒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群臣
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無迺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為
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諛問迎合之計中也是
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謹因其憚政作
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允若此皆諛間也因其近聲
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禁因其樂厭飲也則有
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允若此皆迎合也其甚者諱惡灾

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夷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察於實而眩於無為之名特姦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輒斷罔或留難有言必中靡容熒惑君德如此足以上當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光紹壽皇摠攬乾綱之業矣茲祚以來其見於明効大驗如不信近習而請託苞苴之弊息不來將言而察探羅織之獄衰不尚獨斷而宰相執政之啓擬行事不繁文而百官有司之職未定則又漢唐以來君德所不及也臣猶慮聖心務在無為而進自強之論誠恐陛下克此德濟此治効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已恭以

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臣竊見聞者擢用同姓為大臣有以故事爭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紹興聖訓逡巡不敢就職而詔旨丁寧不可回奪二三大璫解罷省事俄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籲哀乞憐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蠶爾小臣白身補受被封駁者再美而陛下久不忍決監司郡守差除不當臺臣論列至於數四蓋逾月而後付出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耳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牧反掌之易此臣所以拳拳也

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

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

不肯書讀輒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復論忽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繳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為是歟抑以為非歟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為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權任數以此為蓋抹之術則是姦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為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阻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嘗奏事屢言君德當與天同每蒙淵聽曲加獎納今夫天發生則為雨露肅殺則為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雪霜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熒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其章播之公眾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裳所言止於為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違忤遽有遷改今乃名為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絕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黃裳雖去何以繼之強顏緘默誰無愧耻隨事正抹未知所終則此除之後將見給舍竟為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默也欲望 睿慈少霽 天威收回成命令黃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為來者之勸

第二狀

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闕略黃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闥官今已數日臣愚窺度或者陛下以為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并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為陛下誦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謹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垪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三臣等既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川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垪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以憲宗矜為

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為簽書樞密院事給事出程瑀三疏駁之尋令官書書讀瑀乞罷逐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黃所職典出納顧不留瑀自助竊為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瑀出特賜象笏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為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為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計為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瑀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替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萬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劾李藩

裴瑄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卿同托不朽曷勝榮幸耶 進止 五月朔四日

論史官劄子

臣嘗具奏竊見唐大順一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玘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脩國史杜遜能以三朝實錄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脩之踰年竟不能編一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皆是兼局更出迭入有同傳舍至修撰亦以從臣兼之往往多近上眷渥之人率不淹久去掌機政大槩一年之間方議立條例均分卷帙而出院多矣則一朝鉅典無由就緒事大體重豈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湏至取旨立限奏篇臣恐未免逐

急率課取具臨時草草述書而無以發明盛德大業傳信萬世要亦非秉筆者稽故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無專官故也近年李燾洪邁以待制相繼脩史不領他事而後四朝國史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位望已貴若委以史事見謂冷局不過一二年間朝廷湏更遷除雖曰專官未必久任今職名中有祕閣脩撰右文殿脩撰并舊有史館校勘等正是三館脩書官名目郎察卿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將此二職名置為史官以二年為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稍近祕閣修撰又稍近右文殿脩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有等雖就迂次對如李燾洪邁兼領可也則是史官與郎察卿監可以馴至從班事体略同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庶幾大典責成有人况在 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帶出為寄祿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為諫官則今以修撰為貶職而以供

職史院者為史官蓋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度妄論其事唯 陛下裁幸

繳奏陳源除入內內侍 押班狀

臣去國日久初不詳陳源得罪之由及者之有司見得書投實遠外沒入家產一時同惡相濟之人如徐彥達李庚輩亦各編管估籍及許遂便以來間有 命則給舍臣寮節次論奏然後知陳源得罪於高宗蓋 服用或礙於衆輿聲色不下於宮禁禁路鈴正使實供厥後所謂小人之無君上者也故自 壽皇及 陛下初政至於今日乞群臣有言悉蒙開納前後施行已降指揮有司所共遵守也今者押班之除後省封還迫於天威勉書讀而臣適暫攝西掖若亦書行便當命詞臣不知若陳源者將何以為之詞也若來群臣前日之言因為之詞則是具其罪狀於天下適以彰聖明權用之

失若但揣 陛下今日之意別為之詞是以 壽皇及初政以來施行群臣之言所降指揮駁而不用即為此詞將進退或戾於君父矣臣必不敢奉詔臣愚欲望聖慈少霽威嚴追寢除目勿以螻蟻之微 敢遏風雷之命而加之罪則臣之幸也聖時之盛事也臣不勝拳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樞密院劄子去訖奏入不報

繳奏白身彭燾補官狀

准中書門下送到錄黃奉 聖旨御前書寫文字白身彭燾上等實及一十年依已降指揮與補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伏觀今年五月四日樞密院劄付臣寮上言樞密院送到錄黃一道為御前書寫文字薛宗補官臣茫然不知所從欲乞行下薛宗所屬官司取見入役年月據實保明委及十年方

與取旨補官則臣有憑據乃敢書行伏候敕旨睿思殿庫供到本庫契勘薛宗於淳熙十年正月十一日差充御前上等書寫文字睿思殿庫掌管官物祇應至今實及十年已上即無在假不在司月日保明是實申聞事五月四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與書行其薛宗已書行補授去訖今來彭燾即未見得本人應得上項指揮臣愚欲乞檢照五月四日聖旨指揮行下所屬保明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心期勅

繳奏閣門承受趙銓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黃一道為成忠郎閣門承受趙銓用因該人使到闕應奉及一十番得轉一官公據乞將回授封贈父母令臣撰詞給告須至奏聞者右臣據吏部供到狀契勘趙銓見係閣門承受所授成忠郎係該遇

皇帝登寶位引用紹興三十二年指揮預行補授成忠郎其餘應干合得轉官恩例酬資即無許收使條法指揮又據司封供到狀檢准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臣察上言三省同奉聖旨今後封贈並依司封見行條法施行本部除有曲全體鍾闡已放行回授封贈父母體例外自淳熙六年已降指揮之後別無命官帶吏職放行封贈體例臣愚欲望睿慈將趙銓所乞回授封贈指揮特賜追寢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

臣恭覩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講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
除燕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小大之臣莫不手額欣
并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予決意
者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

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間未嘗不軫懷整
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
而人之關繫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
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勳臣
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為

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于今四年言聽志行曾未

有君臣之間而舍卒不審使出脩門揆之經義未為中節然而待放郊外屏居山樊省咎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怒之歟則策免雜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機政或以內祠領使間奉朝謁則為正者進退唯命夫復何辭若猶鞅鞅望稟命不度則持憲臣寮豈容但已然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特此也趙雄以抱病不痊均供鄉郡

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遜牘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暑出峽竟以舊恙卒于官下萬里旅餓道路惻然雖雖勳業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為恤典遲遲至今至如尤袤三朝老儒而陛下之潛邸僚友也最蒙眷簡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

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推等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非特此也關陝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貔貅付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

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采薇杖社之禮曾未及請挺復致仕故尤以為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豈非託重於挺愛之欲其生乎

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敵國之所窺覷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則今置挺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

子仁者介在閑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
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
旄非叙遷之官也告廷乎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
交結之謗在子仁適足以禍已無故而予之則非汎之患在
聖朝不足以勸人况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
中又有外宅婢阿闢用炮烙刀刃之刑害阿鄭等蓋嘗法
寺定斷臺官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
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畧如此其他妨碍臣未暇
數以煩天聰臣不勝拳拳欲望

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予以光華主
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舉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
也措紳之願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天 一

第二狀

今日月十二日恭奉

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事奉

御筆為係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
右臣昨不揆愚賤嘗緣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蠖蟻輒
抗雷霆言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 御筆令臣書行仰
惟 聖度如天曲賜容忍而又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
人尚敢違忤雖然臣聞脩當行之政者足以慰侯望之情施
無故之恩者足以來謗讟之口臣前所奏固知子仁之為勳
臣子也但方群情嗷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而罷命未
聞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凜然西陲擁兵十萬吳捷物故闕
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閑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
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侯望者惶

惑而謗讟至矣此所以深為聖明惜此事體且夫報答舊勞
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間者之為重此
事理曉然豈唯群臣雖子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
亦於此恩數踟躇不安矣臣是以不敢隱嘿頃至再三然幾
熙朝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 陛下聰明仁厚
遠經三五儻蒙以肅威嚴下米狂警而今而後天意豁然萬
樂之間群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見施行憂在疆場則便須
處置上以承兩宮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
患如是則國家尊榮朝野忻豫雖勳舊子孫憑藉寵靈窮極
富貴亦物議之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
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
在前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於州附三日

上嘉王劄子

某輒有愚悃仰禪王聰竊惟去年之秋聖駕久不道官中外
憂懼計無所出肯賴得大王密啓中官任容護護已而飛順
動萬衆懼呼莫不以為皇后作配之德以於關雎大王奉親
之孝遠過曾閔也今者太母生辰近在數日而又未年慶壽
適降指揮既行討論亦合奏稟朝野颺颺欣逢盛事儻若清
蹕之詔或不如期則是奉觴之禮又成虛廢必興謗議徒玷
聖明區區以為在今日之謀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加
聽肯為達群下之情共想中官樂聞必能贊九重之決如是
則慈福為之滿意重華為之歡頌主上之孝德無虧中官之
婦道益著而大王令聞布於天下一舉而數美具不可不勉
也又况會慶重明兩節相繼其為事體允洽觀瞻外而使容
陪在廷之儀內而禁衛希從駕之澤動靜之際關係非輕稍

有參差更足憂慮則是自今以往全賴大王母子俱賢彌縫此事今夫臣庶之家骨肉相保父祖尊長豈無失誤之時妻孥宗從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利害各切其身不同他人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家而已其忝在府僚不敢隱嘿干犯威尊皇恐死罪

至如留正吳挺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大王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官庶知外間仰望之切其中稟

縱進中官又劄子

其等輒有僭越之請仰于王聽重明聖節中外皆望車駕過宮群臣已是說不行了別無靠處只靠得大王入東頭宛轉調護兼是車駕過宮事亦不當外廷理會才到得外廷理會須至張皇却不便穩且告大王因宣押次奏知中官多方勸

贊期於必出若更因循日久歲深兩宮忽有此少不足利害并細其等忝為府僚竊以為大王子職莫急於此故私布之恭惟留意幸甚

又劄子

其僭越再有申稟魏惠憲王夫人之喪已降指揮許國公解官持服在大王是為伯母有合行禮數只緣上意遲疑未敢陳請然外間議論却謂大王有此欠闕頗損聲譽不審因宣押次可以奏知中官亦略提起只得降一指揮許到魏王府燒香奠慰便是了事區區併乞留意

繳奏傳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皇后親屬訓武郎閣門看班祇候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傳昌朝已該歸謁得轉一官特與轉行令臣書行臣

取到吏部案見得傅昌朝昨來將皇后歸謁家廟恩例轉行
一官吏部告示本人勘會從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指揮其
在內有應奉不係理年出職一時推恩補授名目之人依條
作非况補授欲將自隆前項乾道八年七月八日指揮後來
似此補授之人亦合一體止令轉至

訓武郎止今來

本人已轉至訓武郎所乞轉官有礙前項指揮去訖臣今若
與書行即合行下吏部迂轉其吏部係是守法去處准前告
示不敢放行則是徒奉成命於本人實無所濟臣愚欲望
聖慈收回上件指揮庶免煩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
奏聞伏候 敕旨 九月奏入

直前劄子

臣聞天不可俄度也而示人易地不可俄測也而示人簡是
故天地之神 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德配

於天地亦若是而已其惟

陛下臨御于今五年省刑薄斂天下皆知其為仁兼聽廣納
天下皆知其為恕而近日以來忽事獨斷尋常指揮動出意
表大聽甚高入言難入群臣惶懼莫知所為以臣愚昧孰慮
而究觀之則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何者臺諫對班多是隔
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人以為 陛下怒臺諫矣然經筵侍
講妙選法從而黃艾首預識擢 陛下何嘗怒臺諫乎給舍
封駁旋被改除雖蒙留中不即處分人以為 陛下怒給舍
矣然王府翊善付以元子而黃裳終見信用 陛下何嘗怒
給舍乎留正無故乞解機政出郊數月猶未予決人以為
陛下怒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欲使以
左相為上公 陛下何嘗怒大臣乎甚者或以致仕而恤典
不下則紛然竊議曰 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備數館客

卒於邸中賻贈隨至然則 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之去而亟請不獲則又紛然竊議曰 陛下惡人言去彼卒棄疾召為大卿即去為帥至欲以次對寵其行然則 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熟慮而究觀之則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終歸於仁恕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或寒暑乖錯晦明反終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天度固自若也聖德罔愆而或喜怒失節舉措過差者必有誤聰明之治者矣而聖德亦自若也以是言之則不怒臺諫不怒給舍不怒大臣皆陛下本心也而况於惡人言死惡人言去豈陛下之心哉而又况自夏徂冬稍闕過宮之禮遂謂陛下以疑阻屬孝養又豈陛下之心哉夫不察聖心而見其形似若諫而力爭之是宜天聽甚高入言難入也雖然群臣孰不希寵何苦自絕雨露之恩孰不畏罪何苦自干雷霆

之譴而孜孜半年爭此數事 陛下亦盍反求而徐察之乎若 陛下於此數事反求而徐察之曰吾心寬大本無所怒今若有所怒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和平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孝敬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苟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誤 陛下者也所以誤陛下者將以孤 陛下也至其和夫不察 陛下之心而以形迹諫爭者群臣之罪也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之誤已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 陛下誠以本心之所存而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已者矣知所以誤已則外廷之黨論可破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黨論破兩宮之情意通天下尚何事耶以此圖大功可也不暇遠圖以此為小康垂拱而責成詞垂拱而責成則鍾鼓絲竹

樂與同尊祖惟席樂與今同臺地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然則陛下何且為此鬱鬱使天下徒日夜沟沟也臣最微賤最荷恩寵不勝忠愛之心為陛下白發其端而不敢盡言惟至明至聖為社稷大計為富貴崇高遠慮而加省焉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是日因奏慈福宮加上尊號已而指未審重華宮何故未講此禮以臣攷古來聖人多以備文綉禮文權上下今陛下方自疑阻稍闕問安之節若因此盛典併行於兩宮臣意壽皇須更開喜遂歷舉漢唐以來故事及德壽宮禮教大喜曰此是好說卿可到都堂宣諭宰執明日奏事商量偶記得孟饗前齋宿不是奏事日分逐奏云明日宰臣以下齋宿無奏事上曰如此只就景靈宮齋殿奏事因奏臣小臣輒發此議已是僭越豈

敢承 聖旨宣諭大臣以臣愚見只合侍大臣奏事陛下自以聖意指揮即尤見陛下孝敬之德臣不敢領 聖旨上再諭朕遣卿有何不可遂到都堂具道上意是日趨知院在假葛丞相折簡相約請對比入文字御批十六日就景靈宮齋殿奏事與前言合諸公皆喜已而從駕孟饗遂奏事上意已變但云且許他

乞補外狀

臣昨不度踈賤妄有建白今月十六日伏准尚書省聚廳宣諭令臣不得說出伏念臣只是建議若行不行自在陛下則臣決自不敢傳布但緣當來曾蒙聖訓令臣傳旨與宰執大臣則知者已非一人若萬一有人說出忽達天聽即臣當坐漏洩之罪臣於此時無以自明臣不勝惶懼投誠君父欲乞聖慈與臣在外差遣或祠祿一次稍俟日久孤蹤明

白別賜收用實臣至願除已具劄子經朝廷陳乞外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是臣經朝廷陳乞劄子只如尋
式更不說及此意伏乞睿照

補外體

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狀

臣轉有迫切懇仰于天聽伏念臣九歲而
生喪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霽始得贈父
湖湘遠離墳墓今七八年不獲展省以行焚
下為之心折節一盞先朝露即兩親竟不露
無以見於地下美况自立朝委是忠素區區欲望聖慈憐
哀謝來日不獲特與祠祿差遣一俟使得展墓焚黃以慰存
沒臣不勝祈懇聖激切屏履之至

繳奏兩朝多慶轉官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多慶特與轉行一官今查書行在臣照得在法南班磨
勘實及十年方許轉行一官其多慶所乞係多方淳熙七
年體例止及八年欲轉行一官檢照得紹熙二年正月二十
一日指揮臣僚奏陳具有法者上當從法不得更引非法之
例今御史臺覺察必罰無赦自後有司常切遵守今果多慶
轉官正礙前項指揮自降前項指揮以後即無援例陳乞放
行事例假如放行即御史臺必須覺察聞奏適為多慶之累
臣欲望聖慈將上件已降指揮特賜收寢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十一月二十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陳傳良除起居郎日下供職不勝慚懼須至頓首伏念

某長朽罷為誤玷班列久無補報曾不違安昨嘗累具奏申乞從罷免或與在外及祠祿差遣俟命累月未准指揮今乃求去得遷若更自就職則是前請皆非直情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新恩以安愚分聖旨三月三日三書同奉

繳奏安定郡王子濤賜宅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子濤奏今踏逐到宅子一所乞照令德等例撥賜居止以便祭享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安定郡王見無住宅以便祭享殊失嚴奉之意合從朝廷撥賜宅子一所永充見任安定郡王居住以存事體今來所有子濤奏請臨安府府衙後宅子未審堪與不堪永充嚴奉香火欲乞更降指揮下臨安府契勘聞奏取旨撥賜仍不許其他官員指占亦不許將後子孫認為己業如此則前後承襲

庶免疊有煩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六十二月初

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舒州中勘到百姓易大明并汪清妻阿王斷案事令臣書行右臣竊謂人之親莫切於夫妻妻而與人謀其夫則生人無措手之所矣照得阿王嫁汪清生一女三子自紹熙元年與易大明通姦以來凡其夫汪清所與疑慮易大明者皆密以告凡易大明所與謀害汪清者未嘗一以告也據察阿王嘗受易大明之謀醉其夫以酒又從之學作麻索套子將以勒死汪清不果如是者又一年而後卒殺汪清嘗殺汪清也易大明雖以鐵尺打傷仆地未曾氣絕今阿王快取索來阿王紀恨汪清節次打罵亦有心要勒死汪清手解布機上麻繩付易

大明勒死之是不謂之同殺其夫乎在律謀殺條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昔人之意所為斯人慮者甚嚴密也况同殺之乎春秋之義魯夫人與弒公絕不為親禮也聖人豈忍絕人母哉與殺其夫雖子猶不得以為母以是為王法所當誅耳而貸不殺是無三綱而十惡之條廢矣臣自攝乏書姦人殺其夫之案或貸死者有之而未有如阿王之幸免者臣愚欲望聖慈參酌經律今有司別行議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六月二日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十二月八日奉聖旨訓武郎傅昌朝特與轉行一官今臣書行右臣九月二十九日曾具奏傅昌朝已礙止法兼違戾乾道八年七月八日 聖旨指揮當蒙聖慈將傅昌朝轉官指揮留中不行去

訖今來又准送到上件錄黃臣實不敢奉詔且傅昌朝姦惡爾小臣乃敢宛轉附麗煩瀆朝廷變亂法度以臣愚見不惟不當轉行一官更出合自宸斷別作行遣以杜絕來者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十一月二日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進義副尉藍嗣祖昨在潛邸服勤有勞可特與轉承信郎今臣書行右臣據都官供到狀稱昨紹熙元年六月內給帖補該遇潛藩應奉推恩入共四名藍嗣祖章顯祖顏守忠王演各係白身並補進義副尉數內王演係收使昨該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高宗梓宮發引賞轉承信郎見得二人各係收使兩宮

賞之轉承信郎今來藍嗣祖與二人補授年月事體一同即
無上件合該收使賞典徑與特轉顯是不均恐非公朝待人
無私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教旨
十一
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奏狀劄子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池州駐劄御前諸
軍副都統制率逢原奉 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右臣將
指朔湘已聞率逢原之為人且見其行事矣其在江陵其在
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有文字上煩朝廷
雖然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
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湜親見其馭下無恩將士多怨徒
以為管軍之人頗繫觀聽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按其中軍
統制崔公亮以警動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
於自劾 陛下曲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為無罪乎
而遽進為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屯所

江淮之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餉其軍特以王人為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

聖旨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培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率逢原為帥無狀密院鑄戒尚不知故至為總司所發上章待罪始

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 陛下朝以為罪而暮遣權之則是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為超越但適當宥過之

時未見改過之實遽此除授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慈將率逢原新命特賜追

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然後進遷庶允物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四月二日奏入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率逢原除都統制奏狀奉

御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劾放罪不

當處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為朝廷勸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

混為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鄭澁按其偏將培克士伍德廣

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 陛下為之覆護特從宥免此 陛下善將將之道而率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

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臣恐逢原釅人昧於理義妄

窺朝廷意出姑息却復專橫愈無悛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

新命不惟為 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為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察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

暴遷原之惡正以事關軍眾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聞伏候勅旨十二月二日

內引劄子四年正月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

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為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污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為庸人則是貴之者遠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脩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脩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世而况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

可不然將淪胥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為愛惜人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於爵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此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無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為罷給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殺何以為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衰懦攝官詞掖嘗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闈與

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無他官 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
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者臣故曰 陛下可謂愛護
群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 陛
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 誠以愛惜人才為職而明其
去就之誼請自不 其 以臣之可備使令則當去內侍
以臣為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群臣亦各務明
誼群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群臣之聲望不
污操履無闕是不為 寧然後 陛下可以委任而責
成則 非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難共惟本朝列聖
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深言之姑誦臣少壯
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

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自之內每事有常以
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冊或
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衍尊俎娛嬉苑囿至於暮夜
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晤語間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
寒暑不渝忽一日不如是即內侍以近醫藥為請而中外惶
惑矣夫以堯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
課為日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
也臣幸遭逢備員近侍每見 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
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于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
矣而比來傳聞往往以為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務之間稍
失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說多端以臣愚見
或者 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共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
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繇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

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方冊游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不然則燕衍尊俎娛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然則是燔濕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以終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陛下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常度非徒以親政涖民亦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神財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褒錄傳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竊觀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旌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

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為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覩在徽宗時則有傳察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為翊載之功之首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傳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棄善錄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竊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駭壽皇善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冊寶都大主管所申
奉上 尊號冊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
省同進呈奉 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
賞內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
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
臣恭親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
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后
尊號 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行禮了畢并正
月十九日修製中官冊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
五人轉兩官第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
十三人轉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內人數比紹熙
元年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二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

尚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
同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年推恩之
人係是修製奉上三宮四冊四寶事以繁重職掌稠疊計日
甚久為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典今來修製奉上慈
福宮尊號冊寶雖曰千載一時非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寮偶
被驅使只合課討心力以為酬獎所是一宮一冊一寶既與
三宮四冊四寶體例迥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
一等真中尚書省取旨推恩先次獲降 聖旨指揮轉行兩
官一時後省皆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
保明陳乞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
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太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
所申首為身謀上欺聖聽因比儕輩大啟倖門而又增添員
或至五六人共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寢

庶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吝情名器將上件指
揮除軍兵聽換犒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
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疆之慶僥倖衰
少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聖旨指揮王牒所進 壽皇聖帝玉牒會要

所進 壽皇聖帝會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

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特行減半推賞與

今來事體一同伏乞 睿照五年二月十日奏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奉 聖旨忠訓郎

御前祇應孫拱之為 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

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

已轉五官數內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熙二年九月

磨勳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

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歲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

勞之法長襲近私謁之風臣不得不為 陛下惜也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二期二十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 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冊寶承受官

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

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

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一冊四寶差人管

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冊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

合取旨省員却乃比如舊數增多六人其為欺罔不待力辨

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鑄減此臣所以從寬論奏乞只依
元年員額已荷宸聽悉垂采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
臣窺度必非聖意自欲反汗以長俸臣只是此曹耻於退聽
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
人若許存留即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是身為貴近者亂法
度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

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收寢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實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惟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錄黃一道
恭奉 御批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續准尚書
省劄子并送到錄黃為臣所繳冊實所承受官特與免減一
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奏 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

至再具奏聞者右臣語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耐實官減一員
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
日續降 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
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
當日審奏續降 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
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結續准內降者 陛下之不得已
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 陛下之初
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
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贊邦政豈不為廢
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 聖慈將十
四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 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
書行孫拱之 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
得依奏 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 御批粘

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五月二日奏入

貼黃恭准 御批孫拱之為係實該五年年勞
賞可特與書行令取到吏部狀御前祗應本部
即無立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
伏乞 睿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勘到程廷倚斷案
令臣書行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祖程節曾
官至寶文閣待制內高祖正議大夫祖父曾命官今廷倚以
僧惠深受其貸錢誣以占屋而訟之縣又辱罵其骨肉迫逐
起遣不勝忿耻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
年髡髮居役定斷即廷倚元認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十

斤罪止於此夫本州復引勅有陰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
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徇一僧之欲而
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
陰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
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藉口摺據細故汗蟻衣冠
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為
例操切士大夫之族夫臣愚欲望 聖慈將上件指揮特從
未減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九月二日奏入

入奏劄子四月

臣不勝蟻蟻之忠轉有愚言仰干 天聽如蒙省覽即臣雖
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
自士庶人皆然而况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為人主
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

賤者群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卑賤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壽皇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又亦以傳言為諱由是禮文寢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

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夫臣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乞祠中省狀

伏念某一介疎庸重以衰病誤被使令身兼數職皆是文字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瘵曠實多稍涉歲時曾乞報效嘗聞諸天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若某者所謂乏陳力之勞違戒得之訓者矣內負初心外慚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在外或祠祿差遣狀劄特賜敷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伏候指揮

乞對狀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蒙賜對輒論及兩宮事仰荷聖慈濶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艱阻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

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殆不過此臣雖糜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却留不下十二
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

聖慈諭臣以向來文字說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
明詔以致尚稽順動枉招謗讟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
則非陛下之不聽用臣而臣實負陛下也欲望更賜以
燕閒之頃令臣縷縷言之苟以螻蟻之微感動天聽於是二
聖重權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已詣閣門進榜子乞
奏事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四月十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仰荷
聖慈濶畧愚直曲每清問備盡悵惴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
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何以過此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
咎責非 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 陛下耳以此不避煩
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倘有嫌隙至相猜疑
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彜之性不可解剝同氣相求終
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
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難以盟
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又況 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

禹造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 陛下獨不記 壽皇之疎魏郊乎自古慶立出於愛憎 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 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奸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鬪喋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承嘗得罪於 陛下則必不赴愬於 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明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 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旻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恩之墓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

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畧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官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 四月二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為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二日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唯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 聖慈赦其萬死遠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

四月二日

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官諫者衆矣論說義理條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 陛下曾不加聽問或聽之亦不過勉強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為聽嘻笑不加恠矣獨臣私念以為 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 陛下心事之間一復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故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

要力請乎而 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朔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月中變不准中變而又號召大衆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 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皇恐踧踖前此對後輒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戮納祿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蝟實禍懷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伴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

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
莫敢訟其寃者已而有侯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火帝
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大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
驚悸云有賊至以嬰兒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
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
不解姦臣實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
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
於亂亡二君是也 陛下不過宮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
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言不以為責善則以為猶吝
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 壽皇責善為天下計為社稷
宗廟計耳假使 陛下政事脩明人心愛戴則 壽皇之願
得矣尚復何辭 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
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

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 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惑以其人
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疾災而不恤
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
察之疾臣切以為 壽皇不能禍陛下是 陛下自貽禍也
臣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且自他復為 陛下獻
惻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採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
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廢幾萬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輒有管見僭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上臣
察調護兩宮上云此却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使不會說
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
事如何則好某奏 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
難赴死亦當向前况是詣重華宮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

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為然且云待諭與宰
執某因檢照得中與會要在 孝宗時以叅知政事錢端禮
充德壽宮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
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
人充重華宮使自後應合奏稟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
至阻隔某以管見如此遠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敷奏
施行

小帖子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勳李熙靖主管龍德
宮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併乞鈞照

再乞致仕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
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事面納
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連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備
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恩何敢
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誠冀奉上意
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卑反覆諮度蓋已確許矣而竟中
輒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
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報重念某危懼若此黨若誠
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祿謝事求使其身區區
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敷奏早降指揮施
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劄子 丑月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
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

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欲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共惟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為之惶惑而不知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為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

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論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帝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為憂疑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為之皇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閭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護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

果如何 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 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為笑在慶類之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 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官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官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 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前張之孤後脫之孤匪寇婚始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

載鬼盈車吁可怖也方孤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脫孤則無為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言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 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大抵務為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祿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望裁擇惟 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輒有迫切之慷慨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處分取進止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劄子

尚書院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上高文集卷三十五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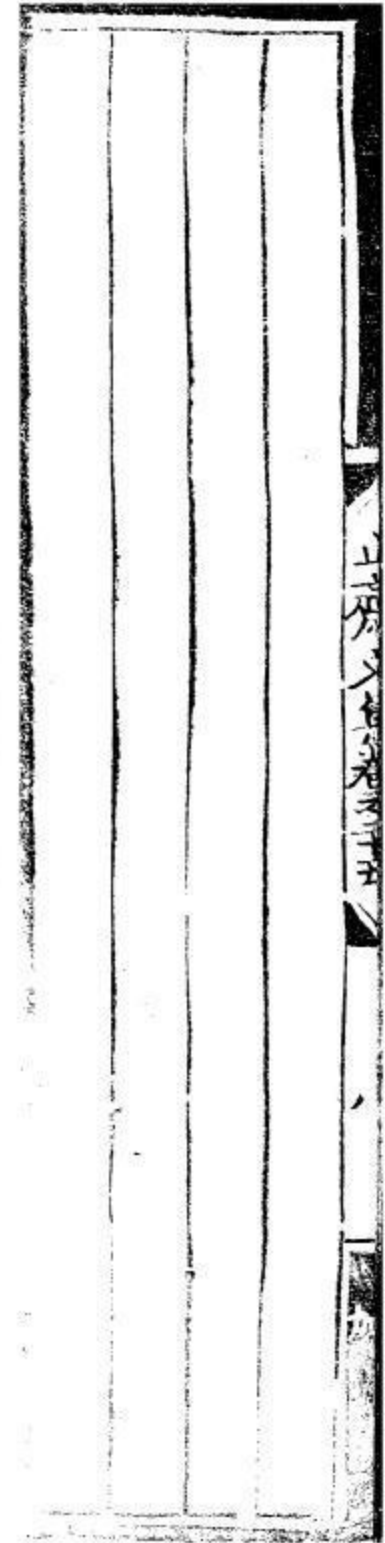
准温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良除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分當
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僥倖感極涕零不謂納祿未
久成命已下寵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
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
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
疾雖欲勉強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祗受除已
將省劄送温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所乞令守
本官致仕追寢上件 繳奏施行

辭免秘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懼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介疎庸及此衰晚誤
玷朝列迺無補報內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愚分
况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再請直前奏事
庶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疎天聽高邈幸蒙從欲分當永
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論撰之章專以勸誦之選
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瀝
誠斷免所以九頓首於洪造也共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
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
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其官置閑散又况玉音
在耳不敢誣也干冒鈞嚴無任皇懼隕越之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温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傅良係舊除起居郎無權中書舍人令疾速前來供職
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干宸聽恭惟 陛下因天人之心應帝
王之運屬 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倦勤稟命慈闈嗣服大
寶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春秋變之正無以過
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學嘗備勸誦潛飛之際攀
附何榮而首被明綸趣還舊著維新之命獨先衆人豈臣區
區所敢當此况臣立朝屢年曾乏涓埃之補幸蒙 上皇矜
憐齒髮將近朝露放還田里俾全晚節而 陛下顧以簪履
之舊尚欲使令此臣所以跋躅不遑須至控免伏望



陛下察臣平昔素非矯飾念臣衰遲已是頽惰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准温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傅長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惟古者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勸懲嚴行之政既與二三人臣共決之矣至其播告發明為之簡翰則苟能言者皆可使奏伎於其間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之而言益行官益重蓋命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輒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必不稱職往往能為天下患不但言語不工也恭惟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將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惰獨奈何先天下士玷此

選也以為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為攝官久則嘗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茲惟新之命夷夏屬心不直除授令人竊議臣所以不彈煩瀆仰干天威伏惟思詞臣之重守家法之嚴而先衆俊謹新政特寢誤恩昭示中外不勝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者恩深感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為 陛下誦辭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天聽未回俞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悵悃臣聞潛邸舊臣號為攀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命承旨故其人志在恩寵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為義其切磋講習之人耶則嘗敷陳治道啓迪心術矣故其人志不在恩寵而以不徒空言

欲見之行事為義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
勸誦凡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 陛下誠尊所聞誠
行所知以此存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
焉即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况 陛下以睿哲之資日進不
已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僚佐之比如臣陳言
不足施行 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良與圖新政將所聞益
高明所知益光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死且不朽况惟不然
皆恩寵爾况臣以休致之餘動關物議又與是在職者事情
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來也所有省劄臣不敢祇受除已
具申尚書省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
次又准省劄八月六日奉 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旨

擇故更不辭免兼職今臣已迫威命前來供職所有兼侍講
職事難以冒處須至懇祈冀回淵聽伏念臣向事先朝備數
勸誦方當 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為人臣為人子
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尚堪勉強故閱
歲月幸無罪悔若夫路門經幄事體絕異蓋非政事之臣而
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必至德要
道急先之務一話一言稍有悟合則天下國家陰受其賜非
徒指摘章句累次篇帙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
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社亦王佐也而不能
奉禮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強如臣之
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溫故知新之益今謂臣嘗為儲君
講矣當能為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
令之 陛下眷舊之恩則厚而臣不知懼是但貪寵也又况

府僚限員固難博擇今陛下有百官之富賢俊林立欲求
多聞豈無他士何乃眷簡獨私舊人所有上件兼職欲望
聖慈特加謹重改授在庭鴻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初旨
五日奉
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唯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陳傳良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莫
知所措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以垂
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而掖又直北扉豈非
臣之所甚願哉重念臣少多憂患早以衰疾蓋年未六十而
齒牙脫落鬚髮皓然終日強餐不能杯飯未昏就寢畏是燈
火以此聰明銷退往往善忘况自比年迭為二史脚力疲於
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幸蒙 上皇放還
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 陛下寵聽首加收

召一月之間除月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如此雖使高人隱
士影響 昧昧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况臣嘗備官僚久
辱使令最蒙眷遇者乎勉勉以來實出感激然自再入脩門
故疾輒作謁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適當郊霈之後覃轉封贈
數倍常時詞命填委幾以百數日不暇給下筆甚慚故臣區
區方欲稍遲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已私不謂
陛下驟寵異之使兼內制臣恐自此顛隳無日矣何者精力
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強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陰
寬不以為罪而書問之不專請謁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
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隳也苟至於此豈是 陛下全度
之意臣愚欲望 聖慈察臣悃愾實非飾偽曲垂淵聽將上
件兼職特行寢免伏候初旨
十月五日奉
聖旨不允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其
推 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顛顛望
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兼被
黎庶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祈聖明惟 陛下慈幸
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
申敬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待從
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
乞撫問沿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
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稍出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
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
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樂告 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昧
拳拳取進止

第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 陛下宜以 孝宗為法 太上皇
為鑒臣切以為是說也唯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
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 上皇徒以
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
足法者也 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
擇其為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淺陋不
能盡識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 孝宗銳意恢
復耻於苟安雖以 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懷陵廟閔念
中原之志枕戈嘗膽目不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一可
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閱章奏日了一日勿
問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
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
易始督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關防之意此三

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積累數鉅萬唯是
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用諸已
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處民間利病有以
便民為請隨即施行蠲除貸宥曾無留難未嘗輒怒官吏獨
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為 孝宗
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 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
恭惟 太上皇無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
政不雅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縉酒食之賜則不吝嗇此
一可法也八廂渥土之人置而不用未嘗以淫言危動群臣
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為之
不以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沿邊帥守不
以為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
臺諫論事雖累上迫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

太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 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
之盛美也 陛下誠上稽 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
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
此蓋奉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
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妄分取捨以惑聖聰敢昧死一
言唯救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
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 高宗德業為 陛下誦之方
高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憊欲定中原欲還謁九廟則真
志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
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尚在和好方
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有問章

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
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者閱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
和好之事也 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與者以有定尚
不博不怠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為喻之說而非勸 陛下之
說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銳意於學而又聖稟純素絕無嗜
好臣切以為 陛下之心方知止水方知明鑑以此為堯舜
以此為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 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
欲先定者何志耳不尚一事則將並建人之言而無適從不
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且夫人主
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 陛下將聽並建
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未
聞而入陛下之心者矣 陛下此心方知止水方知明鑑可
以為堯舜可以為三王或萬有一先人者得 陛下之心而

用之臣恐 陛下聖明雖銳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
所偏 也此臣私憂過計欲勸 陛下且以拯民窮為所尚
此志先定則 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
見臣下以此意省閱章奏至於游戲翰墨至於燕私此憂此
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為是亦 陛下養心之法不惟不怠充
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為所
尚即是仁心仁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獲
明之 陛下嘗深信之矣

第二

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
為極而莫與 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莫與
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
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

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浮言之所動搖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宦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恐事尚歲月耳而况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耻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

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監職自直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為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館閣則可以移書帥漕若欲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為帥漕連銜刻牘奏辟一蜀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平工也則不過送部勛當說

於陸况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該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耻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柴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着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為諂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息數太濇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奈何憚改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 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乞放身丁錢劄子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御萬
邦厲精庶政一夫不獲尚切於憂勞九賦用均唯思於寬
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眷惟浙江之區介彼東南之域而
自祖宗恢復聲教誕敷去率斂以居多俾樂康之斯洽洪
惟利澤已浹編氓然計口算緡尚存於偽制治財各納仍
限於歲輸特俾蠲除氏申曠蕩其兩浙福建荆湖南北路
身丁錢並特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除放有以
州法冊詳入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四百六貫

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 仰札則知其為東南偽制也本
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往者婦人有之至淳
化三年免見十月四日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年免見六月
兩
鹽亭戶有之

至太平興國元年免規窳糊福賃舍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

年免見四月二日廣州物死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八月二十日杭

州婺州物死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檢問七月二十日溫

偽命日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

一百七月高象福州長溪有温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戶

二千餘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温台州見

納錢二百五十四月二十日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

納錢二百八月七日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處州每丁五

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緡折納五月二十三日抑見偽制

各出一時頗亦不等前後勅命大底多者使寡難者使易不
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斂漸趨於平至是廼一切蠲去與民
更始天聖間侍御史章頴言先帝除放偽命身丁東南之區
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過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須不聞

申匱乏可謂至論然臣又按實錄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
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輸如故
迺蠲除之蔡襄亦嘗言僞命日諸州各有丁錢唯漳泉州興
化作米七斗五升真宗皇帝哀矜困窮蠲放兩浙
福建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
奏因依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漕及六
路其間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吞奉行不虔之故推而
廣之宜在今日恭惟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瘼欲省賦甚
矣間者斷自淵衷量減折帛之估有司以闕經費為言其
議遂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且其為
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其為丁視納折帛之家
殆累數萬緡陛下尋祥符之詔斷而行之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有送到錄黃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修內
司提轄劉信之白劄子得旨宣諭安撫令臨安府宣借前軍
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良臣每月供給
免折酒與依韓侂胄例支破仍具知委聞奏本府除已恭稟
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奏審伏候指揮聞十月一日奉
聖旨依已得旨揮令臣書行右臣不知羅良臣為何人但為
陛下愛惜此 聖旨指揮不敢不具奏耳何者差兵士十五
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也請受不折酒此至微末也今也遣
中使傳謠旨下諭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瑣至微末之事豈
不虧損國體玩瀆主威乎臣忝為詞掖論駁此等小事固有



漸色區區願望 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省察繼今或有無厭之輩敢復以此干冒天聰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即須行遣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一覽一令皆有關係不出於私謂皆足聳動不至於徒行幸甚事甚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拜
明初三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為知閣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母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口後遺補訂准此事今臣書讀臣仰惟 陛下奉承三官惟恐不能順上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喻者知閣門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

給等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有以見 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璪吳琚同為 太皇太后之親姪同為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璪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 太上皇為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 陛下為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璪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援援何時而已兩朝 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璪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 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 之既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

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已嘗書行謝淵錄黃去訖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莽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即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則耻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抑臣區區更有愚見共惟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為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久快意尚恩漫開倖門自

亂成憲豈容初政有此不肅更乞 陛下念付托之重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閑慢之事除却朝廷公眾啓擬即與施行應干宮禁小可請求斷勿垂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輒有指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十日奏入

繳奏朱熹宮觀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 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閑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

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
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
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遣寢
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閏二
十四日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
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 睿照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錄黃一道奉 聖旨紫霄宮五嶽殿係專一
崇奉 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二稅
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書行右臣
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內旨已蒙開納今紫
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等事可謂煩瀆天

聽玩狎主威矣况今貧民困於科折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
反得幸免即本宮通年合輸財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
在人戶名下是恩足以及海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
也臣愚欲望 聖慈更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
乞一切斷絕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閏九月二十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陳峴差知
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
行右臣竊以為陳峴早為從官素號鄙俗多歷方牧歷聞庸
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峴貪不知止謀欲復用聘覲累歲
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真無公論士大夫真不
必事廉耻而巧官者皆有僥倖之圖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

臣豈與兇爭區區一郡哉况兇自駭解帥廣西之命不聞務
自洗濯省愆遷善但聞其身為次對詔事太守以為諸兒求
權苟而已共惟始初之政方尚旌別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
宜獎用臣愚欲望 聖慈將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
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十一月初八日奏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一狀

唯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臣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緣尚有管見不敢輒冒受上件兼職
頃至煩瀆乞賜免蓋臣自為郎官即無檢討幾涉三年未
嘗得効鈔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
自効何也史院無事常故也二年之間修撰同修撰官雖今
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兼倪思李燾沈攸及近來朱熹無
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穎黃文沈有開黃由薛叔似及葉道

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謂實錄缺然如故與臣未
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
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 上皇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
進向來劄子欲望 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
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擘修纂
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効但添兼職是恩寵之而非
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祇受伏候

勅旨十一月二十七日三 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錄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劄子
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辭免文
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為恩寵而未嘗及
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冒昧不盡

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以各有攸司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雖衆成書尚難如臣於今朝行最爲衰退舊學昏忘前聞遺失已試問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吳人傑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適總淮餉秉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爲得人豈非聖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哉但熹既去國假如強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適尚未朝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祕閣名目以留葉適則不過年歲可冀奏篇共惟 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傳萬世 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懇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

兼臣緣多病正欲少頽別求一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兼職指彈臣不敢祇受伏候勅旨

貼黃稱照對葉適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論不敢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爲其人不堪此選即臣當伏罔上之罪伏乞 睿照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 旨揮不允

應詔薦宗室趙師淵狀

准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與庶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關宸慮但以臣所識仍加訪問欲如詔指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尚沉下僚最有士處如宣敷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處文林郎前寧海軍節度推官趙師淵行誼修飾趣操廉靜可以仰備選擇敢以上聞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五年十二月
初三日奏入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准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為係潛邸講堂官轉一
官者伏念某一介疎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勸誦累年
於此蒙眷甚隆曾乏消塵仰禪海嶽反以尸素上累知人之
明又况自致煩言尚叨祠祿竊伏思念罪重責輕銜荷恩私
不知所報豈當復與儲條群賢同在論功行賞之數所有上
件恩命不敢祇受除已寄納温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
七月七日三省
聖旨不允

辭免與郡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 聖旨陳傳良沈有聞並與
郡拜恩殊特揣分驚皇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省縣家
聖慈還官賦祿闔門千指叨竊溫飽銜戴除天厚地之施莫

知稱塞曾未改歲再蒙拔拭俾司民社仰惟 聖上矜憐
履之舊致茲誤寵感銘次骨竭瘁殫伏念某衰病日侵鞭
策不前矧已試罔功愆尤素積不於此時力祈寢免異日成
命遂下宵昧祇受必致顛隲重煩造化欲望特賜敷奏許某
終滿祠祿庶幾少安愚分
嘉泰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
三省同奏 聖旨不允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造闕有合奏陳
須至煩瀆者怜貧恤老君相之思量力効官人臣之誼伏念
某生平辛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腫如水顛掉
如風神明支餘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矣此豈可尚堪驅
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况溫陵大邦甲於閩部番漢雜居獄
市難擾而使哀瘁當之必見闕誤課以裨報徒遭罪責載念
臣自叨誤恩界以祠祿月有所入足了醫瘵若及滿歲庶保

淺齡貪戀公朝豈所親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却抱無窮之
恨又况此邦比年選牧多處法從某往者疵譽之深患在高
位雖循省不為不久拔擢不為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逾越
公論不置且見顛臍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
奏收回成命仍舊奉祠同奉
三年三月十三日

正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講義故事廟議附

右史進故事熙寧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唐陸贄奏議奉 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慷慨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所致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

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悔而莫之省納又曰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情理道全乖顛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輒陳前鑒以備采擇

資善堂進故事

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

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

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廼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洪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謂召致廷尉上

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哀焉

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八九年固深知元帝之為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且望之久為太傅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憺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既即位益鄉儒術然不知召致廷尉為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

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苦忽忽善忘不樂則其天
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道各有年無能改於
其德一旦即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
豈不繆哉而望之竟以諧見殺善乎劉安世論之
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道之使洞曉天下之事
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
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
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見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
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
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
化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為議論
人自為一說家自為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
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
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
能言者不以楊朱為師則以墨翟為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
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為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且

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為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為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不為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無一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

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群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疎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厭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為國君之肥馬在廄而民飢莩在野是為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

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
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
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
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
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養幼者相撫字
敵已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
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慾橫流弱者之肉強者之食爾故曰
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
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慎斯道
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於

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

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為可行而深信之焉
耳夫苟有是說也在於人心則不見之於行事斯已矣苟見
之行事則必害及於其事不施之於有政斯已矣苟施之於
有政則必害及於其政孟子逆知二代之學一日得志於天
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於
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夫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
教明而禁立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
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
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桀無益謂暴無傷謂已有天命謂敬
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間為異
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干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
在上故也今夫揚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醜賞以誘
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於戰國之際也而

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
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
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能不
本於孔子而敢為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
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
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餘
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
也言南也荆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
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為天下害商

之末夷狄禽獸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
之際邪說詖行為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
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
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
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
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
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
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
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
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
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
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

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
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為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
也夫為人臣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己任况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為患夫矣播遷我祖宗丘墟我陵
廟膾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
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注左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
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強將以雪耻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
青至今猶未塞也 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噐豈得一日
而忘此耶 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為己任而
不敢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
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
以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
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

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蕪
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 陛下之所
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 執競祀武王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

也先王謂太王以下先公謂諸葛至不亦 思文后稷配天也 我將祀文

王於明堂也 雖禘太祖也禘太禘也大禘於四時而生

民尊祖也 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中庸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廬植以禘烝為王 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

然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 司几筵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 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美姬也周立廟自后稷為祭際官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妣謂先天府掌祖廟之守藏祖廟始祖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云諸言祖者近言祖遠言始言祖 若公子之子孫有為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春秋外傳魯語藏文仲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九疇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以經傳攷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生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為宗而祖顓頊商人則異是矣亦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商以湯為宗而祖契周監二代郁郁彌文於是以受命之君為祖繼祖為宗而郊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稱王何以得為受命之君周故天為之也其在詩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

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廟祧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王季之廟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有樂假如后稷為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章文王配帝又別一詩通而合享之先王先公則由王季而上其禮藏於后稷之廟而文王季牛一武王季牛一不祀也禮藏於后稷祖也又明由此言之后稷固先公之廟也守祀八人蓋以此禮其備享先公但用鶩或亦有隆殺之等記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當武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下但告三王則太王為祖而文王猶為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禮作樂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為始祖文王為大祖閔予小子之詩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廟成王時也雖禘大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則是以文王為祖而武王為昭考矣武王為昭考故文王之子弟皆第稱昭富辰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周禮天府掌禮家亦謂文王自是祖廟考經云宗祀文王於廟謂文王也禮家亦謂文王自是祖廟考經云宗祀文王於廟謂文王也大祖王季同此說也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大祖明文也近馬融云諸祖遠言始祖家祖契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維成文王之業而後近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為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周變夏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至於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禘嘗又前此未有也商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此其所以專

以經為斷以贊廟議之來共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大祖之所推尊為定以僖祖為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群臣之職不相抵牾而大典可就矣

不
依
以
西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効下問承學之臣謙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願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臣亦稽之漢唐與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規模褊迫而治効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於二五之隆粵自紹堯所以剪除文具脫畧邊幅嘉與群臣洗凡而破陋以濟至治以遷宏休甚盛甚美臣愚妄自量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為何以其間蓋有違詔令負任使

者陛下察見情偽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不承大統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憚然師古而不自用知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尚安須耶然而十有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克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曩者創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譏矣將命者惟謂誦九重之不吝而服其英斷哉雖陛下將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為累夫有云故之喜則有圖新之謀抑臣未知來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否也以臣參之與言

揆之事情其誕設者且舉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造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向不立今且二紀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寵任群佞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改而僅足以度越庸主而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繼今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徵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體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積廢每試不効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為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

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
雖已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親有執而不
從從而而不盡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既其情而待
遇如故委寄如故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
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縱
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
萬機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十不一二而轉移侵竊於
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求
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有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和耳惟
有養交借譽以蓋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置弗慮豈知
面從者皆所以為背違之地乎苟無誠懇豈足憑藉今予之
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徒曰為馭陰受其害此臣所
大惑也大抵使貪使詐惟爪牙之賤役可也股肱心膂要領

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
以妄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
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
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始臣管窺陛下之所以師
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
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玉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
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習聞其說未睹厥成咸有所偏未臻
于極夫樂其說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
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
之德則罪不辜官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
然而恬芒刃之施釋斧斤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
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
寬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

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史至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家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為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幣餘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羨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孰為輕重增羨者適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今增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途意將安向是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日滋大農告匱時捐數百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屢有德色且均之為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更祿如昨凡歲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為成曹諸臣自賣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確虛數坐俟之絕被誅譴乎不能為此必且他為謬巧以苟逭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橫斂出於朝廷則

羣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按故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為幹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誅永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以指摘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為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向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薄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且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

枚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子之故弛廢家
法抑絕廷議也今天下之真不屬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
者禁扈之際專闢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問亦
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為諸將平時所以侵剋厚錢隱
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
憤之夫以陛下萬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且不預議尚安
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
久亦足以宿留宸聰而密回天聽耶患生所忽殆不務知
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
乎蓋其於簡記之先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顧歸下賂入
私室怨在公家凡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况又將帥素輕士
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
不廢公 陛下以公用人柰何不稽于衆顧得以容私耶臣

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強矣然得其所以長而擇將之理未盡臣
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請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
德之補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者大唐之太宗實
惟無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靖黎元亦有生業史氏
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臣以知陛下小漢
家之偏尚而想正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
然臣據漢鑒今未能無感而折衷諸唐殆有四未諭焉夫
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
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張焉則豈惟知
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閣之制非以
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
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
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感魏證之言使群臣不存形迹陛下

乃以近名責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歸臣而不以秦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于前曩者議除發運議遣使論思臣一語不合往往罷斥甚或疏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是非官守言責也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黃學士不草詔是不日官守言責乎蓋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出或廢或逐曾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置輦轂下夫震霆不及掩耳古所以待桀猾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忽忽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聽者聞臺榭虛位幾月臣竊惟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獨不忍諫臣乎官中無髮之語尚能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乃

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為也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祇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共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整饬其類也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為媿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虛聲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而一旦有弃士之名哉且以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挫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筵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混流品耳無乃闕盛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章句文墨淺事而太宗兼取並蓄厥意不獨為緣飾也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而心不同如其浮疎剛

復掠美于己而歸過于君誠不足矜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千蓋亦有介直而不隱疎易而寡慮其溫言以悅美其憤悻似歸過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名槩視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污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橫亦以不推過為諱不彌縫為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凡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觀魏謩請以諫蒙付史官乎脫欲爭名將以焚草為賢矣什碑之說乃晚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顧也蓋黨成則大言重州判歸于已誅戮斬殺怨在一人而禍歸

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沉浮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爭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戒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群臣大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跡一大臣甲纒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議一事而連章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更數年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乞與俱坐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為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鼓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

戶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歟
宗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為
太宗能事成績不越數端陛下所為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
宗而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
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諭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恃
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正觀之初蓋有以
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
義而牧家給人足之効陛下欲比迹焉而操其所不用之術
臣竊為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保
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周行類不適用慨嘆當世殆無其
人非以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
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雖有奔文尚武親
內跡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然改圖而徒

蒙不韙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而其亡具十年以
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緒缺然展轉周回莫
能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
其禍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莠驕之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臣
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
勞心也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如也竊聆近制削下
拜之禮升雜歷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略何如耳安用此
瑣瑣為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閭閻賸贊之臣肺腑之戚強名
曰武特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欲實安能而陛下優游容
與累年之久而再昇之樞筦之地豈惟縉紳煩言常布喪氣下
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為
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濶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
爵號僅與文士異輒取而寵之百僚之上罷亦不失麾鉞居

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而非之人，躡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下清心寡欲，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間而取憐者，一無惑焉。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遠畧，好察臣下，興利除害之心，動手其中，而或為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可與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緣不過此耳。而影響習氣，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群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偽，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邇，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頤，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

將誰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陛下聖衷之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合志變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啓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顧恃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向，而忽群臣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鬱，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乎獻焉，而不復它。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

太上皇帝

疎愚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古今甲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一以經術事業付之書生 皇帝陛下所以載續天猷曲垂清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何稱塞招延之休徒以生長涵養之澤茲蓋伏遇 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于密資萬物於乾元長發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龍光言念何繇庶幾無斁

上將 無負虞舜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

周王壽考之賜

桂陽軍謝到任

湛恩所被樂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起於
寒遠持是空虛熬嘗試之罔功欲自新而無路粵惟柳桂介
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建國
合四海以為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其專達如
臣疵賤際此休明雖貪假守之榮但求便道亦有未王之問
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為上通九重之
始譬諸釋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教於人凡試其外服之勞皆待
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
効毋以已見終更已使之教條尚於公餘增益未終之問學

高宗小祥慰 皇帝

爾是仍几方篤時思鑽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號懣率土悲

推慈恭惟 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千載諒間如古不拘
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尚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何堪伏
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戴舜之誠

賀 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詎敢所暨夷夏宗儀眷共惟 皇帝陛
下篤生元良遵養濟哲鷄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龍躍以飛
俄繼中天之統彝倫秩叙昭服延洪水惟二典以還亦既千
載于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之正孰與
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與 以以襲堯蓋君之道爰詢謀而命
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 行隆古臣適際離亨之會叨分邊
瑣之麾跂望清光欣霑殊 性但與林篁之衆咸有葵藿之心

謝 登極啟

維帝出震與物為春在舜 如堯青爨肆赦爰孚大號寶本舊

章謝共惟 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于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率觀載籍是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漢與更始但為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備舉好生之典臣遭時華旦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朝宗之義蓼蕭零露敢忘滂漉之恩

賀 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堯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夷夏榮懷宗社嘉賴嶺嶺共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動植若通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昭受高宗之大烈方邊鄙不聳蓋聞中國之至仁而美牆靡忘欲行天下之達禮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况夫曆數有歸慶倫攸叙惟聖知聖繼今實為萬世之休可名非名舍此曷表一人之意雖六言而

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遭時盛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說稽古之書尚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皇帝

曆數有托而伸堯母之尊謳歌攸歸則本禹疇之敘粵惟自昔莫若方今貴共惟皇帝陛下恭敬溫文聰明睿智乃眷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為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為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瑤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黃季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于茲溥海無事粵從恭默極為人子孝之思竟托倦勤決以天下孫

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二與所無百王何
取臣叨分符守阻造周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於大義詔
歌咸曰與子頌永暨於同心

五后賀 皇帝

父作子還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沐南雅屬彌文之具舉聲
群聽以交欣賓共惟 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深惟內
則莫隆媯納之風粵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摺謀於慈極
以秩正於中宮于以成未央奉觴為壽之歡于以對長樂合
飴弄孫之福遐觀往古孰盛當今臣假守偏城欣聆鉅典但
縻縻稍曾無僕馬之勞當課農桑以廣耕蠶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崇懷華夷康其恭惟 皇后殿下德
足以配任姒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問安六履

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鷄鳴之盟
擲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聞郵置阻
預歡乎雖幸雲龍共覩聖人之作自排僕馬曾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祥台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上
件銀地不愛寶而後出人不異物以為珎敢修任土之儀庸
見采鹿之義箱篚不腆斧鉞奚辭

謝賜曆日

通天地入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暨四海以朝宗拜賜甚
榮尤職惟謹肅竊以曆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之餘分
揆以歲差之衆說及太簡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
莫如今日恭惟 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比元會之
肇修當三陽之總至允茲敬授皆所裁成徇以孟春昭示人

臣之憲觀之揆日誕敷都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勤於勸課及幽風之寒暑秩叙農功同魯史之春秋實為邦典

紹熙改元賀 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盛事竊以策書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愧揖遜之君至於更化則非訟讓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兼著於隆名播告多方遐喻前古恭惟 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於初遠惟紹大業之難近思熙庶績之廣聿稽堯舜之典合為禹謨奄有夏商之年布在周歷臣繆持使節欽誦詒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 壽皇即帝從吉

三年一袷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類臣庶榮懷賡恭惟 至尊 皇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以施

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相知善頌久去周行喜共遐方復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內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舜畢三年共為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賈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為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至養之榮長樂東朝摩稱於古禮瑤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屬于隲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寶殿玉卮莫危未央之駕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底豫宗社延休賈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周母嗣音虞嬪著德長樂宮之養尚小前規內司服之衣率循彝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職馳驅

阻前賀舞象龍相映想觀廣內之儀韶鳳來翔仰祝後天之筭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宣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媿重闡燕
喜率土榮懷恭惟 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謂孝
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孰與兼五典三
墳之號馮之魄煥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永昭垂之聞
昔漢之尊大上與唐之事明皇群臣萬歲之稱早嘗擁篲二
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皆有慙德臣欣逢慶事越
在遐方雖揚邁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歌嗟嘆曷勝報上
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水膺備養乾坤際順夷夏歡
嘒嘒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成功

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實為衆父之父尚從人欲爰
舉邦彝惟富有四海之內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上之謂至
以言乎壽則歛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集孔子之成肆哀朝
野之談燕採典墳之號於焉歸羨是亦強名臣幸際昌朝親
逢盛事言禮嘉禮雖莫預於觀光大書屢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皇聖后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惟騰桂宮羨播玉牒肅恭惟 壽聖皇
太后殿下福為晉母德配坤元率先釐降之風克諧舜孝光
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相承致偉蹟宏休之
間見臣繆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翫抃與生
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響佩而朝風嚴內助鏤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為邦國之榮豈

止宮闈之慶者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聿修以周南爾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資始之功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繆持漢節阻造周行聆顯冊之輝煌預編氓之踴躍

賀皇后

蚤奉慈顏職勤節繼載揚丕典惟動宮闈彌文畢張溥海胥慶者恭惟 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睢自北而南蓋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內悉本躬行值冊寶之告成肅禕愉而稱慶臣阻持漢節莫筵周行聞緝禮之修明與編氓而抃蹈壽聖皇太后冊寶賀 白皇帝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曲一臺之典禮尤謹於湯孫儀文畢張天壤交慶 恭惟 皇陛下夙推孝治得自家傳謂待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宮中圖大敢獻報本之誠宜

彤管之巍煌與寶章之煇耀仰瞻慈極夤奉徽稱臣將指南州馳棕北闕鳳儀獸舞忻緝典之修明齎躍蟲鳴預編氓之抃蹈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曷勝歸美爰升顯號用答群瞻寶竊以老氏三寶唯聖為猷箕箒五福以壽為貴克并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之懿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周名在九人之列自堯傳禹功為三聖之恭宜極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三雖莫陪於善頌襲六經為七尚願繼於前聞

賀壽聖皇帝

慈闈就養遽辭南面之尊縟典告成恪謹東朝之恭禮文交

舉海縣均懼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漢唐行高
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忘躬行雖天下不足解憂先血勤色
養載銜鴻儀之慶常懷鷄寢之安臣叨擁使節阻窺仙仗上
萬年之壽莫與鳧翅聞三楚之謠第深藹并

賀壽成皇后

尊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微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桂
海歡動椒闈賀恭惟 壽成皇后陛下子育群生母儀六八日奉
古事而著女則史編宏休為京華而媚周姜詩歌懿範歸禕
衣而備養燦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命官庭雖爾
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詠

賀皇后

寶冊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闕制謹西廂惟動慈闈老形薄
海濱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惠和司服陳儀載想禮

禴之敬尚官贊禮黃修賚粟之恭式奉徽稱尤嚴內職臣迭
聞綺典阻造清朝但掄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齊之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表

壽成皇后冊寶賀皇帝

長樂問安重開燕喜太常議禮大冊崇成銷陳典章炳耀吉
音中贊恭惟 皇帝陛下盡倫之至為治之原重以離明方繼
大人之照受茲晉福聿申王母之休揭盛典於熙朝燦綉儀
於顯冊三宮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庭尚于周隰麟趾騶
虞之化幸際風移鷄鳴鶴駕之朝莫陪旅進

賀壽皇聖帝

五日一朝俱享玉卮之奉六宮九御載揚寶冊之文邦國有
光臣民胥慶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稽古正始
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頌是相夢帝有九齡之予文母攸
同方游神於穆清之宮而垂世皆希濶之典臣繆叨承傳造

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觀光禁禦尚能述麟趾之化流詠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鶴駕問安夙備西廂之敬鳩章成禮尤嚴北面之朝感事寧聞鴻休疊出皆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教贊佑皇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為聖母爰作離明之兩親授神孫遠昭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繆將使指遠去朝行雖莫遑長樂之班但遙賦關雎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冊之文振古所無大邦之慶亦恭惟壽成皇后殿下虞嬪匹美文母齊芳袵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聿成正始之風惟二十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愚聞感舉欣遇明時鷄

鳴鶴駕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麟趾駟虞之化尚能播於聲詩

賀皇后

徽冊有光尊歸北闕尚宮前導制舉西廂彌文煥然內則嚴甚中宵恭惟皇后殿下贊禪孝治修潔母儀禴翟衣富奉執笄之禮根車羽蓋載嚴問寢之朝式當寶冊之成恭想王卮之奉臣冒持漢節阻遙周行遯聞緝典之肇修自慶愚生之幸會

皇后冊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粵若始年建漢長秋茲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瞻依贊恭惟皇帝陛下離明而異齊乾健而坤順共為子職必有告榛栗之慶彼以功必有獻種穆之種眷言中饋聿自初濟武陳玉冊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以端本豈徒示恩臣乘傳於茲趨庭罔及關雎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卷耳審

官敢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謹東朝之事正宮備冊載修北而之儀鋪揚典章慰懌中外肅恭惟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謀界神孫謂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笄之禮首建中闈既陳衣庸備玉牒臣遊聞縉典阻造外庭望紫闕以傾馳與蒼生而瞻頌

賀壽皇聖帝

迪從子保喜承長樂之顏先欲家齊親界奎山之助再揚顯冊盡出宏規摺文畢張率土稱慶肅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以身為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應循古制而父子夫婦之正曲盡人倫真其嗣大妣之音足以正二南之邦武陳玉檢用建椒闈臣遠去朝行縉將使指離欲彈於頌述

言莫究於形容

賀壽成皇后

坤象承天甫就旨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笄總之朝宏休載揚盛事創見肅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內道本家齊謂嗣聖御圖造萬乘龍飛之旦而尚宮奉冊修九重燕寢之儀式昭六服之常庸備三官之養臣驅馳周隔瞻望堯階聆寶璽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

賀皇后

貢金九牧夏統惟新正位六官周儀攸重於穆椒房之號有光彤管之書肅恭惟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舜鼓琴被袵克傳媯汭之規禹非食卑官實變奎山之羨長秋初建諸夏宗依而父父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矩範臣瞻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種控於王造想躬行之事采藻類於楸

益觀丕變之風

湖南提舉謝到任

重明麗正方此第功五 在邊 然冒寵業未免宜黜得還之儀臣不勝以榮為懼之情竊竊以慕爾拉陽鄰於嶺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人而已然必宣勞而滿歲延能循次以為州未有即賜除書遂將使指輒衡陳於當路皆度 於它邦周會王人微亦序諸侯之上漢置刺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如臣亦預茲選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罔功勤不足以蓋荒政之愆庶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願專城而不理况闔部以安施雖幸遭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錄未知善後將力小任重之為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自天出寧如日委照敬識百辟之舉無有幽深允釐庶績之熙不遺微細遂令庸冗輒沐恩榮臣敢不懋明詔條采聽誦俗平

頌興積庶將自古以有年懋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司謝賜曆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曆萬斯年自今以始凡蒙教授悉類裁成謝恭惟 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為天所命受三朝之圖籍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迺頌初政爰布新書臣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既同拜賜之榮敢離煩吏而息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乘傳彌年缺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嶽惟本朝行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為之說漫失其傳不知國家之意本以勝暴殘但曰藩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多故至于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丁寧之詔惟 聖有作視民如傷疇咨廷紳申固邦本方當講求民瘼之際宜得布宣主德之才

深明盈虛稍務損益願以茲事付之臣愚伏念臣學不過於
虛談仕未離乎嘗試曷期衰暮偶際休明且治郡徒勞初無
毫髮之効况察刑不敏近在目睫之間以自知之甚明將大
幸之難再云胡隆委得以次遷恭惟 皇帝陛下豈弟作人
高明覆物謂曠日持久或有蓋知情係心之長謂便道之官
無數易將迎之愚遂令庸冗有此僥倖臣敢不對越龍光
旃駕力苟不至之絕以 貽屯所之再爰則有條使宜漸為
來者之計

湖南提舉賀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嵩高之呼於內咸喜不自勝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上古行堯之道莫測於
聖神駕於天復 於順受造紀誕彌之旦永膺滋至之休
臣猶指荆湖馳心魏闕 為壽雖 吳繼於清班石崖可鐫

豈敢忘於華頌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地闢天開聖作明述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貴伏且
尚相舜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六藝今親見
於一時恭惟 皇帝陛下允執其中筆修厥德歛時五福豈
惟叙有夏之疇與我九齡抑又過成周之歷臣盭將使指嘗
簡睿知若帝之初雖阻闕庭之觀禮如山之壽但瞻衡嶽以
為詩

重明節進奉銀

後天祝筭既同嵩嶽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荆州之品前件銀
氣鍾清淑產類朱提侑萬年之應深漸縹幣得諸山之寶願
賦休祥

丙辰賀瑞慶節

長發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六位之成乾宗社寵
嘉華夷欣頌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久剛健日新百事
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丕承列聖之傳於萬斯年自
今以始臣頃叨虞侍最荷簡知屬當去極之遙阻在奉觴之
後昭回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舞蹈永歌但熙然於堯壤

丁巳賀瑞慶節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成輸美報之誠有恭惟
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博博澹然無欲哀六藝以自怡聖
美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誕為民極永荷天休臣等
阻陪盛事每慚隆眷曾無圯上之一編竊幸餘生猶有華
封之三祝

戊午賀瑞慶節

聰明作后聿開出震之祥歷數在躬有水後天之業有恭惟

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穆清承列聖之儲休輯兩宮之
祉誕為民極長握乾符臣等荷簡知久違抃蹈嵩呼萬歲欣
盛事之難逢天保六章惟隆恩之未報

己未賀瑞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盡臣恭之義有恭惟
皇帝陛下道無偏陂學有緝熙燕及兩宮增聖圖之廣大陶
成多士粲王度之清夷肇開震夙之期永享熾昌之壽臣等
恩至厚抱慶深積五稔之凌競無一毫之覲幸衣冠其偉
雖阻預於蒼英誠敢不忘但欣逢於華旦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謝臣聞惟虞夏尚
周之世有謨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要是人主獻
為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遭是以不朽然則鄙放

而下詞藻豈謂之乏人魏晉以來號令不聞於傳世雖僅存
於職掌曾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遠並隆古慶曆元祐之祭
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故有六經之遺意或至今
日作興斯文由此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如傷未嘗以位
而為樂凡所播告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期後効必
也緝熙光明之學至於今終庶乎草創潤色之文可以行遠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跋

除太學錄謝莘執

拜命衡門備官壁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儻具負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繇永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其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濶於事情豈敢覬覦於宦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為貪徃教遐邦祇自虞於見鉅徒便於此違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矧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推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已以無稱報為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踈賤之美徒抱私誼重運遠模其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頽俗杜



絕倖明每於斯道窮家希濶之中鬱有前輩扶持興起之念
與其妙選以得孰若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爰
俾凡質亦叨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墻愛博願悉
各其奔走伺候之文農馬庶少盡於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課最于學爵命自天推高旁觀嗟異且取士必多
其節日而後進而授官亦歲月以為勞雖哀然舉首之
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從於覆禮又為之持加即
賜恩綸遽分師席某官以之彥枚中雋之功因難見奇
凡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金而不昏某究觀當今科第
隄防之詳寵光度越之盛尚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
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通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需
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沉潛高明而
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長隱若敵國事
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猝遇人情之未嘗徐圖天意之
自定勳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
彗弭寇丁之爭韓忠獻之渴留康定武邁范富之歸蓋嘗夷
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微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
化元一定國是肅羣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
之砥柱某適與走趨之在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
之游輝光自近孰令在之數穿壤攸同暄冷未齊
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太和

與福建崇運副

風憲一臺歸于正豈復與驅馳載惟幸會之深莫

俞忻愉之至委官刑於太老成莫刑挺松栢而後凋抱圭
璋而不琢承宣准古之言入覲明嘗建文長之
策所以不推愛爰命嘗中於機會薄物細
故不登於簡書眷言其之可莫若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
愆之任則無服讒鬼惡之諷方平之遣發大臣景仁深陳
其非是邪惡之追窮往事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
寥俾善類之安輯意已俗難異言某既疇昔之依仁刈
繼今而受今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敬豈
云屬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大雅
議論授乎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之輩行餘輝映
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敦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伎是宜次元

為生民之作薦園丘清廟之休而乃袖手旁觀用心更苦退
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對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
之晚羣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雖所臨之幸甚將
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遊乃今受察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
文一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為貧擇祿幸察於寬朝同正置員獲依於德寓忘其恐懼繼
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連華世有令名於今
薦紳孰為先進存揚華貫甫直禁林方濶步寵老之時乃遠
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還閩越之轅清風彌高善類
大息然而弭伏澆訛之習布宣寬大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
裸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居之甚謙有漢刺史不察黃綬
之風欺者豈忍春此意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求某昔嘗侍瞻

今在按撫頭言終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 講聞甚久間會幸之 欽慕惟深曉得所圖
逝將既見某言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之
舊才猷蘊藉固宜宦達之難 嘗得之士友之間而與聞於
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 曩間居他無愴色宜為宗盟
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強周下逮磐石之所
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某 知書意粗好問學亟於前
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 眷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
弗及受教可期 平日見聞之未嘗悉心以聽

合桂楊趙守

交賢聞山幸徹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辱牋翰
之光施紈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典刑蓋得

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温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間樂易
宜民貞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十州小乘
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越在邊瑣有
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筮仕匪多才賦甚拙
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
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深切凌兢惟甘棠所羨之餘尚堪
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迺以諸
生來為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某官以大雅之英得中唐
之學跋彼羣老淒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謂於今
輦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水惟衡嶽以南荆州之鎮荒地弗治
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息此湖廣之賦孰為二者之

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樸檄亦預
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
事爰從初 良有後憂 未知安仰 緣幸會忽過所
圖逝將聽罄效以自寬抑 分守而不敢 憐拙學之由
來從政之長庶俾愚蹤 譏之致

荅楊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
翰良慰面牆某官以湖海之豪擅 之譽繇淵源之實學
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帆不作積薪之嘆功收百戰益知將
月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永惟舊郡粵自熙朝
與計偕者間歲育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
關不資先進之賢冒振清流之望 其弗友迪以多聞國假
守之急先亦 居之嘉賓 可式

所容吳上問至公之道

荅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哀悰之不敏喜於既
見誠無異於菁莪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嘆某官
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籍甚縉紳之譽循次而
進宜在衮衮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為青青衿佩之伍雖名
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牆曷堪乘障聞風而悅迺
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
磋之不聞儻未瘳官尚可及橫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毋如傾
蓋之初

荅桂楊王教授益祥

內交適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迺見相先之誼未知所
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邁往不群之氣

見於嘗試已効之間露學校之一班輒先課最對闕庭者千數獨以昌言即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面牆是懼事多踰度敷如既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以迪微明載窺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答桂陽吳贈軍歲

思先生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為僚友方將分半席之共事 貽朋緘之過嫌雖以自寬未知所報其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之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為莞庫之官悵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乘障憂在面牆撥煩攸難勞過則未事皆踰度孰知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

交以先辱之勤斯知端婦之邇止可與共學儻惟嘗事涉河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為趙魏之老行以為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執

起家為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憇之至胃皆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器則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叅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齋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匪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母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于茲曾莫窺其愷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踈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効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効儻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軍判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九同衡嶽之盟悉

仰皇華之莊迺如獨喜則倍群瞻其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
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躔已遍儀於清
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
是宜次元鳥生民之頌薦圉丘清朝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
月還駟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為榮闈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
如嘆萬里來婦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衷言
之有味推之在昔多稷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為海內之福
其以空疎之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牆所憂末路孰謂賞緣
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
而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者之青衿摩洋石刻及天漚之
白髮奔走學 永惟修敬之 併誦屬心之久儻辱以書生
之故不宜 若責其 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墀圖納交而弗果公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隣爰修使
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
擅圭璋顯印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薄博之功謂宜上廟朝
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峯弟和華之化方當綜核尤重
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有意况江亭遺詠邦君
寔王佐之才且郴岸瞻言刺史有嚴衡之具永惟自昔是用
煩公將暮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疎末學
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墻是懼壁諸翁植固脈依松栢之高
正使澡身猶慙廁珠玉之側佇誨言之惟服儻言訪之可逃
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尚徃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逢

一星于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迺同與國之盟即
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某官學本

六經才無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來不數
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重言宣勞蓋自於青衫養望始
樂於白髮陞華廷閣盡歸西省之班服長淮迺掌北門之
管胡然自詭復此避征避名湖嶺之間用意帝朝之外令人
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疋客之餘空踈如故肯來來障障在
面墻不圖雅故之交而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
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絲隙地之遇薄報小邦之懷
膝間於齊楚之間感衰則異江別為滄浪之水源委攸同撤
名之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用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蕞
爾桂陽已非古郡析州置縣與廣為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
刺史之阡不察蓋廢壞處諸華之裔而具君視大國之孤嘗

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枚數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
善狀為誰纔一二人而已間或收効於毫髮曷嘗掛名於齒
牙未有當路為之同辭刻章至於專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
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岳致績於僉言以見公
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為貴儻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
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鉉輟晚但謀於稻粱豈
謂誤恩遽叨假 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束
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
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上以無繇惟有再三以乞憐庶幾萬
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為已乃不然竟以拙誠
而見錄某官當今先進薄海遠尊覆護諸生不遺餘力扶持
斯道如有隱憂每於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
曲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乎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

亦被甄明其敢不更體深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轉敗
以為功歸紫其身當務以退而為進

與湖南沈安撫樞

大邦維屏養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
暨群聽已乎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其官告今大雅
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儼
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為危閔盡程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愠
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况民膏之愈澤曾物望
之誰如肅家東嘉聚屬問而可數指麾邪潯寂井窻以無諱
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袞之矣遲撥
以比年宜召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其甚矣面牆於
焉乘障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東拘儒之見
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更有憐問之庇領惟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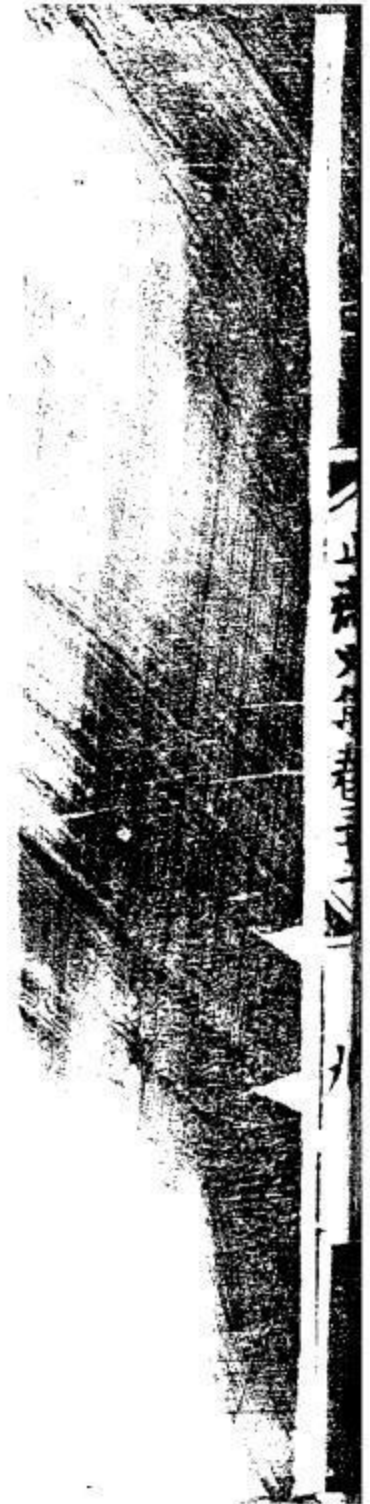
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膏近魯侯之色笑其為秋林
實倍等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啓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晉陟上公宗社寵嘉華夷震疊共惟某官才
足以緝熙於天繹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秉國鈞獨行儒術
許身家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久要平生之友至
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自任遭時
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入明九變之憂患以其難
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
為舊學未常入摠於百官擢侯之為宗臣蓋亦借煩於四皓
孰與早翊儲制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
於以起先王未有之禮弼諧昌運度越前聞永惟載籍以來
鮮出動勞之右如其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 綸告之四

純喜福等夷而百倍况每蒙樹藉有周南留之詞而迄值
亨嘉在汜水朝宗之數輒因賀牘併叙感悚傾之私數宣
同既

賀留右相

恭審煥揚大號晉陟中台以溥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共
推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德兼
衆美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貫群儒無程氏蘇臣之辨若論行
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厭直於甘泉亦既見思於
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東言獨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
采永惟論相粵若淳熙弄印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
必詳試而為真率以序遷誰其特起召從帥聞謂見大夫之
無人擢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訐謖屬耳續用藹然遂錄
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

哉公不以日月而為勞事造類此矧壽皇之高蹈欲傳
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托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
社稷之臣廊廟為之光輝華夷為之震疊某嘗瞻英衮及聽
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愚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叅政

召從外間入告嘉猷擢實上宗晉叅大政共惟某官受天間
氣為世宗工粵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每陪
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小人之
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宰事
蓋冊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閑然世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
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疇昔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曆
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為元祐清明亦劉呂諸公之故徒以行
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矧屬壽皇之

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會
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可謂非常之寄托又將
之心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
私衷

賀葛同知

大號之敷元樞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天
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于周不
忘平生之久要至於善截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魏然
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感而不動位尊而彌恭與人
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之仁蓋昔或
以一長而過人而公迺無衆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
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况甘盤之為舊學初無
說命之三篇鄭侯之為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朝

與湖南監司賀冬

闡之正晚陪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
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與顧附青雲而後顯
慚非士君子之倫截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賀正

觀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
庇福履攸同屬乘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某官當今先進
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主德既
孳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社允在具依之列咸輸
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鴈劬勞之野定應入駢麟供奉之班

享聖人之養聿新歲律戊介春祺其最被深知尤虔善頌越
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絲幸為諸生將擊菜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宰執

旌之邊瑣界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
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蕞爾桂楊介於湖嶺中興至此
凡六十載之間善治為誰纒一二人而已率皆又次然後序
遷未有輒為當路之聯越在它邦之上重念其踈愚如故衰
情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濶初無文具
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諉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
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始但虞小量自顛於盈滿之餘以寵
為驚未知所稱亦官弼亮二聖整齊百工秉國之鈞目具瞻
而下逮使人以器嘗易事而無容故所甄收及於微陋其教
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以將明於隆指勅勞安宅

庶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昧任愧見旁觀何至之人濫為嗣掌矧嘗受察以公教
而同升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生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
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不於殊塗而同歸正始之音
可以一唱而三嘆所宜路門委講詞掖敷言可使書生不立
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而停驂姑自
揔銓而寄政某最為晚出辱在後陳周雅肄三偶值勞還之
日蕭規畫一遂為代匱之人敢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為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醜有誤息雖此賴之如
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吾君
舊學如周保傳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界予中權之寄自

其分閩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蔡憲不採三江彭蠡舳艫相銜
九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寓粵若藩宣之衆矣誰如威望
之歸然雖二老盡歸而此豈久居之地然一變已足則他皆
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為稻黍濫分符竹方恐嘖言之未免
豈期最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備聯事之數自知甚審
公論謂何與文子以同升詎敢衡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
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幸會

交割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年高德邵
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
在中流正虛當宁之懷聊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之思舊學
光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國如公聞望視古等夷方兩

地之關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遊最久聯事奚堪以乘障之
未能而察州之豈易亡專對四方之具自視歉然惟元戎十
乘之依願安承教

交割謝張運判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特達之資
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聞老成典刑非
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宁之懷
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
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並如某者依
仁則可聯事奚堪雖驟乘以甚榮而面墻之懼不能專對
况詢謀爰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答郴州丁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况從事獨
賢抑柰何而倒植有來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
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勲業以為期定文學省之
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畧同屬茲兩郡之彫然重
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濶相為隱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
盡汎舟相繼靡為惠之不周粵從魯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
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得廣漢以無治胡
然課最顧迺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
謂我宣勞而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
之喜至如將母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既

荅道州趙守人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况從事獨
賢抑柰何而倒植有來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
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勲業以為期定文學省之
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畧同屬茲兩郡之彫然重
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濶相為隱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
盡汎舟相繼靡為惠之不周粵從魯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
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得廣漢以無治胡
然課最顧迺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
謂我宣勞而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
之喜至如將母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既

本其素履有嗟乎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筦爾牛刀之戲期
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某
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令
不敏亦幸苟安鄙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
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屬望
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宰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拜節湖陰夫人以引去為高
吾黨以留行為幸矧如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字
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文奄
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抽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
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倦游然重遠於追璽永惟先
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

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歸然門戶之
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邀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
不乏故國世臣之謂舍此安歸其空踈如初哀情已甚自別
脩門之後浸亡當世之交曾謂盡善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
之故人其謂何乃有來三益之期天實為此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啓

荅王簽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
往來之游談否則矧謹將以成大觀此道之不作當古人
而與求其官學足以達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說斷以
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
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為舉者况廼占五緯蓋荊州分野之祥
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
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為時生曾謂陳人
可堪華問某方恨盍簪之無所不圖乘傳之有期先之報章
行矣拜况頃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藏恐不俟駕車已繫
吾人之消長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譽處甚休計詣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賢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招徠之公甚於聲譽之兼採所思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為羽翼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學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無知己固宜連枉於有司人亦勝天豈能厚誣於君子矧如門戶屬此弟兄蓋嘗聞乾道千佛之經尚未繼天 三人之選惜者有日意其在茲某偶因來傳之來遂託 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憂在瘵官無真諫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摻別兵門未知後會來官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篆之初崇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士

風流蘊藉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華要之路過家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湏賢為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禱廟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陶草於園扉則人自不寃安得弄兵之赤子少屈以此端歸有期某嘗託下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毋疾驅之詔

答諸郡賀冬

十國為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敗不肖慶某官以縉紳先生之望為五等公侯之尊故與時新既於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考之問即對端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占以為剛自外來為主於內之應

與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如胥
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丈而受
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曾乘
於毅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遙想朋來之頌燕
毛序齒宜過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迺如胥慶矧
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聖計
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曾乘於毅旦將茂對於龍
光某偶托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騁致憶別之雙魚所與
江歌聽勞還之四柱

荅郴州丁守

見面未見心昔尚牽於踐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臧休水

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即杯酒以相譬
借曰故人曾縹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見於方事之殷况
復業成遷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我為貧之風
人將謂何蓋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
遷是持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見人官
多季布之賢徇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謙之已過謂
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未謝初非求安世
之名好以事為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中
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之辨
而又養以靜重發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一臺之
長取諸三院之聯蓋啓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

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改惟衆允別屬清明之始方
須是正之賢曠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孤立一意公素有
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聳群聽行述百年之靈迹躋三事之
班某辱在下風頗蒙異顧雖上體朋亡之義不欲自言至荷
叨器使之恩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提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須
賢曾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薄海今名當今大雅
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發於謙
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永惟國勢重基綱何近
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風露咨
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所播群聽無譁某辱下交嚴
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恭道方亨直上體朋亡

之義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伯壽

造蹟周行辱為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有期
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遵肯來某官學優古人文妙
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音奄有衆
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紬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爰方
鄉用胡乃倦游水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在庭之士
忠孝奕世莫盛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士方太息公
已端歸某瘼曠之餘覆護何幸况尚聯於小事而近託於下
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著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室訖蒙
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

謝宰執

權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界安所部固已見大造保全之

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世踈其意惟
竊祿以為暮年餽粥之謀勢可投閑庶遂平生筆硯之樂豈
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來之寵分符
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州於建明而何有矧今漕事絕
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派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
所當取之名中興以來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况地控湖嶺
俗雜民徭正須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
勝某官盛德愈恭虛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
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廢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費生
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邊鄙不聳雖無軍旅之興之憂
銜譽甚寬庶免煩難見短之責

謝侍從

備數監臨缺然補報陞華謁運益不自安靖惟厚幸之由端

有稟言之助伏念某庸跡已甚迂濶奚堪少所為燈火之謀
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錄於宗工遂免州縣之
勞浸陞於撫仕今已過望他無覲心凡其竊祿以妨賢持以
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之恩所恨罷駑終乏風沙
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為江漢之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
在辯護則有遲鈍不及事之憂誼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
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為懼某
官言為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
乃如愛蓄尤切吹噓某敢不知所感與勉其偷惰雖無補秋
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已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穀旦涖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俗
已來宣周隰之勞先聲所孚群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受

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尚分半竹朝州縣
之徒勞蓋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
典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幾何人豈持庭闈之喜得
參錯十數輩當知江漢之寧某阻自車欲馳聘介以浙東
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當取法

賀留丞相

手旣昕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共惟某官德盛而
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聞事君以忠在
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壞群而無智
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幽隱董為曲且讓于以成正始之
風予以谷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之求夷攷前
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也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舉世
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羨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

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
傳或托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乎群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中
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為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
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恭大政益展壯猷苟利公
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于以成正始之
風予以谷重華之意爰被蕃之寵進重宥密之司聞之師
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曰柄臣而太尉為右丞相
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佇聽文德之麻以祚中興之
運某辱知最厚頌羨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
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
不朽

賀胡叅政

擢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
實大而聲聞尚友其人皆前修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昔之
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曾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遂來
輔於昌期而况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元祐之
休雍衛兩公獨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問學知今日之訐謔
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群陰於將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
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某側聞渙號倍激懦衷雖深知久要
之心而敢犯明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興老矣無
能所恨不堪於驅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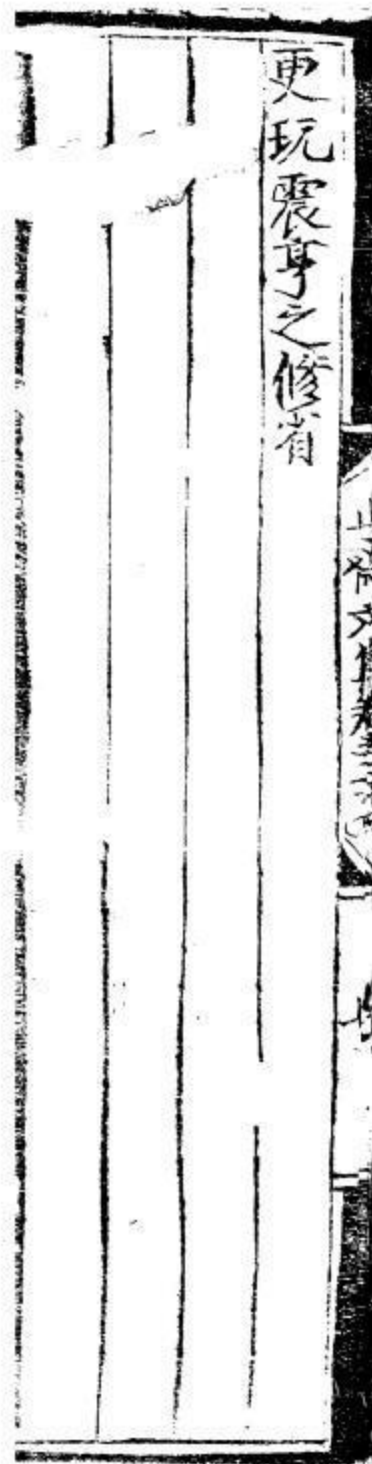
賀立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望昭
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効蓋出緒餘

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九所建白色動竟旋立皆施
行功在宗廟矧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運之才豈煩使之徒云
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厲省禁之缺負宜周行
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
不意徑從絕域遂扈甘泉以睿簡之彌勤非民曹之可久某
受知最厚替喜實多公論不訛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
惟行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鑿順動舜禹交徵鏤玉崇成姜任胥慶曾惟元子對越昌
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屬一陽之始共惟 皇太子大王仁由天
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聞六藝曲垂豐贍
之聰惟育德以彌新將以剛而俱長象時丕祉為國元良某
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手書

與王德脩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玩一別輒數年
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
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憫釋耳某還家
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亦有緒左氏課日趣
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
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未繫河先儒
固曰運運三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
河則以為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
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賈誼云漢都長安而以
淮南為奉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略與古準牧誓千夫

長百夫長之下 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
謂蠻軍不保蓋無預於三軍 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
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 多言常平出漢獻中丞顏祕
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 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糴則增價余也是非常乎自鄭氏
以出其斂法為鮮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糶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
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
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
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士官賢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米
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
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家宰所謂
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一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

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

谷滿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
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官衛分領光祿衛尉府歲分
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甘為私錢之屬王
后世子各養於寘官謁者奄官亦散它局此紐一解未易操
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
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閩官制幸
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父直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
人之後蓋謂之貢倨不可就見况敢望其即我哉京師足
下獨造窮巷夜 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

叙其簡牘不以記 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願王公大人不能得之於其門 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誼當世君子也蓋聞 之化於貴公子且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王道之行壹 之為比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急士於其公貴家 蓋為 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無治不可得也夫一 而閔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足下之私為 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為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答將以成其人之賢多而陰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為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禮其將擇日 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認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來客山

國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巖下良用缺然安之飯之粗足亦屑就何耶僕又厭此如沐添解去無由爾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整督視家居良為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楊子雲真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手子負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互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謹勿為劉呂輩以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杯酌間甚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年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為天下賀簿書之勞非所以溷儒者比

來轍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 私人慰釋雖然百九元書
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元屢不應書
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從縣 請祠為禮率直如聞朝
論頗不相然臺符往至殆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
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
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酌祭酒僅及家易贊劉大著
王詹事皆竟不療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
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來所得
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用無謬識懼還家了親事益遠得
御儻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褒之辭直下
及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詳違謗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墜教一一具報後許溥報書
詩書略布滲漏以求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為之歎
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為請殆言輕無效
許溥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頑頓
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為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
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
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為盡在是端
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類示何時扣緊
臨紙惘惘

答天台張之望

如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去世
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侯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其虛
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其不
悅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志越期年足

下果復携書已乘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藁與其季氏
所為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
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
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
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
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奢
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遠於用矣
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諱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
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
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矣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
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訥
訥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
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

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
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
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
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冀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
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
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
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
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飾以埃

與鄉守曹仲躬

瑞安脚刺錢知蒙口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
千里無蓋傳聞尚悉輪往年夏秋租將絲省符抑漕檄也如
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
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曾不如勿倚閭也明道先

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為
致意則雖微惠猶無害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
敢爾喋喋不以為僭易將博訪所以為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
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
長代耆並罷紹聖復雇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保正長
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
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
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
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
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其照得福州官司檢驗
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

時時以縣司帖引追係搔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
胥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網檢譴訶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
為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
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
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
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
臺評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
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群眾妄出已見論
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迺欲舍几筵
之奉從我于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
願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憊又當蒙亮悉然

厚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

谷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自
穀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主田則不敢祭為魚
菽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率數
百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間里共其勞以此皆養夫也而其
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
謂草澤之士於公無慮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
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慮矣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
子恒為士不敢捨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
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
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
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

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
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後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黨
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
可偏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川而歸之
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亡之抑揚
闔闔恐非人事也

吞朱文昭

書問濶疎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依
亦足耐釋彼所貶字帖具審所論誤不少其意若欲續史家
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遙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却
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嚮者鹵莽思得
故人共論此往往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呂
著作墓又迫蕃叟弟苑先叔匆匆端歸疲頓不少且復休養

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茲臣擅國群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感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治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古喪禮也蘇氏引之未嘗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當國攝云者傳從其初信之也

吞遽舜丞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書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堅立亡幾紹興季年粉飾上已過獨慨然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生感銘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求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為不足學也

谷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它覲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間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執未知會期願言加愛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具熟讀見得隱栢以前傳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為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

次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為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
春暮當奉約矣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條
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摺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

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
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空銘纜

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

娛不足為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
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

與歷年多處未見着落春秋同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
見義以五霸為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

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

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而莫究太史公書

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
而不敢比假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

講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恠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

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丘伯伏
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 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

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
戴 德毛莫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書為一削其

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美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
遷卒家學乃盡 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

董仲舒 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
融液九流萃為一篇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五

歸文不再再勝勝信信橫橫紳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較迺時時見於
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
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訟
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
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
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
諸友為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合簪
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肯來同社幸
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手書

答黃文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
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為商畿甸近服者皆命
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
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餘地廣不得為邶鄘衛明
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為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嘗處置
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摠之
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
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矣
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
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如

無統紀及其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言
曹鄴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
以幽終風以邶鄘管統治於衛既得之美以其封滅不見於
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獨邶鄘無
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
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
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
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焉
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二百里諸侯以一
服為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不能
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斤大九州之
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

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數說
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
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耳蓋周未有爵為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虞皆為天
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
里十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 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夫國之
多寡以是準凡為侯伯者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
經傳晉為甸侯曹為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顯史在邦域鄙無
戰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為千八百
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賈生
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為絳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

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評高明志
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為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撥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輩行
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敢落皆二兄之賜獨恨
未及與晦菴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脈絡未
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
啾啾其間以辭害音笑之遠夫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
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孰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
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文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
勞之氣老兄跳踉踉呼擁戈自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
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
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達成

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祖
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
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
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
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
安也以兄之奇偉造不如樂毅論之迂濶朱文之一正大遠
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訓乎且朱文便謂兄貶
抑三代而兄以朱文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
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菴言
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蔡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
能自強也瞻仰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
福懌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聚頭又

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撥，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哀情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為課進，豈以為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擷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闕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進劣弟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一面捧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一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

切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三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緊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壻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之撓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予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穿中盡室驚喜，嗟乎恠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過則亦已矣。間巷蠅蟲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

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
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倘
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
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
之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况朋友滿世
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老荷親愛亦不過呼冤呼苦
與堂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
却舉此兩端方眼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
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
勢非尚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日今亦只得還他本
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
着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別業稍有
倫序漸為擇鄉之計尤所願望其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
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
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節
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
錢以上名白保省而州郡之闕
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
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歲
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
是盡歸公上而漕失
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
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調內外
之道缺矣台座以耆明之望簡自聖裁畀以總輸之寄豈與
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
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
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稟伏
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閑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

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成之望則磨礱乎事業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思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蕩其老矣所親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蒙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推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園欒如采諭也書譜又辱為之叙文意俱盛前護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游誠之恨未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文為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歎于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

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陸文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文不能割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其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哀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圭角此是大憲知者向沉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為利為利者負國沉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攪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耻事

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其所為懼子齊勿以為疎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夫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切但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與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慚於東坡以溫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物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誌仲二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閑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稅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行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唯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逋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減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抹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拈出此活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官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荅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况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歎忤承命重為不敏其衰
隋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
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閔
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
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
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
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竒特宜
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焉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
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述示吳門書彙
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
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殺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
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數目流連酒盞間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興抽毫而來使已
及門矣謾塞盛意為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也一笑一
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尚友有相先
之美臨事立我為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惠而國朝風流
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老兄以為然否

衰情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熙豐後來長編過眼數卷便昏
澁異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來諭方
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往不收未
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彘二紀以來下逮司馬通鑑
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
非解剖經誼而非自為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
年則其間事辭轉轄勢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
史之悉也然區區所冀深探書外之意求書所謂實事本末

止齋文集卷之三十六
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
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為吳魏之役拳拳於漢獨南陽數
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共講一
二新詩見寄疾讀降嘆建安以來迺今見此作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手書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間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以為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讀謝未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李正知保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知立國故保境之說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徃徃以此代為進退者五十年於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公無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忘之臣以國家為志天下之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為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無而收之則助之者衆次而舉

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
付之責成而已非以煩精神分志慮至冒犯威尊皇恐
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申問啓處不任惰企采入湖湘凡八十
六日始達官所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敵
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繕不能百千而漕撥如織官兵持
券索舊逋如所主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戾矣李
何柰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及狹陳義愈高而意氣
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冀追紹
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
純業為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羸厲此某近
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

膝共語深切以此公矍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
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為祝趙推官易
說自成一大家可以相資亦未可為準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
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千
萬至思儻有疑勿惜往復也

其空餐負愧義當他去然未離若某何足以堪之哀晚無志
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涇同論務為自全聞此悚畏名為國士自古患之簫曹舊知房杜同
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
貴力學唯力學則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
料之但平時而友共持兢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則
可為耳容易放開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
為然否象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為有異
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桂陽與岳漕論移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柳米三千斛雖已二具申般跋次第去後其間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運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今彌年矣及此運米若復調民雖與餽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糧履之費以漸致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盡此歲柳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速辦之利願見小壘事力如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費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說上欺感尊儻蒙台慈錄其不忍為擾之情而赦其不善集事之罪特賜寬假所無闕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借越申稟聞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聰事

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乘障彌年絕無一長可充職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為天下輕重凡所舉措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為出此也意者今日為吏較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諂巧以應令又否則持兩可伺候風旨為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若某者踈率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他一則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為若人而進之則吏道朴耳蓋與孔子取狂消孟子惡闢草萊漢不用嗇夫同意自今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苦陳某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真賢實能小失其為起人心關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榮進之慚 惓感激將千載之下同於隗始雖竟魄不能忘也萬以傳聞未敢輒効筮牘之謝尺牘

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寺簿三

來教具道每事已有付托足見了了然不干已一項似不必
累病懷此猶可也禁兵教閱鄉職分今何預長者迺追恨
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即終不置恐不足與言了
了耳莊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死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說尊抱不肯
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
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采數日即弃去觀其中頗有先入然
極扣之迺云片時不挾册即意思甚不佳是靠册子過日
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益簪併求規益未間惟一切省事強
親藥食以介壽社

獻歲遠辱書饋專人拜賜承已解組有楊知錄若赴官亦嘗

附記迺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閱視不勝惘惘去就行歲洞見
此理共想歸卧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其沐
方自此始漕檄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墻料理不行
固以謹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人
即須遣去既有人觀之命計當為吾一起潘丈歲裏鼻齟燕
脾疼作楚尚未全安謙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大
雅仲山甫一章心已領略甚麓率日夜念此以懼尚冀高明
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却放開去幸甚至願溫公元祐變
法匆匆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
不肯更將熙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
摹終少彌密未為恰如前輩多恨焉耳

某手疊亦已暮月殊無毫髮及物之效夏旱彌月竟得歉歲
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

助往往來年遂可支搭要是補過不暇儻可免其身耳愧見吾民則自若也高卧以來伏想玩繹益精綽有餘樂廬陵多士從學為難亦有幼穉之交乎近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以離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蓋追訟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善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不敢持未信之學但匆匆讀過添彫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為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成衰耗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借續布之隸人至於管見敢復以 楮中言之惟鈞慈勿以為咎幸甚昔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誌國年且百歲而抑之作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無異善惡嘗讀綱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洞酌與抑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

一時元老世為炳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為也方今聖明相繼對于典謨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托於是焉在願勿以造朝不造朝當介鈞念若某者無能為矣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磨之美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衛之旅賁誓御同不朽也某僭越死罪惶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往陽瘴境過厚又叨廩人之命衰晚豈堪駘使顧久憂愧尋承州組少屈英豈而叔章黃文亦持江西之節盡出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久矣却用自慰然某眼昏花鬚鬢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晡後但持空筋伴客 纔見燈火昏瞑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更展轉達旦強絀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

張然欲緝一二書籍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忽猛省前代狄公早世至今當以事文王見譏王允共無晚節漏逗即為全人一脩一短何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為休影計差得耳尊意以為如何要補史記之缺甚善但史記一書目班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為詭刺令人扼腕若能為發大意不必若諸家鉅訂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收拾無害要只是向下三夫閉居且一面羅取為編何當良觀互相扣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柳守丁端叔

某輒有冒昧之態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與柳守丁直閣雖有雅政然未熟其為人同官相中適相隣比通財侈力兩年如家然後見其心與才或有過人者他未暇徧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柳守之力也桂山

邑率歲仰米於柳每柳閉來則桂人坐困去歲旱歉兩郡持甚丁守既自指置條沛然多備則下令許桂人嚴取巨室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絕此一也柳飢則民流入桂桂飢則民流入柳不能相容繼以剽略而為盜自昔如此某與丁守約各自拊其境內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乞米於漕司今就柳撥三千斛應副桂去柳陸行六十里舟行彌旬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陽由此首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林荒艱辛万狀儻柳稍有整隣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朝廷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柳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甚愧之秋間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遠聞列薦之禁詞司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後為安撫及得簡得時貽復徙柳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

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僚屬以禮而人趨事亦當為第一矣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况某實賴其力禮尚施報但恨踈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為朝廷誦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効柳子厚事以官遜之誼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為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辱知幸必不以鄙言為不實或阿所好或於不得已宜切惜啓齒為丞相白發其豈雅某將九州之更於門下歸心矣某干犯鈞發臨紙不勝惓惓

荅胡季隨

見諭梅菴語右也蓋不勇猛則無憤悱啓發之幾不詳密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悱啓發之幾所見皆軀殼之

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不敢無其實來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竭盡去前輩見成之談自轉一繼以見亦知哀情安能印可或有異同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為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為禮尋章摘句擊錫泰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不易臨書欽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為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辨二項不敢決去更須旬歲即遂此面可以不墮學問相須才力相軋若海中矣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乾業一節足了一生受用儻不失墜及啓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表陳君

之墓亦是小小結果其他樹立扶持垂俟憂傑之士所冀尊
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瘴疾以內補散効欣釋之至更
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報新幕過仁里交好遂留
待逕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箋
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齒并合扣發新功臨書相企
之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手書

答劉公度二

某來障無狀詎當自弛不謂誤恩就移廩人每惟哀顛日與不勝已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請來教又惘然自失也經生洵偏何者為全文士遂未其本安在拘攣並緣必有受病之處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見告尚愧不敏况言證不及藥未竟為益須嗣音切完之倘有鄙見亦當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視業為本彼此紛紛自為黨與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以來事者君子遺恨如左右應洞然察之耳

某汨汨無新功有愧

正血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為請今方

悟虛已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 不敬也 有疑不宜
不盡所謂虛已寡欲常並進耶 者次第 以虛已之外
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已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虛已則似
不必兼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欠而來 對言之今
采既教以為對意者二事也喚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
以為並進或乖守約之旨以為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
學直須的當尚與切道言之以得未曉老矣三所望於十友
也徐尉所屬愚見亦無用費辭為記 遂來示書為錢若干
為舟若干官負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
分宜去此不進決意者來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答寧遠王縣尉

大寸心書及於行已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
一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君僕長慕何足以言此雖然不

可無以復 尊凡書云云載在方冊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
識而詳考之矣願以為問或者筮仕履之而後難歟夫履之
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為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
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私欲害
之俗學汨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去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
已見已則自信苟自信矣凡書云云載在方冊者不可勝用
矣足下更反求之 吾亦臨感悃悃

答道州康判官

尊惠書及於屬吏弟 員之說足下誠有見於此幸其來書
以為本職無門有司不以為過然後望以磨礪成就之益豈
惟更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異此矣吾無闕
與否不暇計人以為有過與否不暇計獨 胡不磨礪成就
我耶但曰胡不磨礪成就我道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

望於利必人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
未由合并臨紙悵惘

答趙南

某哀情久無強附士友之意况得名膝喜後自失悔菴門人
真有學者而不相亮者 云特未合并耳雖然吾黨亦有患
自相排尊患太過與人無交際意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
頃因款洽嘗及一二來 遠有同風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
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 勿以言盡意為 三百篇往往為
訓故家解駁類 淺迫 人意有遠矣謝道遥嘗說三百篇
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將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推索
之聖賢貴寡然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來教所謂攻之愈
力愈不見効豈譙解耶克已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
也人患不肯下耳壁是鍾聲擾擾者無間初非有移問之者

援定則聞之矣

答潭川守范東叔

拜違以還辱賜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李為
慰要是別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團頭况於交游又
况士宦比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就詳動
止感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騁令人寒
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耳某嘗侍坐語及四總領
恐是今要告去處住時此代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駭催漕
計自以諸軍隸御前始以版曹即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
官莫得要領是漕司本行文書則天下財賦盡在四領所若
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嗣勛足得商確或者其
時乎張子儀 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謾錄二公奏
續因或送嗣勛如何來 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

一笑

與朱元晦

某逐祿南來本為溫飽不謂善歲晚遷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事無所建明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說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為道也非豈所以事君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眉壽用荅海內欽達之意

某衰情之跡幾自絕門廣而長者尚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貺感激不可言此先施豈附報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包所見何辜豈獨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前黨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勺群憲訓故意句付之諸生尊意以

為如何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正問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如承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面即償此願尺楮匆匆但有悔結

與王弱翁

某衰情宜休歲輒遷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未知免所也廬陵政績在左餐右粥之民而不在遠客與強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冀寬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綵娛親之暇杖履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文為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間執說愚之口未肯尊意以為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切磋商之也仲權正字貧甚

子靜淳父皆需速次柰何陳正已亦寓里中復教官非所以
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

與立宗

其哀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特厚言念疇昔何可辨忘
其官才猷器業蔚然為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幾微不自
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陸然世將之後人將謂何重以疑阻半
年無師蓋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有重臣其
克底此乎頃因內引嘗遵勲業泰安喜見天顏且曰常用漢
賜金故事且勞還房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倚賴已甚感甚
盛三事逆還歸補 庭之闕而識者 無先於門下非但
交游之私言聖明後 視聽一新伏惟歡慶

與國舉兄家書

書黃事前日不及細 淮上有劉燁運判者以禁私鑄不怠

幾生事遭論罷久之私鑄敢留丞相追 功遂畫旨再與
監司樓大方駁還 者旨今以次官書行即是傳長遂竟書過
蓋以為劉燁不是 人賊吏罷去年歲再與差遣此何不可
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訛毀不足聽也曠岷近復有御
筆陳源除押班內侍官此人張子仁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
謝給事已放過押班事傳獨繳之朝論甚以為危乃蒙聖恩
容納至今不出至除節鉞合先送給事却直付舍入賦職再
人主繳上亦蒙聖恩寢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
此公論方信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矣恐家
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玷家傳特此詳報却勿令一人見
慮有人讒謗以 為好名漏洩上旨也至祝至祝

與徐韞之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衰稍善

餘無足煩軫記者昆

仲時時過訪備詳譽處然年來

喜於相安左石意象

挺特且習聞前輩師友風旨更宜

誘掖正大而損挹裁

抑迺時善教之道至和若夫嶽麓餘芳令人起

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 憲家子弟亦往還否何時每一

見輒談中興問趙張秦 為 長 跡麗灑忘倦晚入脩門

數詣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 後樵不領畧鄱陽相頗有

意未及拈書亦各東西矣至今忍之且恨不得秦師垣相第

一書付史館助商董之筆其老矣 此勿念左右年方強儻

能從吳察院交諸新窺見所歲 不 長沙此行耳外此只

改秩一事須索結知帥闕同同年進士蕭中來執 及識面

尋亦行歲異塗頭成疎闊假如不疎尸 難破葢言之戒無足

為左右先容者徒切愧衷如之 湘中 教官惟會府多名士

其舉削或溢格故事如此想不 至左右有遺賢之嘆蓋少
湏之也因會 丈煩致瘴暑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
外此懇

答張端士五

下問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撫定 得不然班孟堅諸侯王
表說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
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豈容輕議自古功業
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
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問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
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
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
十而五若其它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
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嘆也

其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更侵砌結畏詩傳看了在何時它工夫截斷惟日課未敢輒下筆深見乾震之文辭皆危而乾言古只緣純陽聖人垂訓意深矣許由君務先之徒治舊學如後來甘盤自古此一輩人竟晦藏念此妄想盡詩固佳更宜練功

其病後且搓排過日非能如所亦愛之者過詳也毛氏詩傳澗有年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為佳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六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果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

每見云云 某以為不作悵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恨固非悵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為之為善也

某初有脾寒前日復作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甚荷端士力如虎亦復畏厄歲何耶新詞相好要是未圓熟耳著書最關心病懷益覺要緊所恨無朋友共成之奈何奈何舒宰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為嘆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筦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為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衣食租稅而所謂釐茗醢酒凡民用之百項公上不牟利焉則筦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為毋歲制國用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聞焉勾稽之不察高鑄之不時度歲之不免於燥濕腐敗舍是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職甚簡其責甚薄也士君子之不遇

於世者可以祿食於其間而無悔咎夫子嘗為委吏矣會稽當而已為是故也今也不然由漢而下公上所以權民者講求悉矣而饜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項皆有征而甚詳於今自建隆聖人專務寬厚不忍以加賦厲農而祿士饒軍隄防大河固圍三遠與夫賓賜祭饗凡邦之大用不可已者往往十有六七仰給於征權之吏蓋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權之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筦庫云者不但藉出入校餘欠而已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位顧缺然無以為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為有司之責而勾稽肩鑄度歲之細不與焉勞亦累千百倍於古矣仕乎此者雖欲徒祿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知其然也待之亦加異矣自州縣監當官皆有賞格而可以祭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釐務凡有錢穀之歲者賞

之特厚而為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卑甚於今何也其居使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而繇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倉庫務官則人以為惟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鼓諸院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審計權貨之官則人以為惟等而上之繇卿監為侍從則以太常祕書國子為宜而以太府司農為怪由侍從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尚書為宜而以戶部為怪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權之入歲累千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千百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卒卑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不才由太學諸生以塵末第窮太甚逐食太急以措身於甕盎劑杓之間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

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為卿輔究觀本末源
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持平用意均
一即之溫然有并包兼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
為世俗取捨以亂名寔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
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己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
察焉若執事猶曰是莞庫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其繼今
不敢復有言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記

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 進 元藁今藏沈仲一家

皇帝踐祚以來宮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東名之曰選德規摹樸壯為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承者輒搏之壁以備觀覽款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參軍國之機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其侯罪禁林間嘗奉詔獲至焉一日命臣汝為之記臣愚學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但采禮詩古文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興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祭必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為諸侯卿大夫

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酬歌
粦之餘中更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戚休刺美以為是王公
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用施禮樂以
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
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為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
也徒以為威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戈殲而政不舉則國人
為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
可合一夫荷戈海內騷動杜稷之主以兵廢興蓋自秦漢下
迄五季數千百載間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衛
一二近古則寡國最久其效可睹矣以臣所按三代舊聞放
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間暇以戒懼為本天錫
陛下屬精百王之後追蹤太古之上迺為是殿以訪群策以
裁萬務以閱圖史殿不主手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觀武

也而尚德焉聖謨明遠於以覽示中外感諷臣子敵國外患
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崇序
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也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沉
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揖遜而可以為湯武臣實以是

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承趙岷景仁行縣與今朱素
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
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進行吁陌
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徃還如交遊
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
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間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
以巨木為之長或三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徃徃朱今之
遺跡也余為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豐

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為水不効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決也頃時潦至迺木鵝數十即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觀其所會則旦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壤不能儲歲月涸而審之皆磽坼沙磧與地名不謬穴以鉏鋪率人日得土盈斗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能慮不可易浦堙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莆田劉朝為司戶喜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輒率余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垂垂欲雪招漁舟泥行數十里役夫皆凍慄幸且已而劉不已竟遵海堙引絙以度其浦脩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速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支傾填漏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復不省浸趨於廢知州事李公棫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薄石宜翁能以

錢七十萬俾治其役發視遺址則股岸之木蛆食之過半底板亦浸淫激啗穿窟百孔矣知縣事劉龜從又勸得民錢六十萬而縣自助致五萬宜翁因擇其鄉之秀黃廷瑞者三人以蒞匠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為岸若干丈為底若干丈為閘之裏蔽若干文益其柱若干為若工上為覆屋旁為輔梁凡百可久無不臻極不惟還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訖事公以劉石之請屬其為之記嗟夫自元豐至于今又百有餘載矣人多言時不同吏道相繩切益薄顧事無可為者惟公博大樂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流文雅時出而緣飾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事因以整暇之際出帑錢四百萬治三邑之道阻而且為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其自為淹速良楛未嘗過門饋勞時至無以簡書故其人不以見察為憂而以欺為耻務趨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以求追元豐

之蹟尚可以想見承平盛時為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
官與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戶之說行雖壞亦必不
極近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今日大費甚勞
而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特為難而卒壞
之事之廢興要亦顧其人如何爾 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為
者吾不信也 淳熙十二年三月

温州重修南塘記

自中興永嘉為次輔郡其選守蓋多名卿大夫矣然境內有
宜治者三間歲貢士群試且萬人於浮屠官中草舍託處一
州城外南達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時而歲積壞傾
者為嵌陷者為匪遇時潦咫尺不得進往往溺死自閩山至
于吳會去來者病之二宜治而歷年久更太守幾人皆畏其

後不敢議議輒弗就雖僅就亦苟簡復廢者何哉吳興沈公
治郡之明年謂賓佐曰上方朝德壽宮為壽加惠寓內詔減
筭錢之半吾屬備數奉詔何以仰得而適無一事可以宣勞
効能廣上意者唯是郡之百廢終將累民吾幸逢年帑有幣
餘而嗇其蒞失今弗圖以煩後來將安取此也

於是作貢院於是作五營蓋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通判
率兩邑大夫即里居謀曰後復有大於此者乎柰何使吾民
歸聚銖歛竊自支補甲前而乙卻也苟無愆時工勿問庸幾
何苟無乏事石勿問價幾何興匠肯來市無強賈自冬十月
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役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
李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岳公繼以米四百斛倡民興之
民亦輸錢案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熙十有一年而事不集
今糜錢一千一百萬而弛民錢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是

後為宜書而屬予焉以予所聞於公者如此况州縣官數易
事彌廢熙寧考課又削橋道弗擬世相蒙習以偷為得間有
興作則議者顧曰是希進務以出名迹則又曰是一切厲民
為美觀爾則又曰彼將以為利長吏雖欲自信而不得騁公
以法從舊人起家為郡且復用矣向使過計收聲養尊安用
事事而獨意鄉不撓愈勇以今較昔難易淹速是皆宜書然
公他所為便民者雖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御艦陸行躡
踵更相和歌不爭以賀夾河老翁有年七八十者攜持小兒
嬉戲於其上不謂繼今民免於死或為詩謠或香火以祝公
且乞田二頃嗣歲積之蓋欲公德與是塘為無窮云公名樞
字持要前為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 淳熙十四年三月記

重修瑞安縣學記

縣學故有記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蔡侯景初徙置學事
紹興十二年敷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王侯間修學子其推本國
家長育與名教之尊山川風俗備矣二公言語至今為人貴愛
則二侯固與不朽劉侯龜從今更治學講堂廊廡厨湑皆
一新之講堂絕巍壯餘為四十楹凡糜錢二百萬而人不知也
邦人德侯屬傳良記之頌晚出何敢次二賢之後况侯之政豈
必待余文而傳也蓋聞崇寧之際天下之學盛矣提學有
官瞻學有賦上之加惠諸生甚隆也而有司方以三經造
士自春秋不得設科非王氏之說皆為大禁當是時吾邑
已有學子置弟子員如他所然三舍之與無一士能取聲名者
姓林石介夫先生不為新經次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
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日閱數千里外竊從程
呂二氏問學於舉八行也四方之士有為繆巧應書者趙公
霑乃遠巡愧謝不歆克賊郡太守強林能起後生卜不更益

一効蒸蒸務自脩飭矣中興新美與郊之化嘉興復古罷三舍還之鄉舉列春秋學使士得各自致其說而無禁諱於是聖天子思所以風厲學士東求其人首得吾許公以參大政於是婁公寅亮以上虞求一言事即日拜御史它往往繇布衣召見溫為東南支郡瑞安又屬邑而日以多士各天下引領慕向之豈不盛哉則吾邑之學視他所為如何也而歲月久寢趨於廢以余所逮聞五經各有師弟子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它經受業歲時會于學少者拜長者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人有過衆人切磋言之苦無遺俗然也而今亦少異矣劉侯公非先生曾孫也以家學為縣識所先後又常常樂道吾士風之美去有日待士如始至也以所藏春秋權衡意林說例傳錢之學歸負租訪問田將以追推與學之蹟俟之望人君子亦宜不自薄余故誦雅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

薄示故誦舊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前記者則不著淳熙十三年十月記

袁州分宜縣浮橋記

分宜浮橋為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劉公經始副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州縣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十錢當河渡之人入而幹辦公事楊君潛能贊一公意主簿劉君孟容賦其役訖以不擾最後知州事黃君劬知縣事鄧君友龍至恨不在後中州率歲儲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已橋於邑便甚橋北地勢下為治所南高為上供倉邑東西兩山善東水每時兩大至水輒冒邑北民騎屋危望岬南夾墮咫尺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離立輒租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為請於是始集世

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軟熟語毋亂吾聽由
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為小浮橋於分宜事益為小大史必
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集向使二部
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撥幸不中輟而幕中積不
力邑中治其後無具即必不速就雖速就後之人惡莫已出
壞勿壞聽自如何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
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齊其
畫者昭其事者如此後之人以勿壞為己責又如此往往天
下或可為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鄧之請為記因著儒生
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顯趙公名善俊

潭州重脩嶽麓書院記

自唐季至于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
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蓋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

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朱在國
史其行事不甚較着足以考見上意所鄉為吏者皆承休德
知所先後如此豈不盛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
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雅馴行藝脩好庶幾於古當是時
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教授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
獨聞天下上方崇長褒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効博矣熙
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盡繇學校而鄉舉益重教官之
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為說崇
寧以後舍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闕白州學者皆
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
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
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
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十百人

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家各甚盛
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為禮其門生
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蓋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
有學校官由今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楷優劣可知
也已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正
簿詔留講諸王宮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拜習如初至賜封
衣鞍馬內府書而宗有戚氏吳有胡氏魯有孫石二氏各以
道德為人師不苟合於世署名余以是益嘆國初上風之學
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為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師樞密劉公珙
克復門實之舊已浸費治今直徽猷閣潘公時亟踐脩之某
得官桂陽於長沙為屬邑如詣大府請事時公至鎮適數月
矣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寬簡屬部晏然民吏皆感德無凡目
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隴別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

下會脩事且輯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
州教授無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訖役屬為之記某嘗獲誦
侍講張先生所為記及於治心脩身之要湖湘之俊亦既知
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為天
下第一他未試可畧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
公於今卿大夫為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
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以歲月而強附
名焉是歲淳熙十有五年

雲章閣記

臣恭惟 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寓內之士可謂遭時矣
臣為布衣識僧嗣清於行在所之西湖淨慈寺清尚年少土
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蔬飲水一破衲九數十寒暑其
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時聞被旨入禁中

莫知上訪何事清所對者何語臣每感焉隆興軋道之間方
講脩內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作士氣寬民力足兵長財之
說進則朝上而夕召見或不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適
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錄蓋舉選人必考課勞蹟果
如何進士必習弓矢於殿庭試中與否而群臣方病不知當
世之務趨於實學於是時上安取於嗣清而嘉與之如此後
二十年為紹熙之元 壽皇禪大寶 今上適再歲燕居殊
宮澹然遺事物之累恭儉滋甚王食日不費萬錢而嗣清則
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間矣臣乃釋然窺見聖意鄉者九以
博求寓內之士陰訪幽隱庶幾有豪傑者不但為佛法也雖
然佛法幾隊清於是時能以苦學動萬乘世傾回之豈不盛
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暑行數千里未嘗宿人家獨所
愛上賜四句贊詩街袖不懈始至寄藏臣所為之震墨已而

師臣趙善俊請往南嶽之福嚴寺明年臣行却過山間既拜稽
首瞻想宸翰且嘆曰雲漢之章足以鎮茲山矣顧未有尊閣之所
其徒遂相與作雲章閣藏焉而求記於臣維嶽之尊雖宸翰之光
相與為無極也抑臣何辜附名碑陰死且不朽又拜稽首書之

温州淹補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曆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
惠學校之道備矣宗寧學制行郡各置博士弟子員嘗嘗不
繼用事者文飾過富至前歛以贍之中間多故輒一切弛去
往往所在九校官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版直煥章閣同諫
謝侯來守永嘉下車纔數月修墜緒平滯訟人用又和乃以
其暇訪求里中士賓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為利而不應
令者歸于學有司圖郡驚嘆方為吏者急他務不暇有學政
侯顧獨加之意耶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余文記之余固樂

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
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訖
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耻無以自見
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
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
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
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浸靡培植斯已勤矣雖
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為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稍長皆
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獻薄
而銷沮之之說滋甚吾州生長勞渚最有聞則亦每在數中
侯於今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尤余所樂道者也而况李君
之請乎侯名某邵武人李君某廬陵人曰若千畝者之碑陰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序

奉 詔擬進 御製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

臣聞乾坤之文不著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虞夏之書不作無以見堯舜而堯舜非有斯於書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以妙道治身參之三才而無間以篤行事親質之六藝而無缺以深仁厚澤幸斯世極之根莖鱗羽而無不被宜配惟頌宜襲春秋而臨御二十八年之間九施九設歸美高廟金石之刻無傳名山大川之藏未睹也夙以神器授于微身垂遺有迹之累而退托無名之境方將淵乎其濶用冲乎其忘言尚友太極法堯而蹈舜夫則聖政之書何容心哉然而寶章玉冊希濶之典儲於三宮廟謨宸斷溫厚之

辭施於百辟而詠歌休戚慕焉功德之人又徧天下至於
中原之故老變貽之君長懷好音歸大號者家有其說國有
盟載也豈惟史臣得夫人能記之豈惟今日所後世亦能記
之則鋪陳彙次以作一經蓋有孺子弟能仰聖父弗得辭者
焉矧惟非薄膺受重寄衣夜震懼何以嗣服對天之休亦越
成書是訓是式率舊因餘庶幾底又是用中命大臣總領衆
作起初潛至于內禘極其最凡得六百四十一條為五十卷
一言一動皆足以經天緯地垂裕無極濟歎盛哉昔晉文王
演易周公繫辭又作子述臣 慕焉於是親序此書之意以
附篇首上之慈廷副在禁中紹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
臣謹序

進周禮說序

王適至於周備夫周之作諸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不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無夏商之
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
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
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
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
天命之難謀非藐畏不能有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
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
人剝則人君臣相較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
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成役之際徒一觴豆
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
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嘆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

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即人心焉耳
嘗言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
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
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
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說為興王頗采周禮亦
無過與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蓋廢恭惟本朝純用
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後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
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嚴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而深
仁厚澤意已備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興姓取士
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刺貢甚者汙吏有叙復重辟有奏裁論
議之臣每不決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
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傲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
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九開基立國之道

斷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社
老生宿儒發憤推外以是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
進士舉猶列於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
試之効藉口則論善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
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嘉州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

本朝國書有日曆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勅令有御集又
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
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
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
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為成書難以觀覽今略依漢
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與燾舉要撮取其
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

方夫學之為王者事，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考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成敗効出於此，斯足以成考。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略通鑑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詰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錄。或見於它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其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違誤，亦略附著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為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恐有異於省察也。

分韻送王德脩詩序

右松風軒分韻送行詩十有四家，趙容字叔靜翁珽字慶度，魏謙光字孟之，王自中字道父，徐誼字子宜，項允中字年謙。

陳直中字順剛，潘雷煥字省之，徐宏字編之，蔡幼學字行之，潘暉字材叔，潘倩字尚之，張東野字孟阜，鄭志仁字能之子，宜省之行之，皆與德脩為同年進士，諸人或與父故，或相識，或不相識也。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故龍圖先生嘗客德脩於宣城，去華方哀麻，故不與分韻。事林劇繁，然仲沈季豐儉夫，後至別自為詩，予出韻亦不在分中。吾鄉風俗，曠客而敦師友，每一重客至，某人主之，鄰里鄉黨知客者必至，不知客知某人者亦至，往往具觴豆登覽山水為樂，間相和唱為詩，致慇懃或切磋言之於其別，又以詩各道所由，離合懽惻之意，真無相忘，蓋其俗然矣。而未有盛於此會者，豈不以其人哉。嗟夫，吾見為此詩者多矣，去十數年復閱而問故焉，則名字泯沒，有不知今安在者，幸不泯沒，則流落困窮，希得復合，不泯沒不窮困，時得復合而以勢利變故，交不終

者有之幸皆不至此然而道不行功業不著家人婦子抱其
遺頌私相以為好而天下無考焉是皆可嘆也已余既賦詩
又序諸君詩苟吾德脩與九在此者深知其可嘆如此則余
尚可因以不朽云

夏休并田譜序

謂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
其傳也周禮說其衆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以為
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即出已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
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
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興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
禮然往往抵牾至本朝熙寧間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為青苗
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為言安石謂儒不知古語竟
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

得其傳也以此是二者至非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
君休所著并田譜亦有志矣鄭氏并田若畫其然蓋祖王制
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九州州必方十里十里
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
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
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
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壑盡然以其不能成鄙
成鄙故謂之間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統故謂之
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無大者它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
具其負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
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更與時務合不
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

之學顧以說者終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較盡為憮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勳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攷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氏書成紹興間嘗上之朝已而流落久不顯吾友樓大防訪求得之於治永嘉之明年刊之郡齋大防博雅好古而知今吾所謂取其通者去其泥不通者蓋其人歟則不但此一書而已也

丁端叔南征集序

端叔為中都官余以太學諸生識之別二十余年承乏桂陽而端叔適守郴端叔誠少余三四歲然其宦達又夫之官達同時由浙東西入湖嶺各行數千里至之日皆以歲除是歲苦寒多雨雪每所次舍顧見妻子慄慄無人色輒為之頽蹙無聊而端叔又將母起居飲食一不得知在浙中時及讀南

征集余浩然嘆曰異哉端叔之過人也先是治安豐以取聞直必闕尋從知肝胎盱眙今要地非有氣力者不能得端叔以選得之向其盛哉而竟枻柳亦左次矣余蓋晚得官自丞三山起家為桂陽視同年進士最辛先幸以余幸甚而之官時會天苦寒嘗戚然於妻子意所不釋往往欲為詩輒語不注止而端叔官達早左次如此且將母適數千里外乃所過山川仙隱之居皆為賦詩詩和平無咎言讀其詩知其奉母夫人甚樂也至於忠憤悲壯亦皆有為而不自其已出余不亦知端叔蘊抱與當世公卿大人短長高下如何以其遠過余以是為過人也端叔豈但是過余哉桂陽蓋柳一舊縣每事稽柳而後行大抵柳令達四境余方治文書模擬其後而 又終不自滿余數數為賓客僚友言端叔才可任大官世未有知之者余知之顧言語不能動人雖然著之篇端以

私杜云好是則不得辭也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其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彌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書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書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數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

合事言

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荀不可

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苟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者置西沃伯為侯詩人羨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言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闕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

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為常信二史君作也士立朝則相推先去國即相懷不忍別此豈直私為好哉而關於當世之故夫蓋聞吉甫有大功於南征其來歸飲御之詩自謂及此者張仲孝友在焉爾逮其季至采蕭萹一日去君側凜然有三歲之懼周之盛衰余以是觀之石侯叔訪黃侯商伯同時丞太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輒留其章不上繇侍從下暨館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奈何使兩賢去也而侯請益力蓋久之諸公信以為靡他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為擇輔郡纔需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方憮然不滿飲錢彌日相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餞之張園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

以欲便私無毫髮意不自得且旬歲間為善輔郡行矣還闕可朝發夕至也視前時去者甚寵而同朝猶不忍別如此嗟乎立今之朝不謂之遭時耶十人者會稽黃文叔清江彭子壽章茂獻永嘉薛家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曾無逸章貢季和卿東萊呂子約與余也會張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韻余不獲在分中故為之序

義役規約序

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非其俗然也周官之法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以役國事蓋自五家為比家一人至百人為率是四閭也其必以八閭為聯者役者半休者半也役者給公事休者相與治其家事而又有羨卒有閒民以借助焉故其民相親睦而不病於役今天下上無橫斂下無繁征而民極困於保正長則以保甲催科之故也民不能堪雖叔

伯兄弟相訟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非其願相
讎也勢使然也雖勢使然而非其願相讎之心不泯於是義
役興焉義役非古也而有古人之意何也古者官以義帥民
使之相親睦今也民以義奉官而私相親睦其政則殊其俗
不可謂不美也假如自一縣一州轉而推行之至於天下盡
然則其俗益美假如上之人有變通養兵之道而顧役錢可
還以予民則其政尤美故夫義役者未必非復古之漸也九
古之美事其初類自人心起耳吾都不過四五望族九慶弔
問報之事大抵相好而又家務為學人務省事其俗甚厚獨
時以役訟失權一旦會集割租以行仁義各以力厚薄無勉
強不得已之色余故序其規式備道其善以勸其有終焉

謝李澤正事韻類序

始余見李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

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歉則謂李澤但悻直耳久之
見其姻族急難不得李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
具於李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李澤藉其力者
為多也李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即以語侵人或強隨
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譏諷初不以吾有力自喜見毫髮德色
而人亦諒其靡他以為怨余然後益知李澤孔子耻巧言
令色足恭思魯狂士而惡鄉原蓋自周季士大夫貌勝而質
衰氣卑而端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
人者吾固有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李澤所著其家學長於
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
學者易入焉李澤將學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司戶高郵軍教
授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寧德縣未滿歲卒官不足行其志
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

序韻摠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云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謝懷英老子實錄序

懷英嘗為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為道士以其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為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謂之實錄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筮仕即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夫人推尊之願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為道士則此書將為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

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謂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續羊棊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舊學不去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騁其博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為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

送蕃叟弟趨江西撫幹分韻詩引

蕃叟入江西幕同餞者十人林宗易自牧沈仲一徐一之朱穀叔及之黃敬之余兄莘叟分韻賦詩某亦在分中又為之引宗湛弟侍國風十五篇為別作者居太半道其所歷山川辛苦之狀僕馬之病而止於禮義古刪詩取焉騷人多怨誹

自騷以降無譏焉爾若夫大雅之贈別則異於是吉甫作頌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所謂治世之音也十人
者之詩雖工拙不必論要皆歸於和平而無恨余是以占吾
第之將有所遭而并樂吾黨之能易其心而後語也是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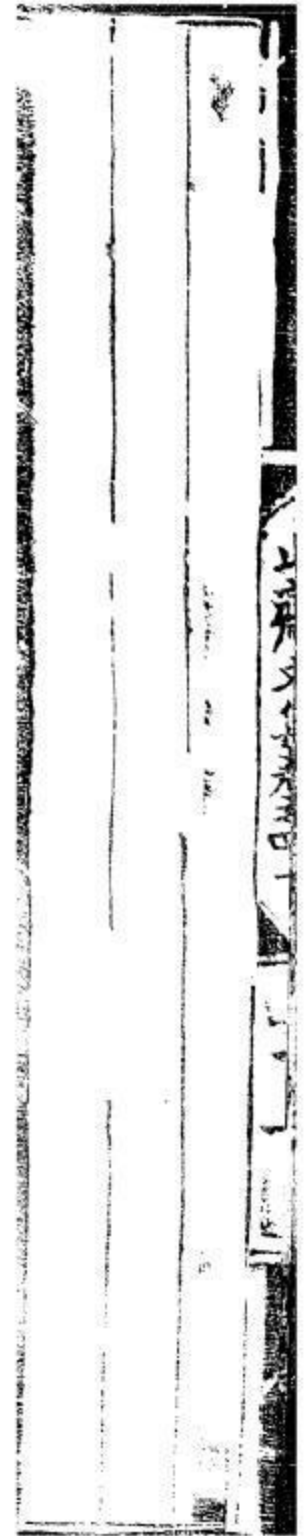
孫子發微序代陳順剛作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
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者輒
擯弗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為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
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試
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
來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尚多
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間事與已見
推武之說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于外而虜酋盜

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顧耻言兵然則余是書亦
有為為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宰臣以下 頌 御制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頌而不能以同時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愔蠻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為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冊昭示無極爰命史臣東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矣上親灑宸翰遽發齊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大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鈿繫之流又以為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



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為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万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嘗大悔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蓋追誦而不朽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懿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底豫於孝遭人倫之變也以子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

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無間言曾未倦勤脫屣萬乘授之主室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朽而歲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繫繫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帝永無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

有開臣黃由秘書少監臣陳傳良左丞相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

跋 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間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克贖儀輕浼為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

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殿幾感寤是日

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表約

臣今隨眾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 天意弗

順遂再乞休致忽發 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

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 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

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 上賜贖金息出意

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翊善黃裳有加是冬急
召入講 上數從容語臣所載朕字畫盡進來用寶如生良
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
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
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櫝藏不敢夸示一昭回之光以
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 御書所進嘉邱生辰詩

右傳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 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
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陪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
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惟
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隨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
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
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 大王有

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 土錄小善嘉親益之

意傳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在此序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歎惜之
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轍歲辛未
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 皇帝陛下 龍潛嘉邱 毓德進學一時官

寮皆出遴選嘗逢 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

酌黃裳 次酌陳傳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

之其一日上呈翊善其一日上呈贊讀 御名謹封因

敬請所以 謙賜之由 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

作皆寓警誨之意無依所惠 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

示不忘業與傳良跪謝而退 龍飛之初擢裳禮部尚

書傳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沒傳良奏請以 御書

刊之堅珉 玉音賜許是時臣鑰待罪瑣闥與傅良同
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人畧曰季札觀樂
歌頌而曰來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敦惟
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
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
有救宥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愕然作而曰偉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為警
戒者舜畢慶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
賢相救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
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此可足能發之臣於傅良平
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使如之傅良曰今既用 宸
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 目青當瑛少 愈曾未
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 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

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 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
師朴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 逸臣既傷傅良不及見
更化之日取直書始末上以彰 陛下好賢樂善之素
下以侈傅良等 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贊
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
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
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墮淚歐公以嘉
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
州逢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傅朋傅朋嘗通判亦與以其母念

達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達原無後併著于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梨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幽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蓋欲作壘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子微笑曰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入而求其壽與他畫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摺擊略盡蓋判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千年耶此事殆非強博能到賁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樊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未虛侯功最隆及當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賁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辨其序必有不和察者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咎

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溫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藝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口蓋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楊子雲合自今觀楊執與孟

子子雲博極群書顧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顏子不貳過論殆是漸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行之嘆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為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不僕固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折此書厚意不可虛辱韓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惓惓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從福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來請主簿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慷慨訴其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士然郡政其為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跋見示亟讀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先人之心有繇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菴之寃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克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為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迹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好少不應功令輒

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
襲鎮將之舊上方閔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焯所為
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
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
起廬陵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
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
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為之大
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柰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
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
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
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
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
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羅紕
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
辨鼠豹不識螻蟻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
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流字畫多殘闕金華
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曰叙此書
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
同年進士名善珎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
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

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墮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 敕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履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果尤恥為人隸飢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為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

惰農耕器絕苦綠犁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耨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為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輓轡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並山同為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旱即立視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群巫鼓舞象龍或燃指以膏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無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適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無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撼撼有聲鷄初鳴至青蓮寺為位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孰吏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黃一道於掌故仰惟 國家為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

幕之石某為長吏不能履阡陌為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枯槁法下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永尊事無怠故因對神之休與國家所以棄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為勸勵著之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宋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觀書欲會元憲于河陽計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冲之相劉自恭預即領唐書故惟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豫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

自承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綴中書門下班公自此月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還闕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繁堡事寵節鉞元憲復筦樞務真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橐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晁石日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禮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責偽楚書

余嘗手抄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牽復士大夫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珏皆復用劉至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

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
書所在未侵板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
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為春秋學者顧少如亦聞有
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題跋

題

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漢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踈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後法劄子言溫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子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為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宋嘉陳傳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鉄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曩余守桂陽

歲旱流言往往以郴桂間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徽猷閣潘公德卿潘公下其說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公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迺佳士耳余既相得會它郡巡檢下軍人庶不繼屬祐之即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川雨雪浚馬股祐之崎嶇行盡闔郡得軍中人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為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簡穆公為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為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猶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為戲而不捕鼠余恠而問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藏畫遂書此語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况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十百卷竟映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為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

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續一編慕用之迺今得聯事湘中聞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產經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為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也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幾寢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雖有它客亦強之與坐兕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一見過余不敢留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黃還解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醫藥及稍愈迺去以是益敬信翁盖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刊所輯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著蔡之見者耶嘗袖此藁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存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生日當為壽余與高炳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遍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間詩詞又為之嘆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

季路為余言此藁得之京没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下竟殛寒穹壤矣豈知遺藁在官所斥賣之錄哉然自蔽罪攸負而京失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負尚足誅乎

跋蘓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為人今見晚所自敘百味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曆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日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壞其流弊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况偉也揚以慶曆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五年相繼為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也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其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為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伯恭父有為言之也今

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專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為郡守間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駛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聞者堰者皆已決捕魚鱉簞笥九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為世用以死其不為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為之書曰

跋雲山書昌院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首與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一月賊朱褒陷溫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繫銜攷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令軍使錢者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為前輩行余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為余言道雪菴為人由是定交直龍圖階鄭景望將造朝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

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上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為天下第一益相嚮往余守杜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十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快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為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亡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

余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充宣獻相繼請上親政亦出守毫意此帖為文正發也荆公熙寧五年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寬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荆公嘗有悔意故農寺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

余苦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已於卷末得蔡子浚薛道祖二跋皆 箴畫名家余幸偶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 孫 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傳彩為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字雅文薛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下及什今衣冠蓋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必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次韓所

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竇儀蘇曉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象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蘇洵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令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為溫公撰是已鉛槧尚多湮晦况於事業尤丁嘆息 如研論事物頗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宝醴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它人與魯納部鼎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頃桂陽解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祥擬

視余蓋恍然嘆芝不遭也明日故楫復吐三葉紫質黃綠
見之竒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掇取逾時色爛然
不敗今觀陳君繪芝為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
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
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
芝嘗遭嘆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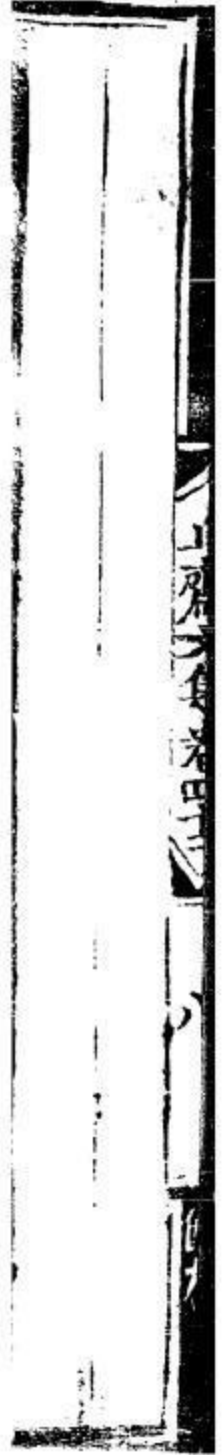
右重屏圖其一圖繭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為自傳無
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
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莊圖書像謂其二人為李
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若如
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
世英主而昶以偏方通上國方涉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
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策問十四首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難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兼采譽望不專決於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潘邸熟聞其人已迺定為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尚以德行自相推先國子監嘗遺進士有司尋復懷賦上殿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也焉賢公卿大夫率於是乎得之粵自一切任法而槩以繩尺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第錄繇是場屋始以綴緝標孰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逮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寬學校首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

道不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詩闕官考試日者銓選
又增委你之員而國之貴游子弟將置別頭若是亦已察矣
於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誦所聞焉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萬計故改制以約之以
天下間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通
臣之請迺欲博訪勳賢之後淪於編戶者皆得附試胥監如
國子生夫均之為士也禁其為舉子者而開其為國子者何
哉且禁其為舉子者固曰將以抑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誠
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赴春官
者累數千八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
率別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為舉子也既抑內郡復於
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為國子者固曰將以勸世族也欲其
知學誠不可不勸然近制自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總麻親附

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
均之為國子也在於昔寬之而今者顧吝嗇又何哉上方嘉
與寓內之士共成治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異意且均一
之政何所彼此苟無旌別必且猥泝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
其切瑳究之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夫漁陽之事秦効亦
可觀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密歟田家
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其隄防
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淮南地遠
往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息吾未見其
簡且便迺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之優歟塞卒一
糧戰士無祿上功幕府輒見繩於文吏蓋當時已病之矣又
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漢諸將大抵臨事無

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其惑焉宰相之子不免成器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亦甚士等矣而士大夫不以缺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成敗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士然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廢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放而卒莫敢握兵於境員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將自京師南北軍詣城門兵屯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恤惠裴回而吝權者又何道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隸耕職削功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為兵慮詳矣東都顧竟以兵斃無迺闕畧者善而二者拙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思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其明効據古馭今將於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相國而史佚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租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內錢續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饒東郡擊無乏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尚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迺若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啓九國居天下太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為私奉養外繞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耐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曩時絕遠甚而用力益勞征算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間天下蓋多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上也一時司農又善為

計而西羗之役大司農錢軫不贍於用甚者請雜邊穀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廩廩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冢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濱蟠漢之陽東薄于海南巨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為多今戍邊之衆與河陝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羨計臣顧以日月為憂蓋嘗推漢之所以羸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感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汙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與其公卿大臣多出戎行而學士經生相與講明者尚缺如也秦氏餘習曠然丕變高者光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實蒸蒸不至於茲下迨此庶莫不自愛重於犯法自

一旦銷磨無後存者文武遺烈可以燕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而本朝之在人

心者雖鑄工不肯附名黨錮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磨之功深矣顧成效若彼未聞以大敝積壞之餘曾不必世百年而興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乎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當宁慨嘆以善俗為問十餘年于茲矣而未觀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有可指陳者矣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觀矣春秋之季晏子在齊叔向在晉蘧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士大夫也然浮沉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蘓張蓋戰國傾覆之徒耳而富國強兵所試輒効此其故何也漢自元成以來士

習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鄧耿賈之倫
拳拳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分則散為曹吳之役者不可
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亮數人而已 是何節義成俗而
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八代之衰歷房杜姚宋不能救也詩
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趙庶幾乎古而唐 衰矣內則
朋黨外則藩鎮皆一時之俊何沒沒也將所謂文與政通者
非此之謂歟宋興七十餘載百度修矣論卑氣弱儒士猶病
之及乎慶曆始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納說
為忠嗚呼盛矣然而者丁寇呂范之朋黨興而復熄慶曆以
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觀矣豈論卑
氣弱迺所以為盛時耶有司惑焉願與諸君訂之
問恭惟主上嘉與宇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勞
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涵心自奮行有歷年而經觀守文

之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 流品不著左右所以并
包兼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尚安須耶所惟前
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別殊異案其式程陟降抑揚厥有
微旨願與諸君共細繹焉以備採擇 迺者改秩有雙轉有細
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尉均之入員郎耳
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職願與試銜等者有以兩
使職官願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相絕也今將此而同之
歟迺者循資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七考蓋淹速有如此
者今舉不以日月為功歟迺者任子有銓銓有限年今得例
從調歟迺者特奏進士蓋或隔外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
之矣今與正奏際無所齟齬歟迺者堂後官流外雖有高爵
位不過郡丞佐今皆可以踐清要歟迺者以職免叙復若員
郎則自水部以轉與它官特間然今清雜之庸若無罪然歟

推本九重之意所以為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焉耳有如一遵舊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為勸與但曰勸士毋以見清濁為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為大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日者聖天子深監文粹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兼試之射文武官自五品人錫韞射於禁園稽之往古將宜於今四方之士亦既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其文云爾用之戰鬪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外降揖遜野人莫之識似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學士取也今也不聞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具文然者如必曰閱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并牧疇黨之廢久矣或曰

雖難卒行蓋少近古故事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得古寓兵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舉行之頗依漢選六郡良家子為郎之制間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於春官春官雜用今武舉法既射然後科第其文詞於是而試之庭高者試補吏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是則庶幾乎古或曰士文勝久矣必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而閑於武事將有它患然則古終不可復興諸君幸相與圖所以稱明詔之意

問春秋以來楚之卿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南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并汾居多熙朝慶曆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而東南之士功業不槩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削楚劍客宣濶弩手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薄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淮

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它復缺略唐府兵六百三十餘
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路夫苟
欲強兵者必在西北豈其民亦不足用歟九州之險捨河渭
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荆揚而窮用武之國莫
加焉竊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之吳魏五閩之周唐成敗
莫効迺若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最
而盜也茗也香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貨之
淵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屢屢無之夫是數者之
利自若也又何繇若是然歟儒者實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
銳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
啓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况以四海之半又况古人有用之如
前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疏其方略以告

問古者重戎事宜亡一關而舟師不槩見於經句哉舫人習
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
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
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為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取給歟而
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兵之役楚舟
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掩以井牧之法治
楚兵賦車藉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
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間
歐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
越國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屢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
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為東南之長而類以
得志何哉漢於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算賦
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算錢

克費歟否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處不
但廬江郡而已也它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
治船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
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
非在官之船故無嗣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
倉卒間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
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
才居者斯其為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抵不以倉卒
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
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
豈尚以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著
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
戎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之云者至

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兵
出討大 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
江海要擊其備嚴矣聞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
漁賈無擬發之常州縣有之興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
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松江自荆達揚許浦之
戍推之松江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
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然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間靡有成憲
且夫治船置卒多靡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償
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檄發閩浙騷然尚循舊貫財成
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母
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問昔者大禹排淮決漢導三江定震澤而荆揚之患去方今
淮甸為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焉蓋聞毗

陵吳興之間淪為沮洳者皆故墟并聚落也棄田積多征賦積減說者頗咎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松江存耳自堤作而江不足以瀉湖繇是歲患滂溢宜決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糧銜艦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傳之速使聘之便捨此無由焉朝而亡堤數者夕告病矣如之何况公堤以東放于海斥往往棄麻沃懋利刺彌衆卒然壞怨譴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諸浦以枕松江之流蘓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儻可行乎雖然當堯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堤潰則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崗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崗之東下荆漢道今蕪湖二州間所謂下塘者可以徑度設若無堤漕將出此雖然曩時都建鄴唯便漕斯已耳今都臨安

雖直為清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場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真所謂枕席上過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何 壞陂堰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毋過數處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為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選也欲阻北道要無易此頗聞今茲豪右之家名田一畝占地數頃阨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強之而歸縣官耶必終然其擾不恣強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聯而可以屯田者未知有也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之直天冒地以要公上俸民之利也為國而利俸民奚以為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為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鄧艾之迹

杜預嚴以成功何敬洙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為耶事有召禍法有起茲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為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商究之有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嶠塚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班固之志素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畫世所論著若白氏之記六井曾鞏之叙鏡湖單錡之論西浙何者所當休用併幸毋略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成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淳樸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為諸侯博為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彙征于時衆矣慶曆間屢出手詔開

天章閣銳然以天下事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為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獨當建議又收用端 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減任子章磨勘謹赦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行笑而醜正者 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 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粹固 或未足數而不自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有可 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疎所以為人才之盛皆可攷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急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言者備陳之將以仰裨今日大有為之治毋易言也

問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間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
自餘豈無渺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
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礴宇內而求一世之盡從吾說
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獨以孟氏為是其果然乎彼荀卿於制
作之原富強之效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楊雄雖不如
荀之詳也如杭革斷鞫所以諄諄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
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
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彝倫而悲末世之苟道韓愈推孟氏之
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孟
氏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
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敢異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
言也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取事物不
知泰山徂徠間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表湖學胡公尤

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効號為學術尤備放南周氏二程先
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小世亦
戶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治効泯然不
知由起之故所謂渺然長思放言太息數世不過幾人而論
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藉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
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為不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
維云也自周孔以采寧獨賢歟其間作者多矣若貌敬口
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
致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
王制議大事儻幽冥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其所論尚未
周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顧多論大體何歟其有得於
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遺變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傳無
一不相似也則委吾心布四體以求聖王之與可也若不能

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者皆罪之書不云乎九川滌原四海會同願歷考作者相與輸中心而講之毋徒游言而已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間錯綜不齊若相輸而不相次何歟司馬兵官也也官之屬皆介冑之士師田之役也今也司士掌群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隸於司馬且夫掌群臣之版與介冑之士不可以同僚也正朝儀之位與師田之役不可以聯事也而周官顧合為一無乃非其倫乎豈以為折衝俎豆不過闕庭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賓贊之儀而後可以治軍旅乎或者以為是秦火之後簡編雜揉然也儻以為簡編之雜揉而今制右選之士言事上闕殆有若周官之遺意則又未可以處秦火矣其推原古今設官分職之本詳著于篇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繇慶曆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為盛久矣趨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橫經於槃周廬可以肄業共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賢侯輯儒先之善筭事闋風俗歡動州閭斯抗脩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葺通壁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西峴首葱蔥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今有鳳凰棲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驚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潭北閩粵群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上閭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見孫皆爾雅



伏願上梁之後群書克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漂搖之患無及徧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平其質薄氣狃誤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迺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曾王曆之初頒雖修故事面天威之甚邇實忱詳恭願哀矜一方嘉惠百穀事闕民命寧使臣露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民被沾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躓永惟返風滅火之祥何啻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恭願

不異壁凡有求於靈惟臣斗筭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心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主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闐闐尚呵護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

桂陽軍禱雨文

其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歲

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未且憔悴夫為吏之

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為斯民病也

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侯明應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內名山川靈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禾且說稿

固宰物者所以謫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靈齋宿以奠侯不賢過而辱霈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伐石撰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怠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孫凡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為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為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字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 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為直方而植 因書以遺之使持白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鰥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佚我歲晏亦二者之功 歸家寥太空儻不離人即為良農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取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右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供養有關者徒二年

勅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關情重者隣州兇惡者千里並編管

勅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殺生人共犯雖為從殺者與同罪奈者徒二年半並許人告若地

分及隣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總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

隣里

勅諸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隣保亦不得告

勅諸事不干已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

律諸隣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竊盜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略

勅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事發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在此

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徭人實同耆地又來往遠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違擾或覓寄等家堯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九有在塞並仰披陳當於當賦自有過差諸縣不能恣恤當以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取過聽見諭幾幾週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貫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孽應副當取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赦文自第五等以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

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取今同眾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為始催理又慮稅戶日前已將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人却被堯收收入已致作名下掛欠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問甲甲內人戶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即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遣官差人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插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插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田賤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會用米減

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粟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
減十二升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
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米減五升省銀
自一錢以上米自一斗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兌得
錢物次第若是正統自足丁辦一年支遣當議再行本縣又
例無名科歛並行蠲減以便人戶若致限滿拖延不肯了納
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為空文當賤以里巷
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耨數番加以糞溉方為
良田此間

不待施糞鋤耨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

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
間所收却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
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

一門房隣里切須和睦莫與爭訟界至田塍各據求業
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訟庭
便妨日子况復般累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
不過十石供輸之外贍贍難豈宜因訟耗財自取狼狽
一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給鈔
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鋪戶等人須是
便取去赤鈔為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慮攬
鋪兜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一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
吝害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隣保追逮證

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妨廢

生借種糧貧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逐年登帶恣為貪婪若貧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即非主客相資隣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產業或瞞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隣或因抱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投印違限之類緣此無賴等輩執占爭論先自蒔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惟憑契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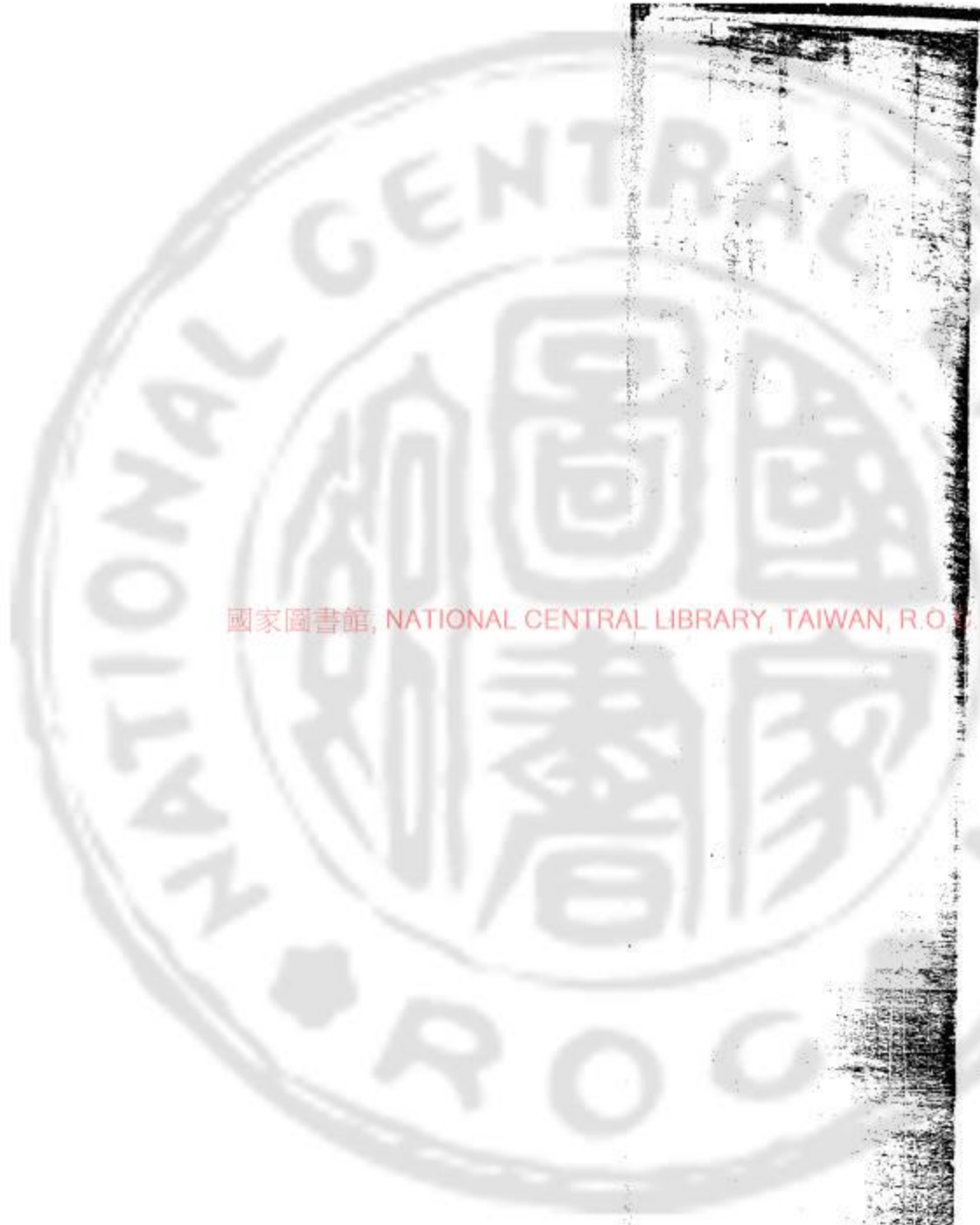
一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逼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須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怜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戶即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人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廛除是般輦綱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無輪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搔擾迺至應干賦役有妨農蚕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速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令後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光居士林君年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為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凜凜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典刑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瞻言耆老潛然淚零何啻此夕

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為俗中更權臣擠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侶之惟公嗣興屹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蕭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蕭臺之下梅

溪之原公休于廬巷無遺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
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
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為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于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
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為部使者有
果言先生將就顧汝某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
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改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既
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某來也比至相待如賓交甚者
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答拜為是懼也又逾月弗敢
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
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遺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况為
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

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共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
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
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為於我師友頻歲而
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謂限遺吾黨耶且某
也因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
今夫沈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
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既開時謂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
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嘆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
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伯如其即戎誓與
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南軒尚
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

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怨莫或瑕駁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卑與人為通抑不立異收聲于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即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波川嶽無與雲雨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徃歲玉山前年秋茂二公云亡今我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為日則淺辱誨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覩有來湖嶺必息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置家有藏書固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昔自言壁立倚天見兄毒潭忽若墜洲毒潭謂何其要日損日易言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奇會稽從兄

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繫兄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願沒生為役于兄居游無以南北瀾湖之上其樂未央為兄食貧去之他鄉使淮塊我客都邑繁名春官驅馳靡及雪川之招豈不欲往有方娘瑣瑣羈鞅會兄來歸我樓旁舍當暑之律相期秋夜嗟我命為此契闊矧今為虐復我中奪魚亦有依鳥亦有群我實何罪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公日徂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數人廼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自為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佛老見奇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此有遺事彼有喪已自兄作興廓之大同以斷群疑匠師泣工人之見之于何不一可以右

左衡從伸屈我窺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不試歎無全材雖全曷謂彼尺可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徒為喬木凡今之人為此隕涕我獨私憂皇恤當世世艱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淑誅之以詩哀哉已而莫知我悲謂我胡為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治蓋各有長矣矜畏潔修者或亡涉事之具疏通雋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而不可羈牽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闢略而廢遺嗚呼安之余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寘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奚望而誰期余將具區還會稽接達台鴈諸山之間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請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于家不利于有司不皇寧于其躬而無怠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寤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今年未四十多病而早衰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為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

祭諸葛夢叟

嗚呼夢叟死生安計昔歲薛殂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絕學慨此存者晨星夏籜君之學問不為運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閔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行以克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暮上下交孚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衆目焚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豪維昔子厚託歸以死君歿見貽琅琅及此微

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几酌古陳奠永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為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半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為樂易望之簡如即不忍去情親語狎間以諧戲俄而肅斂訖者予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暨若夫流離虜園六年方程南望君親生以為媿問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詎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摠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此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街不施其等於官為僚有嚴位置公志等長家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

莫與

祭張簡之

余讀梁簡公大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悅見其行事自叔父一列一席蠹書敗簡祀掃虔歲旦且不懈施及米鹽講若疇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為嗒恨不及梁簡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奉仲母以團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哀子經室自為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歛不憑棺定不相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迺今彌年克具觴豆叙德寓哀因以自鐫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鄭自明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

口士以一死何鄉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聞於賓客斯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為上言之無諱人歎以為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聞其私蓋衛生甚謹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美茵以饋君曰疇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迺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為惑也天嗇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自明余故為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端木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謂其疾聲遽色大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強心於事而敝敝其生歟而端木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

以仁其二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言恂恂至於居為畏友出為博士而取予之際能不以不義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諫之益木訥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子穉旁無強親蓋擇地而蹈報効如此此其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于何文獻奄忽淪替中興斥扶欲起復癡曉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克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長貧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既物論

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為流涕瞻前靡及顧後
孰繼公於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
條歛之身會亦有識之自寬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
吾黨事關海內則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輩至
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儻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
已矣逝將安賴祭具殺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
忍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耶一哀於此酌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嘆尚斯文其未熄燼千載而一旦自
夫孔門之徒盡經術闕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
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於一貫立六
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
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汎觀人物粵自秦漢勳

臣擅其器略儒雅隆於詞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
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
講明文獻以為 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 仁皇繼體之際
庶幾於羞道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群疑而獨辨推公之志
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筭又將會同錯綜招
携集散回萬牛於絕韜手六轡以徐按合當代之玉石出中
原於塗炭蓋自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
識恠伏焰之方煽及脩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健相此音之
攸屬若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達名近倍而實遠溘甘
之先祖望孤征於歎沒參移考斗沒長夜兮漫漫耿余不其
何極訴之人而有恨望新阡而長號冀精爽之一晤

祭朱處士

嗟乎學問散於殊塗而尚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賢

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行誼
可以堪宗端之蹤跡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而樂施予
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輩行而於一鄉之衆未
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嘆而長
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記非士無誄刻之山阿

祭章端史

吁嗟端史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史相爾志
慕蓋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祭
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閻無相寄孥于旁盜騎屋山田園半
荒土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師不以四方誰為夏屋能置
松柏于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史哭
者十九或歛之床或沐之椁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
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泣六雅涕曾未收復真斯俛可無

文其尚恐寫

祭張忠甫夫人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予家耄弗暇顧官
我感夫人為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為隴
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依無能
粥膾亦有將母朝夕鮮老與穉等于家之便百爾好羞不
如式還曾是无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
無類以利言微祿微爵至莫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旃再縻
之祠蓋云惓惓有如夫人願其翦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允
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為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近在乎
媿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卿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祿以為養歟則田園室廬

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為好馳聘倦游而至是與則疇昔端
居簡出雖隣不覩也抑為以資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勢使然
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
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忱卿可以免此而卒以逆
旅歛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為之辨護有婦族為
之受吊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聞之歸其鎮之通
俸為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忱卿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
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孝
友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是習
是侶博良鄙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婚媾夫
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旦旦謀食歸曰是避匪教之素

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聞外之議相彼愛子惟區區是遺靖
惟夫人厥婦之懿自我來壻不見前作夫人猶存可以觀略
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文而誦夫人之賢尚來
者之知昨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戕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秋
毫孰如簡靜曾靡殫勞亦有崎嶇暴衣露冠胡然深居而祗
自殘薙草彌原櫃玉易毀謂天昭昭莽不可理我生空曠多
朋為富比年不圖交吊繼訃匪我私哀善類之憂息子是懲好
予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兄訣一語一止豈無胡者
終也瞑惑世有權衡誰為喪得吁嗟諫卿蓋事蓋棺誰理吾
黨聲為爾吞

祭張忠甫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毒縣百年之
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群聽
以驚有譁咲譏不悔不傾卒底于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
人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衡門
重於公卿自昔蓋推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有憑我媿則
多事遠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割絕
肺肝放像俎彛其為銘文刻切恠竒葬視其穿風雨必時今
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斂之祭以今羞雞酒瘞瀉
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以兕遭時之偷交道日
衰我不能惇又以自規唯是子凡昔在寢闈受君託言永天
弗隨吁嗟忠父其尚肯來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

祭沈叔阜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年而夭矣豈惟家人蓋鄉黨隣里同心悲愴也嗚呼萬事如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可追往者已然我不能規文以自鑄

族祭八一叔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蓋嘗深居燕坐玩意緗素娛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輒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苦族有喪故曾不渝於風雨必躬問而身助若迺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弥歷

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慕着旁洽於弟姪一色笑而匪怒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決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胤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踣露究人事其何闕養蒼蒼之難訴觀其前十日而戒客却私垢以密布紉兒曹之奚擇曰阿牙其可付余聞繼宗之子經禮攸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為諱苟牙也足以汎掃門戶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當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遲暮之一老之導前嗟衆釋之失措此其等所以羅極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推什

祭張國紀

嗟乎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夫兮淚懸河而何乾招子之魂兮冥冥其安逝托子之孥兮交貧

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途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愁苦兮弗蓄與害曼膚兮異食銳頭况兮無蓋仁三族兮報之豐自營焉不延厥世以余講聞兮籍甚於目睹兮每背至國紀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茫茫豈天若不謀或邂逅兮聖賢以為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十勇兮九悔誕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酌

代兄祭林承事

維公幼躬植門自約而羸爰始為儒被之家聲閭閻無漸鄉間有稱昔者婦黨缺無侶承克立之後祀事有憑昔者族黨伯季凋零輯其孤孽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苟或一觴則為善士况是合并柰向無年雖天真冥嗚呼方女既笄實繁問名公為相攸莫如書生我時解居少公數齡廼以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婿而如輩明自其室事來諮來評有不釋然輒以

我平頃我屬疾中寒善譙公亟問拊弼時不寧及公昇鑿省
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夜船誰無舅甥所感此情雅有室廬
可以止興新有子婦可以使令柰何無年胡不涕零剗辱深
厚此酒恐傾

祭鄭龍圖母夫人

觀嶽者於麓觀河者於浹猗歟夫人克生二子夫以龍圖經
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紫庶忠信邁
往而絕出又為當世雋傑之士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聚
然房中重英襲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倡之者矣至於龍
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為之歡而亦不以景元之負
志流落不逢為耻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夫人取焉而亦
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人之急難為非是則其高懷遠度兼
識一丁之才往往摠攬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夫人之

哀自喪伯氏仲懼弗任誓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
一笑不遠千里今也壽終孫曹百指棺槨衣衾聞者興起永
惟人生及此有幾然景元猶哀同憤悲自謂遺憾蓋不但以
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某等蚤游門墻欽誦儀軌以受祉之
既多而哭少於餘齒且歲籥之四周九奠竿之三跪宜盛德
者不然將永傷其曷已况有感於百懷曾莫殫於一紙

祭梁丞相

麟鳳不擊帝王瑞之木德為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為舉
首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休嘉靖
此民澤農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枕下忝彼有言戰此
有言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公曰賞刑
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
略淳熙無為從容其間不競不隨上之答言下之缺望弗及

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劇公歸已決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
于領祠至于賜第宿留經帷愈好勿替我觀自昔蕭曹周召
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拜命禹宜師宜保薄海有恨公不壽
考公不壽考薄海恨之矧如傳良辱愛辱知爲官窮楚遭歲
之繆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諫太史有傳迺如斯文聊
以哭奠

祭劉子澄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祿爵積之身以力又試在邦
其大略我持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奚作若夫朽企慕於前修
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
心悵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
切磋收後充於戲謹向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然酒
之可漬將陳根而亦哭

祭蘓訓直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年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孰問孰備次
詮如公幾人庶幾像賢然而位不過外郎而僅止中壽是不
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于賞延崎嶇州縣曾諱自言晚以民
庸著之淮壘積有令聞爰始綜銓向使第公之文少而騰騰
則于史觀則于詞垣何處非宜而躓莫前則天之齒公非適
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鼎彝所鐫比及三世中更百遭維
先大天義不附權天下寃之臨汀之遷公論既開忽諸九原
凡是天理莽不可言某幸茲為察情相後先即之謙謙聽之便
便一日不見而我棄捐寓哀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勝有淚
如泉

祭張蓋阜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為而贊出

忠甫肥遯而孤騫雅矢寬夫接于英躔亦有嫺姪擊華滿前
我來雙清詩書之淵子並卓妙齡玉潔蘭娟前規後模足不及
屢既而諸老淪亡松凋蔓延於赫家聲寢以弗綿孟章承業
近將誰愆吾學未就于何食眠習為文詞短章鉅篇駢不可
羈闕略注箋及試場屋句磨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衆憐屢嘗
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親九泉晚
喜世科至於潛然而其料事察於著龜憂時過於貂蟬每一
發憤于酒是便竟成沉痾殆若自捐嗚呼孟章工於成家而
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是謂賢
我妻厥姊見推師傳忠何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書之
書筆墨倒顛屬予以婿抑何惓惓會余東歸與此殯送其未
爾悲為之天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豪何以觴客取之食
祀殆將兼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旦每興視夜青燈
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嘆苟余飢渴則自泔爨凡我族居以
私為公凡我嗣息以異為同亦既聲名胡謗是業亦既靡仕
奚歸匆匆雖則信已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凡心曲知余孰
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舍我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所愛
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昔之夢雲鸞下逮夫豈凡骨而及斯
賚余亦宵夢殊庭祕嚴有二黃冠縞衣澹澹求子食器與子
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妻
情失此益友強欲述子悲掣之肘尚圖能言託子不朽

祭林懿仲

我老哭子云胡不哀豈以斯今微子之才有才如子學以自
培少却寘之辟雍蓬萊而年不逮公論之開是懸於天我哀

何哉我懷古人風凋詎零匪無群居謂為友朋亦既樂推
而譏評亦既洽比俄而背憎誰其廿年篤師一經九日同
門視猶弟兄毀譽合離弗移弗傾譬彼松柏可以永齡則知
我哀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潛焉曷昧屬我悼內拊棺未
曾今辭酌之尚其歆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

祭瑞安宰留公弼

吾邑之難聞于浙閩有解一區洞無門垠籍入誰家何所就
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今日敲朴吏加斧斤沒無完家帑無
見縉累歲于茲交相為負間有惠令不怒以頻譬彼沸鼎而
忍益薪匪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弼飭壞為新一術不施
笑言津津役戶晏開吏袍前陳州家曰能使家曰動且以其
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圯為荆榛忽焉山立曾目不駒以
長材與意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輯睦怨慝整齊

君其間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何昊昊自君屬疾愁聚為群
識者于鑿昧者于神冀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
巾我忝同登晚交益親况此酌別不知所云峴山之石歸然
嶙峋尚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潘省之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未顯掇巍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博求
三益以淑身惠分人而清約嚴律已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
心許擇冢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遜旁枝而圖新皆在昔
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迺具美而弗矜矜爰好修而益振自發
軼於州佐亦彰纓於京塵有衆允之嘯拂無一疵之縉磷雖
混迹於堯庫遂揚名於縉紳及兩鬢之已華領社縣而獨欣
棄訟詬而弗設惟經師之是遵叅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
嘖酌民言而徑行或黃堂之未聞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

敢云積業陰之劬勞忘相內之欠伸俄遺恨於偕老遽傷和而損神嗟乎志如公之濶遠行如公之真淳儻少假之歲年得策足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群駁以為純忽兩觀之旅歸徒夾道而酸辛某嘗同升於仕版又洽比於昏鄰方欽遲於晚休尚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涕泗之沾吾中也

祭蕃叟弟母夫人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負米而不得與其子共祿於三釜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偕老於五鼎自古賢者固多遺恨吾於吾孀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一觴之奠永隔千古嗚呼悲夫

祭沈次卿

吾每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云亡

官無諛咨之助士無切嗟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注行可蹤跡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于幽仄相彼後進車馬赫奕常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觀潮競有古栢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治草具屈為上客我懷則多豈以飲食曾謂背面存亡之隔文以哭之未敘潛德匪無強宗為刻拳石

祭豐山陳國器

嗚呼自昔格言誰敢

種德之久仁及閭巷悼內屬

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觀氣貌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不見呵詰是豈不足以壽歟食飢衣寒勿問踈戚東塘之成通國利之是奈何不享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理茫昧世

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益然春和無以致異而質
觴未舉哀絰相尋行道嗟涕殆未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歟
豈禍福無端而自昔格言姑以為訓歟胡能籲天寓此哀奠

祭朱文昭母夫人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沈通塞之變多矣蓋僅有存者
率一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否則
其子若孫以其父祖藉口為謂以請見而非其人矣況於其
親則又凋落至闔郡或數百里間有人焉以余之少孤不及
奉其親苟聞見之則未嘗不為之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
嗚呼今夫人氏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為諸
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無分
寸之柄而吊亡悼屈孤而惠羈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
也嗚呼何其整也余自羅掖垣謫籍弥久夫人以其女孫歸

為吾伯氏婦傾烟飾其行輟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難辭
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闔郡或數百里
間見吾友之親則為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宜如
何也春有饋絲秋有饋鮮果菰之實凡美必饋問其將命往
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衾撫棺無及焉
德布私非文安寄力備言略尚昭鑒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誌銘

徐叔榭壙誌

叔榭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則之周氏婦黨愛叔榭留之彌
年不使其女行叔榭客久念其親嘗欲得余書風刺之檣持
白其婦翁媪以乞歸余以叔榭意為書累百言道其主母老
矣父母日夜望叔榭以佐其歸決叔榭於是乎歸而已病矣
余與叔榭同乾道八年進士是歲絲鄉貢以第者唯叔榭一
人里中慕悅之奉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各各
其子弟謂吾之不如徐君也今叔榭調長樂主簿弗及祿兄
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為之愁苦無聊累月而叔
榭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榭名榭温永嘉人一子才周歲
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壙帥其同年進士請墓于郡太

守得某鄉慈雲院之後山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余悲叔稱之
觀之怨也故為叙其才與志尚不愧於親者如此因以為銘
云

林安之墳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溫瑞安邑人父克賓母王氏安之以淳
熙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于邑
西偏三里之橫山余既為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墳不可
無識也蓋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及屏
仙巖之陽至者蓋十一而安之實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
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繇太學還過越安之
猶栖然凍餒逆旅以蟻將行天台則安之束書僦僕矣余慕
安之勤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却不與偕以至天台安之已瘞
容倪立戶外以請由是不以沙事物毫抄分志而趨於學矣

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士
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為之擲悲夫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叔特將葬其內趙氏為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而拜
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恙趙
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字尊梓時節其服食飲藥各以意禁嗜
無墮缺不自事游飾惟賓祭之饌腆潔必致訓齊兒女色莊
如文人至今僮婢則以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
人溫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耆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
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
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日壬寅朔葬于永嘉縣建牙鄉鳴
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輿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
中清獻公之子岷來丞郡夫人曾大父岵從公問家法繇是

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霄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
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矣余娶城南張氏實金與出昭
子而下又從余將皆辭不可遂銘之曰
維系之无維習之戚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諱發從溫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
君諱襄通判滁州君諱宗正少卿君諱襄兄弟始著累贈
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
以幹辦君之子為後是為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
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
五年後六月丁未卒于官所十有一月辛未歸葬于永嘉縣
次臺鄉梅嶼山先兆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最
宗問學于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往還全

真雅從隱君子游間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家余固心
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適赴調又館於余
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日死時少賓之從弟千秋
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為是官使來換縣主
簿若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昔授福州侯官尉
推千秋嘗適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忘恙乎曰
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
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篤行全真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
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任疆年三十盡捨故
交竊聚糧走千里見黔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為
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罵市難近即所可意復危坐
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
懽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蓋留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

不以語人迺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唁不嘗出門者獨旦
暮與士龍孫處厚子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
爭趨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為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
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大慶觀故相秦公在水嘉聞
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輟也秦因誦
宋句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旦日且不還謁秦公
再相有以君為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
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群盜僅得官以死少卿
稍貴亦坐言者謂尚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
益壯連調官丁內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死矣
胡氏父子蓋如是宗米乞銘其可無辭叙哀之手宗盡得外
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
璞也而或以為珉侶也而或以為真徒以屈伸云誰不泯吁

嗟乎少賓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脩撰內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
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繇是與聖嘉往
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因不復娶以與
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
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
處州州學教授遇 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
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衰經面墨拊膺哭拜曰某
不孝其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
吾子以究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未就會罷
官東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
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熙寧變古

後法不以主戶敏愆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西少
州縣不勝其故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詘與齒也公習見
前事獨堅忍不脅去以陰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
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惠愛於乎使
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
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
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穎昌徙發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
試不利不愠與人交非輩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
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悅嘗杜門讀佛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
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節
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
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

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為其
歲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著之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
歸二十一年而叔祖父卒塋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
夫人卒叔父某以淳熙七年十有一月吉奉其柩柩于山陽
之垞蓋夫人歸比葬歲復庚子矣叔父泣命 某曰吾葬以
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 某不逮事叔祖父不
嘗見夫人為家婦時事而見為母父是時長叔妣亦孀寡家
日落二小郎鼎盛門戶冷熱異夫人中處與外絕獨教子讀
書一女愛甚擇以妻國子進士韓公稟婦子或微過但色不
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隣未嘗聞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

秋毫損於叔祖之舊叔祖諱某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願其妻若母者
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以
八年十月庚申葬于永嘉縣建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
薛氏三男琳瑜璋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往時吾鄉尚
名德貴門地士大夫不苟為婚友永嘉如草堂先生張子克
氏經行先生丁某父氏瑞安如唐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
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數君考諱光庭娶介夫之孫文
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仲姊歸遂行
之孫君三歲喪母十五喪父家益落而迄以讀書屬文得官
居有善譽出有廉績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召林張氏

以其子為寄兩家合教一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
此君借計書上名于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為可見府君
地一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尚於君故有感也余娶草堂仲
子思豫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繇成就如是而琳
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瑜也將葬因述君官政家政累千
餘言以乞余銘余嘆曰士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
孤兒受教于外氏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維古論人必某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厥考好述臣我銘
旌之後為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
貌沈沈偉然丈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官忠
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官達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著

儒效遂棄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為事蓋晚而學
詩書誦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羨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
激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以而理以孔門之所教而傳也蓋
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歲忠甫謂徒費縣官
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
合至于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
哀恫其身者實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追古輩好繩
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為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
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為之治衣衾棺窆絀巫佛強其為此禁
其為彼人頗謂惟至交口唾罵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厭予
也及見其躬行極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敬尊信其說有從
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議也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
不身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於閭里後進隨和唯諾一若

庸庸然吾何賢哉嗚呼忠甫蓋已顧避龜勉如此猶久而後
與鄉人合使盡已有邇人必且大恠宜愈難合使得其位施
行之則必恠之者愈衆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
意恐窮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
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
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平
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
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
不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娶潘氏休寧丞尉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
十有一年乙酉祔葬于吹臺鄉桐嶼黃夫人之兆實淳熙八
年也二子九凡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宇進士劉嗣信盧
迺粹吳潘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皆銘夫子無

以易若者然則其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為為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為為利也我
師百人孰今不棄也猶有鬼神歿其寧于地也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子端已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
旦日亦凡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今將誰糾合以卒業夫
于宜聞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即往之其廬會哭哭皆盡哀越
月端已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兄之子士則後
祭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勿不任事諸士分治其喪
紀而端已實刻其墓敢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
叟詳用中平陽萬全人考諱某妣周氏恣聽端叟學端叟從
余游最久又因余之金華依呂公伯恭之雲川依薛公士則
而其名遂載於人口耳性溫良沈無不愛於父故能分酸

於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役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
定為期會程式稽攷有誚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
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
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吊聚哭為
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妄得之
耶若是固不宜銘歟娶葉氏先卒有二女顧言以季歸諸鄭
氏姊之甥長托之友友合謀以余之兄子師宇為之媿蓋端
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壤隆然者吾端叟
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

朱君佐壙識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君佐溫永嘉人考永妣王氏享年五十
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夫以汲為已

後晚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天陳氏為君佐之愛光孫也
也以拱源為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
皆嘗薦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蓋君佐卒七年及始克葬于所
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為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
姑也予方哀宗淵呱呱二女莫適顧託於是感余姑之經紀
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隕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
諸窳庶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
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有二月庚申

宜人林氏墓誌銘

建炎間天子東掖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蔡
確沈與求而其一入監察御史諱惇禮者福州長溪楊君也
御史生績今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興宗嘗為尚書郎出知
處州徙嚴州余所為銘林氏宜人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

母也蓋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連以郎官
御史召不起晚日益窶興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
大父日夜念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
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興宗不善為
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嫁橐費且盡而劉氏姑
死吾父至無以買棺斂哀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
吾頭上一金釵乎鬻之而棺具興宗之為太學諸生也使遺
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興宗之得樹立其身
以答元母者宜人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問養生於
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即將
順毀飾飯菜為浮屠氏學以迄偕老烏呼以大父之不樂念
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託言無咎興宗悲不能銘若遂不銘豈
唯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

大夫林公祀之季女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士而余又辱為
門下士夫論述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抑
余志也宜人二十三歲嫁又四十五歲卒一歲若于日而癸
實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萬章孫男女四人銘
曰 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
之榮龜井之原今為此銘孰無人心其永勿傾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溫字嘉人姓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教授闕卒于家大父
機父立已戴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
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蘊抱貴不為人知貌言詢詢若庸人
然見之者以為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問所為文何如但謝
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為
其州戶掾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至再
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化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
入太學同為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
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况他人乎顧端木亡矣意所欲施
為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不與

書傳間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木為吏三年守業其力然往往欲挑動之使自有言然後薦舉之近制選人滿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言此其視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耻矣少得疾良已比罷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州司理參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敦書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月一月某日宋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柩持柩于屋前山之祖塋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某能左右其女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為之銘銘曰有相其孤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比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陳子端已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氏余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迺即館中越五六日請不已頃嘗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呼暴語無弗交之色於是端已請辭曰母氏歸為冢婦逮事曾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居九五十年矣一侶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為銘首余曰吾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之何銘如是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幸甚其葬日淳熙十年閏月某日其地所居萬全鄉管輅之葉原其壻朱次宣子明畏端已彪也端已從余學彪為比丘

林氏達墓銘

民達諱忱姓林氏溫瑞安帆遊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闢閭女適章紱孫男女八人聞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于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茶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窆于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為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立門請所使久不能遣吾內慚於是夜為條處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為取以華為儉以善忍為斷童僕鷄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菘藝之各遂其宜亭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為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其度即得為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曷可少哉民達

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大不但如民達者何限而世常有之使之患余所以感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為路七十里土石墊陷行者病溺更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為式庶幾當官者見知有氣力補隨和以自托不朽而亦弗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以見世而不遇者皆錄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鄉諸生能自表見者為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繇是東陽學者視它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談一日以謁至余望見生容止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甫所遺書果道生之父善教子逮學於伯恭甚久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伯之學伯之之學蓋亦本呂氏書又言逮至今能卒乃父教

事諸成。殷元教令為學不懈。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
顯。繫風俗如此哉。生以將祔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
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為銘。且杜氏之
銘。併著夫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
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
諱松。字堅才。曾大父滂。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徙。娶之。金
華。蓋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以善輯柔其鄉
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丑八月壬申卒。越
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寶山原。五子女。四人。
婿郭江。輩。蝶。餘未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祔以
君才。力曾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不可得詳也。余聞志莫難
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內事治與學士大夫無異。不
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藹然其方興也。斯不謂行於家乎。入其

朱公向壙誌

國欲知其人。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教為余言。
宜銘斯。不謂著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
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惟故。
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
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朝。而後改葬。重動
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
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
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
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為
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朝。而後改。是

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親微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又何也？吾友朱黼，使來告葬曰：某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某月日卒，祖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矣。今為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于邑施巖之西原，以先君子柩去墓百步，得中嶼，又以葬諸母兄弟九四，柩黼也大懼不克，如禮經，惟先生寵識銘之，以免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之曰：暴吾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之治命曰：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側。他日葬我，必以而父柩黼之言云爾。誠如黼言，其王母以柩葬為是，苟柩葬雖死樂也。其父以遷葬為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蓋聞禮

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說者也。黼誦斯言也，以為稱首乞銘者。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為斯文，既以慰解黼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黼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陞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黼早卒。四柩之所謂弟也。女四人，適某人，某人一為浮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楊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為知名士云。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嘆天下之才有不能以文自進而老於閭里，蓋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厲汪萬頃為其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為人同父，閎士多顧少許可者，而萬頃雅號長者，不侵為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貴，鉅萬中間少覓地米，益靡密愆其

故嘗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彥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其家以戚吾親也迺一切屏故好昔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為桑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隸農同湊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彥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為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文刻之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不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偷怠不復自強以至於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彥功諱某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為遺戒事詳整欲以七日葬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僮僕之曾服勤者相半蓋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說得年六十四娶黃氏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芳廷廷廷芳女適新嘉州錄事參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亮將仕郎曹致中黃公黼孫男女二十有四人曾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敘鄉里具同

父之識廷芳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為之書曰余聞東陽劇難治而巨室為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朴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興其家一以農圃為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為吏者類以擊強為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為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為銘云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溫之平陽人子誼吾友也乾道八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為賀未幾連哭吊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為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且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卒甚今十三年矣皆為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詎立

朝稍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群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卒嗟乎士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惠故交編至此余故於銘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緣歸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廝役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蓋州間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為但公天下之七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但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擇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即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歸後蓋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誼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米墓鄉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蚤卒於是附銘曰
天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歟

惟其孝慈足以有此萬有千載誰非人子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與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於新歸唐嶼而廬於旁唐與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唐與西三里繇先生而下再世葬梓與其孫諱松孫始附唐與之墓東百步曾孫諱仲損又附墓西一里所九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懣載將奉其母柩合焉余乃為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以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况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婆娑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床瓦豆具酒款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趨郡是時

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
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華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
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
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其後春秋既為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
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
然為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
封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
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
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也
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
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此戴
氏三子諱師願字幾老師孟字醇老師韓蚤卒幾老醇老皆

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弟失其行事醇老一
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少孤母曹氏改適城南張
公子充嘗舉八行為國子學錄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
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懽其尚氣節襟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
修整又甚相侶然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盍從以如
我思豫曰吾母也吾兄盍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
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偃僕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即
不相取下語聲驚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為文
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
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
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君修先生故事保
丘墓善風俗自號允光居士然至感憤為詩每一篇必曰憂
邊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刑但曰

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違事曹夫
人喬年以乾道四年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
四十二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
者是為仲瑱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
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
是侶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侶東美也其親戚相馴染率
恩勤侶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絕有吊慶事父兄子
弟皆至忻戚盡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出母空窮不恤
炳之與婦沈服勤未盪以盡歲晚之懽初萱堂成士大夫多
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萱堂林家云
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
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卒年六十有四三子懣載懣昂早卒一
女適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今仲愚也二

子昕克蓋新歸墓先生之卜葬其父也以嘉祐母以元符相
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為乾道四年十有一月甲申而喬
年祔又五年為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祔又十有
二年為淳熙十年十有一月乙酉而謝氏合于喬年之穴又
四年為淳熙十有三年四月癸酉而沈氏合于炳之之穴凡
一百二十有九年之間三兆六柩而幾老之子諱壽孫字稚
仁孫興祖字慶之醇老少子諱時可字叔遇孫諱誠之皆以
序從塋墓下而不得其行事故不著餘則祔梓與

陳 某 曰元符至今百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五
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載也從余學又以文行
見推於其友人以為林氏必大也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
者如此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擴誌

公姓薛氏諱良朋字季益唐補闕令之後錄闕徒溫其在永
嘉則諱弼官至敷文閣待制在瑞安則公官至敷文閣直學
士蓋中興相望為名臣公治麗水有聲薦入胄監檢法御史
臺丞奉常為尚書郎選知徽州將漕江東二浙守臨安府擢
工部侍郎遷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荆南成都制置四川食
祠祿于家十年以淳熙乙巳八月卒年七十階通奉大夫封
永嘉郡公贈光祿大夫卒之明年十月孤某即所居里之子
與京公所自為墳葬焉前事二孤與壻校錄公言行一編屬
某為狀感雖生後然與公同鄉晚數得及門受教又雅從子
姓特以所講聞視今錄尚多闕惟狀當上太史氏謝不取草

孤泣訴美日淺采獲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乏請書其繫納之
齒而狀其日於是識曰紹興之季年朝廷更用二三大臣
所汲引皆當世之選而公由叅知政事辛公以進及今上時
陳福公相遂班從臣觀人莫若觀所與公所與何如哉方扈
蹕金陵佐戎淮甸天子召見無虛歲人人謂才欲有所撥煩
必曰薛良朋也治且安久先進多凋落而公亦老矣歸故廬
深與人絕短衣幅巾往還樵牧間公固自忘其為才而上時
時記不忘也至其以荒政修進直龍圖閣三抗章竟不拜官
同產子二人而不及孫則又過人矣曾大父某大父某承
奉即父某累贈正議大夫母許氏故右丞忠簡公之姪女贈
太碩人娶章氏封碩人子男二人珍宣教郎前知饒州餘干
縣琳宣義郎新知福州連江縣三女適林壽攸政郎新監左
藏封薛庫門章伯魯迪以郎前臨安府富陽縣主簿戴聞之

宣教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閩之淳熙二年進士孫五人及
官者二人

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民字季陽溫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夔字善
仲為母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間相與門系皆曰闕
徙也或曰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稱自平陽
使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耐也自今
國子錄謙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棟始
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棟季陽子也季陽與蕃
仲少小同受學皆不類凡兒一為大官一以布衣老鄉評一
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為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蕃
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
左右逢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卒也

會蕃仲萬里使虜中季陽治衣衾棺槨華好而哀稱之蕃仲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後名士游棟舉進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不待次得幕府官遂食其祿遇太上皇后慶壽恩亦新得初品官季陽始念不在官與祿晚頗奄有之死之日四方士交感來弔蕃仲亦一幼子登科然不及見由此言之季陽為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宰意竟歸嶺街不得施用以歿季陽居鄉棄負振乏唯所欲鄉人有善不善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祖智祖稱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栻松棟二女長適項賚幼未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奉國官舍先十五年周氏葬所居帳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卒之明

年十有一月己酉李陽尚多可稱事余但道其為人父子者如此以解言者之蔽塞棟等之悲也而復以是銘之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行也

修職郎呂公墓誌銘

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為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間至郭外所謂報慈菴者則公父子所嘗廬墓處也杉松夾徑鉅竹千百竿如拭有泉琮然出兩山谷間菴在泉上前有大石立平地可以相隱避為娛嬉三旁置亭曲欄高下緣以花卉公以諸兒領客危坐誦佛書過午始出戶余往來新昌三年見之如一日蓋公之皇考君諱蒙嘗葬其親於社潭之原去家三十里茆舍墓下久之不遷公憂懼即所葬皇考妣龍巖之麓為是菴以悅安之皇考君終焉几蔬食四十年也皇考君卒公以其喪合葬於是而悲

墓如其考僧有年七八十歲飯此菴相顧感嘆蓋晚而後入
郭內居公父子以孝慕稱問里皇考君坐逝公享年七十四
亦寢疾五日盥漱櫛縱乃逝溥熙乙巳二月十日也孤元之
將以丙午十有二月某日葬公于郎柯之陳巖其第聲之未
乞銘銘未就聲之不勝悲余與武弟同郡徐鉞王自中彭仲
剛徐誼蔡初學皆以詩悼公是歲天大寒雨雪甚聲之扶服
幾千里空返既葬益請不已事死如呂氏父子孫三世亦罕
矣宜為銘公諱琰字德文以子遇 太上皇帝慶壽恩復遇
壽聖太上皇后慶壽恩封修職郎五子長元之連二舉鄉貢
進士奏官其第三聲之也亦兩舉國子進士某某成克家
二壻吳敦智王師望孫男女十四人公娶王氏封孺人賜冠
被公喜教子孺人能成就公志故諸子各有立孺人先公生
一歲後卒一歲今同穴銘曰

瞻彼廬矣龍巖之原公昔在矣誰無子孫瞻彼墓矣陳巖之
下公今亡矣誰無父母

徐武叔墓誌銘

余嘗惑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為一傳其世相去遠事
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侔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
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嘆良史之筆取舍固殊
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
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略附名
申屠嘉後各不立傳二子特布衣爾他無所繫見後以書一
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
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軋道之
庚寅年知州大饑米斛直五六百錢守丞諱言上且諱人言
遇道堯即陽不省衆無與畫此者武叔以書抵行在所之舊

言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為右司郎得其書持白丞相虞公并
父也詰朝奏事虞公出武叔書袖中為孝宗誦之孝宗矍
然變玉色曰永嘉故樂土柰何使至於此守丞為誰乎朝罷
趣上其名銜即日罷去更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米以贍
吾州州人獲免於死亡當時識者頌樂道其事有以都司肯
齊人書詣政事堂白之丞相丞相肯袖懷書至榻前奏上上
勿問所繇來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竊又有憾也
虞并父相欽夫為宰士微武叔殆不得事情於千里之外彼
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重於請事武叔
書生也枉於場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而動千乘之聽
士尺寸之柄而全闔郡之民嗚呼豈非賢哉武叔死其孤冠
來乞銘余故不辭而又不敢恐俟其事使武叔之可以不朽
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武叔諱鉞姓徐氏

其先入閩家福之長溪赤岬山赤岬從溫平陽至高祖始為
萬全鄉尚賢里之族祖諱隆父諱凡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
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比武叔家益大交游益好娶嘉慶先
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宏容寓定冠進
德壽宮賦得試禮部宏中淳熙八年進士科今為潭州州
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
煥一尚幼初沈夫人卒葬于瑞安常寧寺之後山武叔年六
十有三卒於淳熙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
十九日合于夫人之兆武叔少穎脫儔伍博讀而豪於文章
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趨義之急然公於戚否至衆辱
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聞已之過至於羣居賦詩飲酒無少
長疎戚輒與傾蓋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後知其切愛之
意非欲多上人也余習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遊

迨蕭寺者容貌魁梧偉丈人也意其為武叔俄而長揖余曰
子陳子歟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恩授承務郎再
授承奉郎吾黨甚惜之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平亦
亦既可圓褒大之運我獨不敢疑

陳習之壙誌

吾友陳謙益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敷文閣直學士薛公
良朋之姪孫女知蕪湖縣珪之女生子男五人蒙晉師賈其
第三子煥為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
聞人習之雅好修嘗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
歆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淳熙十有二年正月
丙午卒其卒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于所居
里潘塔山之麓其僚友林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

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名附於後陳氏世家亦嘉縣其鄉
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朝卿字春卿姓潘氏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鵬飛少
南為輩行以諸村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叔父亟
稱同舍生則曰永嘉二潘公此兒時所常常熟聞也少南每
過先君子則館于叔父之心遠堂嘗賦詩焉諸父下世而詩
不存某蓋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所聞語恨不能記所謂心
遠堂詩者公欣然為誦之且及少年時羣居事迺知諸父之
言信前輩尊守其師說不墜忘如此而甚敬公公學不但為
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列秦太
師之專也私場屋有與其子少保雅故能不以糊名即上第
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嘗從容諷公附已公謝不就

已而少南以忤秦意逐矣荒公遂一語不復及塲屋矣以其
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鄉黨他人德色公獨易易益
好讀易一旦課一卦室以家名齋以復名堂以視履名園以
觀頤名其既甚敬公又與其子雷煥同為乳道士辰進士雷
煥掾宣城丁母何氏夫人憂其遣罷丞三山時時相往還間
從公蕭寺中和所詣處令人深省嘗與士友十數人造其門
午夜坐客醉淋漓公年已七十餘獨巖然無倦意立波作雷
煥即所館治藥作粥糜客問夜者公起居狀如何得無勞乎
則應曰大人趣使來焚香課書良久矣由是益敬公父子始
約以兒女為兄弟紹熙之元某官衡陽遣其孫子順來成禮
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以子遇 慶典累封承
事郎致仕賜緋魚袋子一人侍衛州常山縣闕一女為尼孫
三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蘄老二女孫長適直隸國關

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四子處仁一未行雷煥以三至
十二月丙午奉其柩合於所居鄉橫塘何夫人之墓來乞銘
景早哀善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者率不克即如所欲於
公為諸父之執為同年家文人又為息女之尊舅卒不得臨
葬不得遣且吾女不得一日奉盥匱也而悲以慙遂強次之
大父彥先墓誌在忠簡許公景綱少伊集中父安中墓誌在
少南集中二文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兄傑也銘曰
維祖維父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尚亦勿敗

林懿仲墓誌銘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懿仲
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涕之出也
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貫累鉅萬而急教子
長願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

士第而林氏遂為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之他則亦憊旁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時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間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時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比懿仲二三子修故事後一輩翹和之而復知有師待星子主簿闕即不專習舉子一經口自為程以若干畧課其經又若干畧課其史而後誦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掇取其說間出已意往往與經意合蓋晚而後詩寢工懿仲才辨治能處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宦達有聲譽况務學善不矜術善養諱人短長與之者衆宜益顯况其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持為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習子著子潛子簡一女適陳益崇孫男一人子習以一年十月癸丑葬于林岱山來之第

余嘗為其母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廬陵楊公萬里敘其世已詳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為憚則必嘗以為悲也孰全以歸蘊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嗟哉時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誌銘

沈叔阜壙誌

叔阜諱昌姓沈氏溫瑞安人泉州德化令希尹之子母林氏後母張氏德化公始識余亟以叔阜相從問學為請常常語人吾兒異日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阜與今提舉福建帝平茶事蔡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叔阜迺早夭故汝海制置叅議徐公履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交老彌好德化卒徐公自通守信州歸於謀於家人以其女妻叔阜生三子建衍因一女因為從允厚之後徐氏守視其孤自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至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克葬於永嘉建牙鄉丁公村淨名院山之側實德化墓下云

族叔祖元繼壙誌

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固義里譜九世傳良生晚猶及諸祖父行皆享重不察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取少傳良及詳其為人望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而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尚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為具燕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費倍於疇昔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弼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宗說宗澹宗洙宗汾說早卒宗洙為兄之子方中後澹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縉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于所居里安仁山之東趾傳良嘗聞之相妣吳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築府君遂得有其一礎傳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傳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嘆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訾不朴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娶孫氏生一子諱季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和中字敬之一女適黃廷謙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為兄弟安國以為然故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能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繞三間

後二子合為數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意象甚美有
姨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後言然安
國雅好佛特謹畏非習吉一簣土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達於
觴詠靜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夫
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固年五十有
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
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
二女適諸葛說林昕敬之娶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
子卓初府君妾孫夫人于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
與茶尖對峙為六窳他日將以婦子左右象生時夫人未合
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月二月壬寅從夫人柩慶元二年十
有二月壬申而敬之祔傳良欲銘府君久以宦游至是而後
銘故并書之銘曰 豈不以為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為能能

至鮮也我苗後人種之遠也燕及草木不可剪也

族尤際可壙誌

府君諱瑜字際可姓陳氏溫瑞安人父諱孚母史氏有三子
府君為季父卒府君最善事母在母傍二十有五年供養如
一日府君性多病率數歲纔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隨母為
娛年四五十時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節不下咽輒廢匕筯
母為之強飯一年八十有八以紹熙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
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有二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
師曾師濟師復一女嫁許仲淳三孫樓夫人後三年以慶元
元年八月丁巳卒師曾初未得卜藁葬府君於隆平左院至
慶元三年正月丁酉遂合葬於西尖之麓

高光中墓誌銘

聞有隱君子曰高光中長溪桐山人也光中嘗入太學登第

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故隱者也以其德足以堪此名
余故從而名之也光中初調餘杭尉不肯為勢家所撓尋以
護細民不遂於屯所官見中傷罷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
丁母憂遂一已而所識為中

缺都官為授

衡州司戶也 光中志已決矣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地以
為高則玩世以為適不然則故自污辱混迹於屠釣粹有所
動於其中也 既嘆嗟詞氣第然矣以孔門所論次荷耆耦耕
之倫皆豪傑之士也而其言蓋有所刺譏是有不自得者也
凡不自得者皆咎根也曾點之言志孔子獨有取焉夫難平
者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光中
之不仕蓋有見於此也而非所厭彼世所謂夷險名誇光中
初不知也蕭然退藏不滯於物當義之急常與眾同自衣飯
至室廬之節無或過於人自家庭至鄉黨之好無或不及於

人也嘗擇泉石之勝作興餘堂小亭三四所以娛朋來問從
幽僮簪衣羸粮訪幽人於數百里外意象可觀輒忘歲月或
遠雅致亦不電勉年益高務學益篤晚而讀佛氏書曰是吾
易之無思為中庸卒章之旨也光中由是所造深矣故光中
非隱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距永
嘉數舍光中樂其風土之美時時往還諸僧坊中莫之識者
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過客曰行且與諸君別尚須一至永
嘉爾明年某游永嘉取舉子時所為文藁若干卷焚之而後
行至則托淨光山踰月迺歸道過烟黨不肯留私戒其僕曰
亟歸亟歸無為吾兒累也歸十日得疾但不食家人竊相與
謀強飲食之語聲未出光中已知矣又十日坐逝于正寢是
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諱某娶温州平陽縣陳氏
承事郎玆之女一子松迪功郎台州臨海主簿紹興元年進

士也女適儒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都門丁執禮進士陳龜齡孫峻岷女一入松從予游又持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其柩葬于縣遙香里之姚與來乞銘予習高氏家積善事父其自號止堂居士沒之日設榻于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妣王氏亦逝於居士之榻光中之逝復就此榻也聲談赫赫然世不知幾人父子母不相期危坐於一榻以正終則自余嘗事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陟此山之岡也相此栢與松也其誰不曰是吾疇昔所謂高佛之歲也

陳百朋墳誌

陳子端已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有四日癸酉合葬其父於平陽萬全鄉官輿之華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一夫人林氏則又奚辭屬哀情銘未即就為書其名字歲月納之墳公諱

天錫字百朋曾大父伯諸大父宗慶父希淵享年八十有六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三子明畏端已彪彪為浮屠氏女嫁瑞安朱次宣男孫四人文武遇蓮女二人餘語在銘中

王道甫墳誌

嗚呼此吾友王君道甫之墓也道甫諱自中皇曾祖高皇祖成子父建佐贈朝奉郎母施氏封太安人道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第調舒州懷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未上以樞密使王公蘭薦除籍田令未幾罷通判郢州未上知先化軍信州召赴行在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被召以論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連以論罷興化之命下道甫已病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二十三日卒官至朝請郎年六十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適國學內舍生高熙績餘許嫁進士曾克宗周伯麟林浩道甫居温之平陽歸

仁鄉晚徒縣之橘莊雅愛仙壇僧屋之後山因以為墳十有
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
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纔數日趣舉其類奏
上道甫由是絀光化入覲 今上皇復有朕得卿名於
壽皇之語道甫竟由是死云云為恨不知道甫歲晏抑才為
學去智為恬假之持文何造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
克就故識其墳云

族叔國任墓誌銘

傳良逮事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稱公為最聚族為學
也於輩行齒宿而才壯公為最晚各務莊重擇交雖一笑頰
不苟亦公為最公德人也而竟不仕娶朱氏良配也無子作
室奉母門巷深靚升其堂如無人闕其戶吟誦琅然者公燕
私之所也間肯一出獨過吾廬時時以從子某宜後我為寄

今宗洙是已於淳熙之十二年二月十日午夜來見速至則
息浸微 請故公曰子從吾叔母取筦鑰付吾兒夫人哭方
悲亟出筦鑰復命則公瞑矣公侍母之暇退即書案夫人執
家政不以米鹽煩其夫自一匕撮公鮮知其出入有無也婦
德多蓄一夕從顧言無趣起意課佛書或施舍焉終其身嗚
呼公誠知家事與母孰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與
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而公德人也淳熙十有四年十
二月壬申葬于嶼山之陽屬傳良之官未及刻其隧夫人以
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宗洙以六年十
有二月丙申合葬于公兆於是併書之公諱方中字國任世
次語在公墳誌中宗洙今為太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朱克
勤早卒男孫二人怡老瑞老銘曰
惟親其親必利其嗣人

洪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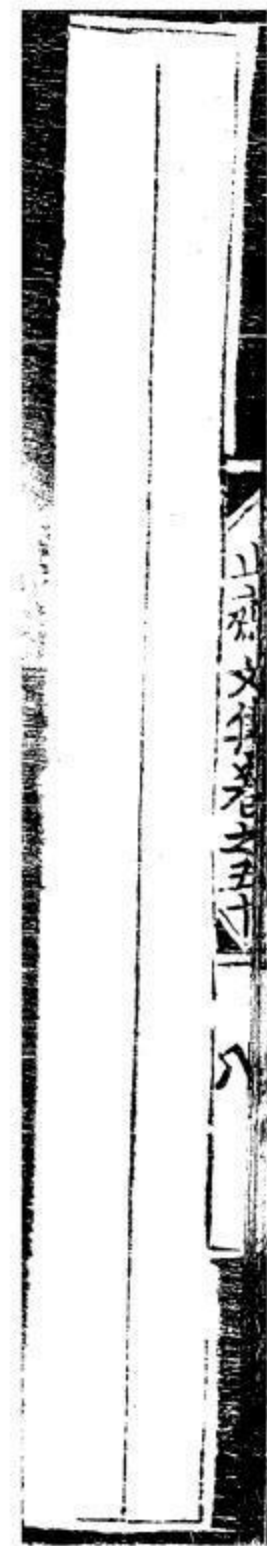
台越間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從余游而過其廬識其父元者纔數人過其廬識其父元至於數會如始至歲久益敬不懈者則居士洪君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僅無之於教子特不自計度余初入太學為公祭酒挾二子下文於齋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菴者數月居士之子霖累強余不出出即居士倒屣外門婦子羅拜於庭矣每顧霖先生飲食飲如何於吾館便否乎苟足以悅先生余雖飯脫粟澣寢喜也霖亦持刻苦遂為台越間善士先達素官以子姓為寄甚師尊之郡守丞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霖也而老於葦布或曰居士教子之志未償以余所睹百餘人中有第進士者矣或名字泮泮無所著見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泮泮嘗有所著見於世者往往在數人中然而志不伸

嗟窮而悼屈者尚不少今霖也為台越間善士為學者嚮往之如此為吏者器重之如此而居士之家聲益高諸孫益有文人之入其門巷者則曰是義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志償耶未耶居士諱某字某娶葉氏夫人賢不愧居二能與處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不自計度者也一子霖也女若干適某氏孫男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霖怯多病癯癯然如不自持千里裹糧求乞銘其父余為之悲甚而許之余亦病矣霖請更苦余亦苦辭竟不獲而略道其交情以塞在之意而不暇詳焉要之居士以孝慈溫恭庶幾於古人為家學云銘曰
位斯可喜也亦可愧也親斯可久也亦可朽也視此詩耶宅此立者誰耶

令人張氏壙誌

是為陳子傳良之妻令人之墓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憲
永嘉人草堂先生國子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
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
矣以乾道七年歸于我慶元元年八月丙子卒享年五十以
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茲嶼去家二百步生四女長適進
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清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學上舍生
林子熙將仕郎徐冲余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雷
煥戶部侍郎薛君叔似工部侍郎徐君誼之子而子燕父故
直龍圖閣林君季仲之族廉夫又從余游也令人勿得女遂
以余兄子師轍為己子以進賀 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
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饗恩補承務
郎二幼女令人窮約時來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其長許
罷食貧歲月視食祿為長深入湖相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

所侵未嘗有毫髮不滿意見言色余敬如賓友今亡矣嗚呼
哀哉余既走介乞銘於太府卿葉君適而自識其略納之坎
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行狀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皇不仕

祖強立皇任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徽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祿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為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于朝奈公檜相定和議舍人廷爭移晷中寒疾以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于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

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孫汝翼
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純經絕不治料
舉業有隱君子表既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吏名
未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
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繙是益
務自歛制充養蜀制置蕭振辟公為屬部將有恨訴統制者
公當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事不克謝去盡
其祿直買蜀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鎮鄂者
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戶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
軍十有九人宜早為備因陳屯田分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
會有一旨營田一卒二十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伯孫
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情
道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驅之緣畝必不樂曩時王彥營

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况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
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益戍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申將
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推臣執國柄士氣
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
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虜犯襄
陽而還兵圍將甚急汪公問榮安出公白以蔡要害得蔡則將
圍自解成閔克蔡將兵果遁於是虜東道軍傳合肥土壘退
次柘臯李顯悲亦不利却成閔東為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
乘勝拔穎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虜兵不戰可殲捨蔡援虜
是棄投機之會為連鷄之拙淮沔虛矣又曰虜空國米寇將
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首兵邀擊春
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輿尸一決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甚
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逞也居無何邊事愈

卒興奔駭然崇棄遷孔子宮避成將居魚梁學宮繕壁壘江
湖間稍鶩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賤傷農三白郡解印綬去
為奏罷糶乃已比寇至蘄黃以南列邑無寧居守令竊議內
徙宦江湖者歸孥相望於道公迺誼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
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於奮三分其衆
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
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時
以無恐諸公緣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處幕府官以待
比其入也欲以公朝 行在所轉運判官王述劾罷信陽守
撤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改官公並辭不文其後營
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伯石粟錢乃七十三萬米一伯八
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杜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詣大軍具
費祝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墮民之水

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既斃明年
果不守尋復議和 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略止於河南矣
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
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為行且疏其
強弱某堪一役某堪再役於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
役以付某案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舉
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若
千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為色槍仗
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徼遇非常死事者為棺
賜之復其家田若干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關
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閱官賦之糧
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射圃毋贅聚其為士若
大姓附編存之勿藉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其將輸信陽也

九十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為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
頓舍以搶為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卧興自同役夫監護病
者不偕至不宿府檄治砦屋百數區泝流二千三百餘里程
日立辦公借材於縣人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
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僦費
舊財賦名色異為籍雜不可省察為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鈞
撫侵姦以除無名之歛諸案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為旁行
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故不決宿吏于次抄積不銷為
走曆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鈎攷而因察其情民賴其
便凡公意趣鄉輒鼓舞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
能復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失今不為焉能頽首它令
創鄂營八百架總隊請分事公約剪伐其所茅其所以竹應
日而集縣有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求不能得公以護

首王宗元竟諭吳降之為買田屋改業為民鍾滋其俄斬之
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出
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惰道邊梨棗下無跡
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它所區處民之皆化服
類此調發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交薦召公傑
求之官不報於是 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
躬細務觀鞍馬以權為經本末洵植况動煩宸衷國論靡定
權移近密袞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秘備固寵之術意有所
偏患生不察願 陛下以靜養恬略小圖大遠三公之選責
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
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
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
增員浸多有職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 國朝以來置轉

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塩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唐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者之外復有弓手上軍役兵今為大軍勝戰將兵而下設為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道更張不驚顛陛下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鹵之田田亡而租在德凡此宜悉蠲除以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三公交方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英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律

中興之業徒饒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陳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比至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辨之况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久常平錢米在所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或未免蕭牆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廟筭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維陽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武昌之近新息穉變比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威

茂用其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
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復
召審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朔以君命相風厲公
雅意廉耻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公俊卿曰周公
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鄭侯身造亡將移漢
祖嬖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
節一感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
懈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八
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款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
方虞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銜鬻者甚衆守經不阿
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冀幸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說趙
相國公仲運事諷以功業缺然谷在進賢未曠置助不善承
相亦斐然為敬頃之乃石鼎復切論微功大速興事太輕速無

遠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之鄙夫嗜利自市
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為後悔會江湖荐飢
民流淮甸邇州又有言婦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
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議遣
使公惶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踰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
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
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為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宜
略如孫吳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
要束誠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利焉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
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
視物價稍昂以傳糴就歲屯所為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
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
縣何以協使翊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

寓山谷依人姓聞令使者出必相攜待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以便宜調度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以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略已隸主戶矣即撫勿徒以窩以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間審度山澤曠地以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而舊黃州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異時寇不能潛師徑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千有五為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

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犁耙鉏鋤鑿鎌刀如牛數三牛犁刀一每年二轆軸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米反秋止九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古若為隸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具器用便利廬舍有伍疆塲端正場圃牢牧陂溝路橋悉皆治修病醫死葬所謁輒得遷如歸居迺請還始入臣白遣數人各試其俗邊計畫往往設飾為辭以上功八子雖不盡然之姑惟闕略庶幾或報効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才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舊戶比新戶詭為奏甚者賦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友謾蔽時端友進寘環列根抵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上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

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
齊安之請還也命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
對卒展罄所見聞復上首論州縣田簿甚具而淮地實不
加闢臣諷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
履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
宜合剗請以狹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患失主客力競將無曠
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文具總首空設蒐除苟簡循
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炭則有建康艸料之征勞速虛邊
以資江左守將數易以苛繼苛一郡三邑二令權慣險阨非
一不過合肥歷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畧而稽設至此
或者外治不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為而後
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
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

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察而不去言既上雍入夕
自營宵旰十年觀今何補臣謂內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
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聽虛受以通壅闕
朝廷正則疆場理矣唯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
囊橐迹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彼其伺候辭色占揣意
鄉開闔將迎莫狀其巧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退人物
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孚號揚廷雖出睿斷
喜怒氣燄已歸私門齊威之強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
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證刑不行焉胡能禁欺陛下誠幸聽
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迺悉數骨鯁軟熟情
狀上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
之斷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疏治邊
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虜將寄聲問故卒索歸之國

家何至乏此而自傷體若是 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
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廼者
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巢庫陋如
故廼聞有靡繕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 陛下安取此
乎 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勝舟
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 上曰間亦險
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為險無乃
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
正士而陽浮稱道 陛下誠聖明儻因親言萬一垂聽臣恐
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
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
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
旌賞先是 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觀者則

曰薛某凡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
故諱缺失者相目矣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
示數輸送不即除籍及 祖家分鎮強邊之法曰陝西為五
而統於永興河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灤方田稻田榆塞
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戶為之羅
落它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難所辟差自神折二氏外
別帥則以三衛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為之能績效驗入備政
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為賞明則
知勤光堯中與公邊置鎮茶鹽之外舉推與之恃以固圍計
亡易此臣願按行成憲衆遠鎮守統帥與帥不限文武忠智是
使且無拘 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尤剴切曰
方今諛媚成俗舉世尚同沉觀設施謹曰盡善備辭先入異
議不繼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 上留語良久公將

退持溫辭寵藉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奇為能煩
抑輔郡異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 陛下唯中
通示 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
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
得自便恣用請更為今監司給督州縣以凡日收錢據實係
胥分隸否則效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為當
路言之其畧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雜本
六為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
病之也然亦受尋於奇羨矣久之乃哀羨錢校數歲之最為
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舊比也
復積有上供月椿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
等錢料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亦
廣即明濶置由此場務盡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

予民而不得聘君復隸額外之征撥其強半官吏自救不給
民病甚矣且以胡之都務糴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二萬五千
六百有奇自控制之起為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
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為錢三十五
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千萬八千
錢有奇使今且旦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控制之額其餘為
上供諸雜項錢且患若不足况不盈此知所謂係省在州之
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他莞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
以日收錢先椿上供諸雜項之餘迺係曆分隸庶或可行不
然不敢奉 詔版曹惠建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
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 上迺寢前奏湖無苗米饑軍
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緡錢二十一餘萬自添差武臣
諸 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負五百三十有一

人其廩稍為緡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大半其已全輸者所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于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載之費不與焉蓋以就祿八十有三入 嘗為緡錢二萬明年郊視進獻賚予之幣齋亦以二萬 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缺緡錢十有五 萬公曰是雖劉晏將柰何亟請於 朝乞以市直償民糴 乞以折帛細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隸後執事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為敵雖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隸 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有材識它日某官缺負率

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為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為是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廩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决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于外還七日迺出守守七月罷罷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蒞事雖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巖然視聽不側歆雖所狎授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篋筆研衾枕弄帳皆有銘毫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欲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公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未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

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質或往復
累數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
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
一切屏事忘言後已高論虛無而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于
一是為得之讀其書知其為博之約也公已不求聞達於人
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之嘗
後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
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錄有浪語集若干卷書言
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音要一卷
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
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缺略晴之亦
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
十國紀年莊綽撰書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

較辭為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
其校異書必解剝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
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遣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
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比婦行皆應書公
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歛書銘如古法能悅聽蓋不
失公意云一子曰云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
十有二月壬申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傳良丙戌丁亥歲受
號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
之問治何業竭已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
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瀟上卒學第茨一間
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明年秋試太學公適赴召於
是鄉諸生及它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九七八年
間適公久者惟公使淮守壽州時為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

命輒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傅良今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術者為狀餘不著謹狀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曾祖考璿 妣朱氏

祖考原武翼郎 妣張氏趙氏並封孺人

考純迪功郎 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說字夢叟琅琊諸葛自會稽內史恢別為荆東之族後稍徙嚴陵永嘉族蓋嚴徙也或曰新安譜亡弗可論次公大父取女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繇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子淵姪公幼陶染諸公間已岐然度越行輩益自勵讀書著文窮夜旦不輒休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待嚴州司戶參軍關丁迪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黃巖尉復丁母氏

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施設其罹兩喪謂祿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良園室曰儋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柔其族而厲其鄉人久之上下交孚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謹而繫於善莫之或肆里並大海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迺時以所不平就公決質之惟一唯否是定郡之東南隅廣斥易恐截然倚公為巨防而公亦任其戚休非眾同欲謁不至郡邑凶年艱歲縣官有郵政為守者率需公至為方略公白事當若何費當幾何立聽行之然他鄉部未有條而東南隅若干戶少長秩秩然象惠矣紹興之季年也防海隆興之甲申疠疫丙戌埋醜乾道之庚寅辛卯食飢壬辰築埭皆其小試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似象先陳謙益之俱會行在所私相語為授福之長樂簿公重違吾黨意強起之官是時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閔人熟不

輕以獄訟界屬吏雅聞公賢數諉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
府意所疑信為非是丞相滋相知延之幕中幕中故盛賓游
惟公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說得士禮以
已敷且率當路者薦之 朝而公死矣實淳熙元年正月庚
戌也公平生燕寢無惰 待物不矜莊施交際語唯恐傷人聞
或為不義必反覆鑄切不但已雖行百里從一僕持被飲食
廩產無乏所以周鄰里朋友則不問費室事一切勿理趨公
事未嘗不勇決也年且五十德日加脩講問日加切余嘗見
公暨張淳忠甫夜論學自叙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余輒從
旁歎公健天德也益求其本公云旦日忽挈余手出曰吾
固深省於疇昔之言余竊自恨規意之淺也比將歿猶校讎
儀禮家人不知其甚病也厥 盥櫛已遽索紙書遺友人以
訓其子為寄更以一紙書吾他日將族葬必擇寬地問法於

伯忠甫又以一紙書吾弟兒女多以某所田若干畝盡歸之
適劉氏婦薛氏妹具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已呼其子耕來
曰汝行之毋敢違戒又曰語汝毋屏母來前也一家始大驚
頃之長樂尉之書至還答如平時又頃丞相遣客與其子至
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公目已瞑矣娶徐氏一子耕也享
年五十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
十二月丙申奉公葬于黃嶼山以狀來請始余聞公誼甚高
未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里弟諸葛某之謁入余愧歎
袖謁走出見遂辱與為忘年交將何敢辭以余所見聞公居
鄉試吏建民利甚衆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足
道故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為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何氏郡大家別為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為百里

坊族公諱伯謹字誠夫官至國子司業為城南族翰林公試
禮部奏名為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大而城南何氏
自諱其生四子金華主簿子登為宣和間進士子達子謨同
時為太學諸生子達晚授官累封至朝請郎公以金華仲子
來為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令伯益同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
公卒青田之子叔忱與其三從兄次常又為同年進士蓋以
儒生賦祿三世矣論之雖辭文詞以孝睦為本往時金華參
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為青田令青田復早世公撫教
其孤如朝請今竟成是為叔忱也父子以善託孤起教鄉黨
則何氏之世其家有以也公信厚靖共務不暴白宦稍違皆
循次平進不自意得而世之奔競沽激速化之術不但不欲
亦誠不能也由國子博士攝尚書郎出知饒州罷起知廣德
軍以朝請年九十餘丐祠不行丁朝憂服闋除太府丞是時

上方更用一二執政闔朝士詣府稱賀致辭已而頽行前
今進退人宜誰先則皆曰若何君不當久居此官已而改大
理正不越月真除兵部郎官 駕幸學於師儒選甚遴闔朝
士相與語則又曰上既用某人某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除
司業以余所見士入朝不為眾媚忌顯異幸其遷官鮮有如
公者觀公羣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每廷對論事具
以質言不好立新奇自以學官至為郎凡三四對所上十餘
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比年臣子為 陛下豐
財結兵嘗試不効者類多誕謾無補事情方今慕漢宣帝而
賞罰未盡當其功罪俗何由變末論久任曰以競進之人為
自營之計望其實課績猶卻行求前也在饒州江西諸郡皆
旱甚往往諱不悉言上公以戶口若吏卒之稍食計見廩實
所又為米十有四万石乞諸 朝有 旨予三萬公連奏不

已更奏月椿為緡錢十六萬折帛十二萬綿絹六萬二千匹
不蠲民必重困禾且熟猶自疏力不足採荒當罷去永嘉不
宜蠶民歲輸絹以貿絲旁郡為苦轉運使將以棄土例槩數
敷和買絹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建造二百艘者宰相以
為閔公懃言溫瀕海郡木鐵皆非其有為損其半平生不多
見設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矣宣所謂徒文具無
測隱之實者耶以某年某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娶某氏某氏
俱先卒入娶某氏子男三人叔愿迪功郎叔謀叔振女三人長
適某次適某次許嫁某叔愿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鄉某里
之山某謀於某日先君辱知於今參政周公厚嘗惠許之銘
不肖孤自惟念設不獲執事之文以藉手則參政公將誰從
而信乎之某不敢辭遂為之狀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五十二

宋故寶謨閣待

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

一下樓鑰撰

嘉定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子朝天子歎曰此吾
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錄其
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吊
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
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澍村里至公八
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
徐氏贈令人朝請遂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
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友有
不可解於心者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戶參

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絕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授徒於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季宣見公問所安公曰母不敬士龍曰比來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後又相從於滬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為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隊淵梅潭即仙巖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醉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塲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惟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已任綜理當世之務致數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畫本末繁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

常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為尤盛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歛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繡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鴈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求之者眾龔公實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眾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用則人自服矣 上問為誰以公對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

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 車駕幸學政承奉郎龔公
既罷政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
喜其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
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間居八年始
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在桂揚蜀除宿負罷弛科倉司則補糴諸
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
登極銀三千兩屬力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
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
鬢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
邪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 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
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 上臨朝淵默罕
有 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

日御便朝廷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儉者贊其名則
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討官
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察以公無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
中書舍人期年始起居郎紹熙末年 龍樓問寢不以時
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
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劉切痛
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 嘉邸為 中宮言之
又嘗奏疏謂臣等在 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
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 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
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
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 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為空
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
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 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

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息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
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紀
願極論度 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 上雖不受 王奇
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既行授祕閣修撰
嘉王府贊讀 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
士院同國史院修撰謂可以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
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 太上
朝奏對狂妄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叙復元官再昇祠祿遂
除泉州以病力辭至再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
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
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張氏名幼昭字是
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
卒于男二人師輟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字務

女七人長造迪功郎監鎮江府淩口茶庫潘子順次造從政
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造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
子熙次造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造進士張紹次
造進士張疇一尚幼令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
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
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
易多得也受知 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遇而名
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
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據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
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覲 光宗以舊
欲奏之 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
謂 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
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攷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

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額熙寧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徭熙寧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椿皆至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權貨務秋苗以十之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賊罪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幽夷狄蓋天命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於此但以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褒美再三其大畧曰嗣位之初詔為寬民置局講究而民

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今知制誥看詳升降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後法謂免後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取其錢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後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後法而行之也熙寧自有後法五等簿是

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椿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今士大夫耻言安石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為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後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直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

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羨觀之言卒不得見於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紹興程瑀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及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闥攝事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為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逢原寵暴恃有與援所至克橫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為總領鄧湜所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鑄戒方待罪間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書衙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

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
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
我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
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
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 旨鑰
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閣淵以 太母之
弟有 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文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
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駁章且曰樓鑰駁章委是允當
始知臣失於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
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 揮伊有司無所馮守三則耻
過遂非無見善則迂之義欲望追寢 御筆仍正臣鹵莽之
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於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息
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 詔薦

宋文仲吳獵蔣礪楊烜在 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
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為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
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
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蓋
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
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
而為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為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
之嫌自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挂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為最詳
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稿未集而病深恐溘先
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
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
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 主上在宮邸時寮寮以詩為
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 上為置酒各親書所

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羨盛德之形容皆救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論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溫居瀛壖	儒學之淵	間氣所鍾	挺生斯賢
向舒金玉	游夏淵源	羣書博極	本末貫穿
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	晚登周行	帝席為前
典刑具存	訓詞是專	玉卮蟠陸	史館經筵
獨當雷霆	力欲回天	經世澤民	齋志終焉
天之生才	夫豈偶然	儲神毓秀	其必有年

宦匪不達 受才則全 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
後有百載 復見儒先 哀哉止齋 見此銘鐫

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
公諱傳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為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公英邁不羣疆學篤志其為文出人意表自成一家人相與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既而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刑政損益

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拭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問扣以為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雅聞公名親訪公于所隸齋見其二子且即以公為學論俾為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鴈蕩間益究其學越二年禮部以名聞 孝宗方銳志治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為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 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復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竒之將請實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參

知政事龔公茂良為 孝宗稱公之材特除太學錄 車駕幸學改承奉郎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公曰出處之義不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建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公公為之畫九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疆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又二年差知桂楊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間既久日覃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如也治桂楊首為教條戒其吏以徙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黜睦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九廩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于旁郡置數場以糴 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于

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
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 光宗受禪除提舉
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湖
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
人絕祀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
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水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
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度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
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
錢民輸折苗錢重為損其直潭州櫛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
二十萬遂以配于民為額公攝州事按舊籍頓減之民得少
紓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為吏部員外郎論對奏言 藝
祖皇帝垂裕後人專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
取 藝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培

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歛則熙
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今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
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
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
務秋苗斛斗十八九歸於綱運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民
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
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 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
藝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
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
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
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
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
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 上

從容嘉納謂公曰朕思見卿久矣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
悉以進也遂遷秘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
國勢為目目各四篇兼實錄院檢討官選無 皇子嘉王府
贊讀公以為王者之學經世為重 祖宗成憲尤當先知
乃纂次 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為 王講誦大指每至立
國規摹必歷敘 累朝因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
諸掌紹熙三年十二月擢起居舍人四年正月無權中書舍
人先是 上少不豫群臣奏請或弗時決公言一國之勢譬
如一身少有壅底便生疾恙若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
人人心益玩主勢益輕設有姦險乘時為利則中外之情不
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旨揮將亦無從覺察 陛下何
不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閒之福
而乃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又言人主不自疆則

說間迎合之計得以乘之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
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事功凡若
此皆說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
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
皆迎合也說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
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
未之有也給事中兼 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政
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
以為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
倒置不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
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指劾士
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
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遽有遷擢 詔依已降旨揮公復

繳論之陳源除入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不可以書讀
矣公言源僭侈專橫得罪 高宗投竄遠方籍入家產及許
逐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今瑣闥迫
於天威電倪書讀臣必不敢奉 詔草詞 內批張子仁除
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于今五年侍罪郊外而去留未
決趙惟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恤與不及西陲擁
兵十萬吳玘物故擇代不可不謹恤終不可不至而屏去申
奏以為失實當此時也乃遽獨加恩於勳舊之家輕重不倫
先後失序臣深為聖明惜之 詔子仁係勳舊之家輕重不倫
公又言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裔孰與專
帥聞者之為重 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震威嚴天意豁然群
疑冰釋事闕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處置庶幾
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

果授越是歲十二月遷起居郎公言 陛下覆護臣子容忍
不棄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比有以臺官察率屬者矣 陛
下皆出之俄而並召並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駁
從班者矣 陛下為罷給事中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
為王府官然則是俱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 陛下
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
賢耳至如臣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 陛下雖
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
異則是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不決尤所未喻願 陛下明
人臣去就之誼自不肖臣始時 上疾猶未平重華之朝稍
闕大臣而下交進更諫公自以受知最深每入對必以父子
天性及古今禍福安危之際委曲開陳期以感悟 上心
上亦為之動及 孝宗有疾公踰旬三請對以為兩年以來

以不過官諫者多矣 陛下間或聽之亦無過勉疆一出臣
獨私念 陛下特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于此每於 陛
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 陛下為臣傾倒一
無隱情然而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憂
以疑為信而成不療之疾是 陛下自貽禍也公敷奏剴切
上未能聽因而乞納祿不許最後復言今天下本無事而
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若聖意釋然則群情自解轉禍為福不
過反掌之間臣言不足聽當永辭闕庭是以復論人心可畏
之說願 陛下亟圖之是日公論諫益切度 上意弗回乃
上致仕之奏 上曰甚好甚好公退則中尚書省自免而歸
改祕閣修撰復兼 嘉王府贊讀公辭不拜 今上受內禪
三日 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
命兼 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直

召為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
首言 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 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
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羨參酌 兩朝治體擇其為天下後世
便者兼行之 詔知閣門事謝淵係 皇太后親弟特給全
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為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樓
鑰所駁尤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
直降 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倖
門願 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官禁請求斷勿
垂聽兼直學士院會有 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公請對將陳
其不可 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進易
退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
宜容易 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 詔朱

熹進寶文閣待制與郡未幾以公兼寶錄院同修撰公以史
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 上始自 重華宮入居
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官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 上
雅敬公每對必虛已以聽始上在潛邸察案因誕日以詩為
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 上感二
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 上屢趣公為駁語刊石同進
者以 上眷公厚始多忌之知閣門事韓侂胄侵竊威福倚
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 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 詔降三官罷官觀公屏
居杜門一意鶻晦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
與講論經史亶亶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公起居公
皇恐遜謝而已嘉泰二年正月 詔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二年起知泉州公以疾力辭許之授集英殿修撰疾

元盜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于家
屬續酌酒與兄訣疑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
夫爵永嘉縣男計聞贈通議大夫娶張氏主管禮兵部架閣
文字孝愷之女封令人以婦德稱先公八年卒子男一人師
轅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師朴承務郎女七
人長遠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先卒次遠從政
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遠迪功郎新處州儒學教授林
子熙次遠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遠進士張紹次
遠進士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師轅等
奉公之喪合葬于所居前山令人之兆公剛毅洞達寬博樂
易其為學先於致知克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
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于一偏與同志論
學必以就業為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

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遊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在湘中奉詔蓋湖廣之士以今四川安撫制置使吳公獵為稱首其他如宋文仲楊焄將礪皆一時之選及在後省丞相留公正知樞密院事胡公晉臣數訪人物公為言某人有德某人有材宜兼收而器使之毋有所偏廢二公以公言多所引用公未嘗以語人也公早有重名媚疾者眾往往為謗語以中傷公故當孝宗有為之時主上願治之始而不得少安於朝退而家食者前後且二十年比上念公起鎮名藩天下期以復用而公已病篤矣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資友朋之賻以集事然後誘沮公者始皆愧服公在三山閔故府所藏累朝詔條九財賦源流國史所不盡載者考之悉

得其要領常以為祖宗德澤深厚而後來有司乘時易令取民之數乃過於前代宜有以變而通之故一見光宗首陳其要及轉對則乞議免役錢進故事則乞除身丁錢至上初親政則又乞出內帑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以紓民力然皆言之而未及用天下不少被其澤也公既沒之四年上誅韓侂胄盡黜其黨一時故老為侂胄所排斥者枚用略盡使公尚在得復見上以素所考論次第條奏見於施行其所補豈有淺淺哉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編一卷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公深於春秋其於王霸尊卑華夷消長之際及亂臣賊子之所由來發明獨至又以為左氏最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樓鑰為之序曰自有春秋以來蓋未有此書也平生篤於學

易嘗為之說而未及就幼學未冠從公遊朝夕侍側者且十年公愛而教之勉以前輩學業幼學雖不敏然佩公之訓不敢自棄每視公以為出處知公獨詳敢狀其言行之大略以

上於太史氏謹狀
嘉定元年十一月日學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蔡幼學狀

宋故通議大夫寶謨閣待制陳公墓誌銘 龍泉葉遂撰
公姓陳氏諱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嘗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糜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

業愈眾乾道八年策進士殿臚定公對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 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除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為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為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 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 老宗逆勞曰卿昔安在 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 朕遣祕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兼中書舍人會 上疾不能親 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出殿不返舍陵祕閣修撰復兼贊讀不至 今上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直學士院 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願行提舉與國官居二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

元二年也嘉泰三年始復官再為興國宮知泉州詳授集英
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
寅葬于帆遊鄉樹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
人子師轍師朴師朴承務郎師轍新監監官買納場潘子順
薛師雍林子熙徐冲皆婿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
一女孫女二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為主敬德集義
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交復論之而
呂公為言 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
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史牘
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
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
也公既實寔治體故常本原 祖 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
利還之於民自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義理

廉耻為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為
人主一體群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雍塞不通之情允成周之
所以為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
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矜綸
之義弘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
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
酌行之不啻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
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曆上極建隆
以達于紹興之後將擗理弦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煥休之便
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
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隱括之
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
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為專矣

流言轉易應和宣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 孝宗嘗於禁中
從容讀公所論著 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
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來初載有咨謀之羨然而讒之慳
者奪其眷忘之巧者蔽其知而公之身竟以斥矣如彼四人
者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為時所向而謗譽雜
於朝市疑信異其始終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况
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
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行之
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陪公遊四十年
教余勤矣故揭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
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仕而興群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唐
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為辭華

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鴻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
之元實為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才
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
敗素寄印如纍其說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煎
有菡之芬有挈其舟音遠不聞我瞻對村氓矣南塘二物
則存公乎在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

民論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撼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不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存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磧石頸繫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

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崑
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
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覷者已滿於山
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
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壩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
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
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至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
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舟說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凡治大舟其樁以負艚欲其屹乎
其不撓也其艚以擴風欲其驚乎而不靡也其舵以轄乎軸
欲其壯以駁奔也其磴以扼乎纜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
繫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權若篙以權欲其勁而莫之折也

其蓬以却雨欲其績密而厚也其艚以捍濤欲其端方以牢
也而又樓焉以達遠戈焉以禦害則以航于川以實萬斛肆
千里行遭匯湫松亂石晝晦冥大颶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杙
以檣之裂席以艚之績纒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蓬之
冒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
也而溺乎其器以空中之質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
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
然其所待者闕如也吾子而詘豐其所中而不倚為檣大其
所受可則舒否則翳也為艚截乎其所守徑乎其所趨為舵
正於動引而不發為磴某人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麗焉為
維勇而不懈乎進為權若篙謹重以屏其患焉為蓬峻整以
遠其侮焉為艚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
吾聞子試于學驟先諸先登吾固憂其挾少年之弱器以其

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違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
說

責盜蘭說

子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而憫
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于庭數日香無聞次去而猶遲之既
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鼠有似豹大小異
形吾得以辯其為鼠鳥有似鳳赤紫相間吾得以辯其為鷩
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為璞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
固知其為莠彼固有近似吾惑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花實
焉而擢葉修焉而持吾乃雍如薔易荆棘出汝於散地置汝
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乏蘭之德猶如其臭若如其賊吾方
汝竊其近似以自欺深其偽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宮舍汝

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祛乃梓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
端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香亦何異
人之盜儒而實亡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頭盜吾公也
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釣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墀盜吾忠
也託繼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賢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
君子近之而不知說人主俯之而不覺其姦此杜櫻所以危
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
官也吾故効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
亟命除汝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屏園樊

戒河豚賦

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
魚余嘗恠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
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

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為之絡馬能蹄吾為之銜且嚙也烏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筭足以備也蛟蜃可馱兮蛇虺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偽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膽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真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啗兮彼則陰以其毒也咸殘忍以為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靈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鳩兮幣帛饗宰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也 equal 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

乎若子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

文章策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
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虐世非止

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是錯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饕愚之汲黯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楊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慕之諛在當時固不覺嗚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默而先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今策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敷奏實與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

彼其果也以其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其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耻為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盧之丞三毫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舉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顯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疎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為東伯六卿無宰府為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得以為伯則未得以為監商

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為之不以為辱賢如畢公而
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
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
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
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
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
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內之
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
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
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其守明日易其
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
民其自以為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
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

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
也

牧民心策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政而見
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
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郵
天下者持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
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
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成盛譽之
人不以為喜役人而強飯之人不以為德何也媒之而譽之
吾固有所私也役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譽之及
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
之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戴者非其形見之日

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末而所召之速則形見其幾也昔
嘗惟宣王咎已之急辭罪歲之缺望夫咎已之急辭生於自
治之不足罪歲之缺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推實
先是詩序詩者頌以為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
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尚自淺也
難乎遽孚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
下以是為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
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
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
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加益
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為之說曰尚非興於解網而實
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賜而實興於扇賜宣王非興於遇災

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
則嘗有俟也天地之德非止於雨露而物則德天地之雨露
父母之恩非止於乳哺而子則恩父母之乳哺也愚固為今
日賀而為吾君勉也方今版圖未盡復也
主上踐祚以來江浙之間飢饉荐臻水旱相仍固斯民病也
而聖心惻然勤恤民隱下減租之詔遣振飢之使却免錢之
請又斯民幸也愚則以為是宣王中興之機也嘗讀孟子至
於鄒魯之闕有司死焉而莫之救孟子以為是凶年不發之
報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勤矣而孟氏又以為
非先王之政夫飢而勿恤穆公固有愧也飢而惠之惠王稱
無政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為者非也迫而為之而不反
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鄒之
治責梁之治梁之及民未矣愚故因鄒之失賀今日之所以

得以梁之所未至勉吾君大之

童子林子名說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蓋雜紊而無章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天非美辭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晉有庚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辭者皆人之愧焉而三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解狐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漢晉士方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才日卑嗟夫專於其內而不張於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內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童子林子皆恥夫擇名之不詳而請更於予予何吝於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姑徐徐而已耳蓋亦及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予又何可辭之

於是名章子曰用中林子曰教童子意而固林子弱而浮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斯名也其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毋曾參不入彼里名豈足以悅吾孝哉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內外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於予予不吝於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

朱甥于臧名說

吾兄有朱甥者每遇予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若名之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以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而以立軀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美是故古之為名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賢否不問也爾何名之問也雖然童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為也故患莫大於無識學莫強於自與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美噫是念足以為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越

十年吾將汝考焉而不負吾名字汝未晚也



附錄卷終

止齋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棻刊寘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哀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

人所未及知者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
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
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
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
幼學更加訂定即廩士美緡 萬亟成
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
美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
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

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
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汨其傳而
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為人師矣嘉
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
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
左

嘉定壬申郡文學徐

鳳鏗板于永嘉郡齋

止齋先生文集後跋

長繁少游泮庠學作文字
時有同志者語及古有止
齋之文可法求其本弗獲
抑疑其言為未足徵遂置
之去秋轉官于溫過杭謁
欽差侍御張公蒙以止齋之文

見示且語之曰是文今亦
罕得抄於內翰可梓行于
世以傳長繁以先生之文
素所顛見而不可得者遂
欣躍拜領出至道次舟中
披而閱之見先生之文平
淡簡古有行雲流水之勢

冠冕珮玉之聲無陳腐無
險恠又非所謂徒飾者真
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
於是乎乃作而嘆曰自
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
者多矣求其如先生之文
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

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善
於知文其宅心公溥則是
文恐終不得見矣嗚呼今
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繁之
幸也抑後學之幸也萬世
斯文之幸也遂篋至溫謀
諸僚友咸樂捐俸共市梓

以壽其傳既訖工輒僭書
于末以記其所自云若夫
先生之名氏暨出處履歷
有行狀已識之詳王內翰
先生已序其端故不復贅
正德改元春三月既望

賜進士第同知溫州府事莆田

見示且語之曰是文今亦
罕得抄於內翰可梓行于
世以傳長繁以先生之文
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遂
欣躍拜領出至道次舟中
披而閱之見先生之文平
淡簡古有行雲流水之勢

冠冕珮玉之聲無陳腐無
險怪又非所謂徒飾者真
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
於是乎微乃作而嘆曰自
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
者多矣求其如先生之文
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

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善
於知文其宅心公溥則是
支恐終不得見矣嗚呼今
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繁之
幸也抑後學之幸也萬世
斯文之幸也遂篋至溫謀
諸僚友咸樂捐俸共市梓

以壽其傳既訖工輒僭書
于末以記其所自云若夫
先生之名氏暨出處履歷
有行狀已識之詳王內翰
先生已序其端故不復贅
正德改元春三月既望

賜進士第同知溫州府事莆田



後學侯山林長繁書